

→ 「巨型小說「孤鳳遊龍」乃石中蓮先生之 **适**精心佳作,文中描述明正德年間,九 江江口來了一位喬裝卜卦的老道士玄璣子和徒兒徐 , 他就是欽差衞西河,奉旨到南昌調查壽 王浩反的証據,在九江發現黑道人物楚義和壽王勾 備造反,壽王派心腹武林高手花滿樓、燕燕 和楚義聯絡,衞西河探得楚義起家的劣跡,殺害江 南大俠揚名立萬,最後因江南名醫華一奇所撫養的 江南大俠的兒子南宮柏復仇之事而揭穿壽王的陰謀 ,將他們的前哨地摧毀,一網成擒……故事題材曲

折新穎,文筆流暢,不可不讀!

你願意顯示你的寫作才華嗎?本刋園地公開, 歡迎有興趣寫作的朋友投稿,除徵求古今武俠小說 之外,更徵求現代偵探故事及黑社會秘聞等,文字 以不超過十萬爲佳,適合者即給予刊登,並付上藩

下期的巨型小說將刊登南宮宇先生所著「辣手 摧花」,另有狄心的「夏日危情」也將在下期刊載。

編:羅 斌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五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青 一四樓 電話 5466799

執行編輯:鄭

承印者:環 球 出

HONG KONG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定閱價目

澳門 • 台灣: 半年港幣 \$423.00

外 埠 連 郵: 半年港幣 \$50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一年港幣 \$845.00

一年港幣 \$1000.00

| 1 2 305/1                             | 11- 100    | Bullet    | 100 00    | 1000 - 000 |
|---------------------------------------|------------|-----------|-----------|------------|
|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 MILE STORY | A HE SALE | 1251 (11) | Tely 11 c  |
| 巨型:                                   | 1 1 4 2    | 150 01    | ATTEN IVE | IIX T      |

| 孤鳳   | 遊 龍 (俠義奇情倫理故事)  |   |
|------|-----------------|---|
| 欽差   | 衞西河帶着兩名手下,奉旨到南昌 |   |
| -m-+ | T 14 - 41 = 41  | 7 |

調查壽王造反的証據 ………………… 石 中 蓮 3

###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 鄙陽湖大戰(明代開國英烈傳之七)◀三▶張  |   | 龍 | 41 |
|-----------------------|---|---|----|
| √魔 拳(江湖恩仇錄)           |   |   |    |
| 鐵拳匡正義 情露沁芳心麥          | 長 | 庚 | 47 |
| √ 魔 心 冷 劍(兩期完短篇故事)◀下▶ |   |   |    |
| 魔心不受利用 冷劍自刎身亡 霍       | 驚 | 覺 | 65 |

空門佛劫(武林軼事秘聞錄) 皈依我佛難還俗 團聚不成兩相殘 ……… 荊 雷 子 76

###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紫電青霜(新派俠義哀艷故事) ◆上▶ 痴心林青霞 湖邊尋情郎 …… 麥 化 111 霧 夜 快 刀(新派俠情長篇連載) 情意可值十億両 愛字竟是一把刀 … 司 空 羽 121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 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 一年52期NT \$2500半年26期NT.\$13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武侠世界 第33年

第37期

(總號1689)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式樓 電話:五四六六七九九

• 每册港幣十五元 H. K. \$ 15.00

Printed in Hong Kong

適應:本品用於治療某些 皮膚病種,如痤瘡、暗瘡、 脂性皮炎、單純疱疹、瘡癤 及凍瘡、痔瘡、燒傷、蚊蟲 咬傷等,均有特佳療效。



漳州市製藥廠出品 國貨公司·藥行均售

電話:5-783721-4 經銷處:德盛行實業有限公司

V3

是長江中流重鎭,江湖咽喉之地。 夏

口 坐在觀江樓就可以看見上下江大明正德十四年,正是太平盛

馬舟 能忘記龍華酒樓。 的男男女女, 繁華 滿眼繁華 說起九江的繁華 個個衣冠楚楚, , 就不 車

福手裡 賣買 遐昇仙界 幾乎倒閉 龍華酒樓在江口 在太祖追逐韃虜時, 如今太祖皇帝早已 酒樓也已傳到劉 是劉家的老 戰亂影

知 道劉大麻子的 大福滿臉大麻子, 也不 **、知道劉大福** 九江沒有

出去,他却真是個有大福的人儘管劉大麻子的「大福」名號沒

# 欽差暗查

路過九江必定歇脚的地方。了並列的三進大院,成爲巨宦富商 酒樓後面的三間老客棧拆掉 **酒樓後面的三間老客棧拆掉,改建,龍華酒樓從他的手裡興旺起來,** 

棧 息,座無虛席, 子往櫃裡滚 大了,却還是不够用,三進院的客 ,臨江望去,廣大一片, ,日日客滿, 他把前面臨街的酒樓擴大三倍 劉大麻子 劉大麻子怎能不高眼看着白花花的銀 酒樓裡更是川 雖然是擴 流不

他支撑龍華酒樓。 只有一件事, 他祇有 劉大麻子想起來 將來沒有人接替 一個獨生女

您又在想甚麼? 湘雲走過去,笑嘻嘻的道: 樓正是熱鬧的時候,他又在

劉大麻子從愕然中醒過來, 她其實早知她爹想的是甚麼

心的感情。

那個人抱拳道:「不敢,陳這不是楚大爺身邊的陳五爺嗎?」

五

劉大麻子陪個笑,道:「喲

大麻子肩膀上。 忽然,有一隻手從身後悄悄搭在劉

邊走去

望,只見那手粗糙有力 眼角餘光向肩膀上的那隻手 他心 中幾

要請劉爺幫個忙。」

大福辦得到的,

絕

對

不會推 不

劉大麻子道:「不敢,

陳五爺,有甚麼指教,請說吧!

五成道:「楚大爺交代的

陳五成跟過去,劉大麻子道:

「玄璣子還沒有起身嗎?」 算命先生?」 哈着,不知唸些甚麼 他應着, 把湘雲輕輕 湘雲道:「早起來了 他抬頭看看早上的太陽, 0 在房裡 推 道: 道

來的,登時

的,登時也抱拳還禮,道:「陳們色上,一眼就已看出他是有事劉大麻子長於江洋

五爺這麼早來,必然是有教誨

回去照顧生意吧!」

劉大麻子站占原。「劉爺,可否借一步說話嗎?」落在酒樓一個牆角處,低聲道:

並未立即回轉

乎瞭然,他是甚麼樣的人!

笑道:「沒有甚麼! 年紀大的人都喜歡掩飾自己內

笑湖、

露出滿嘴的黃板牙

三分流氣,

咧着嘴向劉大麻子

劉大麻子微愕,

大的事情,值得朝廷派欽差大臣個在九江落脚的江湖人物,能有他暗中有些驚訝,就憑楚義 有動靜通個消息!」 來多

案,這裡邊關連着楚大爺,你留意道:「京裡派欽差大臣到江南來查陳五成凑到劉大麻子的耳邊,



石

使喚人的 成又道:「楚大爺不會白

說罷,

把一錠銀子悄悄的遞在

劉大麻子的手中 劉大麻子推却道:「這怎麼可

以。 陳五成按着他的手 道:「您

重賞。 先收着,事情辦得好 ,陳五爺可知那個欽差大臣是個 劉大麻子道:「這 ,楚大爺另有 就更不敢當

甚麼模樣的人?」 陳五成道:「不過由京裡下 劉大麻子道:「這就難了陳五成道:「不知道。」 那欽差大臣名諱叫衛西成道:「不過由京裡下來

俠義奇情倫理故事

的談話,陳五成為一陣急速的馬蹄聲: 道:「我走 河。

的消息,

二人的談話, 他自行離去。

給那小僮,摘下馬鞍上的劍,道:前,瀟洒的翻身下馬,把馬韁繩扔帶着一個隨身小僮,已然停在酒樓一個英俊的公子,駿馬寶劍, 「我們就在這裡打尖吧!」 是!

趕了過去,道:「小哥, 上草料嗎?」 劉大麻子道:「有哇!」 小僮接過馬韁, 小僮道:「有嗎?」 ,劉大麻子已經

V4

過尖 副大麻子道:「A 一起算賬吧!」 小僮道:「那就 「那就麻煩你了 打

會 問我們公子 劉 道:「住店不 住 店 等

裡招少中道夥面,一出裝計 一老,徐童背着「鐵口克出來,身後跟着徐童、我,三絡淡鬚垂胸,含計出來帶牲口,這時玄計出來帶牲口,這時玄

去走支 大麻子道:「九江是-氣 挺好 的 出

總比 璣子道:「哦?我還準 北好得多 0 是大碼 備 頭

江北去 大麻子道:「先生不 是 從江 到

北來的 子道 . 是 從 南 昌 來

方! 麻 子 道 南 昌 ? 好 地

玄璣子答着 腔 9 已 經 走 出 酒

一根五 但土裡土氣的 棍年 輕 9 棍上掛 扛 着着

> 華一 一酒樓藍 幾乎和 中玄璣子撞個滿懷 進龍

股樓自去也 也沒有看 口 一張桌上坐了 誰 八進入酒樓去,一個一眼,玄磯子就 一離道
屁酒,

他 他把棗木棍往卓小二趕了過去 過去 桌邊 酒……」 一他 搠,道 : 麼

小二失望之餘,發呆似的年輕人道:「不要。」小二問道:「要多少?」

酒門 也是"一个",一个"一个",不要哇……」,不要哇……」,可以的饭菜上門兒吆喝道:「現成的飯菜上門兒吆喝道:「現成的飯菜上 上扯 來起

, 嗓

樓門。 他把「酒」字拖得特別長。 当着酒來 有人接

覺點時頭 地不在意,他是上腦的寒酸。 他對方才被 0 他根本 相進 , 來 本,很有年 管年不輕 別輕 人人眼 的却,副 感一不土

那少年公子把手按着故小二趕了過去,陪笑 要甚麼菜?」 笑 道 公公

的 然 笑道:「最 好放 在 酒桌,上

錢 不田的菜 用 擔 心心

本, 我有最好的 不付子 道

比

色很慌張 酒樓器 神是的

注脚加上站 上姑 姑娘 她一再色去的 的

越快越好 裡娘那面的姑 儘管 娘 面 二哥,請你隨便,背着身子,輕極的人,如後有頭,她低着頭人,她沒有頭便身上,却沒有一個管酒樓裡無數問 0 是便來點吃 輕輕向小二 即一直走進 個睛 人看投 吃二進看投的,酒清射 ,道樓姑在

由得楞住了。 是 姑娘 剛把身子 -轉 . ,

不

同人睛的齊滴 潮 指溜水 酒 指着方才進來的社 個溜的把酒樓裡 小似的湧進了酒樓 樓 熟 姑 娘掃, 而個眼漢

小二被嚇得躱在一邊了 五名惡漢衝向姑娘坐 的 地 方

> 得遠遠 海倒了 名的, 沒兩有旁 有一的 絡腮鬍子的黑漢子怎,瞪着驚慌的眼睛看 個起身說話 座位,衝開 院睛看着 , 兩 都是避

回娘 去吧 身邊 粗暴的 道:「小珍 珠兒,

一個斜眼倩的人丁飞,瘦削的身體在微微的戰抖着。如娘未回頭,却看到她的都 背影

早跑光了。」起,駡道:「以 起的 耐 **駡道:「妳跑!妳他** 道:「妳跑!妳他媽的也不,一把抓住姑娘的肩輕輕掉個斜眼睛的人可沒有那麼好 要是能跑得了 有那麼好 也不提 好

「別跟她嚕囌啦!」

外而去。外而去。 地,被五條惡漢子拖着,向洒 躺被老鷹抓着似的,毫無反抗 始終沒有聽到姑娘講話,加 酒抗如 樓的像

泣着。 她只是哭泣 , 恐怖 悽絕的哭

,只有姑娘**悽**絕知 件事,也沒有 個惡漢的脚步聲 酒樓中雖 , 医絕的哭泣歌然席中客<sup>洪</sup> 聲說 人滿 ,出敢 雜 一過 這 着句問時 五話這却

伸出一把劍,阻住 挾着姑娘走出酒塘 五 個惡漢子正 阻住他們的去路 樓 以 , 不勝 防利 突的 然前面 0

忍了不一 住的向持劍人瞪了 突然的舉動, 勃然大怒 入瞪了一眼, 見是恐, 斜眼睛的人先

麼年一?公名 一公子 輕 蔑 (活得不耐) 一笑, 是那飛馬 ,馬 道而 平 怎 不 的 少

娘到底怎麼啦?」 少年公子哂然的 道 煩了?」 位姑

子裡逃出來的姑娘嗎?」 你眼睛太嫩了,看不出她 ,看不出她是我們班的漢子道:「少爺,

年向那 姑 娘 問 道 是

人拐賣的 哭泣着 , 道:「 我 是被

貌是那麼甜美 恐怖 9 却 仍 不 失

那天生的甜美相貌 她雖然傷心,! 以向 0 五 位 討 個人

斜 眼 的漢子 道 一計 甚 麼

你們就放過這位 少年 含笑道:「看 姑 娘在 吧!」 薄 面

輕鬆, 両,

少年。少年 , 道:「小九子,拿三十両銀午淡然一笑,向跟在身邊的價,用銀子買來的?」輕鬆,你可知道她是三十兩腮鬍子的漢子道:「少爺, 銀的

到 少年道:「這 這樣子 前 出 三錠 成了嗎? 銀子 捧

五

個惡漢子嘲笑的互望着

V 6

7. 取絡 沿 過 銀 子 服 解 子 ,放入懷中的漢子輕輕 道:「石俊 ,按 的尊稱? 向他 年的動 道肩手 . , ,

對着

我們 石 多少爺, 然腮鬍子 哥兒幾個呢!」 失敬了 的漢子 邪笑 你 還沒說 請道 教:

道:「各 位 人 多

一也 位該 石俊 問道:「是那 ,我們哥兒幾四十的漢子道: ~--「至 個 , 是 少 那你

「九江還有那位楚大爺?」石俊道:「那位楚大爺?」 , 在上下 還

腮鬍子的漢子臉色冷

峻的

道

是初 識江初 二事,長長見不不是初到九二年知你

叫姓楚 也 : 攔 「我石俊的 产的自個兒來 产好欺負的, 銀子 不是接的一 留下,要人好拿的,人的一笑,道,飘身

石俊拔出劍

神情肅然的

面

我來給他 給他一點教訓。」敢在咱們哥兒們不完嘿!這是那裡來 面來跳 的起 前 拔小來 劍王, ,八駡 讓羔道

着斜眼睛漢子很不服氣,太 大爺會來找他的。」 大爺會來找他的。」 起袖子 ,便要動手 他 , \_\_ 別把 楚惱拉

嘍話!, 絡腮鬍子 向 石 俊道 的漢子伸 「少爺 手 ,人給 你的

把那姑

娘輕

輕

推

,

直推

到

石 位懷裡 閃 爲 9

石的嫌 石俊右脈門猛切,露 所漢子乘機晃肩進島 無,把身子向側處 無力 雙 震落, 直點石質 

然被閉穴栽 I 也 沒 有 竟

流的 是,伸手抓過姑娘, 你會有這麼好的身手。 你會有這麼好的身手。 是客們看得嘩然大驚。 酒 打 手

過 絡 把石俊 駡道

> 不 帶着乳娘 時的漢子。 地厚的 毛 頭 小

娘

一疼個 旁在人 惡

纖睜 弱的 質看

挺腮然不鬍一

大聲道

上的土頭土腦年輕-輕人。

他意態從容,彷彿也要找死?」

無關 彷彿他與這件事

,斜 道:「你看見了嗎?」眼睛漢子向倒在地上 石

的銀是 銀子,又不放人,我覺得是是看見啦,不過你們收下了他晃晃腦袋,接口道一年輕人道:「看見了。」 D.晃晃腦袋,接口送中輕人道:「看見了。 接口道:「 是不 家看 道的見

是 你打算怎麼樣? 公道? 0

下銀子。」 你們該放了!! 年輕人略 這一 位姑娘 思忖 道:「我 或者是留 想

年 輕人道:「把姑娘留下

「小珍珠,過去吧!」

姑娘輕輕往年輕人身邊一 一推, 洋

道

把

手酒熱

手齊出,十縷 機進身,撥開 處大穴。 那姑娘被推得身子 ,十縷指風分點年輕人上中,撥開年輕人的棗木棍,雙身上,絡腮鬍子的漢子却乘姑娘被推得身子一晃,倒向

有 他出 斷魂奪命之勢 手極快, 招式也十 0 -分狠辣

力道彈了回來,使他雙臂發照各大穴道,使他如觸及鋼鐵 心下陡然大震,年輕人 他的力道剛觸及年 使他雙臂發麻 **没鋼鐵一般,** 程人封閉全身 中輕人的肌膚 0

制不住,「哇」的噴出一口羊瓜、鄉腮鬍子的漢子立刻感到一股熱力、掌力如綿,却蘊含無比的强勁,龍探爪,直抓絡腮鬍子漢子的中胸龍探爪,直抓絡腮鬍子漢子的中胸龍探爪,直が終題。

嗎回 《了東西,我可以 《?到外邊去, 四身接住,從京 斜眼睛漢子自後掩襲 邊去,打壞人不要緊,打止,從容的說道:「要打工,從容的說道:「要打 打打人

壞了 他邁步向外走, 我可賠不起。 回身向姑娘 道

姑娘, 妳坐在這裡等着 四 酒子 的漢子却已支持不住了。個惡漢跟着他走出酒樓, 絡

手道:「姑娘,妳走吧!」四樓,年輕人又回來了,只無鬧。可是,走在後面的-,年輕人又回來了,向姑娘。可是,走在後面的人還去酒客們有膽大的,便跟出去 娘出出看

,捂着肚子,招手道:「起,知道自己决不是那年輕人的樓,見同來的四個人都已倒在樓,見同來的漢子支撑着走 走! 起來!

爬起來的人身上,又把他壓倒,道年輕人把棗木棍放在一個將要 :「不要走!

裡! 訴誰,不過,先要讓姑娘離開!們走?怕我們去告訴楚大爺吧?」 訴 斜眼睛的漢子道:「你不讓我 離開這 去告

快些 他向 姑 走啊! 娘招手道:「姑娘 9 妳

只是怔怔的站在年輕人面前。快些出來,走啊!」 「走啊!」年輕 人焦急的催 却並沒有走 0 促

着 姑娘哭泣着, 道:「我往那裡

要往那裡走的?」 要往那裡走的?」 要往那裡走的?」

要跑?」 姑娘道:「我是好人家姑 娘

的不 0 願意淪落在妓院 年 人道:「那妳走啊 , 所以才 先 跑 離

・「我不能走。」 姑娘思忖着,她越加哀傷的 道

倒是奇怪了。」 如今要妳走,妳又不走了,年輕人不解的道:「妳本來 這要

娘道:「我身上 沒有 文錢

个上來她是傷心還 配着,臉上一陣紅。 心還是羞澀 她

情。」 「錢?」 「錢?」 上摸 也, 是很難!

人大詫的道:「妳本來是

開九江再說其他吧!」

那天生的甜美。

爲尬

漢子的身邊,他眼珠一 輕轉輕, 輕輕地抬起,伸手衣袋, 走近絡腮鬍子的 在的

銀子,也懷中 黑腮鬍子漢子道:「那是她的交給姑娘,道:「走吧!」-掏出石俊方才給他的三十両

身價

輕人道:「不動 手才 有身價

妳一 :「好嘛。」 姑娘羞澀的垂下了頭,柔聲道

「啊!」年輕人暴跳如雷 ,

嗎?」

「大方聲哭了起來。」

「大方聲哭了起來。」

「大方聲哭了起來。」

「大方聲哭了起來。」

「大方聲哭了起來。」

號,也許我們楚大爺要交你這個朋人拱手,道:「少爺,請你留個稱,絡腮鬍子漢子留住脚步,向年輕五個惡漢如奉綸音,起身要跑年輕人道:「可以!」

年輕人道· 「楚義?」 :「你 回 去告訴

他

我是江 管 吃喝 腮 喝,楚大爺一定會或腦鬍子漢子道:「少冬用人南宮白。」 來爺 會 9 賬你

的盡 如風而 來 ,又如風而去

吧的南遠吃!喝宮的完 E宮白抱拳送的地方,概 的 ,我劉大麻子全請啦,快走抱拳道:「南宮公子,你吃方,堆着笑容走了過來,向東西,這時,劉大麻子從老宮白重新落坐,繼續吃沒有

多麻 劉 ,可外 ,別在這兒等死啦!」可大啦,現在你能走多外鄉人,送給你個訊,倒大麻子道:「看在你 宮白 M子道:「看在你是 日道:「吃好就走! ,現在你能走多快就+,送給你個訊,您惹你 走的輕

「還可! 不是嚇唬你的 0

宮白道:「可是我還沒有 吃

路 :「給南宮公子備個雙份的乾糧 劉大麻子向小二使個眼色, 上慢慢的吃吧 道

前 小二應着 ,立刻送到南宮白 面

錢? 白接過 , 道: 「當眞不

南宮 他的眼睛不住的朝外 白 起身 道:「那我就 打量着 謝

啦 他含笑而去

> 泰 然 彷彿未發生過任何事情那 麼

怪。 爹! 劉湘雲望着南 ·您看 , 這 個人還真有以用宮白的背影 些, 古道

麼大 劉方 劉 劉湘雲含笑道:「很少對大麻子道:「哼!傻 少見爹 這

材 便宜 多啦!」 大麻子 道: 「哼! 比 送 口 棺

\*

茶,嬌聲的道:「大爺,請用兒拿香巾抹汗,翠兒雙手捧拳脚,仰在廊下的圈椅中,楚義帶着門人弟子,練楚家的大園子。 捧, 練 0

翠兒當着衆人,大 下 粉 楚義道::「妳瓶姨起來了?」 有 , 有些不好意思的垂

,瓶姨景生之。是沒話找話說嘛,這是甚麼是沒話找話說嘛,這是甚麼 ,這是甚麼辰光呀:「大爺,你這不

雙頰飛 只色 楚義喝了兩口禁 這麼多人面前,翠兒禁不住手上摸着,這本不算甚麼,。翠兒雙手去接,楚義悄悄,翠兒

受身邊,道:「大爺」「傳事的黃旺匆匆的海 頭展炬正在 (爺,留春院 )的進來,走

> ,的 要跟大爺母 回門 話口 0 , 說是有要緊的 事

起來 然他是受了傷。 黃旺道:「沒 黄旺道:「沒有說「沒說甚麼事嗎?」 , 不 過 看

的話 黃旺不住的點着頭 「哦!」楚義微微一愕 ,愕 强調自己

是。 楚義用手示意叫彭鬍子進來

行動不便 彭鬍子跟 滿面的絡腮影看黃旺進來,上

等道:「給大爺請安。」起來亂如亂草,他遠遠 便着 ,他遠遠的向楚義物,滿面的絡腮鬍子看黃旺進來,由於於 -- -成不 ,用 從彭 抱看受

容鬍的子 鬍子道:「昨天夜裡留 :「說吧!甚麼事?

的小珍珠跑了,我想 的小珍珠跑了,我想 的小珍珠跑了,我想 的小珍珠跑了,我想 個的小 嗎? 龍華 云尋找,今天上午在 ,我帶斜眼李還有 :「昨天夜裡留春時 來不 就 了 在三院

珍石 , 珠贖 俊却 ,不彭一 小知那兒冒出了一個19影鬍子道:「我們是再 他拿出三十両銀子 個公子 要帶 要哥哥 小兒來

在酒樓裡贖甚麼身? 義道 :「贖身該到 班子裡

> 就 回 超了他 道:「  $\vdash$ 我 也 是 這 麼說

他動手了

**澳氣,他剛動手,我只出兩濟,也是大爺調教過的,沒彭鬍子道:「那可不是,「他把你打成這個樣子?」「是。」** 兩沒 招有我 ,那再

這 麼說 , 你是 打

是是

逗副樣 說 說,別以 拐我道

吧! 「是啊! 啊!你有話便立刻: 黃旺見楚義不耐煩 向, 大爺 直道 回:

皂白,就把小珍 做之後,帶着小 一個外鄉來的 是 我 , 要 我 打 一分青紅 一分青紅 0

們截下 個 是去

, 人 搬 倒了! 口 水我 的工工 夫個

「有這麼好的 功夫?

句假話 彭鬍子道:「不敢跟 大爺 回

「小珍珠呢?」

說話。」
忽的站了起來,道:「請金九叔來 甚麼名字?」 彭鬍子道:「江南人南宮白 0

却沒有一個人知道是甚麼事。誰都看出這裡面一定牽扯着大楚義獨自走進內廳。

難不 ·住您,先喝碗茶吧!」 笑,道:「大爺,多大的事也 翠兒捧着茶碗,跟進內廳,嫣

廳沒有第三個人,平常楚義是不會整義取過茶來,猛喝兩口,內她挨近楚義身邊。 放過這麼好的機會的,廳沒有第三個人,平常 裡早已有了準備

淡、遺 把茶碗又還給了她,連看 這次她失望了,楚義長吁一 棄的感覺。 一眼,使她頓然有一種被冷茶碗又還給了她,連看也沒次她失望了,楚義長吁一口

道:「回大爺,金九爺來了 ,黄旺三脚倂作兩步的搶了進來她偷偷白了楚義一眼,正要說

話

看不出 胸前 **胸前一把白鬍子** ,六十開外的人 一點老態 , , , ,可是,怎麼樣也,精神如同靑年, 金九已經進內廳

天氣不怎麼熱, 他手裡還是習

情的搖着一把尺半長的油紙摺扇。 實的搖着一把尺半長的油紙摺扇。 實的搖着一把尺半長的油紙摺扇。

份。

了起來, 把摺扇在手上一敲,道:「找黄旺替九爺肅坐,金九坐了下 來,道:「九叔,快請坐。」金九跨進內廳,楚義面色凝重

麼敢勞動九叔呢!」

楚義向黃旺一瞟,說道:「你金九道:「有事就說吧!」

去。

彷彿在思量,話要從何處說起。黃旺躬身退出,楚義皺着眉頭 金九道:「說呀。

嫣然一笑,退身道:「大爺,碗裡義眼皮一動,她心裡就明白,登時身上,翠兒是個機靈鬼,只要見楚楚義的眼睛又落在身邊的翠兒

候,叫我 叫我一 我進去重泡,

「甚麼事這麼機密?這裡就是咱們金九打量着空寂的內廳,道: 兩個人,你可以說啦!

稱『江南俠客』的。」到一個人,名叫南宮秋華, 到一個人,名叫南宮秋華,武林人記得,當年我們闖天下,在岳陽遇

楚義沒有理會他的話, 自

子。」言的道:「我記得南宮秋華有個

「他叫甚麼?」

楚義催促道:「九叔 , 你也忘

的?

金九一笑, 道:「給你一說

我倒記起來了,那個孩子叫南宮白 有所

楚義沉思着道:「九叔 你

秋華才响起來的。」

秋華才响起來的。」

他也成就不了今天的楚義。我說呀他也成就不了今天的楚義。我說呀會,也忘不了南宮秋華這個人,沒有

記了?」

口

金九搖頭道:「不知道!」

你可知道那個孩子的不回答金九的話,却問

金九大訝的道:「我說呀,他的心情沉重,語氣低沉。

揚言要來找我。」

「當然。」

「有這回事?」

他已經在找我們的麻煩

煩,而且還, 不過

那個時候,他還很小啊! 「是。」楚義皺着眉,若

你要的時 思

金九打量着空寂的內廳 問起那個孩子來呢?」 金九不解的道:「你怎麼忽然 道:「九叔, 楚義並不回答金九的話,

根,你不答應,今天要除他,比了,當年在岳陽,我就主張斬草楚義道:「因爲他已經到了九楚義道:「因爲他已經到了九楚義道:「我知道。」

起來了?」起來了?」是多少年的事情,你怎麼忽然間想

個兒兒

右手的摺扇不住的在敲擊着左手心一遍,金九聽後,前後仔細一想,楚義把彭鬍子的事向金九重述

道:「他是南宮秋華的兒子?」

金九道:「他當眞是來尋仇 楚義道:「不是他?還有誰!」

「他?」金九思索着

沒有人去捋老虎鬚的,楚義道:「除了有心 是。」 金九陷入沉思 楚義猛的在桌上一拍,沉聲道 1、是吧?」

利出厲光,沉聲 八人影閃動,楚 這倒是真的。」 歷, 原來它是宋賢周敦頣所建

電力 大,他渾然入夢了。 大,他渾然入夢了。 他作了一句 一人,亦是個不存心思的人 大,他渾然入夢了。 盹 隨 ,不遇,雙 塘微 院, 自然是予 向寺殿走了過去。 他走進寺殿, 才

致不允,他起身拿起自己的東西, 自然是予人方便的,借宿一宵,不 自然是予人方便的,借宿一宵,不 院,門正開着,寺廟受四方烟火, 们眼睛一瞟,見這處有一間寺 ,只是,怕人打擾了。

他是不是南宮秋華的兒子?是不是金九回答道:「要不要弄清楚

不快點出來?」 義那雙眼睛立刻暴射出牌

道:「甚麼人?鬼鬼祟祟的,還

真的來找我們尋仇?」

楚義道:「是不

是都要這

樣

怯的姑娘, 楚義立刻消去滿懷憤怒

刻, 娉娉婷婷走出

一個羞怯

道:「翠兒,是妳?」

翠兒掩着胸口, 臉蛋兒紅

都給你

嚇

嚇 撲 死 撲

除掉

:「我們必須先發制人

,

立刻把他

忽然,内廳門外人影閃動金九點頭道:「這倒是真的

麗的姑娘 她是那樣的甜美,彷彿在那裡 ,在荷塘上凌波微笑。 個美

才知道是無人主

**心** 即身把殿門虚 即是 是

見過 他很仔細看着她的面容 0

這樣做

「你忘記了?」

楚義不悅的道:「爲甚麼?」

使要到,我們還有事要辦,金九悄聲的道:「今晚南昌

還的

你和九爺說話,說完了沒有?」 翠兒道:「瓶姨要我來看看

來做甚麼?

楚義立刻很溫和的說道:「妳

他嚥住下面的話

楚義的眼神在催促他說下

來的欽

瓶姨有事情找你。」

她在神秘的笑

九爺的話說完了,就請過去一下,翠兒道:「瓶姨說,如果你和

楚義問道:「做甚麼?」

別激動,是與不是,

激動,是與不是,我們但金九却以平淡的語

都氣

不道:

啦。」 的,道:「是我呀!

他的語氣十分堅定

容貌好像籠罩在烟霧裡。 瞧着她,只能見到那份甜美,她 又不敢大大方方的看——他偷偷 他想走近去看看, 身後响起一陣如雷的馬蹄走近去看看,方要站起身 一世偷偷的

聲,他被驚醒了。 仍然在响着,而且越來越近 忽然, 他似乎並不是在夢裡 , 馬蹄 一,已到 聲

了他的身邊。 一閃而過 南宮白回頭 一看 , 兩匹快馬

乘風而來的金童玉女似 男的黑衣黑褲 他只能看出是 , /, 眞像是神 女的紅衣花馬 5)红衣花馬,多一對少年男女, 的 仙故事裡

馳入九江城內去了 他再要看時, 倒覺得他們擾了 那對少年男女已

也感到湖光山色在夕陽映照之下,雖然他不是風花雪月的雅人,却南宮白獨自走到甘棠湖烟水亭 他也不會知道烟水亭的 ,又襲上了心自己的淸夢, 他並未羨慕, 這時 , , 好在江南夏夜 他的疲倦睡意

立即倒頭的呼呼大睡。 掩,尋找到殿中一處乾淨 出供的是何方神仙,回身

兒輕。輕 輕搭着翠兒的肩兒,道:「翠楚義跟着翠兒向院內走,伸手

找我進去做甚麼?」 道:「妳說,妳瓶姨大白天的楚義忍不住輕輕把她往身邊一翠兒斜睨着他,嬌媚動人。

祇有黑夜裡才能找你?」 翠兒白了他一眼 ,道:「難道

楚義道:「她還能有甚麼正 經

心裡想的。」 事? 0 冷的道:「哼!那是你

會不 知道嗎?」
楚義道:「她有甚麼事, 妳還

給你說 說,瓶姨自會告訴你的,急甚翠兒答道:「我就是知道也不 瓶姨自會告訴你的

金

問 道

「知

道

他

在那裡

心我

至

王少要派人跟着他,才能放楚義沉思片刻,道:「不行,金九答道:「那又當別論。」

節不

外生

生枝的惹事,引火燒身呢?」

把臉色微微一沉,用冷漠的口脗,楚義起身,他是要進去的,却

却

道:「大白天,

她找我有甚麼事?」

「你就進去吧!」

金九起身,搖着摺扇

,

道:

楚義道:「他要找上門來呢?」

不知道,這個檔口,我們現在怎能差……到九江沒有?住在那裡?都金 九 說 道:「京 裡 來 的 欽

,是

景色十分可人

嗎?

V 10

的手 道:「瓶姨,大爺來了。 他們 腰肢 到房門口 扭, 先進房去 元進房去,揚聲,翠兒推開楚義

還沒有開口說話,先拋給楚義一門簾掀動,婀娜走出一個美人來 十分動人的媚笑。 便見裡間青竹

麼急麼? 瓶姨秀眉微蹙道:「你就是那楚義道:「有甚麼事?說吧!」

事情呢 當,有事妳快說了,我好出去辦點,今天事情特別多,還沒有安排妥整義坐下來,道:「妳不知道

出去一趟。」 我也不躭擱你,向你說一 說一聲,我要

我想去給他看看。 位算命先生玄璣子,瓶姨道:「聽人家說 楚義道:「去那裡? 靈得很,

江湖 望日出方向去,必 瓶姨道:「那可不同 義道:「看來也不過是個跑 有 

娘去給他看,他給我娘說, 點也不假。

努是力一

楚義忍不住大聲狂笑 道:「我娘撿到 \_ 錠銀子

> 必去,要多少?我叫賬!!定義道:「爲那一錠銀ヱ瓶姨問道:「你笑甚麼? ,要多少?我叫賬房立刻道:「爲那一錠銀子,你吃道:' 你笑甚麼?」

給妳多少就是了。」 刻妳

看看命。」 ,也還不缺少那一錠銀子,只是要樣的地方,再說我有吃有穿有用的「我們家裡是窮,可是沒有到了這一瓶姨生氣的嘟起小嘴,道:

道:「 妳 命

不 用 看的

呢 在 更好 9 等着

瓶姨一笑 道:「你 就 會損人

又不 一生下來坐享其成的,還是 一生下來坐享其成的,還是 一生下來坐享其成的,還是 下來就是官,就連做皇帝, 一生下來坐享其成的,也 一生下來坐享其成的,也 一生下來坐享其成的,也 一生下來坐享其成的,是 一生下來坐事就 是:「做官的人,也不是 那裡來的鳳冠霞帔?」 : 「你又不是在朝 人,也不是皇帝,也不是 廷

祖生了多少兒子 楚義道:「女人家懂甚麼? ,當皇帝的只有

難祖道一

翠兒輕輕的把瓶姨一

都 是給他擾亂的, 瓶姨起身瞟了楚義 咱們走吧!」 \_ 眼 ,

着瓶姨往外 走

翠兒羞紅着臉,道:「大爺道:「怎麼?妳也要去麼?」

去吧!」 ,妳守在家中,叫玉兒跟瓶楚義緊拉着翠兒,道:「妳 ,叫玉兒跟瓶姨兒,道::「妳不

見也分不開了。」 ,這樣也太不成話吧,常我是一隻眼睜一隻眼 瓶姨忍不 住的 一隻眼 道:「我說 竟然連 一看你不

翠兒羞急的掙開被楚義握着的 一邊去。

要她 到那兒去啦?」 怎麼不說你

皇帝不是掙來的?

不是要去看命的嗎?怎麽說起翠兒輕輕的把瓶姨一拉,道:

翠兒應着

楚義突然伸手 把拉住翠兒

去呀?」 我是侍候瓶姨的,你說,我不去誰

到那 兒去啦?」 焦急的說道:「妳想要她

楚義急走到瓶姨身邊 翠兒機靈 ,聲道

和面前送給他的?」

起

道:

瓶姨看看楚義,沒有說話

瓶姨生氣的道:「

要她留在家裡 瓶姨問道:「是甚麼客人非要留在家裡,奉茶侍候客人。」 候不可呢?」

楚義把聲音壓得更低

:「寧王府裡來的?」 瓶姨也禁不住有幾分驚訝, 楚義道:「寧王府裡的。」 瓶姨問道:「做甚麼生意的?」

妳我的榮華富貴, 「啊!」瓶姨輕咦了 的榮華富貴,功名前程,不能楚義道:「是呀!這可關係着

跟我去吧!」 「那就讓翠兒留在家裡吧! 她婷婷的向外走 去,同時傳 一聲,道:

內廳裡祇剩下他們兩話門口備車。 話門口備車。 翠兒向楚義嫣然一 道:

呀? 翠兒 一怔,道:「真有貴,不色道:「妳好好的打扮打扮 「大爺,你可真能杜撰啊! 楚義伸手拉住她挨過來的身子 說着,向楚義身上挨過去 道:「眞有貴客

富貴,都在他的身上,妳要小楚義擁着她的肩,道:「我的

翠兒沉吟道:「是年紀老的心侍候,務求使他高興!」

不知 道 義道 :「我連他是男是 女都

「冒冒失失的 他定定神, 瞪着黃旺 答道 ,急着幹甚麼?」 : 「有 要 緊事回 道: 大

爺 他撇下了翠兒 ,走出內院 ,

道 旺立 是:「大爺要找的那個 立刻跟出去,跟出a 跟出內院門, 黃 個人 , 有消 旺黃 息

白? 楚義 神情 微震 道 「南 宮

「在哪裡?

楚義吩咐着道:「跟踪他 黄旺道:「他昨 夜宿 在甘棠湖

道:「大爺 黃旺 ,如果他要離開力

江他去呢?」 事,道:「大 楚義淡然一 笑, 道 :「那倒好 九

但是, 他不會離開九江 的 0 \_

\*

光,照射在他的臉上。裡有些覺醒時,感覺得一股强烈的不知道現在是甚麼時辰,當他意識 南宮白他不 知睡了多久,他也

> 他幾乎忘記昨 他的周圍一片靜寂

> > 「甚麼時候來的

布包袱

向殿後走去。

的雙眼上, 看清楚周圍的情形 開眼睛 只是刹那 ,使他無法正視,也無法睛,强烈的光,照射在他光忘記昨晚宿在那裡,他 瞥 , 已使他立

惚的 身而 見到 他在那耀眼的光影裡 起 一個少女的影子 恍恍惚

是那麼樣的甜美。 角窗外面 陽正從閣櫺射了過來,一 來他睡在一座空曠的寺殿裡, 他揉揉惺忪眼,仔細的打量,那是他曾經見過的少女影子。 她那張臉上沒有一絲笑容 ,站着一個沉靜的少女。 一片破了的守殿裡,朝 , 仍

珠? 南宮白鷩訝道:「是妳? 少女道:「我不叫小珍珠。 小

珍珠的嗎?」 南 宮白道:「他們不是叫妳女道:一我不叫小珍珠。」 小

9

别

住 他們賣到班子裡來, 「妳叫梅姑也好 名字,多難聽啊!」 們賣到班子裡來,老鴇給我起的道:「我叫梅姑,小珍珠是我被少女繞過了寺殿門,走進殿來 你叫梅姑也好,小珍珠也罷,欣喜的心情,把臉一拉,道南宮白整整凌亂的衣衫,姓 欣喜的心情 道按:捺 9

這裡做甚麼?」 南宮白訝道:「找我?」 梅姑粉頸低垂,道:「找你! 到

> 上……我在窗子外守了你一華酒樓就一直跟着你到了這 敢驚擾你 酒樓就一直跟着你到了這裡,晚梅姑細語輕聲的道:「我從龍 梅姑突然抬頭 南宮白問道:「妳跟着我做甚

跟着你跟着誰?」 的眼睛, 盯着南宮白 ,一雙明亮清 , 道・「我不

啊? 裡去就往那裡去, 幹麼 啦, **要跟着我** 嫁該往那

來 南宮白道:「妳身上有三十 道:「我沒有地方去呀!」 梅姑雙眉緊鎖,眼淚幾乎掉下 両

銀子, 啊! 个能走,離開你 梅姑道:「我身 要往那裡去,妳可以趕快去 , 他們 就數負,越多,

我。」 越不能走, 怎麼打算呢?」 南宮白 搓着雙手 道:「那妳

到離開九江。 梅姑道:「我要跟 着你 一直

江 梅姑道:「我會等 總要逗留幾天的 南宮白道:「可是 我 剛 到 九

美 她臉上露出一絲笑容 看來更

甜 南宮白岭 f 起地上的 寨木棍 型臉上也 露出 笑容 拿却起沒

口

西

吧!不能老是呆在這裡。」

梅姑柔聲道:「你去那裡?

紅男綠女,更添絲有誰不到甘棠湖中的。在適宜的季節 在適宜 個個面帶春風 更添幾分繁華 的季節, 去看看呢!因此, 節,到九江的人, 去看看呢!

個個喜氣洋洋

人。 绣的世界,都像不屬於這個 身在甘棠湖畔,擠身在這個 超個世界的他們雖然

南宮白,她甚麽也不看,低垂着頭目的地觀看,梅姑只是緊緊的跟着南宮白漫無目的地在走,漫無 像怕被別人看見

梅姑一不留神,猛的忽然,南宫白站住了 猛的撞在他

看甚麼?」 南宮白伸手 登時粉臉一 陣緋紅 道:「你 「那麼

多的人!! 指 道

是擠在一起看熱鬧的, 梅姑道:「沒有甚麼,還不都甘棠湖畔黑壓壓的一堆人。 走吧!

拉住她 她越過南宮白要走, 看 看熱鬧 南宮白 也好

寫:「玄璣子、人頭,已看到高人頭,已看到高 頭,已看到高高挑起帘招子,書早已擠進人叢中裡,隔着前邊的她却抵不過南宮白輕輕的一拉 梅姑只是怕被人看見她 「有甚麼好看?

麼好看的。 梅姑道:「不過是算命,有甚

鐵口

、天機神

,一身道装,三咎及哪里,相比一看,封攤上端坐着一個老者,梅姑已跟在他後邊,也到近處,再宮白側身一擠,已到了近處

堂堂,不嚴而威,雖然是江湖中人,一身道裝,三絡淡鬚垂胸,相貌 却沒有幾分江湖氣 他正是玄璣子。

他正在爲人批卜流年。 他身旁站着徐童、李壽。

「這老道眞是活神仙,說你走運就麼,却聽到人羣中有人却說道: 南宮白沒有聽到玄璣子說些甚 說你破財就破財,確是沒有

他看呢!」 有人道:「難怪這麼多人來找

這時人羣中外邊忽然揚聲喝道

的一片空地。

他不知是被這喝聲震懾,還是被闖進來的兩名大漢推撥開,人羣被闖進來的兩名大漢推撥開,人羣

個嬌俏丫 處的一輛 南宮白也被推到一邊 ) 子頭扶着一個風姿綽約 輛豪華轎車,車簾啟處 要再擠過去, 中簾 啟處,一却見停在近 的

子走去 娉娉婷婷的直向玄璣子的擺卦攤她們似乎沒有看見眼前這些人

家的小媳婦呢? 人叢中有的訝道:「是那位官

家?那位官家有這麼大的氣派? 「是誰呢? 人以嘲笑的口 吻道:「官

楚大爺的姨太都不認識?」 道:「虧你們還是住在九江 「虧你們還是住在九江的,連那譏嘲的人得意地頗有見識的

說相 餘光瞟了一下,繼續為面前的客玄璣子也聽到了,他以兩眼這話南宮白聽見了。 人的

眼睛,注視着瓶姨的動人風姿。 大夥都靜下來,無數隻驚羨 無數隻驚羨的

請讓一下子。」

請讓一下子。」

前,向着玄璣子嫣然一笑,兩名跟

亦的莊客,立刻走上前去,把算命

來的莊客,立刻走上前去,把算命

心裡的火 神情

泰然的把眼光落在瓶姨身上

他指着卦攤前面的椅子, 說道

,這才扶着瓶姨坐下來。 把椅子拂過,又把手帕舖在椅子 玉兒於是取下脅下的絲綢手帕

命? 看命?」 玄璣子打量着瓶姨,道:「算 命

的 玉兒答道:「我們是來看

兒的話 瓶姨微微露出笑意, 同意了玉

「平安命?」

扇在瓶姨手心裡輕輕撥弄,默然不相貌,把手裡摺扇在胸前煽動了一相貌,把手裡摺扇在胸前煽動了一瓶姨伸出雪白的玉手,玉兒上瓶姨伸出雪白的玉手,玉兒上瓶姨伸出雪白的玉手,玉兒上

語

金。 給我們瓶姨看看, 們瓶姨看看,不會少給你的相玉兒道:「老道,請你費心的

金,這 玄璣子笑向玉兒道:「不要相 一卦貧道奉送了

怪!」 ·「貧道直言,請夫人不要見玄璣子眼光又落在瓶姨身上,玉兒訝問道:「爲甚麽?」

命? 看命本 玄璣子道:「夫人問的是平安施命本來就是不能忌諱的。」瓶姨訝異的道:「請道長直言

吧!」
玄璣子道:「夫人 水患急病,請立司 立刻回對 府時

直斷,想必是有幾分準的。」直斷,想必是有幾分準的。」 玄璣子的胸前,擧拳 瓶 兩名莊客搶步上前, 姨喝住道:「 便要打 他既然敢 伸手抓住 如

:「瓶姨,別理會這牛鼻子胡說八玉兒扶起瓶姨,沒有好氣的道 咱們走吧!」

去 瓶姨白了玄璣子一眼, 起身而

福吉凶自有天定,又豈能由人的喜心「人都是喜歡奉承的,不過,禍過來,玄璣子若無其事,從容的道楚府的轎車走了。人潮又聚攏

指,道:「那位請賜教?」 惡呢? 他把摺扇一收,向面前

衆人 \_

宮白一指,說道:「公子,你要試玄璣子忽然把手裡的摺扇向南 大夥兒都在觀望着。

試貧道 南宮白大笑道:「你相不靈 的相理嗎?」

的 玄璣子微訝道:「何以見得?」

眞靈, 有銀子 就該早已看出來,我身上沒宮白道:「如果你的相術當

玄璣子道:「銀子嘛……」子!」

必在這裡擺攤子,回家蹺起二郞脚南宮白道:「不爲銀子,你何 豈不快活?」

玄璣子笑了起來。

南宮白道:「你笑甚麼?」

下,並不全為銀子,結交四海朋友有三十両銀子,不過,貧道浪遊天「公子身上沒有銀子,姑娘身上却玄璣子摺扇向梅姑一指,道: 也是快樂的事。 南宮白道:「這麼說, 你眞要

是。

送我一卦嗎?」

白坐下。 他指着卦攤前的椅子,請南宮

一拉,道:「看甚麼相 ,道:「看甚麼相,咱們走 南宮白方要走上去,梅姑把他

V 14

南宮白道:「既然不收銀子 她一直感到不安。

着梅姑憨直的一笑,道:「妳等一他說完,逕自坐下來,回頭衝 就給他相一相吧,有何不可?」

等 梅姑默默的點着頭

玄璣子端詳着南宮白,道:

嗎?」 「公子,恕貧道直言。」 一個對時之內, |對時之內,也有急病染身南宮白道:「怎麽?難道我在

璣子却一些都不介意。 看熱鬧的人聽了, 玄璣子搖搖頭。 都在笑,玄

事? 南宮白道:「哪……又是甚麼 玄璣子道:「公子不是富貴中

怎麼會是富貴中人, 上沒有銀子,身上既然沒有銀子 人!」 南宮白道:「我早已說過, 你說的無非是 身

中也是無緣的。」 句江湖話。」 南宮白道:「那不是眼前的事 玄璣子道:「公子將來在富貴

有一件事公子可得你目前氣色看,并 是沒有法子知道的。 件事公子可得要緊記。」 煩事,這個你必定知道的,依玄璣子道:「你眼前身上就有 並無凶險,不過

南宮白問道:「甚麼事?」

記莫强求,凡事應該順天理。」 玄璣子道:「命中無富貴, 緊

玄璣子道:「公子 南宮白道:「還有甚 ,請緊記貧 麼話說

不要銀子的,否則我就註定破財的南宮白起身道:「還好,你是 道之言

神秘的微笑,轉身向徐童,說道:玄璣子目送南宮白離去,面帶 命 他拉着梅姑,道:「走!」

「你去辦!」 玄璣子點點頭。 徐童悄聲道:「瓶姨?」

華一奇。」 徐童問道:「怎麼辦?」 玄璣子道:「去問『江 南神醫』

\*

焦燥的心情,等待南昌密使的打扮得像一朵花似的,大夥兒都 緒,花廳裡佈置得煥然一新,翠兒楚義忙亂過一陣,一切準備就 到以

再說,來人是秘密的,也未必會敲吧,還不知道他是甚麼時辰到呢? 鑼打鼓的到咱們門口 金九向楚義道:「你先歇會兒 0 🗀

門口 的吧! ,你再出來,還是不晚的 楚義道:「怠慢了 金九道:「不要緊張,他到府 總是不好 0 1

的 楚義在名利之下 心情是不同

心好了 金九說:「有我照顧着, 你放

碗茶,稍息一會,立刻就出來。」 :「那就勞駕九叔你了 楚義摸一摸忙昏了的腦袋 我進 去喝 ,道

身向翠兒吩咐,道:「妳守着楚義伸伸發酸的腰,走出花廳 金九擺手 ,示意要他走。

別走開。」回身向翠兒吩咐, 翠兒秀目一瞟,小嘴一撇,

,回來啦!」 小僮,匆匆的走進來,道:「-脚還沒有踏進內院的門,門上 嬌的道:「我往那裡去啊!」 楚義走出花廳, 匆匆的走進來,道:「大爺有踏進內院的門,門上一名 剛轉回內院

小僮道:「是。」

楚義向金九道:「九叔……」

踢飛了 「話也不說清楚,是誰來了 楚義氣惱得幾乎要一脚把小僮 小僮道:「是瓶姨回來啦!」 金九打斷他的話,向小僮道: 啦!

不上,兩 一起了 ,兩道彎彎的 她走得飛快, 追彎彎的秀眉,幾乎拼到她走得飛快,連玉兒都跟,瓶姨怒氣冲冲的從外面

內院走去。 她進門也不看楚義 眼 直往

手而得。」
「這十萬兩銀子,給你們在九江招於出,王爺起事,你立刻佔領九別十萬兩銀子,給你們在九江招把一大堆的話,縮成幾句,道:

個樣子?」是那個王八蛋得罪了妳啦?氣成這是那個王八蛋得罪了妳啦?氣成這 這

瓶姨站住了脚 道:「還有

兒連聲辯道:「大爺!不是義道:「玉兒……」

他怎麼得罪妳?」 走到瓶姨身邊,道:「玄個算命的甚麼『鷄子』。」

急病,紅口白舌的在咒人。說我在一個對時之內,一定要身染 老牛鼻子,我身子好好的,他竟然 楚義道:「眞的是這樣說?」 瓶姨鼓着腮幫子,道:「那個

啦。為病 玉兒道:「可不是,他還笑說 一個對時之內,瓶姨沒有身 可 以去砸他的卦攤子

了,那 那能聽信 %能聽信,妳全當他放屁就是楚義道:「這種江湖術士的話瓶姨道:「你說他可惡不?」

瓶姨跺脚道:「不

去的,如今觸了霉頭,後悔了,楚義道:「我本來就勸妳不

怎要

麼辦呢?」

攤子。」 瓶姨道:「叫他們去砸他的 掛

「現在。」

「現在?」

能胡鬧 我還有要緊的正經事要辦楚義連連搖手,道:「現 - 經事要辦,不 道:「現在不

事? 瓶姨生氣道:「你有甚麼正經

楚義正在難以回 答 ,

聲自花廳走出來。 妳進去歇息

妳要身染急病的嗎? 玄璣子不是說一個對時之內

瓶姨道:「九叔,你我就叫人去砸他的卦攤子 金九道:「到明天一個對時 你不 ·知道那

可 明 多氣人啊!」 天,今天去砸他的攤子,那咱金九道:「再氣我們也要等 那咱們

首 瓶姨無話可說,默然不語的俯就沒有理啦!」

進去休息吧!」 楚義向玉兒道:「快去扶瓶姨

會兒的嗎?」 金九說道:「你不是要進去歇玉兒扶着瓶姨進入內院。

金九淡然一笑,二人 重新泡茶,坐着聊聊吧! 叫翠兒 完去

花廳 二人回身進入

面 貌艷如

金九已聞 翠兒站在廳內,驚恐而木訥

,自然也不敢冒昧。

然駕臨,有甚麼指教呢? 楚義肅然的抱拳道:「姑娘突

有 金九道:「姑娘母姓大名?那

說話,從懷中摸出半片玉牌紅衣姑娘冷冷的逼視他二人

牌,合在一起,絲毫不的取過,又從自己懷力 , 合在一起, 絲毫不差。 ,又從自己懷中摸出半片玉 , 雙手恭恭敬敬 那半片玉牌, 大

紅衣姑娘聲色俱厲的道:「難

金九道:「那怎麼敢!請教姑

他們 進 入花 廳 , 不 由 的怔

一 隻 誘 花 綵 袋 。 桃 李 ,,神情冷若冰霜 一位紅· 衣姑娘 懸着她

來,因爲還不知道紅衣姑娘的來歷相比,兩人相視之下,立刻鎮定下,畢竟老於江湖,自然不能和翠兒金九、楚義雖然感到事出突然

0 紅 衣 姑娘傲然的道: 「當

裡來的?

輕輕放在桌上。 沒有說話 金九、楚義見那半片玉牌,

寧王府來的? **楚義卑躬的道:「姑娘是南昌** 

道你懷疑玉牌嗎?」

娘尊姓大名,我們好稱呼!」 紅衣姑娘道:「燕燕。」

燕燕怒形於色道

事情來,不上路了。 你這也聽不懂 ,就難怪 難怪你辦和 起

不對嗎?不妨明言。 「燕姑娘,妳覺得我們 辦 事有甚麼

上下下像接聖旨,過份喧騰。」上下下像接聖旨,過份喧騰。」「不說明,你們也不會知道,我奉「不說明,你們也不會知道,我奉

他二人噤聲不敢言, 她的面色陡然的沉下來 唯有連應

翼翼,雙手捧着茶碗,送到燕燕面 ,道:「請姑娘用茶。 燕燕平息一下情緒, 翠兒小心

:「現在王爺有幾件大事,要交代翠兒一眼也沒有,神情肅然的,道燕燕把茶碗在旁邊一推,連看 翠兒一眼也沒有,神情肅然的燕燕把茶碗在旁邊一推,前,道::':::"語妃姐月茶。」 你去做,千 有絲毫的

,神情上已露了出

穿了楚義的心思,淡然一笑,道:來,當然不是尋常的人,一眼就看來,當然不是尋常的人,一眼就看 「天下平定之後,你就是開國元 有享不 盡的榮華富貴

廷!」

燕燕道:「怎麼辦?那是你的

楚義道:「查到怎麼辦?」

楚義道:

可可

以疏通府衙行

查

動的,不能讓他有隻字回報朝差大人的行踪,他是來秘查王燕燕道:「首先你們必須盡快

二人唯唯連聲

嗎? 金九 楚義道:「多謝姑娘。」 道:「姑娘這就 回 南昌

還有一隻老黃狗,有他的兒子華山,

和 煮

0

在這座茅屋裡和「江南神醫」華

還有人 見你們仍以半片玉牌爲憑證 有甚麼不方便的, 再說, 要把我看做平常的姑娘家 燕燕傲然一笑道:「金九爺 ,不過他不必見你們 我同來的 ,認物

「是。」 燕燕道:「你們好好的辦事 是。 0

事情給你辦哪!

燕燕道:「那是因爲有重大的

燕燕沉思片刻,似乎在肚子裡 金九道:「姑娘交代就是了。 此重賞!」

0 \_

,明天運到

,

會直接送到你這

燕燕道:「王爺賞你們

十萬両

楚義回答道:「怎敢當王爺如

「呀」的一响,抬頭看時, 已經不見了燕燕姑娘的人影。 金九脫口 稱讚地道:「好俐落 後窗半開

黄香。

來 座茅屋前

徐童來到九江城外

,江岸的

她說完了,「霍」的站起身來 的地方 幾乎 神醫」華一奇。

是無人不知的地方

因爲這座茅屋裡面住着「江南

是玄璣子到

這座茅屋孤零零的座落在江岸

要時我不會來見你們的。」在九江,不過,我有我的東 金九道:「姑娘一個人在外面 燕燕道:「我不回南昌 我有我的事, 非必 要留

,王爺也用不着找你,你不但不能明志是個頑固不化的人,如能疏通燕燕瞪他一眼,道:「知府于

疏通府衙,還要防着他壞事。」

楚義應道:「是。」

金

道

:「姑娘

, 還有何差

不方便吧!」

頭,

成了九江道上的大龍頭。 楚義在九江打開碼頭,立下山

華一奇還是華一奇,他只不過

來到九江的第二年他就來了

0

他住這裡已經很久,記得楚義

0

L

是沉

看起來却又十分嚴

人,他那兒子華山真是像座山,您奇是位精通醫理、心地又善良的老

九江人對這父子的印象,

華一

的身手啊!」 他倆 俯首無話, 却聽得後窗

童遠遠的走過來,

狂吠不

止。

雖然徐童跟玄

老黃狗卧在屋前大樹下

,見徐

\* \*

徐童走近去,

,然而在九江,這座茅屋却玄璣子到九江來,唯一到過 老前輩的 璣子道長的弟子,前幾天來看過華「李媽媽,妳忘記了我啦,我是玄

事情要請敎華老前輩, 「噢,是啦,你怎麼一個人來呢?」 李媽媽再打量了 徐童道:「我師父要我來,有 李媽媽看看西山落日, 徐童一陣, 在不在?」 道:

「進裡邊來坐坐吧!」 徐童道:「在家嗎?」 李媽媽道:「不在, 就快要回

事情。」 媽媽道:「你坐 《道:「你坐一會兒,我要去做徐童跟着李媽媽到屋裡去,李

還有多少事情。 徐童道:「你們總共三個人

飯的呀!時候不早了 李媽媽笑道:「三個人也要吃有多少事情。」

都有人看到華山替他背藥的箱子是一位善治疑難雜症的神醫,每

每天

走動在城裡城外。

「是。」 「劈柴?」

徐童脫了 上衣 讓我來 我來,劈柴我是

最拿手的。」 道:「李媽媽 :「李媽媽, 「妳一看就知道了 「真的。」

會兒工夫,劈了一大堆的柴,足有一身的力氣,掄起斧頭,不過 徐童雖然只不過十歲出頭, 李媽媽燒用三天。 足夠 一倒

小

他又去拿柴, 李媽媽道:「夠

「華老前輩回來了沒有? 他抹把汗,說道:「老就在他身後不遠處站着 徐童回身一看,「江南神醫」華 李媽媽笑了。 徐童把斧頭向旁邊一扔

,所以等你劈完了柴,再與你就回來了,不過,我沒有要緊的 回來?」 一奇道:「你剛要劈柴, 說事我

來, ,我實在急死了。」 .晚輩却有要緊的事,您再不徐童道:「前輩沒有要緊的 回事

一奇道:「有這麼急?

點小事 徐童截斷他的話道:「為的是華一奇道:「莫非那是衛……」徐童道:「那可不。」 前輩還是請到屋裡去說

一奇見他神情有異, 點點 頭

在通道:「華公子。」 在通到華山走出來,徐童避過一邊 他引着徐童往一間書房裡去, 山看他一眼,臉上作出: '華公子。」

似笑非笑的表情,自管走出去 他從來就是這樣的 也就沒有 個

個人免不了好奇, 徐童畢竟還是孩子 ,道:「前輩,公孩子,對這樣一

說話 華一奇道:「他對稔熟人也不子不喜歡和陌生人說話啊?」

,

道:

0

是傻瓜, 華一奇道:「他只是木訥 他的 醫術已 得 我 9 眞 並

說道:「老前輩

,

傳不

噢!

了書室 華一奇拉了徐童一把,二人進徐重懷疑的回望華山。 書室門

忙 道:「有重 会量掩掩從來不曾掩的書 華一奇道:「你放心的說吧他的兩眼仍不時朝外望着。 輩 幫

沒有人來偷聽的 \*

陰森 0

他畏怯的向華山施禮道:「華 , 再見!」

訝異的道:「小鬼,你今天是怎麼華山仍冷森森的站在那裡,華一奇 至連眼睛都不曾瞬一瞬。

啦?」

「也艮龙」。 華山伸手向已走的徐童一指

華一奇聽了,嘆息一聲,道:「他跟我有關係嗎?」

頭 搖着

我? 山道:「您甚麼 時候告訴

大事,沒有進來。

悶氣,也會好得多,如果有個人說話

在花廳策劃安排偏偏楚義又在

是還在爲玄璣子的

一句

話在嘔氣。

胸中

,雖然,

時而

她人還是是

定好好的,心裡 問煩的書房裡徘徊 時而坐下捻着

徊衣

瓶姨在房

道:「我想……快啦。 他的語氣不像說話, 華一奇眼神轉向茫茫的屋外 而像是浩

這頓晚飯他們吃得心情很沉

去,砸了他的卦攤子就是了!」也就算了,如果心裡氣不平,待會也就算了,如果心裡氣不平,待會那裡能信得。妳如果不跟他計較,那裡能信得。妳如果不跟他計較,不過獨土的話,那裡能聽得,

媽道:「我早些歇着, 妳立刻叫我起來。」 楚家有人來

咒人。」

瓶姨道:「我氣他

口白舌的

多劃不來。

翠兒道:「氣壞了自己的身子

瓶姨忽然聽得院裡有些動靜

會做甚麼?」 華 一奇道:「我除了看病

華一奇道:「不管是誰, 李媽媽道:「楚家誰病了? 人生病了 反正

說不出口。 邊似乎還有許多話,却又吶吶許久,道:「爹……」

道?

李媽

媽

問道:「你

怎麼會

知

怎麼能稱神醫?」

奇

道:「不

知

道誰

要生病

華一奇道:「有話就說呀

他又嚥住下面的話不說下去 華一奇道:「說呀!」 華山道:「爹……

嘆

沒有人說話 重

甚麼? ·是。」李媽媽疑惑的道:「做李媽媽道:「楚家會有人來?」 華一奇飯後回到屋裡, 向李媽

還

進來了?」

外

道:「是不是

他

「看病? 「是啊!」

, 門院框 院裡黑沉沉的,看不到人影,也框,探頭向院裡張望,夜色暗淡翠兒急急的奔到門口,手扶着 瓶姨道:「除了他還有誰? 翠兒道:「您是說大爺?」

不 燈 莊客看着翠兒的背影,為型着腰肢回到內院去。 提着紗

我怎會

由泛 起了一陣春潮 心底不

的想着,忽然,內院的心底春潮仍未退, 「不得了,不得了了。 心底春潮仍未退, 翠兒的影子已經不見了 院一陣驚呼道: ,他正在夢幻似 經不見了,莊客 \_

翠兒從內院狂奔了出來

怎麼啦?」 莊客惶然道:「翠姑娘 , 0 到底

爺,大爺!」 直奔花廳,口裡不斷 翠兒不理莊客的話 地叫道:「大 , 推開莊客

快說呀? 住慌張的翠兒, 楚義早驚得奔出花廳, , 道:「怎麼啦?妳?奔出花廳,一把拉

「瓶姨……」

去。 翠兒邊說邊喘着氣, 說不

慢慢的說,別急。」 金九也跟了出來 道:「翠兒

楚義心裡比翠兒還急 道:

「翠兒,瓶姨怎麼啦?」

話 分難看 0 翠兒伸手向院內指着 , 却氣急得說不 一出下邊的

院院 衆人不明究竟,跟着楚義一急,撇下翠兒 以着楚義往內

楚義衝進屋裡 見到瓶姨倒在 子裡?」 動靜, 她輕聲問 道:「誰在院

沒有人影。」

瓶姨道:「八成是風吧!」人景。」 \_

風也沒有。」 點

甚麼時候啦?」 瓶姨雙眉微蹙,道;「偏偏人翠兒道:「快起更啦。」

看看 就說我有話跟他說。」 這麼晚了,還不進來,你去煩,他又忙這忙那的,忙個

院子裡黑得伸手不見五指,多怕人翠兒畏怯的道:「妳不知道,瓶姨道:「妳就到花廳去呀!」

央求你 的走啦。」 瓶姨無可 點個紗燈, , 壯着膽,慢慢 道:「就算我 壯着膽,

找出紗燈來了 翠兒推不過, 只得嘆息一聲

忽然叫道:「唷! 翠兒已轉身回來, 驚道:「怎麼啦?」 手裡捏着 ,

V 18

絲巾

說道:「您怎麼把這

客

遮着光,小心的看着路, 她點起紗燈,一手! 一手提着 踏出屋門

翠兒回身進屋,答道:「院裡 無人回答

姨長嘆了一聲, 道:「現在

沒完 家心裡煩

翠兒道:「大爺在花廳。

瓶姨接過一% 0

來頭, 我甚 麼時候有 瞧 , 尾這樣的絲片

巾

認識妳呢?」

那絲巾上綉的花還眞工 整 動

嗎?」 , 「這屋裡就是咱們兩個,不是 當然是您的,難道還有第三 翠兒提着紗燈轉身出屋 , 個我道:

「第三個人的?」 瓶姨忽然芳心一驚, 她說着走出屋去 自語道:

人, 難道他在外邊又有女人?」 多是這樣的。這是保不住的 絲巾上有一股奇異的香味兒。 瓶姨嗅着,忽然引起一個聯想 , 有財有 勢的男

一陣天旋地轉,她終於倒了下來,他來質問他的究竟,但却忍不住,幾乎嘔了出來,她勉强忍住,更等幾可與也量了起來,一陣噁心,她的芳心禁不住一陣酸楚,陡 雙手却還握住那條絲巾。 更等

膽的好不容易穿出內院門,翠兒提着燈,低着頭, \* · 望着花 記:

廳, 翠兒仔細一看,原來是一 倒把翠兒嚇了一跳。 冷不防冒出一個人來 不由輕聲駡道:「哼! 當是

誰 莊客道:「翠姑娘,我難道你不認識我嗎?」

步?」 你就該. ,的 也不避諱我進進出 地方 翠兒 小避諱我進進出出的,留甚麼力,就是連大爺住在瓶姨房裡該知道,這府裡沒有我去不得該兒兩眼一瞟,道:「認識我

命行事。 莊客道:「姑娘,我是正 在 奉

命 事情,花廳四 本院道:「照這樣 楚大爺和九爺把外邊的人傳 莊客道:「自然是奉楚 翠兒道:「奉誰的命? 話,不準任何人進入花廳,花廳四週都有人看守,沒有在花廳裡不知商量甚麼重要 \_ 大爺 一的

翠兒道:「照這麼說 , 我也 不

大爺說話。」 翠兒道:「你進去說一聲可 莊客道:「小的不能作主 就說瓶姨有要緊的事情, 要和以

「姑娘稍候。」

爺刻 辦完了,立刻進去。」 吩咐, , ·咐,請姑娘先回去,大爺事情 又匆匆出來,道:「姑娘,大 莊客說完,匆匆進入花廳,片

翠兒十分生氣

我

莊客道:「這是大爺說的

道:「妳怎麼啦?」 不住焦急的撲上去,拉着她的手地上,面色蒼白,似大病在身, 禁

瓶姨只是嘴角微動, 已無半點

楚義問翠兒道:「這是怎麼回

差一點把我嚇死了 姨說心裡很煩, 我去了回來, 翠兒答道 :「我也 她就是這個樣子 要我請你進來說話 不 知道 , 瓶

金九四 翠兒道:「沒有!」 週一望道:「有人 來

道玄璣子眞是活神仙不成?我就不 **楚義沉思半刻,自語道:「難翠兒又道:「沒有啊。」** 楚義道:「發生過甚麼事?」

翠兒忽然接口道:「我倒想起

金 急 問道: 想起了甚

是瓶姨的 那不是她的。 門台階上拾到一 翠兒道:「我出去的時候, ,就交給瓶姨,瓶姨却說拾到一條翠綠絲巾,以為道:「我出去的時候,在

却沒有找到 楚義去找, 翠兒道:「在瓶姨手裡。 楚義道:「絲巾呢? 翠兒也忙着去找

翠兒道:「奇怪啦,怎麼會不

見了?」

道兒 這裡一定有人來過,才着了人家金九眼睛微動,道:「不奇怪

大夥兒禁不

是練功夫的輕响,金九 出 當是熟悉的, 二膘, 這時 一雙銳利的眼立刻向屋瓦忽然「咯!」的一 這裡除了翠兒之外 自然 兩名莊客立刻破窗而 對這夜行 人的 ,向一都屋聲 勾

金九 時 人出現在前後簷上 一點,擰腰拔身而 越窗落到 楚義是一個在前 院裡, 脚尖在 起, 個

見前後簷都有人 青銅笑臉面具,他本要走的 那條人影矮小 屋頂果然有 ,只好在屋脊停了 一條人影 ,臉上戴着一 這 副 時

他穿着黑色的夜行衣 靜觀其變。 ,身上並

無帶兵刃 金九沉聲喝道:「朋友 你從

那裡來的?」 那人未答話

易 個 相,想就這樣走? 楚義道:「<br />
既然來了 恐怕不說請 容露

金九、楚義的兵刃扔上屋頂 金九向下一招,院裡「颶」的 那人仍然未答話。 9 他二

近 接着兵刃,登時向那夜行人逼

道:「朋友 不是我

撒 數處要穴,劍法狠猛異常 點到夜行人的面門,手腕一點到夜行人的面門,手腕一

步之外,身形之快,真如一縷輕鋒籠罩之下,微一晃動,已脫出數是笑的。他瘦小的身形,在楚義劍 

楚義暗道:「好-

之輩,而且他們的江湖經驗又多,當然,楚義的武功也不是泛泛

看出他的門派和來龍去脈 夜行人出手,從他的武功路數上 不是殺手,他的目的這一招雖然出手着着

却在楚義之前,早已先一步的趕到,楚義跟他的身形瞬間逼近,金九有看出楚義出劍的真正用心,這時夜行人閃過楚義的劍,他却沒

劍鋒點到夜行人背部

是你找上門來的。」 楚義飄身逼近夜行 **光姓楚的欺** 八,劍鋒直

說話時, 他的劍鋒如 人上盤,

出來,夜行人的武功是那一門派不過,就憑這一點,他還眞看

2殺手,他的目的,只是想看看招雖然出手着着狠辣,實在並

「劈山推牆」,直襲金九小腹, 小腹,金九回手一掌

> 夜行人一個趕蟬步 腰飄身,已到數步之外。 見夜行人掌勢奇幻,收住力道 ,

趕過去 印向金九後

驚訝夜行 感到掌風逼近了, 聽得身後「啊呀!」一聲驚叫, 只得挫身向斜處躲避 金九 金九不解,正要回身觀望 陡的那掌力消逝了 已感到 人何 身 ,已無還手的工夫才法如此之快,他才後勁風逼近,却 他却

頭時, 行人脚脛, 呀!」一聲跌了下去。 他從側逼近 原來楚義在夜行人掩襲金九 夜行人已跌下屋去了。 夜行人 ,飛起一脚, 立身不住 踢着夜

人却已跌到屋下的黑暗裡屋上屋下,一片吶喊之 一片吶喊之聲, 夜

刻都 向夜行人落身之處圍過去 屋下燈籠火把,矛槍刀

夜行人倒在地下

人一種精神上的威脅。 劍寒光之下,可是,他的青銅笑 具仍是在笑的,這似乎給圍襲 他在燈籠火把照耀之下, 在利

人高叫一聲:「拿下啊!」 這才似乎提醒大夥兒 他們不約而同的怔住,直到有 圍襲夜

行人

近他的人倒下五六個,却不知道是然在地上一個滾身,挺躍而起。接夜行人就在衆人圍近之時,忽 怎麼樣倒 的

夜行: 金九 楚義飄落院中 已不見

**楚義喝道:「人呢?」** 

人早掠回屋頂, ·掠回屋頂,掠身而去。 楚義抬頭一看,可不是,夜行 下啊!」大夥兒的手指着屋頂。

楚義掠上屋頂

莊客中有些身手矯捷, 金九也跟着掠上屋頂 功夫好

的, 還看得見 在百步之外 跟着他兩個人也掠上屋頂。 夜行人的影子已越過兩層屋脊 ,夜色雖然暗淡 却

他說着已然掠身而起。 楚義道:「快追!」

楚義道:「爲甚麼?」 金九一把將他拉住,道:「你 去看看他的底細。」

怎麼一回事?」 神醫」華一奇來, 還有, 金九道:「你守着防備另有詭 你立刻叫人去請『江 看看瓶姨究竟是 南

楚義還未答話, 金九已帶了三

還好,黑夜裡屋頂上又在高處,行人的功夫看起來也不在他之下 金九雖然脚下不慢,可是 名莊客,掠身疾追而去了。 ,夜 金

> 九總能看到夜行人的影子 追過幾條街道,追過多少屋宇

最後追到兩座大院的屋頂上,

金

九認識 夜行人失去踪影。 金九在屋頂搜尋一番 那是龍華酒樓。 落後的

三名莊客, 金九道:「不見了。」 莊客問道:「九爺,人呢?」 這時也趕到。

一定心裡有數。」 去找劉大麻子一問,劉大麻子是在龍華酒樓落脚了,我們只金九道:「跑不了,依我看, 莊客尖聲的叫道:「跑啦?」

在金九的面前,道:「九爺條人影,不單是來得快,刹 在金九的面前,道:「九爺,你不條人影,不單是來得快,刹那間擋,忽然側屋脊隱處「颼!」的掠出一金九走向屋簷,正要飄身下去 必下去,請回吧!」 莊客道:「九爺說得對

射出的神光,正盯着自己。 黑夜裡, 一位週身黑衣的少年公子,金九愕然一驚,細看, 金九愕然一驚, 却也能看出他那雙眼睛暴 雖然在

退一步, 金九被那雙眼睛的威光所逼 冷冷的 是甚麼

金九面色陡的一沉,對這個貿花滿樓道:「金九。」 金九道:「你知道我是誰?」

道:「金

V 20

小字, 「公子叫你金九 不知天高地厚,給他一點教就有兩名忍不住叫駡道:「這動起武來,金九帶來的三名莊 如果是一般人,只怕早已忍不 滿樓毫不介意, 是你叫的嗎? ,這是看得起你。」 泰然 道:

, 上一 語 語 語 種 登時喝住莊客,叱道:「不得無一聽,心中猜到八成是有來歷的高絕,不是泛泛之輩,再從言談滿樓一出現,他已看出花滿樓武 花滿樓意態從容· /湖的人,

禮 我們過去在那兒見過嗎?」 花滿樓道:「沒有。 轉向花滿樓道:「花公子

登時喝住莊客

和方才走脫的人有關係嗎?」 金九 向下 指,道:「花公子

說花公子要我金九回去,想必是有金九淡淡地一笑,道:「這麼花滿樓道:「沒有。」

點兒頭腦。」 滿樓微露笑意, 道:「你總

:「公子有何仗恃?能說出來聽聽 金九按捺住一肚子的火氣,道

花滿樓道:「不用說

腰裡摸出一件東西,金九正在懷疑, :「你認識這個嗎? 遞給金九 花滿樓忽

金九詫異的接過 登時變得溫和而有 有禮的道·

金九 花滿樓伸手阻止金九的話 別具用心的道:「花」 方才那個人…… 1013年,17年公子

下型。 「整体性, 直接了當的道:「難道你懷疑這半 直接了當的道:「難道你懷疑這半 還有一次

位呢?」

花滿樓把手一揮, 十年的老江湖。 金九應着,却感到 8 却感到委屈了 他

自個飄落在

花滿樓的來歷,如何處置這件事 樓的話, 他帶着三名莊客,燒的話,再逗留在這裡。 樓的來歷,也就不敢不依花滿處置這件事,再說他旣已知道金九也沒有心情再去看花滿樓

\* 返

一間客房,可直等到金-輕九 **注**敲着客房 大去遠,方

他敲了許久 客房才有人聲問

友 樓語 氣 和 道

夜啦

花滿樓答道 ・「沒有事

客房裡的 接着「呀」的 的一般可 聲 奈何 房的 打聲

花滿樓伸手把門一 用不

麼分別 房裡和 道:「你到 沒有甚

武林,却也是不多見的。」見見那位朋友,他的輕功雖 非獨步

决無惡意。」

玄璣子略一

沉思

說道:「公

玄璣子還眞摸不出花滿樓的用

花滿樓身後却突然有 聲 , 道

花滿樓回 , 已站穩門戶, 蓄勢以待 見徐童、 李壽各

:「你究竟要

客房裡人問題 有重要事嗎? 我 會 來

主人邀請 房裡已燃起了 「公子未免太魯莽吧! 側身已經進入了房裡 燈 照着玄璣子

問各的

位交個朋友,既然是朋友,當然道:「我是管不着,只不過想和花滿樓毫不介意,仍然是泰然

樓淡然一 笑 道:「闖入

底是甚麼人?」 :「本公子沒有絲毫惡意 花滿樓坦然道出自己姓名 只是想

> 道眞相呢?還是要插手這件事? 中人,恕貧道問句眞話,你是要知

花滿樓道:「本公子早已說過

「花公子,聽你的口氣

他轉向花滿樓,

含笑抱拳道:

,也是江湖

子你請坐

。 \_

:「要見我嗎?就在這裡。

想做甚

道:「這麼三更半

只想見見這位朋友。

花滿樓道:「我早已說過

9

我

能告訴我爲甚麼夤夜到

1.告訴我爲甚麼夤夜到楚府去他指着徐童,讚道:「好身手

容

你是朋友?」

徐童瞪着眼, 問也就無妨了。

大聲道:「誰和

不得無禮。」

玄璣子叱着徐童

,

道:「徐童

心

坦然落座,玄璣子道:「奉茶

徐童奉茶。

他做個肅客手勢

,

花滿樓也就

0

他泰然一笑,道:「我如果有惡意執兵刄,已站穩門戶,蓄勢以待,

會這 樣的進來嗎?

> 一點虚名。」 於遍大江南北,以鐵 並遍大江南北,以鐵 玄璣子道:「不瞞公子說 徐童 鐵口 糊口 直家果腹 人李壽 貧道 浪得 在

花滿樓道:「這與楚家有何關

的? 有機可 「這麼說他到楚府去,是去做手脚 人到甘 必染急病,借以在九江立名。」 滿樓瞟了徐童一眼, 乘,直言她在一個對時之內 棠湖讓貧道看命,貧道以爲 璣子道:「日間楚大爺如夫 道:

玄璣子道:「公花滿樓沉思一 長嘆一聲。

江世紀 此身 以妄言博利渡日呢?」 璣子道:「公子何以浩嘆?」 的高人, 樓道: 高人,何以竟落拓到浪跡,可知道道長定然是個超 「道長,以令高徒

,的酒 好奇 我倒想高攀道長!」 玄璣子抱拳道:「慚愧!」 剛才是徐童出去時, 所以跟隨觀看,倘蒙不棄才是徐童出去時,引起我 樓道:「我也住在這龍華

於江湖之外 校已深了, () 本公子當盡力而爲,脫道長次了,我不再打擾,如果機緣滿樓道:「道長不必自謙, 璣子欠身道:「那不敢當!」 不致落拓終生。」

玄璣子長揖道:「盛意可感

却是個有難然從外

玄璣子送花滿樓離去之後 李

V 22

壽抱怨,道:「大 人 9 你怎麼 和

李壽道:「可是, 玄璣子道:「因 爲他已經 咱們也 知 不

和他套交情啊! 也不知道。」 他的底細我們 一不能

人。」 要忘記, 玄璣子面色一 我們只 是沉落道 拓 的 江們

是。」 他的眼神露出威光 徐童畏服的連聲應着

,傳情道愛的眼睛,現在也緊緊的再也不能言語,往日那雙明潔如水蒼白,平日能說會道的小嘴,這時 閉上了,着實令人焦躁不安。 楚義看着瓶姨倒在床上 面 色

一奇的人 剛 家人回道:「大爺, 他已不止十次責問道:「去請 一會兒。」 ,怎麼還沒有回來?」 去的人走

楚義跺脚說道:「快!要快!」

大眼瞪小眼的一個看着 家 一奇的人呢?也只有唯唯的應 人連聲應着, 院外傳來一片吵聲, ・回來了 可又怎麼去僱 個

請進來呀 楚義迎到房門口,

> ,黑暗裡祇見一夥人,匆匆的進入的人腿快,一陣雜沓的急促脚步聲外院跑去傳話,可是,却沒有回來這時脚快的家人,已經趕着向 了內院 入聲來向

你可來了。」 楚義見了 大喜 道:「神醫

「誰是神醫?」

· 義 你回來這麼快?」 看,原來是金九,道:「九叔來人說着,已到了屋門口,楚 原來是金九

「沒有追到?」

楚義道:「怎麼啦?」 金九答道:「本來就沒有動過

是南宮白這個傢伙了 **楚義氣惱的道:「哼!** 楚義氣惱的道:「哼!一定又金九道:「有人替他出面啦!」

「不是。」 「不是?」

嗯。」 「那又是誰?」

份一樣,花滿樓,是一位少年公子道:「是南昌來的,和燕燕姑娘身金九把楚義往屋角一拉,悄聲 ,看樣子身上功夫不錯。」

的? **楚義驚訝的道:「他們是** \_\_\_ 道

> 樣子,華一奇還是沒有請來,九叔道:「屋裡去坐吧!瓶姨還是這個楚義把身子一閃,雙眉緊皺, 萬一要是有個甚麼的……」 金九答道:「這就不知道了

的。」

位氣,安心些,依我看不會有大礙

金九拍着他的肩膊,道:「沉

一唔

咻的跑了過來, 奇到了。」 楚義道:「快請啊! ]跑了過來,道:「大爺,華一楚義一聲嘆息未了,黃旺氣咻

後是華山,背着他的藥箱子江南神醫華一奇疾行而入, 眞個是急驚風遇着慢郎中 黃旺躬身退出, 一會兒工夫 他的身 華

拳道:「楚大爺,許久不見了!」 一奇見着楚義,依然從容含笑, 一把拉 抱

住華一奇,焦急的道:「你可楚義可沒有那麼沉着,一 我們再慢慢的談。 趕快去看看她是怎麼回 事, 回來頭了

華一奇說道:「哦 楚義道:「是小妾 華一奇問道:「是那一位?」 是如夫人

在那裡?」

來,撩起衣袖,立引冠之子,完忙端過一張椅子,華一奇坐了下兒忙端過一張椅子,華一奇坐了下一 下翠

**大夥兒都跟着他的神情緊張了接住脈,突然神色大變。** 

楚義忍不 道

瓶姨的臉色,又輕輕啓開她的眼簾 連看也沒有看他 ,只顧仔細端詳華四答楚義的問話 端詳着

,察看她瞳孔眼睛 楚義立刻指使翠兒端着燈過

樣? 金九道:「華老 你看了怎麼

華一奇把手一擺

,

道:「不用

·「如夫人沒有病 然後眼光落在楚義身上,華一奇先把屋裡的人打量 人打量了 說道

他的眼睛盯着瓶姨 楚義道:「沒有病? ,又想問華

一奇的意思。 是不可能在您楚大爺府上發生的道:「這不是病,照理說這種華一奇當然是看得出來,却從

奇又道:「 如 夫人是中了

「中毒?」 是。

毒?.」 金九故作不解, 道:「中甚麼

> 不能言語,但是却不會致命。」只要聞着這味兒,立刻週身無力看得出來的,這是『順風八步倒』 是至交, 位的江湖經 :「金九爺 我說話二 驗, 一位可別

度緊張 果然是『順風八步倒』,是我自己過 楚義恍然的自語, 失察了 語,道:「對!

華 一奇道:「有解葯嗎?

更半夜的勞動華老您的 尴尬的一笑,道:「有……還要立刻會意,嚥住「有」字的一半音九在他的身邊用力扯他一扯,禁楚義一個「有」字只吐出一半, 華一奇一 笑表示並不 意 大還半,半 開藥隨

好了。」

整和些藥粉,向楚義道:「鈴藥箱搜索了一陣,取出一粒藥藥箱搜索了一種,取出一粒藥 箱子。」 即站了起來, 溫水灌下來,立刻向楚義道:「給如 一粒 藥 奇 丸丸, 刻如丸 就夫

坐起,道:「我喉嚨好難過呀!」刹那工夫,瓶姨「吱唷」一聲,翻水灌藥,果然,灌了下去之後, 性藥,果然, 娱「哎唷」一聲,翻身,灌了下去之後,一,指使翠兒等女侍取 翻身

楚義立刻走過去扶住

道:「我

立刻解,

果然也就不痛了 楚義依着吩咐, 餵瓶姨 · 禁讚道: 概姨幾口水

華一奇道:「過獎了 0

去。 邀相酬吧 ,診金我明天差 大差人送過府就容後再奉

嗎?.」 華

楚義道:「請指教。」 道:「楚大爺,我有句話 的當兒,把楚義向側邊一 · 「楚大爺,我有句話奉告。」當兒,把楚義向側邊一扯,悅做說着,趁楚義送到內院門  $\sqsubseteq$ 

算着 ,是甚麼人闖進楚府?他想來楚義連聲應着,他心裡早已盤

喉嚨

一奇道:「不用了,深義道:「請到前廳奉茶。 \_

一奇道 :「那 不是 太見 外

扯,悄聲

無須服葯,只要進些茶水一奇道:「這是醒後必然 ,的

「華老,您老眞不愧是江南神醫 深夜不

楚義道・「也好,我要告辭了。」

也是應該的事啊 金九 道:「華老不 要 固 執 ,這

道:「小鬼

9

一奇道:「那就先謝了

南宮白 就是近日出現在

把金九拉到內屋,閉起他送走了華一奇, 金九毫不遲疑的道:「當然是:「九叔,這件事你心中可有數?」 南宮白來尋仇了。 閉起內室門 1到屋裡 ,道

的。」

一方我的『順風八步倒』,才落敗大仲了我的『順風八步倒』,才落敗大仲。南宮秋華死在我的劍下,是宮白是已經知道,當年他爹『江南宮白是已經知道,當:「這麼說南

楚義沉思, 楚義沉思,忽然搖首 金九道:「當然。」 道:「不

『九毒鬼叟』郝振古已不在人間?『九毒鬼叟』郝振古的東西,難道他也不會有『順風八步倒』,那是楚義道:「南宮白就是知道, 道他和『九毒鬼叟』郝振古的門人有『順風八步倒』怎麼會到他手裡?難 就是

金九 **楚義沉思道:「還是不對金九道:「那可也難說!** 又問 道:「怎麼 又不 對

怎麼一眼就看了出來?怎麼身上還八步倒』,可是,江南神醫華一奇鬼叟』郝振古門人手裡弄到了『順風楚義道:「就算南宮白從『九毒了?」

走出九江城,回到他江邊孤乘坐着楚家的有篷馬車,在 

不叫 搖着尾巴迎上去。 奇父子下車了 連叫也

一奇就真的是神醫了。」,如果不是這樣,那『江醫』華一奇是串通的,立

如果不是這樣,那『江南神醫』華山奇是串通的,來試探我們

金九道:「南宮白和『江南 金九道:「這有兩個可能。」

南

神

零零的住處 華山,乘坐

0

一奇房裡,這才忍不住的開口道:言,回到家,華山把葯箱子放在華講話的,當然,他還是那樣沉默不彿有沉重的心思,華山本來就是不 爹, 『順風八步倒』的毒藥。」 醫術,從來沒有聽爹說過有 ,回到家,華山把葯箱子放在華話的,當然,他還是那樣沉默不有沉重的心思,華山本來就是不有沉重的心思,華山本來就是不 華一奇道:「甚麼事?說呀!」 有件事我要請敎你老人家。」 從來沒有聽爹說過有一種道:「我自小跟爹學藥性

是。

「我們如何對付他?」

「南宮白是專爲尋仇而來的

0

的朋友,可和江南大约

華山道:「當時,然未能奔他的喪。」

您老一

定在

有關?」

華山道:「爹莫非是與這件事

「這一點是不會錯的

0

們不能生事,也沒有閑工夫。力,問題是正在這個節骨眼上一個剛出道的毛頭小夥子,並

**楚義道:「可是我們不能不理能生事,也沒有閑工夫。」** 

問題是正在這個節骨眼上,我剛出道的毛頭小夥子,並不費金九思忖片刻,道:「對付他

華山又問道:「也沒有 一奇道:「是。」 聽爹說

然不知道。\_

南宮秋華的關係,

:宫秋華的關係,到現在楚義仍華一奇道:「我怕楚義知道我華山道:「那又為甚麼呢?」

一奇道:「我就在岳陽

0

過 9 有『順風八歩倒』的解葯。」 華山不解的說道:「那麼爹怎 一奇又答道:「是。」

信却

又大爲疑惑的道:「爹,

華山登時面露不悅之色,

節外生枝。

「只有一個法子

把他除去

免得

金九默然不語

,

才道: 9

他的武功,不是他們可以應付

楚義道:「那要你我去才行, 金九在楚義耳邊低語了一陣。

麼會藥到毒解?」

金九道:「這當然。」

楚義道:「他逃不出我的

步倒』,只是想提醒他們一件事古才有解葯,我故意說是『順岡風八歩倒』,只有『九毒鬼叟』赵並不是『順風八歩倒』,如果是 倒』,只是想提醒他們一件事 才有解葯,我故意說是『順風八八歩倒』,只有『九毒鬼叟』郝振 一奇道:「那是因爲她中的 如果是『順

是祇能隱藏在心中,不能吐露。」

你說得對,爹是有苦衷的,

華山道:「孩兒能做到的,一華山道:「我兒能做到的,一本山道:「這當然是可以。」

定是另有苦衷的。」

「因爲你不是這樣的

人

,

您

爲甚麼?」

華一

奇黯然下淚

道:「孩子

但

却

『九毒鬼叟』郝振古討得『順風四知道不是南宮秋華的對手,就南宮秋華的對手,就 九毒鬼叟』郝振古討得『順風八步/道不是南宮秋華的對手,就向/宮秋華、楚義在岳陽會武,楚義 一奇道:「當年『江南大俠』

願定

不辭勞苦生死

奇道:「難得你有這

\_\_\_

之事告訴他的孩子南宮柏孝心,爹是要把南宮秋華 死的父親復仇 告訴他的孩子南宮柏,替他枉,爹是要把南宮秋華枉死被害

山間 道:「你找不 到 南

,可是,他枉死之後,我竟大俠南宮秋華,原是極要好一奇黯然道:「是,我早年 稍自己都不知道!」 我一個人才能找到南宮柏 一奇道:「這個世界上只 9 連南宮

華山 道:「你還沒有告訴

不曾見過面的父親捨命報仇?」到,我也沒有把握,他會不會 我也沒有把握, 他會不 華一奇長嘆一聲道:「時機不 會爲他

會的。」 何在乎見面不見面, 華山道:「爹,父子乃是天性 我想南宮柏

「會嗎?」

0 淚水已在

我片 不刻 眼眶 華一奇逼視着華山 ,

老黄狗一陣狂吠,李媽媽也已華山堅定的道:「一定會。」

吧。」

起來,華一奇這才看到窗櫺上已透起來,華一奇這才看到窗櫺上已透 李媽媽駡道:「這個老黃是怎老黃狗吠得更兇。 是。

華山道:「弄點東西給牠吃

麼樣啦?像有土匪上莊子一樣的

V 24

## 明查暗訪 生死 相

那才是怪事啦!」

金九淡然一笑,

道:「他能逃

「江南神醫」華一奇和他的兒子

那有 、還沒吃 沒 先給畜牲吃的 氣 的道:「哼 0

的黎明 的黎明,真像是土匪上了莊子。一大跳,那急促的聲响,在這冷淸陣急促的叩門聲,倒把李媽媽嚇了她的手剛想開門,忽然响起一 站住了

憤怒了 那聲音可真 不像玄 璣子 充滿

李媽媽開門 華一 時已 聞 聲 來 9 示意

撞開門門不 餘悸未已,走過 ,不是李媽媽退身得快門,「嘩啦」一聲,門只驚悸未已,走過去開門一 快已門聲 被 퍔 , 9 險 些 被 開 震懾了

後的徐童,道:「月100年一奇,四的瞪着「江南神醫」華一奇,四 徐童,道:「把門插上。 兩 吩咐身

徐童探着頭 看看門外 「刷」

的關 上屋門。 |住華一奇,壓低嗓音| 道 眼: ,

「咱們裡邊說話 <sup>旅在一邊,</sup>這件事你作得簡,他厲聲的道:「華老,朋,他已把華一奇拖進屋內, 沒容「江南神醫」華一奇 0 停簡直太 別友交 別友交

> l道:「衛大人,; 奇已有幾分明白 你究竟說口,却仍故

能倒拉我 , 老 你 道 能倒拉我一把?」。你不幫我的忙,倒也罷了,怎麽老道吧,不過,這件事你要說清楚。我人,大人』的稱呼我,還當我是 玄璣子不悅的 道:「 你 也不 用

事? 奇道 :「你指 的 是 甚

華一奇道:「難道你還想在-九江站不住腳,躭誤我的大事。」在楚義面前拆穿我的把戲,使我-玄 璣子道:「還有甚 |麼事? 使我在

走。 江落戶嗎?」 玄璣子道:「至 少現在我不能

**基麼啦?」** 聖旨去南昌的嗎?難道在九江發現華一奇道:「怎麼?你不是奉 一發現

的 事 華一奇道:「既然是母 奇道:「既然是我壞了 你說的是……」 你

要說給你聽的。」
玄璣子道:「我來找你 當然

救 0 玄璣子一笑道 華一奇道:「也 :「不 許我還能 ,因爲這也 補

是關係着天下國家大事。」許』二字,你勢必要補救,

哦。 「你不信?」

會如你輕果是

中我如何在九江呆下去?」 ,明天楚義必然來砸我的卦攤子, 是查辦寧王謀殺案的,現在不用 去南昌,在這裡就已經查實了,我 去南昌,在這裡就已經查實了,我 去南昌,在這裡就已經查實了,我

,也一定會尋到這個你的卦攤子,他知道裡就是,

容得我嗎?」 和 和楚義還能保住一個華一奇道:「你住在 個朋 個 友這 的裡 交,

「未必

身

江招納亡命, 九江 玄璣子 , 掌握江 那道 要 …「如 d口,寧王已派更安在寧王謀反時, 写王的指使,在 找就只有死路一次 果 他已 識 兩在條子

不是天下、我總角之 離京的 道:「我怎麼 -國家的大事之交,我是知道 ,道能 你你不 也的信 不

[卦攤子,他知道你和我的交情!我這裡就是,李壽回來找不到華一奇道:「這沒有難處,你

玄璣子道:「在九江楚義還能」一定會尋到這裡來的。」

了。」 在找一個江湖道人,那 玄璣子道:「你! 以 那 **那就大錯特錯** 以爲楚義只是

華一奇 道 . 他 識 破 你 的

,因爲,他受了察我的身份,那我就

密使來了 奇大奇 企圖一 道:-「 「你怎麼會知事成功。」

知

好幫手。」 好幫人工,一 時期,實在給 好幫人工,一 玄 九江,要取九江,楚義是一個,寧王謀反,兵出江西,必須意楚義,因爲,他控制着九江實在給你說,自從到九江,我實在給你說,自從到九江,我怎麼知道你在楚義那家裡做的玄璣子道:「我倒覺得你該驚

華 \_\_ 奇道:「你 己 查明眞相

是 9 你這樣

能把你陷入險境。\_ 玄璣子大異的 一奇痛苦的道:「我 道 甚 知道 麼意

了二十年。」

方二十年。」

方二十年。」

方二十年。」

方二十年。」

次心輔助他的兒子南宮柏復仇,跟 大俠』南宮秋華在岳陽遇 華一 奇道:「從二十 年 害 復仇, 舌,我 江 跟就

玄璣子道 王 法豈會饒

華償命。」
華償命。」
一華一奇道:「我不要他伏法,他。」

氣的 玄璣子道:「我 不過應以天下國家爲重 知 國家爲重,不道你是重義

華可老尋 報 奇長嘆道:「只見多要三思啊!」 復, 尤其不可 漠 以視王法

不甘 平玄啊! 一奇長 璣子道:「不日 是我 自 心

, \_\_ 又將如何呢? 一奇道:「如果你怕將如何呢?」 口 氣,只是 我我 目 前會替: 處你

於,害 朝倒 廷是, 華 何不住進府衙去, 無二心的!」 位忠直清正 的 6人,必然忠不你怕楚義加不你怕楚義加

0

的,知密朝, 李一奇沉思,道: 『下 神廷必定會措手不及,要等到我 的密奏到京,才好行事。』 李一奇沉思,道: 『下 中密奏到京,才好行事。』 ,事情不明朗,若寧 玄璣子道:「目前却

子棠,湖 去擺卦攤子 會想到其他的事 **卦攤子,他砸了你的** 奇道:「你還是照常 卦對甘

害你的意思,我曾引了一个,我在遠處看着,如果他當眞有,當忠君之事,看在童年之交份,當忠君之事,看在童年之交份

他

如

加

害

於

我

夠朋 加上禄 害 說道 你救 還算

笑道 也

這 \*

加工本來就夠熱鬧的,這回更 類得熱鬧,江湖人物尤其是更複雜 與子都是到楚府去的。 如乎要出事情,甚麼事情?他也略 有耳聞,但却不敢說出來。 這天,玄璣子帶着徐童又要開 攤子了,劉大麻子在江口吃四方飯,靠 道:「道長,要出去了嗎?」

啦 玄璣子 , 道:「糊口,沒 ,要出去了嗎? 沒有 辦法

好 幾 劉大麻子道 天了 是。 :- 「你 來 江 也

:「照

顧生意去吧!」

劉大麻子道:「不過碼頭「可以啦。」 他可劉大 頭 呆久

了,可能就要差些了。」

立磯子淡然一笑,走出酒樓,道:「唷,爹!你說甚麼話?要是道:「贿怎麼會呢?」
道長誤會,還以為您攆客呢!」
道長誤會,還以為您攆客呢!」

立磯子淡然一笑,走出酒樓,
玄磯子淡然一笑,走出酒樓, 走了。-

出去!

你這是幹甚麼呀?」劉湘雲白了劉大麻子 大麻子道:「爹是看着他 眼 道 們

> 近來師 四人物不對, 人物 如顧 果爹沒 有九 看江 錯近

事。」
 新雲道:「爹說得不錯,住在 本點問題,他們沒有白天沒有黑夜 有點問題,他們沒有白天沒有黑夜 內院的姓花的和燕燕姑娘,我看是 然為 劉大麻子道:「女孩子家」

一就 知道 晚都沒有回來呢!」 知道,您又是這一句湘雲把嘴一嘟, 劉大麻子把湘雲往裡 一句,他們昨在哪,道:「爹,你 \_\_\_ , 夜我 道

大禍臨頭。 資不錯,不 資不錯,不 錯立這,刻日 時候,却沒有真真算到他自己錯,不料玄璣子正在爲人卜休立刻圍來一堆遊人,生意倒還這日天氣晴和,玄璣子擺起卦

双的老者,一雙泛善 从羣後面一聲四 八章後面一聲四 八章後面一聲四 八章後面一聲四 八章後面一聲四 泛着冷光的眼,正闪出一個有虎豹之作鎮定,擧目一看人,跌的倒的亂作人,跌的倒的亂作

曾會過尊駕,但只要看看這個威勢玄璣子含笑道:「貧道雖然不老者道:「你知道我是誰?」 玄璣子安然不語,靜觀變化。

震江 在 楚 南 九江沒有第二個 義得意的一 的楚義 - 楚大爺 笑, 人 道:「還 必定是名 算

甚你有 點見識 璣子道:「恕貧道愚昧 9

想必

你也知道我來做

知 楚義道:-「前 幾 天 小 妾 到這 要裡

身染急病,還記得嗎? 來算命,你說她在一 璣子沉思道:「貧道 個對時之內 一日

是那 人無數,實在記不起尊駕的 如 夫

9 你 想必

楚義道:「她如果在一 玄璣子道:「甚麽事?」 也記不起?」 子。」 之內未染急病 9 可以 可以來砸你的: -- -卦對 攤時

玄璣子 思 , 道 : 這

話就 他眼神向陰差義面色 色 \_ 9 道 :「有

道:「打! 隨 來 的 惡漢 們 \_\_\_

砸得稀爛

東子 東西,只是作痛苦狀。

「打呀!」
「打呀!」
「打呀!」
「打呀!」
「打呀!」 

V 26

人吼 道:「這牛鼻子老道人,瞎咒砸完東西,忽然有一名惡漢高

再也忍不住了, 來,雖然玄璣子緊拉着他,徐童看着各惡漢如狼似虎 :「小的挨打不要緊, 摔開玄璣子的手 你是不能 虎的衝 他却

受這侮辱的 他說話時挺身而 出 9 毫不畏

駡道:「 冤崽子 0 十幾隻大拳頭,齊朝向徐童落 , 你找死!」

人叢中竄了出來,要對此意見 中間 攔住衆惡漢。

差 一看之下 原來是三個公

帶着手下 是楚大爺在這裡, 爲首 大元攔住楚家的惡莊客,這 知名的捕快魯軍、 , 含笑抱拳, ,發生了甚麼回抱拳,道:「噢 鄧元

把事情

多不是之處。的經過細說一遍,數說了玄璣子許

大元恍然的道:「原來是這

面問 對 問 面 他! 的 事, 着玄璣子道:「這是三 豈能瞎說 9 你可以 當

沉了下來 大元 轉向玄璣子 道:「老道 9 是這樣的 臉色立 刻

貧道可是直斷論相 玄 璣子道:「事情雖然不 0 錯

江湖的窮道人,分明是你爺是甚麼樣的人?他會誣 意圖詐 的窮道人,分明是你播弄口 大元冷然的道:「哼-騙。」 你 個 楚 舌跑大

你,你可知你不是善良之人。」名公正不阿的人,你竟敢指他冤枉 楚義道:「謝捕頭在九江是有 玄璣子道:「這可是冤枉的

楚義 徐童

3

却也暗自慶幸解脫了目前的玄璣子雖然看出謝捕頭幫着

危機

9

他也就俯首就擒。

出老遠的

便要動手,

徐童心裡不服

,

上,玄璣子喝 一 振臂把鄧元<sup>校</sup>

方道撥

穿過一道月亮門 沒有押進到牢獄

9

知府朝服出迎, 而是直入內堂 玄璣子被謝大元

押回府衙,

却

\*

楚義望着,

露出得意的笑容

:「不得無禮,

府衙是講理的地

行下屬之禮,道:「大人受屈了

玄璣子問道:「你把我當作甚

怕甚麼?」

徐童不敢一

不

從

9

也就束手

就

于明志說道:「大人出朝之後

麼人?」

何 既然你已來了,我也不便再對他如 你看怎麼辦?」 他轉向謝大元道:「謝捕頭

他的罪 放 ,我必定拿他到衙門,好好治謝大元憤然道:「楚大爺,你

帶他們二人走!」 他向玄璣子、徐童一指二人同聲應道:「在。」 ,說道

他揚聲喝道:「魯軍,

鄧元

擒

鄧元分別拿住玄璣子

法的了!」

他們帶了玄璣子徐童而去

玄璣子不知承認好

,還是不承

他竟然敢反抗拒捕,

可見是目

無王

打擾,只,

· 漫,只有暗中保護大人。」 《大元,已經發現大人,只是不敢 明廷已有密旨給我,前幾天捕頭

楚義喝道:「謝捕頭

,

你看

江湖上一片風聲鶴唳,皆因新成立的統一

盟,所向披靡,唯一能與之對抗的武林雙秀。 却又因情反目成仇、未肯聯手對抗、統一盟的

各大書局、屈臣氏、萬寧、星島中心及超級市場有售

全套三集·每套港幣五十四元

環球出版社發行

勢力更見擴張…

招呼。 他笑容斂住了

愁眉苦臉

V 28

不弱

貴府能應付得了

人請放

心

捕

,諒他也難興風作浪。」

立刻先

道:「楚義、金九武功

驚蛇

,給他一點教訓!」

樣的!

衆惡漢見徐童是個十 壓根兒沒有把他放在眼中 歲出頭的

在他們

的是府衙的捕頭謝大元

給他面子

恐怕不易對 燕燕兩個人 付

到了 關連的

都

楚義如果知大人的身份知道欽差大臣衛西河已

恐怕大人有生命之危險。」

于明志道:「九江和這件案有

驚愕遲疑

他這時不能不承認了

衛西河沉思不語

在龍華酒樓 見機行事 還有意拉攏我, 手,而且花滿樓、燕燕和我同住李壽都是錦衣衛選派出來給我的 衛 西河道:「在我身邊的徐童 我,我正可利用他們,他以爲我是江湖人

們識破,大人你身陷險境啊!」 明志擔心的道:「倘若被他

手士確

協助楚義,先取九江!」

「貴府也知道?」

「那兩名高手,一男一

女名燕燕,

現均住在龍男一女,男

爲事實,楚義已受收買,

蓄納惡

準備接應,寧王還密遣兩名高

于明志道:「寧王圖謀不軌

,釋 遵朝廷旨意行事,稍加留意, 放 ,回到龍華酒樓,等李壽回來衛西河道:「我只要扮作受刑 他

還是派 于明志道:「爲防萬一 人暗中保護 大人較 爲本 穩府

于 衛西河道:「共爲國家,鬼送大人出衙,大人保重。」 衛西河點頭, 明志長揖相送,道:「恕本 起身告辭。 貴府

不

行踪難測 並且調動 可謝大元 湖大元 兵將 將迅精 速明 9 9 不足為慮,知 ,武功高 ,倒

于明志道:「大人有何妙策?」,我來辦就是。」

批命暗中查訪。 他正是出京查辦寧王謀叛案的

于明志道:「請大人至內廳奉

情沉

衛西河昂然直入,落座後

心

重的道:「貴府想必對這件案

也有所瞭解的?」

未必就能識破的。」

妥!!

的

精明

道:「這件事,

我已密奏

不知貴府有何處置腹案?」

人秘密監視,只是不願打草明志道:「楚義那個地方,

衛西河不能不讚佩于明志辦事

他 就開始忙碌了 開始忙碌了,偏偏又碰上瓶姨楚義從花滿樓、燕燕到九江,

> 瓶姨日夜吵着要去砸玄璣子的卦攤中毒事情,使得他心神煩亂,先是 後是爲了「順風八步倒」!

> > 有離開九江?」

八步倒, 市藝現 **三現,分明是尋仇者在用「順風」,想不到二十年後,又在他面當年他們用以殺死南宮秋華的** 」提醒他當年的事。

誠心給大爺臉上抹灰嗎?」在他身邊,他這樣在九江晃江,從留香院跑出來的小珍

身邊,他這樣在九江晃從留香院跑出來的小珍

, 珠

不,

是還 九

莊客道:「不但他沒有

離開

心中稍微舒展些一璣子師徒又被謝一 準備回 現在他砸了玄璣子的卦攤 徒又被謝 , 大元帶府法辦 帶着手下莊客 9 9 他 玄

嘴說話。

十分險惡陰沉

楚義喝罵着

臉容陡然間

變得

他身邊的莊客

,

沒有一個敢多

他剛離開甘棠湖, 身後一 片喊

那裡?」

方才趕上來的莊客

9

道:「他現在」眼神,盯住了

良久,他冷峻的眼神,

聲

來 上氣不接下氣的正向楚義奔了過他回頭一望,原來是一名莊客

在這裡找到了你!」 到甘棠湖,您已經離開了 :「大爺,聽說你在甘棠湖 莊客趕到近處, 楚義站住 調整一下 還好我息

趕道 楚義不耐煩的道:「究竟甚麼

往江邊走去

\*

\*

楚義隨來的莊客跟隨着他

直

在江邊。」

一走。

「方才我來的時候

他還和

小

珠

珍道珠:

莊客伸手指一個方向,楚義道:「還有誰?」

莊客道:「大爺是說南宮白?」

事? 快些說吧!」 莊客吁一 口 氣道:「大爺 ,

找到 他了

「南宮白?」 「南宮白啊!」 「誰?」

不少綫眼,現在盯住他了。大找他嗎?我費了好大的工夫, 莊客道:「是啊!

我

龍華酒樓正是人客滿座的時候

談笑聲,

猜拳行令

喧嘩

小二忙着奔走在座間

侍候客

0

劉大麻子

滿面· 對

到走來的熟客人不

?熟客人不

慢門口

·大爺不是要

楚義驚異的道:「他果然還沒

住的打!

衛西河由徐童扶着,

劉大麻子迎了上去,扶着衛西衛楚萬分的由街尾走過來。 扶着衛西 幾乎掉下

講理的地方 0 道:「這九江

劉大麻子 道:「究竟是甚麼

四裡和 裡,硬指我們師徒妄言行騙,責打和他們沆瀣一氣,把我們帶到府衙,倒也罷了,想不到府衙裡的捕快,倒也罷了,想不到府衙裡的捕快 板趕了出來。

劉大麻子道:「快扶進去 徐童道:「你看師 父 9 傷得這

「是。」即中調理調理吧! , 劉大麻子忽然叫住,道:徐童扶着衛西河往內院客房住

「甚麼事?」 道長!」

番事故。 他聽出來必有 裝作鎭定 從

衛西河道:「找我們? 大麻子趕到 身邊, 道:「有

好像怕你們走掉似的。」院的花公子,看他的神情很焦急到大麻子道:「和你們住在

衛西河泰然道:「在你 現在他的人呢? 這 裡

衛回劉 **麻子道:「他** 出 [去了 還

煩你告訴他,我在 坐坐吧!」 訴他,我在這裡,請他過來西河道:「如果他回來,麻

有的 人知道 苦着臉走進內院 楚義砸他卦攤子 像是

說趣事般的,口沫亂飛。的事情,指着衛西河的背影 才直起腰身,示意徐童開門 靜悄悄的, 房門緊閉 見左右無人

嬌坐房, 您回 下靜息片刻,忽然,屋角 徐童推 來了 細語嬌聲的 開屋門 , 他二人步入客 道:「衛大 --「衛大人,屋角內輕聲

麼會大意得 西河幾乎嚇出 沒有 發覺屋裡 \_ 屋裡有 個怎

他可 娘正瞪着眼,她臉上帶着神一聲,眼睛一瞟,赫然發現,登時把身子往椅背上一仰,沒忘記自己已是挨過四十

同 說些

們已 經知道,您就是欽差大臣衛燕燕道:「你不用再裝啦,

人的? 「你以爲你能 燕燕的面 n.永遠欺騙我們嗎面色陡的一沉。 , 嗎? 道 那

吧!

徐童應道:「是

童

找個郎中來

給你師

父看看

不再懷疑他是欽差大人

燕燕姑娘見他挨打不假,這才狀,吐一吐心を上

一 狀,

吐一吐心裡的悶氣。」

,也一定要告楚義和那

道:「我

再去挨

拚上

知上知

衛西 河聽了 9 忍不住 笑了 起

的你們

要受人欺凌,有沒有甚麼打算,落拓江湖,也不是長久之計,們師徒三人,都是身懷絕世武功們就無姑娘道:「聽花公子說,

,大

他說 看。 撩起衣襟,硬要脫褲子給得氣憤難忍,指着被打傷

貧道

找

間房間,

衛西

河

道:「姑

· 使貧道能開舘論 姑娘想必是要給

燕燕姑娘道:「如何?

徐童急忙按着衛西 燕燕姑娘羞紅了臉轉過身去 [河的手 道

河道:「燕姑娘 9

徐童神情激動 0

是做夢!

來。

呢?

還要受人欺凌

拿到衙門 攤子,府衙裡的差役竟然還把我們「早上去甘棠湖,楚義砸了我的卦衛西河面露憤憤之色,道: 打我四十大板,妳看…… 燕燕姑娘道:「當眞嗎? 古常明 (四河面露價價之色,) 9 問個妄言詐騙的罪名

妳方才

, 是欽差 大吟

我人,

師徒出頭的日子。絡,目前就有個十

出去

目前就有個大好機會

裡給你們

正是賢聯

燕燕姑娘道:「花公子

西我 四十大板,也一定要道欽差大人在哪裡, 眞對 府四 他整整衣衫

道:「欽差大人?誰衛西河暗中制止他, 誰是欽

還有甚麼

打算!」

衛西

河道

):.「糊

口

已是不易

燕燕姑娘

他的眼睛盯着燕燕姑娘

西河窘逼的道

・「燕

姑

娘

都要好好的謝妳。」 「就我告訴我欽差大人在哪裡, 」 「別說我是欽差大 」 「別說我是欽差大 」 「別說我是數差大 」 「別說我是數差大

色。

「哦。」衛西河

徐童面

露喜

相吧? 燕燕姑娘道:「呸

業,躋身廟堂· 是想那個事兒 位列元勳! 我是要你創 你怎麼老 番事

衛西河應着 9 似乎還有無限心

思 錯朝 朝裡,也都安置妥當,不王早已有備,沒有不成功的 燕燕姑娘道:「道長放心 不; 會就有 9 寧

此大事

肯坦然相告。」

萍水相

逢,姑娘竟相信貧道

9 如娘

0

衛

西河道:「貧道

要謝謝姑

不得不提前起事。

派欽差大臣衛西河

河前來查

時會告訴你們的。」就好,要做甚麽事,

說實話

以方才一試你,只要你不是衛寶話,我對你還是有幾分懷疑燕燕姑娘道:「花滿樓相信你

西河

就無妨礙。」

滿樓看了

徐童的輕功,

燕

燕姑娘道:「那天夜裡

衛西河道:「我能幫得上忙?

才决定要鄭重相邀。」

都是懷着絕世武功的高手

以功的高手, 認為你們三

他似驚又似喜。

:「道長,李壽怎麼不在你身邊? 燕燕姑娘眼光向四週一掃, :「他.... 他出 城有 道

事 衛西河道

燕燕姑娘問道:「過江啦?」 西河道:「是。 9

會及時趕回來嗎? 一思忖 道:「他

燕燕姑娘略 「那就好了 衛西河道:「當然。

燕燕姑娘起身 丢給衛西 河

數

漣

漪

使他們

的

影子似夢

V 30

怕?

西

河作猶

豫不

决

沉 吟 道:「你

公卿王侯, 古不容貧道

,事敗可就死無葬身之地道稍作考慮,事成固然是 道稍作考慮,事成固然河沉吟道:「這麽大事

> 的卷元 ,走出去。 • 踏着平穩有力

道:「徐童。」 她走出客房 9 忽然又停下身

嗯!

誤 來 ,給你的師父療傷燕燕姑娘道:「去請 徐童應着 走到門 , 不要 躭 郎

童。 她扔了 一錠十両重的銀子給徐

辦!不得不 本來還有來 等王順天來 第一

充份的準備的,

順天應時

將起事以應天命

爲喜

道:「道長旣

,花公子和我隨然答應了,那四河答允,轉嗔

花滿樓都是寧王府裡的人

如今

燕燕姑娘見衛西河答允

我

些甚麼呢?

衛西河道:「好吧!

要我們做

燕燕姑娘道:「不瞞你說 徐童道:「到底是怎麼回事? 語

說笑

只問你願不願意?」

燕燕姑娘正色道:「那

個和你

湖

到處受人欺凌

徐童

道:「師父,

咱們浪跡江

衛西河作半信半疑狀

愕然不

公子、

,這可眞是千

燕姑娘看得起,咱們真是千載難逢的機會

起,咱們還有甚為達的機會,承花以,永無出頭之日

麼考慮的?

笑的

0

衛西河道:「姑娘原來是在說

語

是 徐童接過 銀子 欣喜的 道

她走了

中來?」 邊去 徐童詫異的道:「眞要請 衞西河道:「徐童 請江南神醫華一奇。」 個郎 到

郎 師 中呢?你快去呀!」 |父這麼重的傷,怎麼能不請個衞西河厲聲道:「眞是儍孩子 父這麼重的傷,

去 徐童 放下了銀子 走 客

房

是。

\*

\*

江岸

擊着嶙峋的江岸,江岸邊一烈日照着微蕩的波光, 巨石上坐着 南宮白投下 他倆的影子, 一對青年男女 一粒石子 倒映在水中。 旁巨石 刘的在無

波動

時候過江啊? 口 道:「南宮公子 梅姑許久未有說話了 我們到底甚麼 忽然開

我還以爲有那一位公子在我身邊是甚麼公子,公子的,妳這樣叫, 「噢!噢!我跟妳說幾次了 宮白把 眼睛一 別道老:

甚麼好呀!」 梅姑低着頭 9 道:「那我叫你

叫老南,老白都成 一聲也成了。 南宮白道:「隨你 , 要不然 , , 就妳

梅姑道:「那沒規矩?

一天,我就如芒刺背,坐立嗨!我們甚麼時候才過江? 每估道:「好吧,我聽你的要這樣隨隨便便的才適合呀!」 南宮白道:「我們用不着規矩 ·在九江

走得越快越遠越好。」 梅姑道:「爲甚麼?」 南宮白道:「現在不能走

的享受一 如果走了,未免太可惜,再好南宫白道:「現在的太陽實在 會 咱們 就到江口 去坐

他看看梅姑又道 「妳高興了

,想偎着南宫白下頭去,她內心: 吧? 梅姑心花怒放, 南宫白,却又不敢,只是她内心的感激,說不出來 笑着羞澀的低

她失 宮 白壓根兒木紅 然無些 知 很令

忽中江然 潺潺 他 們又陷 入寧靜的

處 滾 滾 遠處, 擊响 電的一個 般直到近

面

頭中見識上一識 來了道 ,南梅 了道見言白 白 ,準是有麻煩事情落到的這夥人在他身後下馬,心口雖然憨直,却還是有點 然憨直, 他心點

他還是捨 不 得這 \_\_ 片 大好

楚義 義冷冷的望着南宮白 得 起 身 只是把眼睛向那

「你是南宮栢? 宮 1白道:「不 錯 , 我是南

白 南楚。

麼說 9 ,你真是南宫家的後人是義按着腰間的劍,道南宫白道:「是。」 人——南

冒充的? 白笞 道:「 難 道子孫 還會

候,沒有時間和你週旋,我們心中識的人,不過,現在正是我忙的時:「你敢到九江來,算你是個有膽楚義面色凝重,神色冷峻的道 候識 中時膽道

> 義「刷」的 各自明白 吧 拔 出

9 I劍來蓄

梅姑嚇得說不出話來,他們是不能對妳怎麼樣的!一推道:「妳別怕,只要我一推道:「妳別怕,只要我 我 不死往 抖作

,楚義 下一白 眼從容 包眼, ,彎的 交給完整 h梅姑,踱着 起身來,含笑 是身來,含笑

擊之勢 從木膘容棍了 急的移位, 的移位,向南宫白红義手下的莊客,如步伐向楚義逼近。 包圍 各捧兵刄 , 作 迎

· 「誰先來送死? 暖着,把棗木棍<sup>只</sup>看看身後的梅姑 南宮白却走出去 低向地下一拄,道始,是否可以安全出十來步,停住身

和你的事 楚義凜 然 的回 答道: 「這是我

虚 步 不 他掌起門戶一要你們動手 向南宮白徐徐進逼,掌起門戶,搯起劍訣 莊客喝 道 ):「你 們 南宮白 退出 去

點刺 南宮白 楚義探身送劍——「白蛇」炯炯。耽視着楚義的來勢 [的喉嚨 吐信 0

義收劍 不足,顯然是個虛招南宮白見他劍勢雖然快 推月」 ,飛脚踢向南宮白,横棍阻楚義的引 9 白劍 小,就但 腹楚勢是

> 變 心 令人驚奇 備

南宮白 , 撤身移步 步 向 斜跟 處着飄他

後向 正方 是如此 一斜 處 的,鮮手 他脚 急襲而 不 拚爾 剛着 來 地南相 9 宮搏 已感到 巴感到

腦移也對 腔勁! 不曾回顧。 南宮白不 0

倒海,一直 至認為 一一直 一一直 至認爲已經得手,他忽然搖身恐一直等到掩襲的人兵双近身,一直等到掩襲的人兵双近身,一直等到掩襲的人兵双近身,是認爲已經得手,他忽然搖身發 、天崩地裂之勢。||一招「蒼龍擺尾」 ]的一聲,有排山尾」,根定仰勢,他忽然搖身移步的人兵双近身,甚較銳,聽覺

啊!

, 棍 南宮白連看也不看一、立時氣絕身亡。
「咚」的一整性捲上半空,「咚」的一整 聲被 跌南 在地: 上的

的鄙生憤 鄙手段的,在我棍下是沒有生路生最恨不光明磊落的人,凡是用卑憤怒眼神逼視着楚義,道:「我平簡宮白連看也不看一眼,他的

倒」 暗襲南宮秋華的東 分明是指他在岳陽· 中暗自 陽,以「順風八步 1一凜,他想:這 事而說的 0

當然,後這

而視之的

死 ・「南宮栢 他忽的變 公幻身 會 在 9 光明磊花 落勢 中,

事磊,落 2的人,還能做甚麼2楚義道:「你已是 少說 神 吧 慶光 元明磊落的 個不光明 不後的梅姑

是楚義爲妓院保鏢 ,

失武林人品的 當年

一股劍氣不長嘯一聲一的事情。 氣不聲 之絕,

如急風疾雷,南,仍然力爭上游

在岳陽設計殺害南宮秋華的事在岳陽設計殺害南宮和江河,怒漢 奮身而起,劍勢如江河,怒漢 有問的是楚義劍如急風疾雪 中時難以脫困。 一時難以脫困。 南宮白雖然和楚義生死搏鬥 巨石上走去 是有一名莊宮 日本 客 巨被

動時却 ,他已看在眼中时留意着那邊 他已看在眼中 6,那名莊客身就一邊的梅姑,四

微神但 眼見莊客掠身 竄

對方這根棍的威 威勢, 7,是不可等閒。他也看出來

向

梅

勢

上的 拋 秦木棍 9 直襲那名莊

門根已襲 ! 遊襲 有這 吐血 那名 倒連地 在他的等 「喊都來不及」的身上期門」 他發覺的 真沒想 大穴,恐時候, 到 南 哼別森會聲說木會

有有實 市有實 有實,實中有虛,劍花分墈分劍勢急絕,志在必得,而目大喜,劍走中鋒,直取南 宮白 楚義見南 I兩側退路 宮白 手 中已 分撒,逼鼠取南宫白鼠取南宫白

把南宮白置於死地

他 暗 17]經連一綫生機都沒自欣喜,南宮白在他的 有劍

聯手

他沒 想到 偏在這 時 遠處有

不容易才把南宮白逼到死地。,因爲,這是什些原 人叫 奇他喊 的 不着 這是他重要的時間看就聽出是「 ,「楚大爺, 他沒有理會華一奇 是「江 楚大爺!! 南神醫 他好

比 爭的只是 \_\_

印向楚義<sup>微</sup> 避走的路 楚 義 幽門。 南 掌齊發,借楚義進身之勢,路,雙肩微晃,奮起十成功宮白面對如此險境,他捨棄也就輸在這一刹那間。 宮

鮮血洒在江岸

V 32

上 梅 姑 鷩 得 香 |倒 在江 岸 巨 石 之

楚義 雙手 撫着受傷的左脅,南宮白倒退二步, 怒跪 语瞪視着 是他上,

往上冲然 門雙穴受了南宮 陡然感到週身血 楚 直 退十 達喉嚨。 白 脈 十步 如成之人同功外 沸力, **)** 騰般的 一他的幽

猪肝一般,紫中泛黑在幾次强抑之後,你 他斂氣想把它壓下 紫中泛黑 他的臉 變得不 如到 同

如泰山傾倒,「咕咚!」一聲,栽倒噴出足足有五六步遠,眞元大損,這時,楚義忍不住的一口鮮血聯手合擊。

地如噴 上 0 跟

着華 華山和徐童。 華一奇正趕到: 莊客們愕住了 「楚大爺! 奇正趕到近處 他 身後

起 9 楚

稍

有分

送楚大爺豆 却已 義口中,向隨來的莊客,背的藥箱裡取出兩粒藥型華一奇看過楚義受的傷口不醒人事了。 口中,向隨來的莊客道:「快旳藥箱裡取出兩粒藥丸,塞進華一奇看過楚義受的傷,從華

道兒 莊客道:「我 回府去, 們這兒有馬 馬 , ,

華一奇美 要 看 奇道:「不 你們 留 成 下 - 兩 我 馬路 ,上 我 還

跟 着就來

我

來告訴

他看看身後的徐童。

來呀 :「大爺傷得 莊客牽上兩 輕匹 ,華先生 請奇 快, 些道

知道了!

去 莊客 把楚義擁上 馬 扶 持

何恩怨? 傷勢, 華一 · 道:「年輕人· 奇到南宮白身! 道:「 , 邊 你 和看 他有他

南

宮

公子……

字道 和 華一 便想要殺我 他有甚麼恩怨 南宮白氣憤 奇 問 道 的 道:「我 他聽到我的 叫 甚 也 麼 不 名知

「南宮白 「南宮柏?

是柏 樹 的 柏

宜逗留, 使 南宫白护 地人,此地不,我給你點葯,我給你點葯

華山上馬而連聲道謝。 華

不是馬了, 梅姑扶美 妳不提醒,我倒忘了, 不是爲了我的事嘛!」 扶着 ,你和楚義無恩怨· 着南宮白服下了傷藥 的道:「哦 怨,藥 還

> 你 我 梅姑嬌嗔的道:「公子……我也就是這樣想,才不說的。」南宮白「噗嗤!」一笑,道:的事,何必和人家說呢?」 梅姑羞紅着臉兒,道梅姑急得雙手拉住他。 羞紅 着臉兒,

道

道:

「沒要

管 妳 再 噢 叫 我白 公子 個 丁,我就扔下四要走的樣子 下; 妳道:

心一陣痛,連忙偎在料恰恰碰着南宮白色料恰恰碰着南宮白色 在南宫内拉住南宫 白 宮 9 9 身 梅 南白 海 院 店 店 店 后 有 不

梅姑再不敢和 動他 住的笑了

### 元 兇落 天 道循

着岸 走向 華一奇面帶憂容,默然不語。走,步履却十分輕盈。 華一奇、華山父子併騎沿着江華一奇、華山父子併騎沿着江

十一奇點點頭。 你有心事嗎?」

奇道:「當然 道:「能說給孩兒聽嗎?」 , 爹是要說

快叫住

八就要决定 **爹二十** 是成 为還是失敗 一年來的心願 在, 此今

要南宮柏爲父復仇的心願?」華山立刻想到,道:『 :「是爹想

華一奇道:「却 的機會。」 道 ?:「楚 仇,這是不可要 定義已身負重你 • 再得,

功。 華山道:「甚麼疑難?」 個疑難!」 不 會武

就能辦到。 華 道:「現在只要他有 决心

華一奇長嘆道:「他未必 有决

宮秋華乃其生父,縱然告知他,他,至今雖已長大成人,還不知道南被害時,他的兒子南宮柏尚在襁褓華一奇道:「南宮秋華在岳陽華山當眞想不明白。 也未必有父子之情 ,他的兒子 十一奇道:「<del>+</del> 十一奇道:「<del>-</del> 0

華 -山道:「 0 既是父子 則有天

宮秋華的兒子南宮柏,才不擇手段之後,他只有死路一條,南宮白就之中下手嗎?如果不肯,楚義傷愈華一奇道:「他肯在楚義危難 要置他於死地

> 天道循環, 今日在不 日本不 不卑山 劣手気 明 不 不白中遭害,未始不是于段,謀害南宮秋華,然道:「哼!其實楚義

的報應呢! 道...

宮秋華復仇!」 天道循環的報應呢!」 天道循環的報應呢!」 會爲南 南 宮柏

華一奇的聲 香 實 在 有 點 戰

..「爹 華山 恍然大悟 悲憤 填膺 , 道

假有。一

華 馬扶起 馬 9 地 道 ~- 「孩子 拜

道:「爹, 孩兒叩謝你老

華山憤慨的道:「一定!」華山憤慨的道:「一定!」華山憤慨的道:「一定!」華山憤慨的道:「一定!」 天要告訴你的話,絕無半點虛華一奇道:「這就是我說的,多,您說的話,可是真的?」 啊子!,

却

了。」 人家二十年養育之恩, 經 不 報

你當眞要走了?

住 , 你

殺人要容易

難下 决

· L

他父子悲慟而

南宮

可惜 能再孩 兒

童武功的。」 會武功的。」 一章武功的殺人要容 一等教孩兒的活人之術,在 本置人於死地。」 本置人於死地。」 本置人於死地。」 ,孩兒却容易,只 用可術

你要知道,殺不仁者華一奇搖着他的肩,若 者便是<u>仁</u>

柏奮然上馬 鞍,道:「大哥?,徐童忽的奔

被帶得拖出數十步,幾乎跌倒 徐童緊扯一把,沒有拉住 0 ,

的 向客房裡去 徐童趕 0

必然另在 是偽傷,何必一定要請自己來醫?上八下難以安定,他想衛西河旣然 然另有事和自己商量 ,他想衛西河旣然。華一奇的心,七庭回龍華酒樓,倉

,甚至不該告訴他身世。 他有些懊悔,不該要他去復仇 下意差義於死地,但是,已如江水 東流,一去不復返了。 他當然也知道,南宮柏就算真

徐童放下 - 藥箱子

去開客房

奇應着 , 拉 起衫袖 ,

擦着

紅紅 華 的眼

了衛西河的影子。 客房裡不見 脚剛踏進艦

徐童道:「我出 華一奇問道:「人呢? 一去時 , \_\_ 師 父

在屋裡面的?

個人?」

他從徐童的臉上神色, 知道徐

童已經瞭然他要說的話 0

\* \*

還是那樣的九江 9 水陸 碼頭

一股人 人的暗流。 。,賈 ,九江正在醞釀,來來往往,

當然 他 附自己 這是瞞不 的女兒湘雲 大麻子的 9 道:

湘雲不解, 當 心 甚

呀?

大麻子 要惹上麻煩。 眼的 客 人別

劉劉不劉

們已經住進來,總不能往外攆客人總還是做這個生意的,像玄璣子他劉大麻子道:「當然啦,咱們劉湘雲道:「都不留嗎?」

燕劉 元麻子道·「那 "你是說花滿牌 對男女呢?

化满樓道:「劉掌櫃的,算命他衝着他們一笑。 一雙會說話的眼睛輕輕一瞟。一雙會說話的眼睛輕輕一瞟。一雙會說話的眼睛輕輕一瞟 樓輕瞟有

命

還在客房嗎?」

臉色凝重的答道:「他麻子道:「在,在。」

的 四十二的語 大調 板, , 答道

V 34

李壽剛回 笑道 來, ,他 總還有兩句話 0 要再

尙 河的客房門 進門檻 內院走去 揚聲着 道 花滿 道樓

他 進入客房 神落 , , 有幾分

他跺脚切齒道:「亨 傷,躺在這裡,我去請華大夫來療 傷,躺在這裡,我去請華大夫來療

° ∟

徐童道:「除了他還燕燕道:「楚義?」是楚義這個傢伙幹的。」 在說 的 的,李壽回來了,怎麼李壽也花滿樓道:「可是,方才劉堂徐童道:「除了他還有誰?」 也掌

有壽用 办麼大的年紀,就是回來心的道:「楚義當眞帶人 燕燕姑娘瞟了徐童一問 麼用呢?還不是白 , 別又李具

楚義 专 高深武功的, B帶藝投師到我 BT 燕姑娘

「當然。」

了李壽 壽騙去楚家,下手 徐童道:「他們如 -手就容易 得多和

找掛他在 在壁上的長劍,道.他說話之間,奮身徐童道:「絕對不愈於重道:「絕對不愈於 奮身而 道:「我這 奮身而起 會錯。? 這 就去

道·「慢一點 徐童掙扎道:「花公子 花滿樓一把拉住了 徐童 你放

開我

事,還是我和燕燕姑娘去 事,還是我和燕燕姑娘去 還是我和燕燕姑娘去吧!你在1多,你一個人去,恐怕無濟於花滿樓道:「楚義家裡虎狼之 童不安的 道:「可是

我和玄璣子 道 肩 初 逢道 却

際燕燕 道

,道:「鹰 | 東! 我 們樓 ,去 當 **富貞去** 教玄無 璣人

要做 花滿 樓道:「個銀燕燕道:「個銀 多得數不 值得嗎? 出現 緊來在 要。我們

事 也 是 的

花滿樓淡然一笑,道:「是一石二鳥啊!」 是一石二鳥啊!」 是一石二鳥啊!」 一大滿樓道:「左磯子是江 一大滿樓道:「左磯子是江 一大八的時間準備。」 一大份的時間準備。」 一大一人,施恩於他,不怕他不圖報 一大小施恩於他,不怕他不圖報 一大八人,他恩於他,不怕他不圖報 南昌 面此注爲

用服人 他 們 恩於他,不怕他不圖報,收職難頭讚許道:「玄璣子是江湖中縣點頭讚許道:「還有呢?」時間準備。」 大收中上

不啟口,這時,忽然對着徐童神秘不啟口,這時,忽然對着徐童神秘不啟口,這時,忽然對着徐童神秘 《燕燕慨然而去,冷眼旁觀,一直 而不、 秘直樓

徐童望望門外 道 :「華先生

華一奇尚未答話 9 客房 外 屋

徐童大驚,道:「是本輕烟般的已飄落在客房裡 李壽和華一奇見過禮道:「可徐童大鱉,道:「是李壽?」 徐童喝聲未了 誰? 0 影

不是我嘛!」

率軍征討!九江這裡大人坐鎮,有頒旨,寧王大逆之罪,着王陽李壽道:「我是來接你的,聖李壽道:「你怎麼沒有隨侍?」李壽道:「在府衙裡。」

那大明上有 李壽道:「是啊! 揮了知府, 奇焦躁道:「要拿楚義?」 你快跟我走。」 先拿楚義花滿樓

走去 華 奇未答話, 匆匆向客房外

李壽道:「華先生 9 你 到那

華 童 奇早已去遠了 道:「他 定是趕到楚家

義死 徐童搖搖頭道:「我們去李壽道:「他去療傷?」 地拿 0 到活的楚義 他要置楚

回來却 A.祇剩游息一絲 定義,眼見出去時 絲 去 時 不生

> 沒有用的東西,由傷心的哭着 得傷成如此這個1,跟去作甚麼?竟 這 樣 讓些

子動手的 莊客說道:「是大爺 和 那個

去看戲的?」 :「難道你們都是 瓶姨撫着躺 名莊客想分辯 在 木頭 床 一的楚 ·你們是 大夥兒

要緊。」 低着頭 客拉一把,也就不言語了 「事到如今 還是趕快請郞中,爲大爺療傷到如今,你再駡他們也是沒用翠兒揉揉紅紅的眼睛,道: ,任由瓶姨咒駡

要華一一 平一奇也不帶他一切,打架幫不上手, 於 個背藥箱的楞小子來。 瓶姨道:「妳說怎麼不 一起回府療傷,却,放着『江南神醫』 罵他們

山 ? 怔 他請求進來爲大爺療傷!」 在旁邊的金九施禮道:「九爺 金九 室外匆匆進來一名莊客, 道: 一奇的 兒子 衝着 華

莊客道:「是

治嗎?」 「大爺傷得這麼重 金九眼神瞟着瓶姨 , 那個楞小子能概姨,瓶姨道:

重,如不及早醫治,恐他是得其父神醫眞傳, 莊客道:「華山 4,恐怕瘀傷過久以傳,大爺傷得極山一再請求,說

駡道:「你們

就讓他進來看看吧!」 『江南神醫』華一奇不知何時 瓶姨遲疑不决 兒子,想必是有些醫道 沉思,道:「他旣 可不知何時才到是有些醫道的. 是有些醫道的. 以,望着金九。

, , 神

莊客躬身退出 金九示意莊客, 瓶姨含淚點頭 0 邀請 華 進屋

籍此復仇 節醫術, 節 他本以爲來到楚府立 南宮栢正在大廳 復仇,置楚義於死地,那是綽啊,為楚義療傷未必奏效,要以為來到楚府立刻動手,憑他 焦急 徘 徊

們大爺療傷, 是, 「華公子 倒被他嚇了一跳, 莊客進來,南宮栢 我這就進去。 請吧! 九爺要你進去給我 驚喜的道 點也 不 知

他是熟悉的 說着,便向內院走去, 這路 徑

莊客道:「你可帶並南宮栢道:「怎麼?」 莊客喝住道:「慢着!」 着 藥

强自鎭定,回身去取回 「請吧!我給你拿着吧!」 莊客却已先背起藥箱子道:自鎭定,回身去取回那藥箱子。 0

他無法掩住內心的興奮 9

因 爲

箱 在床前 嘛! 者家人請家父在 瓶姨指 南宮栢應着 ,道:「 替楚義.

的在 ,楚義如何害南宮秋華,他昀父親復仇,而且用的是同任頃刻之後,他將會爲死去 他也將行 如法年

他是羅 殿來的勾魂使者 希望他 却沒有人 楚大爺 天道循環 人能衆人 道 手的 ,回眼

你能看嗎?」 金九問他道 的傷

他見衆人不言語・ 使糜爛,等家父來概要看看情形如何服過『定神丸』,傷服。

家父和楚大爺十數年之相交,道:「這是家父交代的,因他見衆人不言語,再補充 尋常 瓶姨道:「唉,他就,所以才要我先來的 該跟着來 

南宮栢道:「 7,不能不去看 四為還有一個病

先因

使翠兒 你可用 搬張綉 心些看 0 • \_ 放

動 律 起 衣 袖 他心裡明白 全是華 把脈 的語 穩, 、有撩

相赴的決心。 ,他是不容易脫身了 有以 9 不 死過

花公子和燕燕姑娘嗎?

璣子弄走的嗎?

金九道:「如果是

,

我

敢

瞞

騙

道:「請取些溫水來 配一 在旁侍 神態自

九爺,你請這些人出花滿樓道:「這其中

\_\_\_

云,我

有蹊

你請這些人出去

傷處吧!

南宮柘搖搖

1栝搖搖頭沉吟道:「看焦急道:「怎麼樣?」

看

翠兒撩起楚義

一個烏黑

切齒咬腐出兩

手輕

楚義 楚義痛得。我的衣衫, 效

,以便服:

走

金九目視衆

人,

莊客紛紛向

瓶姨道:「可是

,

大爺他……

9

不會

上去,幫着大人,金九畢竟是長輩 金九畢竟是長輩, 幫着扶起楚義起來 <sup>長輩,</sup>只得勞動他走,不敢貿然走近幫忙 大,扶不動,莊客們

大事

南宮柏眼見良機將失,事的。」

:「看

不

這 這人的流

掌,思片

還刻

眞,

是道

南宮栢縮回

瓶姨道:「你手輕點啊

忽然從外面闖 他扶着楚義, 南宮栢料是被人看出 等。 進兩 剛 個 要欠起身子 破 喝 綻 道:

些治。」 些治。」

瓶姨道:「你能治

南宮栢道:「不要緊,

,只怕就有妨礙

不過如 不過如

金九道:「可

要緊嗎?

驚之下 齊向來 幾乎 ,把手 人望去 中 的 , 藥撒 原來是花 在 地

去接家父來,遲疑不得。神丸』,斂住傷勢,然悠的醫道,我只能再給他

九, 台灣,

鬼, 致生傷勢,然後,我立刻醫道,我只能再給他服一粒『定南宮柘道:「我還沒有那麼高前好」

滿樓和燕 金九 放下楚義 , 一璣子弄 正要答話 那 9

去?」 滿樓道:「你們把玄<sup>®</sup> 神色頗爲不悅 , 0

起府衙注意,九爺

,你可知道?

道:「不知道

緊要關頭,招惹是非花滿樓道:「楚義不

元, 已經 完 聽 約 束

招惹是非

斟酌

金九

道:「也只有這

華公

瓶姨向

金九說道:「九叔

彼此觀望着

你一道去接令尊大人。一

南宮栢道:「陪我去?

有所誤

0

華酒樓療 燕燕姑娘冷峻 金 道:「玄璣子 的道:「九 不 是在 龍

們燕金九

姑娘粉面含霜,

辦的是甚麼事?

他 不 在龍華酒 該 知 他 在爺 那

金九

近日還有從江北來的

差衛

河

在

日還有從江北來的,都是答道:「已經招納了許多

花滿樓訝道·「不 知

> 在九江?你查明白了? 金九赧然道:「快了

演的假苦肉計。 自己離開酒 定,他根本沒有挨打,而且是離開酒樓的,他就大有問題,?你等着死吧!如果玄璣子是化滿樓憤然道:「快了?刀磨 樓憤然道:「快了?郝然道:'快了。」

金九道:「可 能嗎?

有充份時間準備。」段,都要拖延這件事 你早該. 該知道的,現在不管用燕燕姑娘道:「可能不 即要拖延這件事,怎的知道的,現在不符 使南! 

0 9 我們 金九道:「如何拖延? 將不惜任何犧牲,達到樓嚴厲的道:「那是你 目的

金九 眼光盯 心裡 在楚義身上 , 說道:「不惜

快出去,你還有甚麼仙丹妙藥?」藥拍落地上,道:「叫你出去,就燕燕姑娘伸手把南宮柏手中的

服下了藥,如何?」中的藥,道:「二位

,

先讓楚大爺

學起手

任何犧牲? 花滿樓道 :「要成 就 大事

、燕燕。 東人都不敢再言語,悄悄 金九沉聲道:「都出去!」

對花滿樓

能不犧牲!

當如何? 金九應着 道:「現在我 又

花滿樓道

:「我先看看楚義的

傷勢如何!

他走近床邊 他伸手拉 起楚義 的 手腕 按着

他的脈 忽然, 黃旺倉皇的走進來 0

南宮栢 應着 手 脫到 9 新

去的,是 這藥

道:「不 -是你們

把玄 花滿樓道:「飲養有絕好武功的人。

V 36

是要見大爺。」 「官兵圍住了莊子 說

金九道:「二位,現花滿樓道:「這麼快?」 他們三人聽了 燕燕姑娘道:「可知道官兵是 ,都驚慌不已 現在怎

說兵是位總兵帶來的 黄旺 來的?為的是甚麼事?」 總兵帶來的,也不知從那道:「不知爲甚麼事,聽

裡來的 的總兵?一定是……」 燕燕姑娘道:「府衙裡那 裡來

她盯着花滿樓。

花滿樓頷首的道:「嗯!

手? 要不要 黃旺 焦急的道:「九爺 要召集莊客們,售情,謝捕頭怕是闖進內院來了

出來。」 旺道:「你先出去· 金九望着花滿樓, 9 就說 說九爺馬上花滿樓向黃

黃旺應聲辭出

爺身子

方

便

九爺馬

就說楚義傷重致死!其他的事去了。如果他們查問楚義的事花滿樓道:「九爺,你可 樓道:「九爺 -知道。」 , , 以 你你出

道:「如果他們要進來看

他把楚義輕輕推起

掌貼住

花滿樓道:「那是最好不過!」

> ∟ 金見楚九勢家捕 , 斜 他們兩個人在九江熟得很跟李帶二位走花園門悄悄 二位 從 , 他趕到 金九 金九 哼 現 帶二位走花園門悄悄的出要走也不易,我叫彭鬍子 聲, 大鷩道…「你…… 躬身道:「多謝公子 道:「如今官兵圍 起全 倒了下 都 \*

客大們元 圍了宅子 黄旺抱拳 都袖手在一邊看 通報過 上我 官兵莊謝 出們 , 入

來大 0 大元 止 步 道 : 示 方 便

受人 黄 暗算所傷。 回答 道:「是, (動手

出 謝 金 來 來,沉聲道:「不用去看 並九這時候面色凝重的經 爾大元道:「咱們進去看到 進去看看 去看了, 0

陡然吐出十成功力 人江 楚 楚大爺傷重……

聽 到了 忍不住

的

負的

責事

直 潮把

界內挺 世

悄的出去

了宅子

要避

0

\*

0

哭 ,人

前宅忽然傳來一 「欽差大人到 聲 呼喝之聲

的內 冀求隨機應變 怒到事態嚴重, 。却

金九 大人 是真的死

衛西河道:「驗過?」

驗過後

內廳空寂無人,象一哥人员,大夥兒進了內廳,只見楚義直大夥兒進了內廳,只見楚義直水般跟着往內院去。 <u>在</u>房裡聽

,却沒有一個人知道,他爲甚麽而,一個哭出聲來的倒是南宮柘,怔怔的說不出一句話來。人飄飄緲緲的,不知要飄到那裡去人飄飄渺緲的,不知要飄到那裡去

的算命老道:竟然是個欽差大內廳,金九可沒有想到,甘常不得不假裝鎭定,冀求隨機應不得不假裝鎭定,冀求隨機應 衛西河就正位落座 差大臣 甘棠湖 楚 。畔入 義

差人立刻走了過去,是。」

西河 道 :「他二人武功很高

人家都 去姑 身旁 拍拍 屁 股 , 朝 渡 上

一些。 的 眼 影時一 , 直盯 可 着南宮白 以使她安心 , 看

一掃嚇得她楞住了。 當 宮白 影子沒 , 掃向 四 叢中 週 9 這時

出 來 她 瞠 目 結 舌 , 驚得連喊也喊不

光正投在梅姑身上,臉上彭鬍子、斜眼李的人影, 兇惡的笑容。 上露出 9 9 - 露出淫邪 正出現了

花滿樓、燕燕走在前邊

成我樓?有身 子立 有 刻會意,急走幾步,趕斜眼李向彭鬍子擠擠眼 個 主意,不知道公子贊不,未語先笑道:「花公子 趕到花滿 贊

查得 得很緊,楚府被查,說不定欽差下 花滿樓冷冷地道:「如今九江各處,花滿樓冷冷地道:「說!」

位姑娘同行 基麼話直說好了。」燕燕不耐煩的道: 鬍子道:「是, 燕不耐煩的道:「別拐彎子 ,那就不易引人注意

花滿樓道:「那裡來的姑娘?」

身亡, 一 0 \_ 不過 斷氣還不久, 楚義確眞已經氣絕 屍體還

衛西 向 金 道 你你 是何

金九退身 平日是幫楚義魚肉鄉民。」 笑,道:「本官早已知道 衛西河厲聲道:「拿下金九。」 謝大元和捕快立刻 西 号,道:「小人犯甚麼事?」 入元和捕快立刻上前拿人, 四河鷹鹫道:' 拿下。」 河見金九有拒捕之意, 你淡点

束手就擒 金九 聽是這回事 料無大礙

「那還是小事 ,招納亡命 「這…… 衛西河 J命,意圖作反,大逆不 ,事,你竟然敢受寧王收 河在他上綁之後,道:

搏 金九嚇出 衛西河道:「從實說 已經無法脫身 一身冷汗 來 要想捨命 要犯

花滿樓、 金九答道:「不知道 燕燕在那裡? 0 ,

,佈下 你二人和謝捕頭出去搜搜 二人同聲應道:「在。」 西河道:「趙總兵已 重兵,諒他二人插翼難道:「趙總兵已在九江

白的影子, 悔自己不該一個人留在這裡的白的影子,急得就要哭出來, 軟了 梅姑見他向 燕燕姑娘道:「你認識她?」 看看 自己 渡 着梅姑 口 却沒有南京指,嚇得 真腐腐

:「認識 花名叫 認識,她是我們留春院的姑彭鬍子立刻凑上前去,接口 小珍珠。 娘道

身後邊。

道:「彭爺,您就饒過我吧!這三一個沉甸甸的布包,流着眼淚哀求姑「噗」的一聲跪在地下,雙手捧着彭鬍子走到離梅姑十步處,梅 先拿去。」 十両身價銀子 道:「彭爺, 姑「噗」的 我一 文沒動過 及動過,你 我吧!這三 看眼淚哀求 一步處,梅

憐可 **海村**。」 彭鬍子道:「起來吧! 道:「彭 9 您

可

這 幾天,你愛往那裡去就往那實的跟我們走,別再說話,過斜眼李道:「小珍珠,你老 你老老 那過了

苦 着 臉 道 「我 求 求

子,红 斜眼李搶上幾步, 道:「 這三十両5 銀梅 們要多加 小心 0

,知 三人躬身退出 府于明志道:「大人 何處置? 9

衛 西河道:「就 由 貴府 輕 重分

口 都 游在岸邊, 和平日一 ,不在渡客,碼頭、路,是江口上所有渡船。一樣的人潮擁擠,和四 盤查行人 路 平

現在豈不是已經在江北了?」道:「看,都是你,如果不」 如果不逗留 抱怨

在查甚麼東西呢?」我們的家,還不是一 :的家,還不是一樣,我只是奇南宮白道:「江南江北都不是 這麼多的官兵 究竟是

梅 姑思忖 之下 恍 然的 道

白 道:「妳 知 道了 就說

大爺使: 宮白不解的道:「哦?楚大 的手段!

爺甚麼手段?」 姑說道:「他買通了官兵

宮白忍不住的 噗嗤笑了

楚宅

別處置吧!」

江口

梅姑芳心「トトト

9

啊 他不住的搔着自己腦袋 我知道了

姑畏怯的道:「這一 定是楚

南宮白

I伸手一

指道:「喏

要來查我。

V 38

已經 急死 啦。 :「你笑甚麼

,不說別 少銀子? 稀 飯 南 梅 ,要多少米啊?」 別的, 宮白道 姑想想有理, 别的,就算每個官兵喝一口?他費這麼大的週章來查妳宮白道:「姑奶奶,妳值多 道 :「那他們

候過江 甚麼時 查甚麼人?」 咱 南 們 時候查完放船, 時候查完放船,我們就甚麼時們放下東西,先歇一會,他們用宮白道:「管他們查甚麼人 反正也不着急

梅姑長嘆一 聲 , 她心裡還眞着

去問問,甚麼時医改品哥丁,然先過難過,妳坐在這裡不要動,我先過「妳別這樣魂不守舍的,讓我看着 人,四邊,都搜 人來,母母我們,還好,沒有,她都存着幾分戒心,還好,沒有四邊搜尋着,如果有人向她走過來四邊搜尋着,如果有人向她走過來 梅姑道:「你去那裡問?」 因爲他們坐在僻靜的角落。

那邊渡口上 梅姑道:「你要快回來。」渡口上一問,就會知道的。」 白 一笑, 道:「沒有 幾步

南梅一南宫 做姑默默的不再言語。 一眼就看到了,妳怕<sup>其</sup>

們却沒有見過你二位吧!

,道:「慢如風而至 道:「慢着 斜眼李愕然一驚, 而至,一條快速人影的手按着他的手剛抓着那布包,忽然被 回視之際

怒道:-「又是你?」 位英俊瀟洒的公子 記得這

屑的道:「怎麼?上次你們在 石俊把左右的人瞥了一眼 石俊把左右的人瞥了一 事開始的時候, ,這次居然在光天化白日之下 石俊 他就出現在龍 酒 樓 不

三十両銀子,本是我給她的,石俊道:「太關我的事了 彭鬍子憤然的道:「關你甚麼 你這

上次吃的苦頭還不够吧?」 斜眼李狠聲道:「少爺 就得問問我。」 你是

「二位,請稍候,我給他點教訓 彭鬍子向花滿樓、 花滿樓道:「成嗎?」 石俊道:「也許。」 燕燕道・

燕燕道:「俐落點。

的豪情。

斜眼李擺開架式,

和石俊過幾招 姑忽然放聲叫道:「喂!快石俊過幾招,把石俊逼在下風 快來

道:「這是怎麼一回事?」 啼哭不止

朋友麼!」 南宮白把彭鬍子、 道:「咦!都是老 斜眼李打量

右後肩中了彭鬍子一掌, 石俊聽得身後有人聲, 斜眼李一 腿,雖然都不是要 左腿

得意不可再。」 南宮白橫身攔阻道:「二位 他二人不肯放手,乘勢掩襲 却也跌出十數步外

身上都挨了幾下重的掌影,風聲呼嘯,片 掌影,風聲呼嘯,片刻工夫,各人看淸南宮白的面目,只見眼前一片彭鬍子、斜眼李還沒有來得及 彭鬍子、 ,身體不穩的

向後退了數步。 南宮白並不追殺, 輕聲道:

「把銀子撿起來,好好的拿給我。」

自知不是對手,只有唯唯聽從。 激起了本不想動手的花滿樓、燕燕想不到南宮白不凡的出手,却 他二人兩次敗在南宮白手下

身邊,悄聲道:「公子, 邊,悄聲道:「公子,這個人彭鬍子見事不妙,急趕到花滿 花滿樓徐聲道:「你們站開!」 我們現在又有事情

花滿樓眼神突然暴露出殺氣

南宮白從渡口一陣風的趕了回

都閉上了 齒沉 狗活 着也不過是一 站在一邊去。 :「老虎死了還是老 條狗

-數步外 手輕輕一揚, 把彭鬍子撥

形成對南宮白的合擊之勢。 燕燕飄身移位,和花滿樓立刻

看口 , 你們兩個人要比他們兩個人高 打量着二人,道:「從眼神上 南宮白整理一下衣衫,撫撫傷 人,道:「從眼

道:「你受傷了?」 花滿樓看看他衣衫上的血漬

的口 氣道:「老虎死了還是老虎。」 「有豪氣。」 南宮白淡然一笑, 模仿花滿樓

的脅下。 齊出,推山式直抵南宮白受傷花滿樓讚着,偸步進襲,雙掌

震撼之力,風斗刀亦以力沉掌,把花滿樓的掌勢劈開, 感到傷處隱隱作痛,驚愕之下,南宮白受到他隔空的掌力, 震撼之力, 飄身向後撤退。 借蓄 已

的掌風掃過 來,他要擰 不妙,一股 他要擰身閃避 ,一股炙熱的掌力陡然自他的脚尚未落地,已感到 ,右肩已爲燕燕手力陡然自後襲 已感到大勢

南宮白立脚不住

梅姑驚怒的叫了 人羣, 起來。 見到這裡有人

> 打架, 花滿樓與燕燕可不願在這熱鬧 紛紛圍了 上來看熱鬧

場合 1露臉, 收住架勢 沉聲道:

撇下南宮白掠身而去。

的攔在二人 啦!! 决高下,不料他二人突然要去,他正在琢磨他二人的武功路數, 南宮白雖然倒地,絲毫未傷 你們過癮了 一按,如矢脫弦,「颶」 瘾了,我還沒有够
透,道:「走?別那 他 再

道:「難道要以生死相搏麼?」 花滿樓、燕燕立刻分開對峙

光投向燕燕的臉上。 見識二位武功,也是值得的 但如相搏至死, 花滿樓望着擁來的人羣, 南宮白道:「不必以生死相搏 我也不後悔 把眼

是够快 出,向南宫白進了五招,可她吐出一個「快」字的同時, 燕燕沉聲吐出一個字:「快一 可眞

5],而是「快」收拾了南宫白好她真正的用心,却不是拳脚上

願多浪費時間的。攻的架式,着着哥 知 道她不

架式,着着要命,就花滿樓當然是瞭解的

,五十招後,他的拳脚宮白從被逼的形勢之下 ,他們低估了南宮白 ,他的拳脚已露出功夫的形勢之下,漸漸穩住他們低估了南宮白,南

> 不 還以奇

吶喊喧叫着 引得圍觀4 的 色 人 羣 不 住

並未向他襲擊

隻溫

不要緊和手型

花滿樓

伸向他的頭上

一撫摸着

你

聲音

雙掌在南宮白面門一晃, ,現在,他們不想儘快收拾南宮白他們實不能够再這樣的繼續打下去喧叫聲驚醒了花滿樓、燕燕, 他們想脫身已是已經很難了。 一記旋風腿掃向南宮白耳根。 花滿樓焦急之下 喧叫聲驚醒了花滿樓、 旋身而起 聲長嘯,

西河

他睜開眼

站在他身邊的是衛

已經被李壽

]經被李壽、徐童、謝大元執他再看被打倒的花滿樓、燕燕

肋。 他想挫身迴避, 白意料之外。 9 9 自身後分插兩同時又感到燕

過相

你是位有福氣的人。」

「南拳北腿」這

招倒頗出南宮

然的

衛西河含笑道:「我早給你看

道:「道長,你這是做甚麼?」 他在甘棠湖見過衛西河

他茫

他幾乎沒有脫身的機會他似乎已陷入死境。

聽候發落,然後再把這大元道:「先把他們兩個囚

衛西河指着花滿樓、

南宮白不解的道:「福氣?」

候發落

把這

公

把這位 四起來 燕燕向

他回頭看,

不見南宮白,

也不

只剩下

地上

一包銀子

圍觀的人羣也驚叫起來梅姑驚叫起來。

脚「金龍絞柱」 南宮白在危急之下 雙掌齊出插向燕燕的 ,「童子拜觀音」倒縱而起, 出插向燕燕的雙肩鎖一,踢打着凌空的花滿一,踢打着凌空的花滿一種,與無人

人的影子

他極目搜索,

再也看不見他兩

天崩地裂

船呀,放船過江啦!」

(全文完

人羣正向着渡口湧

像潮水似

他再也無力還擊,只有閉目<sup>©</sup> 沿而出,他咬着牙,掩着傷口。 傷口震裂,鮮血隔着衣衫,汨南宮白跌落塵埃,由於用力過 只有閉目受

### 西門丁

大俠史金刀的壽筵上,各 賓客皆不能自控的做出各種不

可思議的行徑,原來有人從遠 處發功遙控羣雄。 俠客傅雨生恐發功者藉此 禍害武林,誓要把罪魁找出。

# \$ 25

「冥門」是鬼域陰陽界系列 ,不但恐怖、詭秘,亦含警世 意味。

各大書局、超級市場、屈臣氏、萬寧、星島中心 及香港電視服務站有售



79 這時常遇春又駕舟殺到,弄得陳友諒心慌意亂,叫苦連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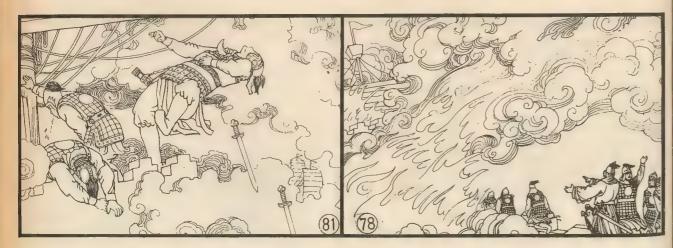


76 不容陳友諒細看,船艙裏突然竄出幾個士兵, 他們把澆了油的蘆葦、硫磺、火葯等物紛紛投向大船 。霎時間,船上燃起熊熊烈火。



80 陳友諒的兩個弟弟陳友仁和陳友貴,見此情景連忙挺槍迎戰。盡管他們拚命掙扎,但怎麽也抵不住大風捲着的烈火。

77 陳友諒正在驚訝,忽然從對面船艙裏拋過一個 鐵錨掛住了大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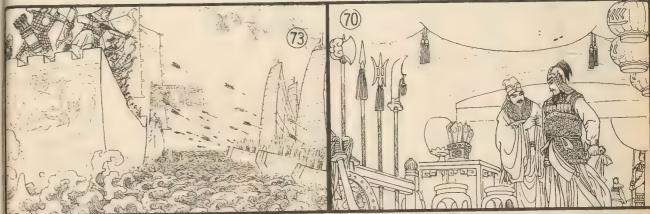
81 陳友仁兄弟和幾員大將,戰不到幾個回合,相 繼被烟熏火燒昏倒掉進水中。

78 陳友諒見事不好,急令士兵滅火,怎奈風助火 勢,火借風力越燒越烈。陳友諒急得不知如何是好。

明代開國英烈傳之七

張龍·編繪

### 鄱陽湖大戰(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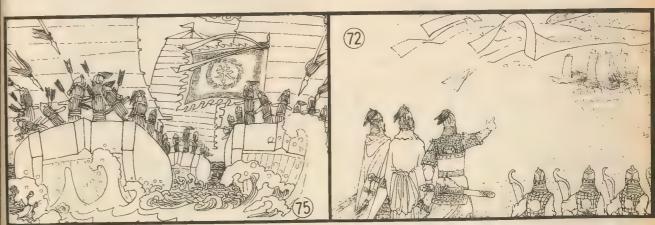


73 陳友諒估計是朱元璋領兵進犯,便命令士兵彎 弓搭箭,連連發射,哪知船上的士兵像是得了「避箭 訣」,竟沒有一個被射倒的。

70 接着,劉伯溫又對朱元璋如此這般地說了一番



71 朱元璋聽罷遂令常遇春等進艙,口授密計。常 遇春領命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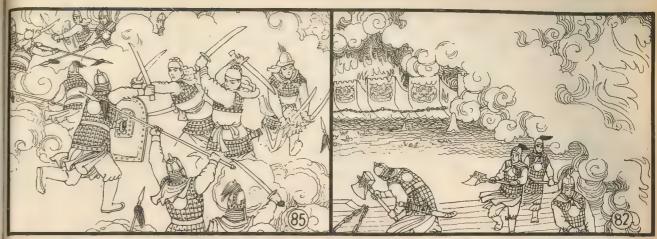
75 士兵用長矛刺去,船上的士兵仍然站着不動。 他們仔細一看,原來這些都是戴着盔甲的草人。

72 天色將晚,水面上果然刮起大風,船頭旗面獵 獵作响,正率領士兵駕着大船在水面巡邏的陳友諒, 遠遠地看見七條坐滿了士兵的小船順風而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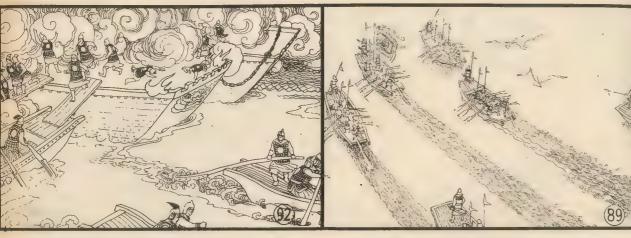
91 陳友諒的士兵措手不及。朱元璋的郚隊越殺越勇,喊聲震天,波濤湧起,天昏地暗。

88 朱元璋和劉伯溫的小船行出不遠,只見原來乘 坐的那隻大船就被敵人打沉了。



85 陳友諒的計劃又被打破了,各路艦船只好橫衝 直闌,胡亂厮殺。

82 陳友諒自知抵擋不住,只好帶領戰船西逃。但 苦於戰船高大,首尾連接,掉轉不靈;等到砍斷繩索 ,被燒死落水的士兵已不計其數。



92 陳友諒的戰船由於活動不便,進退無路,士兵只好各自逃命。

89 陳友諒見朱元璋乘坐的船隻被打沉了,便認為 朱元璋準死無疑。不料,一會兒朱元璋又指揮廖永忠 、愈通海駕着六隻小船,衝到跟前。



86 但朱元璋軍陣嚴謹,威不可犯,張定邊也帶傷 登上戰船觀看,只見朱元璋正站在一條木船上,揮動 令旗,從容地指揮作戰。



83 正值危機之時,陳友諒乘一小舟逃出火海,咬 牙切齒地發誓道:「不報此仇,誓不為人。朱元璋乘 坐的乃是白色船隻,我非毀它不可!」



93 陳友諒見船隻被毀,士兵死傷過半,心急如焚,幸巧有隨從保護,才駕着小船衝出重圍,退到湖中的保鞋山。

90 陳友諒一見,更為惱火,但自己的船大,死角多,不易逃脫。朱元璋船上的士兵乘他們不及還手,攀上大船,大殺大砍。



87 此時,一直陪伴着朱元璋的劉伯溫,早已發現 了張定邊偷襲的企圖,當即悄悄向朱元璋說明原因, 他二人跳下大船,登上一條小船,向一旁划去。



84 第二天,陳友諒率兵東征,命令士兵見白船就 進攻。但沒想到,朱元璋率領的水面上的船隻統統是 白色的。



103 陳友諒一死,他的隊伍紛紛棄械投降。朱元璋 馬上命令一支船隊去招降陳友諒的餘部。



100 陳友諒逃約數里,冷不防前面又殺出許多條戰船來。原來,這是朱元璋駐紮在前面的守軍,迎頭截擊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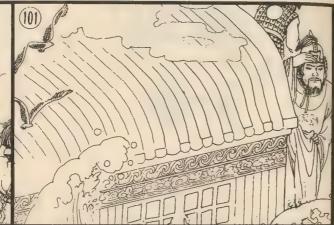
97 一天黎明時分,陳友諒帶着少數隨從和精幹的 士兵,乘船冒死衝出湖口,急逃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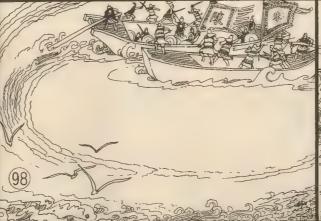
94 朱元璋親自率領諸將追到罌子口,只因水面太 狹,才沒敢冒進。朱元璋為了監視陳友諒的活動,分 兵屯駐湖口。



104 至此,朱元璋和陳友諒的爭奪戰宣告結束。朱元璋對劉伯溫說:「張士誠乘我進攻陳友諒之機,入我都城,現在該是收拾他的時候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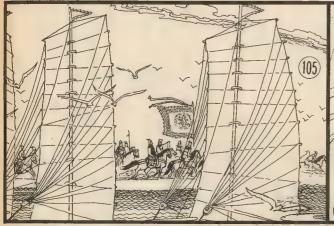
101 後有追兵,前有堵截,陳友諒見情况十分危急,把頭伸出船外,觀看動靜。



98 朱元璋一看陳友諒突圍出去了,急命各路水軍 緊緊追趕。兩軍便又在湖中搏鬥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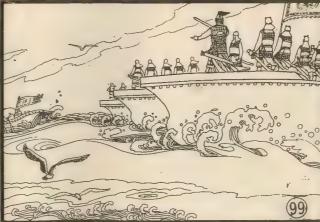
95 爲了防止陳友諒突圍,朱元璋命令部隊在碼頭 設置了許多障礙,埋下木樁,同時又準備了幾十箱火 葯,嚴陣以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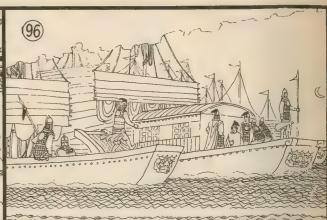
105 劉伯溫點頭道:「主公說得極是,我們該回金陵 與張士誠决戰了。」欲知朱元璋與張士誠如何决戰, 請看下集《破姑蘇》。



102 突然一箭射來,正好從陳友諒左眼穿進去。他「哎吶」一聲,頃刻工夫,便一命嗚呼!



99 戰了一會,陳友諒的軍隊已被打得精疲力盡, 只好且戰且退。朱元璋緊追不捨。



96 陳友諒被圍在湖中,進退無路,眼看船上的糧草越來越少,軍心浮動,只得和將領們商量突圍的辦法。

鐵拳匡正義

點

粉擔子的年輕人,背着夕陽, 黃土路上只有一 蛙聲陣陣,點綴着黃昏 向馬家莊那邊趕去

個

挑着

纖細的柳腰和豐滿的臀部

身好的女人

騎在馬上

至於身段,

就更不

一,更能誇--用提啦,原

大 腰

, 踏着

泥濘的黃土路

梅雨剛停

夕陽照着村外

條

那

小嘴在氣極抿緊時,

「獅子花」上伏着一個藍衣少女 ,急速地擴大 但路的另一端,出現了 ,清晰。 近 個黑 ,

看你還敢不敢駡人?」的脖子上,冷笑道:

冷笑道:「楞

這小子除了兩眼處的泥漿擦

臉上其

他部去

!」刷的一聲,

份仍有汚泥,像個大花臉 大半,勉强可以視物,

「反了,反了,救人啦……」

像是故意擋住少女的去路,找她的的路面走,左右搖擺不定,看來就小贩非但未閃避,似在挑選泥漿少旁。但是,「獅子花」愈來愈近,那該聽到鞭聲和蹄聲而趕緊閃避一 麻煩似的 即使少女不吆喝, 挑擔的 人也

不一會變成了一個的泥漿,揚鞭、京

夾馬,

泥

水四濺,

一會變成了一個小黑點

「啪達」一聲摔在路邊水中。

長鞭一抖,

連人帶擔子飛

起

「便宜你了!」那少

女彈彈褲上

開……」第一聲厲叱在十丈外 這種終年奔走、沐雨餐風的生活 開 除非他過膩了 第閃

霉了

俺找你爹算賬去!」

\*

「他奶

的

,遇上

你

. 9

算俺倒

週。 小販用衣袖揩抹着臉上的 販已經變成泥人了 原地轉了 泥漿

有沒有回來,小姐還是去看看韁,說道:「莊主剛剛還問過小姐塘邊停下,一個僕人走上來接過馬塘邊停下,一個僕人走上來接過馬

小姐還是去看

花」人立長嘶而起,原地「你想死!」皓腕急勒 二聲已到了 這可能性不大, 小販的身邊

, 「獅

氣大得多了。 人物心目中, 中原一帶那個

馬家莊非但在徐州百

心目中,馬家莊比徐州府的名一帶那個不知!尤其是在武林馬家莊非但在徐州百里聞名,

兒看你洗馬 「沒有要緊的事情 0 L\_ 9 我就在這

五 右 時那小子已進了大

莊主要是不肯

· 成了

一定是白痴的自負,使到 所,都是些的的自負,使到 一定是白痴。似乎 一定是白痴。 人類都有積習難改的通病,馬家小姐還是講理的人,配在馬家莊也能行得通,最 ,都是些美麗的孔雀心,似乎馬家的人,似 雖說「有 他們的 外界 使馬家嚴 雀 人互 馬家不喜歡這種人 開屏而 的 时人,包括僮僕在的怒,武林中都應然成為一個獨特里視和哄抬及過份也的通病,盛名的政的通病,盛名的 不喜悅的人 隨時都 最低 但 是 這 會 度句

能使馬 也不欣賞 至於賣胭 只不 脂花粉這種人 過, 這種人有時候 的讚譽 馬家

通常的器皿敲起來比裝滿了能是最响的。 馬五是馬家中最不食医家得到錦上添花的 中最 會「開屏」的 敲起來可

馬五大力掙脫少力

東

西的

看,居然是個不 ,這是第一次, 一 小子。未經許可 女 入流這 個箭 而 流這闖箭的頭入步

破碎 大的 被踢上半空。 或是像? , 個離

> 財害命啦!」 「馬莊主 快救 啦 少莊.

**不把你打扁** 含着森厲的冷笑。「我馬 在馬五 能高聲呼救, ,簡直是莫大 盛怒之下 我就姓牛 這 的侮 陣 對 约天下第一 每辱,馬

皮球的。 於皮球數十倍的物件 技巧並不在行 個人 而馬五似乎對於壓爆 倍或百倍, 要把皮球打扁 對準壓 ,重量 除非 一下進用

地上的青石板也有碰着的青磚牆上都落 裂了 脚, Ŧ. 他只 那小子的身子眞像皮球 一拳重於 落下 一寸來厚 許多磚屑 拳 9 脚重

再打會鬧出人命的啊!」 五 弟 不 能打 快住手

仍和原形差不多呀 甘心在打了半天之後, 就算打 鐵吧, 再拙劣的鐵匠 那塊頑鐵匠也

着衣衫已 誰會 的 通常挨打是弱者的 驚奇地瞪大眼睛 不如能挨 林中人深 幾乎已無法遮 知 9 這現 注視

做 能這樣毒 儘管她自 7她,更無人忍心這樣 后當今武林中沒有一個 個能挨打 的 樣個

「住手 !」第二道大門內傳出

挑着擔子走向馬家大門。 馬才洗了一半,

麼搞的?活像一條泥鰍!」 這是怎

他 少女笑道:「來撒賴的!」 人生地不熟, 居然這麼快

馬伕道:「這麼說 , 是大小

姐

前闖。而以此一人,以成也姓。而以此,你踢人,八成也姓

不由自主地轉了一週的!」一脚踢向面前貨

脚踢向面前貨擔,

那

小子

「好小子,

你是誠心來找麻煩

開來

, 老遠就叫他迴避

馬伕道:「就算他是個 一莊嘛, 0

憐的! 這時 ,那小子朝馬家大門樓上

衣著華麗的少年迎面攔住, 就算進去了也不容易出 馬家的大門豈是這麼容易進 你是幹甚麼的?就這樣往裏 來, 道:

有這 ,抽在 位好心人指點 俺娘臨死只留下七両銀子 小買賣。 水田裏去,吃飯的家當全毀了 上被馬姑娘用鞭子把俺的 本來俺也不 , 叫俺來找馬莊 想活 作了 擔子

成!」 這種死心眼的人,我已經說過要時 人。 我已經說過要時 人。 一次 也有點愠色

·難道想挨揍不船給你銀子,你還,大聲喝道::「喂,人聲喝道::「喂

女也有點愠色,

這下子不但馬五火了,! 眼的人,一頭撞到牆上

我已經說過要賠給你銀子

裹闖幹甚麼?

那條馬路是我們修的 虧你得認栽!!」 去!誰 14 们修的,在那裏

V 48

人 走的

俺是個賣胭脂花粉的 販

的擔子又往裏面急奔,

世上

置到牆上不 上的確有 開

那小子已經站起來

那條路是你們馬家的

眼見一個泥人

上門來啦!」

他一身泥漿嗎?」

天下第 上五公子, ,那會找不到!只怕就算他是作

小子的衣領,摔出大門馬五不吃這一套,

石皆之下,上前揪住那

貨擔子已經七零八落,胭脂花粉子的衣領,摔出大門石階之下,

打量了一下 挑着擔子要往裏去。

來,

散了一地。

裏去的,賠他幾両銀子算了吧!」

道:「的確是我把他抽到水田

「五弟,別爲難他

ン女走過

怒吼一聲竄上去

殺手,急忙跟了上去,揪住了一聲竄上去,也許少女知道他走出門外,乍見他又往裏走,

由於馬五摔出那小子之後

也

要怒吼

泥漿大部份已半乾,裂了問叫叫嚷嚷的硬要往裏面闖賠償俺的家當,俺也活不用沒有豎個招牌,莊主那

叫嚷嚷的硬要往裏面闖,

臉上

的

馬伕愕然道:「小姐,

面闖嗎?」

頭的

,別看他土里土氣的

里土氣的,出口就,這小子是來耍滑

.姐姐,

左脅下,然後在警叱喝,用型 ,然後收手退下一二成功力,踢叱喝時已踢出一 踢在那 脚 反 足 子而 的暗

他果除下和在了第 路上被陌 天下 衣著樸素 莊莊主馬步青 第 一莊扯上關係。 阳生人遇上,絕不會把系,皮膚略黑之外,如土馬步靑,中等身材,怎可以這樣打人?」天

板下逼, 有了 大都 那小子被最後一下重擊昏了渦,要不,就是失眠,沒有睡足。人。而馬步青已是五旬左右,眼大都精神飽滿,目光烱烱,犀利大都精神飽滿,目光烱烱,犀利 了被最後 一 就是失眠 病,看來是 下重擊昏了過 平眼利

給你記上, r 錢大的麻子,不知他是從那裏找,不足為奇,奇的都是一臉紫色,不足為奇,奇的都是一臉紫色你記上,來人哪!」

送 到客廳

放在地上,馬豆卡等在起那小子進入偏院的客廳中起那小子進入偏院的客廳中人人,看看還有沒有救。」去,看看還有沒有救。」 四地個上 也都向馬步青搖搖頭個麻子都上前試了那 都上前試了那小子的 立姊弟被阻於院外。 偏院的客廳中,把人 四麻子挾

馬步青也不用去試 。在馬家莊,除了馬步青 大天九王」的 他信任這

身手是無人敢懷疑的

件事到底是怎麼樣發生的 馬家的 人豈能仗勢欺人 馬步青不 悅 地 !道 這:

前來要求賠償……」 有八字眉的麻子是「四大天九王」之 有八字眉的麻子是「四大天九王」之 主在路上濺了這人一身泥,由於這 一身。」略高而 一只怪這小子不識抬擧。」略高而 「啓稟莊主,這不能怪 五

(文部謀生家當被毀· (本) 謀生家當被毀,要求賠償是應馬步靑道:「作小生意的人,

口口聲聲要 準備賠償, 口聲聲要找莊主, 「是的莊主 ,可是這小子却 莊主,小姐本就 不識相 他 9

何……」 事情弄成這樣 『写道:「事凊弄成這樣,叫我如「硬往裏闖也不能打死人,」馬口聲聲要找莊主,硬往裏闖!」「備照信」「十字)

在的,像這種販力也不在莊主,莊本 所 ,也是他的造化! 主 人已經死了 主一 夫走卒, - 」吳烈道:「說實土一向慈悲為懷, 能死得 其

,對足 ,你們看着處理吧。對避免,好吧!妥美 輕重 避免,好吧!妥善料理他的後事輕重,這類似的事情,以後要絕「記住,咱們馬家莊在武林中學,馬步靑並不滿意,他揮揮手道,馬步靑並不滿意,他揮揮手道

唏嘘的往外走

地上那小子忽然動了 邪門!還沒有死

, 生命雖 歐的傢伙就很重要了。雖然重要,只要他這一 小一陣,似 ,似在找他的擔子, 只要他這口氣沒斷

起俺死去的娘啊!」的擔子呢?擔子給你 擔子呢?擔子給俺砸了 忽然坐起來,大聲道:「俺小子睜開睛睛」 小子睜開眼睛, 横掃了各

那有多好呢!, 概是要說:「你就這樣停止呼吸,無福之人不葬有福之地,嗨!你如無福之人不葬有福之地,嗨!你如 大如:

地力剛受,派打跺才了只的 力跺下的,所以馬步青一直在靜靜剛才他親眼看到馬五最後一脚是全受了內傷的樣子,他想不通,因為完了是這小子能不死,而且也不像派的武學和人物,都休想瞞得過他派的武學和人物,都 量那個小子。

「俺?俺祇覺得太寃枉「小哥,你感覺怎麼樣? , \_

找上門來要求莊主賠償,趕路,那姑娘把俺一鞭扯 ,那姑娘把俺一鞭扯下 你們 水中好 又

感覺身體如何?」 馬步青說道:「我是問 小哥你

可說店不一錯

費鐵匠做學徒打了三年鐵咧!俺的身體本就不賴, (鐵匠做學徒打了三年鐵,十五次)--俺的身體本就不賴,十二歲一身體, 馬莊主你這可是糟塌

!!吳烈 ,動不動就揍人,終 教三手忘了兩手, 家 有 大力霍師父,他教 了 和 少莊主的打法不一樣咧……」了!可是霍師傅打人俺受得了 跟賣大· 力 ,後來俺娘不讓俺,霍師傅脾氣暴躁,不是俺太笨,都了俺一套大洪拳

貴姓呀?」 「俺叫王來順 9 家鄉 的人 全

馬步青

瞇着眼道:「小哥

我看看!」 都叫 「王小哥 俺大順子。 你站起來走幾步給

了五七步,道:「莊主,你放心,俺雖然被少莊主打熊咧,挑擔子作生意嘛,還將就。剛才俺醒來的時候,恍惚聽說要厚葬俺,莊主你也候,恍惚聽說要厚葬俺,莊主你也不必費神張羅,就把料理後事的銀子,賞給俺,再買個挑擔子……」不順,你這種小生意,終年奔走,職點蠅頭小利,實在沒有甚麼出息,我看你……」
一點,只要肯努力,積聚點袭,光

賣點細雜貨,可用挑擔子,可 说擔子,可:
〈要肯努力 錦緞莊甚麼的…… 可以開個 要是祖 要是祖上有德, 精聚點錢,就 小生意,苦是苦 小生意,苦是苦

不出 你這

情你想當掌柜啊! 有這雄 心 壯志啊-

柜郎候的當還 記得俺家鄉有個趙大爺 啦 (過魚, 熬出頭開了家魚行 , 你可 掌

银子,我居你十两,另外再给你就實可靠, 一年下來,也有三十六两銀子, 據子,我居你十两,另外再給你 就實可靠, 也有三十六一銀子, 而 銀 大 年 下 年 月 你個要 店當掌柜的 ·怕吃苦 這個嘛, 步青 三両銀子,管吃管住,想留你在本莊幹活兒时,那太容易了,我看时,賺了錢不亂花,要開 點 頭 個 你 七 五両至

你两人人 見九……三六一十八……是一百〇一年三十六両,三年是……三三十六両,三年是……三三二計……」抓抓頭皮,扳着指頭道:「這個 嘛, 俺 可 得 核 計 核 上,給 · 青道:「本莊除了設有糧,給俺多少利息?」 要是俺不用他, 放百

例留江行 也算是自 些,月息一分五厘吧!」 作掌柜開個店 俺决定: 利息可 如果你 以及江 幹咧 會 蘇鎭 願 破意

王來順 , 來嘛

> 委屈你 要是成 9 掃掃庭院 績 好 9 就讓你院,作 到厨 糧師 行去幫

外傷。」
外傷。」
外傷。」
外傷。」 ,吳烈道:「王本 馬步青叫人 亦子也會骨折肉度
可是五公子剛士 人把王來 來順這 看碎,那人帶 祇不一雖到 有死,土宅

先天遺傳,使他有過人的耐馬步声 耐練 力 , 加銅上

情死過去嗎?再說老五的功力,你 情死過去嗎?再說老五的功力,你 們也該知道,和他大哥二哥自不能 此,比他三哥和四姐也差了一截子 ,傳說中的『魔拳』是個中年人,年 約受過磨練的人,又當別論,况且 分受過磨練的人,又當別論,况且 分受過磨練的人,又當別論,况且 。 一般百姓受不了,自 們小心點。」

共五進庭院

王憾腦趕王人打來事土,順掃 才幸的又就, 極祖和老二繼業,老7少青共有四房妻妾,73逃過這一次的毒打。辛虧馬五的二娘出來8 一虧馬五4 , , \_\_ 盆花 馬沒五有 有打 出來阻力 9 服 五 正一個聞 , 件土聲

太 沒 全 是 二 房 了老大繼馬步 <sup>馬</sup>小怡是三房生的 <sup>8</sup>馬五和 <sup>8</sup>馬五和 <sup>8</sup> 但吃香 二房生的,只有四,馬五和馬家唯 喝 辣 的, 却是 一次 老三繼 老三繼 四四四 姨姨的芳生

南之一的「神险 之一的「神险」、「神 之一的「神险」、「神 艷元三動配姨 9 四 配劉氏,恰巧小了二旬,而且美姨太就小了十二歲,附之已故的四姨太二十五歲,剛過花信,比之外,無人見過她的身手。另外之外,無人見過她的身手。另外功很高,只是馬家的人除了馬步功的「神陰流」嫡傳第七代弟子。 有 、「神陰流」 Ω 一,傳說四姨太的母親是日兩個理由是四姨太吃香的原 且 是日 1本三大劍 一刀流」

鼻尖說 小心你的皮不是名種, 小怡走過來的皮。」馬五 及。」馬五指着工如果再砸碎一只 , 馬家 的花沒 個盆景 王 來順 有

再對一個下人吹鬍子的感受,她對馬五道有「風味無殊鱗脯,魚 下人吹鬍子瞪眼睛的她對馬五道:「老五 顯得肌膚格外細嫩 子瞪眼睛的,花道:「老五,別色香倍勝鵝黃」

> 9 再名貴也不能和 妳 別管 人比 9 我總是看

小子不太順眼的 馬小怡 道:「王來

9 以後別惹他了。馬五走後,馬小

大在乎,弄壞了東西,只要別讓俺手大脚的,五公子揍犬,俺倒是不不過俺是個粗人,幹活兒免不了粗不。 王來順道:「姑娘說得也是, **賠就行咧!** 

你的 爲甚麼讓人家揍來揍去的? 馬小怡氣極道:「好好 皮肉和別人不同? 難個道人

氣嗎?」 天五公子打俺,不也累得呼呼直喘平常的!」王來順往外一看道:「昨 同?只不過俺也知道, 「皮肉 就是皮肉 9 會有甚麼不 人也是很

:「這個人只要再斯文點,那就甚,怔了半天,搖着頭嘆了口氣,道馬小怡瞇着眼打量着他的背影 麼都好了

的阿姨 ,大門外有個姐兒找你,說是你時馬伕孫九走過來,道:「王來 王來順在打掃馬步青的書房

麼土頭土腦的 九低聲道:「傻小子 土頭土腦的,居然有這麼一位像低聲道:「儍小子,想不到你這王來順丢下掃帚就往外走,孫 這孫

然是土 這是甚麼話? 祖宗三代可 俺 不

V 50

得補啊早道, 俺祖父當年在 俺爹也是唸書人,要祖父當年在直隸作過 中學人準有他的份!」 要不是 \_\_\_ 是任

該讓他進來坐坐。」整道:「孫九,不論見 馬步青在書房中聽到了 的客人,在禮貌-

是的莊主!」

來的了 女郎,一位衣 那女郎低聲道: 郎,他低聲道:「妳這麼快就位衣著樸素,却十分嬌嬈動人這時王來順已在大門外,見到 「事兒不是說 就人到

定了嗎? 鍾老爺子就想不出 「可是我始終不 太贊成 愛好的辦法質成這種辦

發怒,也不會有損她的 「怎麼? 一個好看的女人,一個好看的女人, 女郎 9 即 臉色 使

人家會不會招待妳來得早了些,我 家會不會招待妳這位遠來的來得早了些,我在這裡還不熟 「變卦?那怎麼會呢?只不過 堂

究過 女郎 在通道: 不離十……」 ::「放心 . 9 事先再三研

是下 順老弟 都要請 孫 的 , 九 丽進去坐坐。」 的親朋好友,凡是遠道來的,莊主的爲人你不知道,就九在通道處已嚷叫道:「來

俺說過,莊主爲人順大聲道:「阿姨 隨 9 和聽,見

·擺架子

回打 擾?就在這兒說幾句話,我也才不過一天,阿姨怎好意思進那女郎笑笑道:「來順,你

如不肯進去,小的沒法向芘脎九道:「莊主親自交代過,「不!姑娘一定要進去坐 莊主 9 姑 交娘。

代如孫

「阿姨,妳就進去坐坐吧 「阿姨,妳就進去坐坐吧 「阿姨,妳就進去坐坐吧 「阿姨,妳就進去坐坐吧 惟死也不會 惟三両銀子

客廳外的甬道處,大聲嚷是馬家的老僕人,心中有數王來順和這位姑娘顯然不同天來順和這位姑娘顯然不同 阿姨見見莊主?」 ,莊主在家, 來順老弟 大聲嚷叫送 人名 ,這雙眸子 同 不讓道了內。孫看廳窗

「只要是本莊的宣「請進來!」」 客人,馬步青 都在不內 要道!

, 有 献 主 半 世 故 孫 九 世 故 是必備,點心則未必會有。 時候武林稍有名氣的人物來此上茶點,這是沒有甚麼成規的半睡不醒的眸子發了光,他就世故地看着主人的表情,旣然 點心則未必會有

能入客廳這種 常常接近主人 市常接近主人的緣大概是馬伕孫九

請你阿姨入座, 「稀客…

久的將來,馬家要添一口人,他笑,總是在適當的時候。見外。」馬步青很少有笑容, 事 , 也許 喜不

娘臨死 搓着手 主……莊 的 時候,特別主,這是俺 时候,特別交代二年工,這是俺娘的二年 「阿姨,這八眞是的… 交代二姨照顧 娘的二妹,俺 這就是馬莊

「還沒有請教姑娘貴姓?」 9 🖵 阿姨

道:「趙姑娘府上是・・・・」 人美,名字也高雅。」馬步青

自己人嘛! 來 千萬,

如 果别快

行?」 意不是作得不錯嗎?為甚麼要改 意不是作得不錯嗎?為甚麼要改 生幹甚麼?」那女郎喟然道:「大姐 些幹甚麼?」那女郎喟然道:「大姐

也姓趙 趙,她叫趙雪娥。」 王來順道:「俺娘姓趙

得!」馬步青道:「這件事說來本人十分之內疚,犬子和來順發生了誤會,毀了他的挑擔子,本人過意不去,决定留下來順,先在敝莊做點素活兒,稍後,派他到糧行或錢莊表。」

憨厚 9 只怕他笨拙 ,是個倔性子,射射生::趙雪娥嬌聲說道::「來順 有些人開竅較晚 ,不堪造就。」 ,謝謝莊主提拔道:「來順爲人

步青道:「來人哪! 人取士取之以忠厚誠實爲主。」馬

**厂交代馬總管, 應聲站在門外。** 孫九的預測 有實現的趨勢

爲貴客準備

主千萬…… 然安定下來,小 [馬莊主,這不敢當個清靜的院落。] 看來順,馬上 小女子也放心了,莊上就要回去,來順旣這不敢當,小女子

,馬步青好似年輕了許久做到的,當馬彪引客人,凡是當總管的人,八面於 ,本莊豈不有慢客之嫌嗎?」「不遠千里而來的客人,如不「那怎麼成?」馬步靑朗笑 「不遠千里而來的 總管馬彪 似年輕了許多,目光一馬彪引客人走出客廳時时人,八面玲瓏是應該的人,是馬步青的堂侄, 如不接待

緻而大方的阿姨……」 「眞看不 光不能隨着通道轉彎 直未離開過趙雪娥 馬彪返回客 王來順有這 <sup>然順有這麼一</sup> 1廳的時候, 腰身 可惜月 位道 標

「說得是!」馬步 以,他外祖的家世,他的祖父曾在直想 祖父曾在直隸作了,不能以他這少青踱着步道: 也是

不會太低……」 「不過王來順的家世 過一任候補道 代來衡量,他的 ,到 雪

是做不到的 電辱不驚的 「是的-驚的風度。 難得的是那種不卑的大叔,趙姑娘人! 沒讀過書的 不品 女 九 元 炭 燙

有可能?」到趙姑娘就很投緣 「你的看法很 道:「馬彪 有見地 9 依你看 我第 」馬 , — 有眼沒看 步青

自己留點餘地。加上他自己拉對 的道理?只是聰明人作事總會為上他自己拉攏的技巧,那還有不在馬彪心目中,馬步青的盛名

趙名 姑 和富甲武林的 娘豈非不識抬擧了麼?」 財勢, ·以大叔的 ,盛

這 把 年紀了!」馬 馬步青自 麼年輕 朝大叔

,才不過四十許人, 不過四十許人, · 高四十許人,再說四嬸嫁到馬家,您雖然將近五旬,表面看來,馬彪正色道:「大‧‧‧ 過四十許人,

**黄花大閨女,這件事嘛** ,人家雖不是門當戶對 這些都 不用 說了 , , 就交你 論家

「大叔放心 小姪理會得

「交代下面, 明天再說罷!」馬步青道:慢着,人家第一天來,千萬人都於心,小好理會得。」 小心侍候着。

大叔 姪不會使大叔

> 管還要難,大、二、三、四房各有管還要難,大、二、三、四房各有所身手也高,格外得寵,而馬彪在而身手也高,格外得寵,而馬彪在而身手也高,格外得寵,而馬彪在一個大家庭中就有份量,四兒女在一個大家庭中就有份量,四 ,不 ,恐怕比在大內當的不聊明嗎?當然不,在 在句謊 、內 家當 9 , 四有有總總馬 面在

自如的地方!」 為我危言聳聽,馬家莊可不是來去計行事,一旦荒腔走板,哼!別以陣,代你復仇的,一切計劃必須按陣,代你復仇的,一切計劃必須按

頭 , 9 債有主,我不主張太……」我早已銘記在心,但是,京 「這個我知道, 老伯和 之, 寃有 然的盛

息一天,惟怎敢當時出,道:「 ,道:「馬總管,您這樣張羅,趙雪娥使個眼色,王來順連忙退 一天,最遲明心敢當呀,再說 馬彪帶着三個年輕使女進院中 天 , 天晌午就要走,俺阿姨祇是歇

,一個抱着嶄新的寢具,就走嗎?」馬彪揮揮手,一麼遠的路,馬莊主能讓趙! 娘碗,銀 盥洗 「這是那兒話 在外面 馬莊主能讓趙姑娘明 吧!妳要是客氣 而 個 個 使 女 一個 使 女

主會責怪小婢的

張羅莊 ,不 我是個下人,也可是個下人,也可是人女的。」 我是更不敢久躭了 , 莊主這樣費神 , 來順在

明天就走,在主會很難過的。」

明天就走,從不分主僕貴賤。妳要是

武林江湖,而是莊主文明隨和,以

武林江湖,而是莊主文明隨和,以

武林江湖,而是莊主文明隨和,以

武林正湖,而是莊主文明隨和,

武林正湖,而是莊主文明隨和,

武林正湖,而是莊主文明隨和,

武林正湖,一莊 本莊莊主,那就錯了,莊 趙姑娘,妳要是以世俗

於回家,也該在五七天之後……」,住上十天半月絕不算多,就算急馬彪道:「姑娘如果信得過我「這……那我要住多久?」

,俺是粗人也不會說話,俺簡直想莊主是大好人,可沒想到這樣好客王來順道:「馬總管,俺知道 哭啦……」

處,

那就是好色。」

昧的一笑,她 走了三個使 三個使女時,回頭向趙雪娥曖馬彪確有一套說服的力量,帶 

飛騎召回老大和 她立即派 四 [姨太在 馬彪封 召回老大和老二。即派人以家中發生大事爲由,即為人以家中發生大事爲由, 這 一天上午就是個消息夠是 爲馬步青眞 消息夠嚴密 知 會再來 道了 9 , 口

老大 鎭 百 上里以

> ,支走了小婢,道:「趙姑娘,下貞子來到西偏院中見到了趙雪晚才能趕回家來,但午時稍過,外照料兩家糧行,他們最快要到 我打 恕娥岩傍

雪娥連忙見禮 「這大概就是四夫 人了吧?」趙

漠地道:「比起趙姑娘,恐怕我既常四夫人最年輕,也最美麗的?」說四夫人最年輕,也最美麗的?」趙雪娥道:「小女子雖然才到趙雪娥道:「小女子雖然才到 「趙姑娘怎知 道我是四 [夫人?]

不年輕,也不是最美麗的了!」漢地道:「比起趙姑娘,恐怕我 「那裡……夫人妳……」

很清楚,他甚麼都好,就有一樣娘,莊主是我的丈夫,我對他自「咱們還是閒話少說吧!趙 樣短 短 始 姑

可眞看不出來了。 趙雪娥道:「這一 點 , 小 女子

小魚 貞子哂然一笑, 「等妳看出來的時 ,只剩魚頭和魚骨了 ,道:「恐怕妳這條來的時候……」岩下

辦呢?」 「這眞看不 趙雪娥雙手抱肩, 出來 ,我…… \*\*\*我該怎麼

人丁多,將來分到 年紀,只是爲了B 共有四房妻妾,於 妳想辦法, ,只是爲了馬家的財富,馬家四房妻妾,就算妳不在乎他的辦法,妳得認命,况且,莊主 妳要是請馬 莊管

心 「夫人,妳這話不是太……」 郊,妳想不想走?」 ,我是一份好意,妳

得馬上生出一雙翅膀。」 趙雪娥道:「我怕死了, 能救妳

在這裡等我,我送妳只 -,岩下貞子一扶,捏了她臂部「謝夫人救命之恩!」趙雪娥要 我送妳出去。」

我都偏。很院 很順 岩下貞子走後,王來順 順利,不過這女人 疑心消失了大半。 必料 須交給,一切順進入西

四姨太的院落是禁地型,馬家老人 馬家老大和老二今夜會。」趙雪娥道:「不過千

落是禁地 地,他們一個我知道 馬繼業 不道 和 敢, 進但

煙,須親自照應,據說老大因糧! 行 分 今派

於那件

」馬步青自然能為,回來幹甚麼?你設 然道:「繼業, 能猜 你 說 那不

人去找大哥

您的事……」 說是要商量一下有關姓趙的姑

爲這件事做得, 商量甚麼?」 自己可以 , 道:「爹如 决定

娘還很年輕,才過門……」 管這 是 馬繼業道:「爹 種事 , 太多了是煩惱 可是孩兒也知道 , 再說四姨兒本來不

不敢

不有我沒了用名有 名召你們回來的。她以爲有召你們回來,大概是四 湿 。哼!我要做的事, 賬! 你敢教訓 。她以爲這 概是四姨娘冒 一多嗎?爹並 誰也阻 阻辦擋法

時此刻再……」 爹, 近來風傳『魔拳』 一個目標 南下 此

位趙姑娘家很好,盈季大万面對一些話不投機的女人心煩,那紀,那還有這份心情,主要是終日就回去吧!」馬步青道:「爹這把年就回去吧!」馬步青道:「爹這把年

爹 難道四姨娘您也討

不嗎 同 ?貞子是個 「混賬 總感覺得格格不 你在責備爹喜 東洋女人 0 風 公俗習慣

又何必當初呢?」 業道:「爹 知 今

,馬繼業不甘被摑,閃兒子又是一回事,一個 一個耳光摑過去足一回事,敎道

簡直造反了, 步青大怒,

□外,道··「二哥,經 □・」板着臉衝出,E 外 老 一哥,爹就是錯怪了,孩兒不能接受点:「爹,你行爲不於 檢

危機四伏 行吧!」揚鞭拍馬絕塵而去 "免輩,是理所當然,但目前本莊,你也要原諒他。」 ,我寒了心,就讓爹一意孤伏,爹竟不理正事,又有納大,是理所當然,但目前本莊

\*

三更稍過,岩下貞子來到了偏,岩下貞子和趙雪娥的約會,可以最聰明,知道管也沒有用吧!因此是馬繼芳一向不管這些事,也許他三馬繼芳一向不管這些事,也許他 以此他老

不辭而別,岩石 爲滿意, 中停了下來。 馬家莊院 **列,岩下貞子看了一下,認追歉信,表示家有急事不得,趙雪娥已在等候,桌上放**更稍過,岩下貞子來到了偏 家莊院,在三里外的柳她扶起趙雪娥,輕車熟 貞子看了 林路 認得放偏

聲明天 有機會見到 「別了!四夫人,希望以終」岩下貞子和藹地和她作別 到妳,只怕沒有機會!四夫人,希望以後還

還不給我跪下 喝叱道:「畜牲 打不到兒子

了大處

天 就 在這裡分手 我會通 知王來順吧。趙姑娘 -- ,

沒有機會了 妳就趁

不會武功的和 在腰間取下 臉的 中原武林人物段劍,這柄日本4 ,還是第一次。 但用這劍來刺殺 ,而且, 貞子

想奪愛爭寵的女人。過,岩下貞子相信用 的效果更好些 岩下貞子相信用劍殺死她本來可以用手來殺她 旳女人,能使快意恩仇于相信用劍殺死一個曾可以用手來殺她,只不

空聲,急忙打住回頭。 是下貞子冷靜的含着冷室是下貞子冷靜的含着冷室。 是下貞子冷靜的含着冷室。 發出求饒的t 悲泣聲 ,才能達到 衣袂破

那張憨厚的臉上,岩下 瞇着眼道:「你不是王來順嗎?」 密集的枝葉陰影, 洒落在· 貞子偏着頭 來人

字在天下第一莊首次派 沒錯 !裝得很出色,只可惜裝第一莊首次派上用場。」錯,只不過這個土氣的名

假和 了多少個中國人?」 離開東瀛三島,來到中國 表演都救不了 道:「岩下 你!! 貞子 9 一共殺

來?還是爲馬步青而來?」 「懶得記這筆賬, 你是爲我而

年前,妳大約才十然不會爲妳而來。 以妳份量來說 が份量來說,自 -七八歲 在玉門

萬両鏢銀送給馬步青穀了一個名叫唐傑的 ,鏢 可師 有, 這把五

找的一手 「他是我的 名趟子手看到妳的 撫養長大的 叔叔 要不是 而 真面 无我 

「連唐傑都 可眞不容易一 貞子笑得花枝招 沒 有接下

子?」 租肉厚能挨兩下-我十招快劍化枝招展,道: 下

「只可 9 都 是三流以下 的 的 中 原 亮武 劍林

啦……」「刷」地一聲,#料理後盡快趕回去,我拍手,道:「小唐,這們 岩下貞子定定神 雪娥走了 回 來 人影已消 林我可交 行失在 一類暗, 大給你, 一類暗, 大給你,

果,把她自己交給 三對方本有二對一的 1信是個 花然手 粉放

和浮動 貞子拔 王來 身 秘快 ,個攻 更加上時 

V 54

哀

。這 2個土鄉巴佬居然仍是赤岩下貞子刹那間掃出二十 然仍是赤手 掃出二十餘 空劍

柳懂了

着一 **聲**,刹那 你大概 」進來,正中貞子的4.77間不可思議的一拳概就是那個……」「蓬 · 不 ? . 季蓬,

身子 摩 不 三 不 」出去未落之前,一葉小是拳,她以爲這是實 蓬鎚,

鳴之聲 地靜了 來聲 ,焦 只雷 有後 柳, 浪立 和刻 遠處 的虫

找我? 踱着 馬步青在他的 ☐外道··「大叔 [他的客廳中不

:「貞子不見了

是總管, 應該知道!

過……」
 我是不便進去,况且大叔過去交代我是不便進去,沒有特別緊要的事,中,我可以隨時去走動照料,只有也很有限,大嬸,二嬸和三嬸院落也很有限,大嬸,二嬸和三嬸院落

「沒有,大叔,不可或者聽到她院落中有 「我是問你 沒有 何 看 動靜?」 出去

在後院中即在四嬸院落落 院中哭院落後

淚好些。」 完貞子和一般女人不同吧?貞子和一般女人不同 用同劍, 选用. 不 眼不會

一個不會武功的シで、でもの身份,她的劍雖快,又豈能去要用劍,自不會對付大叔,以四哭泣,不過這件事又不同,如果哭泣,不過這件事又不同,如果 是誰洩漏了消息? 何信四嬸是爲了這件事不會武功的少女?」 馬 ,彪 不道 知

能動武 「你是說 ,自知找我也 , 她 怒之下 未必 有用 ,旣就不

她和另外三位嬸嬸不 「大叔, 沒有顧慮 心嬸嬸不同,她沒有子小姪以爲十分可能, 然相 信這

> 有沒有派 人去找? 一大早發現她不見

恐怕也追不上了。」,四嬸不走則已,不了。」馬彪道:「水」,四嬸不走則已,水是以上,就是 她的脚程,就是黎明前才四嬸不走則已,如果非走 了。」馬彪道:「大叔你可,各追出十五里,上這一點的,派出四撥-的脚程,就是黎明前才走的,嬸不走則已,如果非走不可,啥追出十五里,大概也該回,各追出十五里,大概也該回一點的,派出四撥人,分四個一點的,

, 「大叔,記得妳曾說過她會到那裡去呢?」 馬步青道:「這女人眞是想不

,很可能到連雲港,搭船個月來,四嬸時常想家, 「嗯!這很可能 下 搭船回國。」 這次出 , 這 走幾

兄弟去一趟才行,要不,派繼芳去小姪以爲,至少應該派繼祖和繼業找她,就算遇上了,又有甚麼用? 到連雲港去看看。 「大叔您是知道的, 又有甚麼用。 人去

重貞子,如今她自己走了,在步靑道:「平日他們兄弟就不 也可 繼芳的母親來說 在外面 以。 「你是祇知其一 兜個 圈去 子玩幾天 也不過 ·知其二 豊非 正· 在繼 中 竹中繼大二一下祖尊馬

何? 得是 你 看我去一趟

性子 過幾天會 她 來的 叫只 你辨使

, 主得 的功 功夫,王來順感激大叔的好客,他,後來,小姪又在王來順面前下點主要是因為太倉促,也怕人說閑話得差不多了,趙姑娘本來不願意, 勸解很有用…… 「大叔交代的 作人說閑話 怕人說閑話 他 大說閑話 小姪 已經

媒正娶。」 不能馬虎, [趙姑娘說,家裡也沒有甚麼道··「很好,她怎麼說的?」 她可以自己作主 馬步青似睡未醒的眼睛又發了 ,必須舗張一下,表示引

當家。」 「當然, 馬彪 , 勞累,將來由於,你看着辦,你 她告

名貴的珍珠, 「是的 大叔, 可否先送給趙姑娘作大叔,記得大叔有串

來看到,恐怕 馬步靑沒有學家,就不可能再回來。」「大叔放心,依小姪看,例如,恐怕不太好吧?」 「那是貞子 萬一 她回 四 嬸

走了 也會兩 口 馬 不來有 足了的人不反正叔侄 永

、因非公此但 子、小姐和馬總管,任何人 所國神,是馬步青的幾道名萃 時國時房中傳來怒駡和喝此 不來的。 一個共同的想法,走了的人 來,而其中一個更知道,永 有個共同的想法,走了的人 馬步青沒有說甚麼,反正叔 知和馬總管,任何人走走, 也會做幾道名菜, 是馬步靑的老部下,

怡來到厨房門外,被他打了只有認栽

了你的人,也沒有是此了你的人,也沒有是那一个人,就是善了你的人,也沒有是誠心找老子的麻煩,不要說燒了你一條褲子,就是善了你的人,也沒有是那一個大點道: 就是燒

冲順止 順在地上滾動,馬小怡抬臂擋了止,劉冲仍然揍了三拳四脚,下倒冲,住手!」馬小怡呢了了你的人,也沒有甚麼大不了! 「小姐, · 王惠 劉來阻

妳這是……」劉 厨子已

服了又如何?」家已經夠威風的了,你 馬小怡道:「劉卧被震出兩大步。 厨子 你就是把 9 你 他 在 打馬

中,不 ,格老子也沒有把我劉冲放不知道的,這個鬼兒子藐視灶不知道的,這個鬼兒子藐視灶 放灶姐 在君爺是

「甚麼?他藐視灶神? 你 倒

上在厨房洗褲子,

老實,他昨天晚上在厨房洗褲子,老實,他昨天晚上在厨房洗褲子, 是一塊紫一塊的,却沒有內傷, 是一塊紫一塊的,却沒有內傷, 是一塊紫一塊的,却沒有內傷, 是一塊紫一塊的,却沒有內傷, 是一塊紫一塊的,却沒有內傷, 是一塊紫一塊的,却沒有內傷, 是一塊紫一塊的,却沒有內傷, 是一塊紫一塊的,却沒有內傷, 是一塊紫一塊的,却沒有內傷, ,這人真,劉厨子說的可是 劉厨子打人更狠毒,看來 一塊紫一塊的

惟自知理虧,挨揍是應該的!」王 來順說:「俺剛來,還沒有領到薪 來順說:「俺剛來,還沒有領到薪 來順說:「俺剛來,還沒有爾條褲子 一次,晚上洗,第二天一定要烘乾 替換。俺也知道,在灶上烘褲子對 性神爺爺不大尊重,所以當時也曾 營要辛苦,的確出乎意料之外,而 遇要辛苦,的確出乎意料之外,而 是手和脚還火辣辣地痛呢。 劉厨子說 的 是實話

, 是的 我 找 要 兩 條 褲 褲子三 送厨 到厨子 給房

房去咧!」 房去咧!」 地, 地,俺以後不會再到小姐,厨房是劉恩

上放了兩

小姐 兩次毒打,真的沒有受到內傷不大毒打,真的沒有受到內傷了王來順,我真奇怪,你挨了了來順,你這人有點怪!」「王來順道:「俺是個鄉巴佬,在來順道:「俺是個鄉巴佬,上放了兩條褲子,立即換上,剛換上放了兩條褲子,立即換上,剛換

感覺到渾身很痛咧 也不知道 ,也許劉厨子沒,沒有內傷,只

用全力揍人吧?

技不露吧?」 也受不了,王來順,你恐怕用上了十成的力道,就算怎了我為你擋了他最後一拳,「誰說沒有用全力!」 馬小月子才 恐算拳馬小 是武知怡 藏的道道

大可不成啦!」 人可不成啦!」 人可不成啦!」 如拔時今毒候 祗膏打子 記得半 一套, 打 一套 學 了 又 對

一套大洪拳,如今祇記得半套,打 一套大洪拳,如今祇記得半套,打 一套大洪拳,如今祇記得半套,打 一套大洪拳,如今祇記得半套,打 一套大洪拳,如今祇記得半套,打 一套大洪拳,如今祇記得半套,打 一套大洪拳,如今祇記得半套,打 一套大洪拳,如今祇記得半套,打 一套大洪拳,如今祇記得半套,打 一套大洪拳,如今祇記得半套,打

「不必了,」馬五道:「是五公子吧!快這時馬五來到西馬」與我走了。 胡 說些 甚 麼?

定了,家母和1 第四房的岩 新四房的岩 

色道:「五公子

王來順端上一杯茶洋斯文的人却少之又少 0 Г

說甚麼?」

的馬

五

冷

笑

不

是

準

備

作

第五

·尊重些!」趙雪五任姨太太嗎?」

三公子一定唸過不少書。」然只讀過三字經和百家姓,却王來順端上一杯茶道: 杯茶道: 却 却而知他 道雖

償順少 書 了: 舍弟毀了 馬繼芳喟嘆道:「就算唸過 在 , 何不 去作 你的小女果毁了你的擔子,家父是任馬家也不會被重視。下 家父已 生 王 意賠來不

**哈,既然如果** 

如此,明天一早我决,想不到引起這麼去

决

定的留

0

五.

這

人是直腸子

來當

難却,想不到引起這麼大的當天我就要回去,莊主堅紹明你尊重些!」趙雪娥道:

一向是胡

原諒,其實我也是爲同趕羊,直來直往,

趙冒

姑犯

之處還請

維天心。 「三公子, 太久的 在外表 石,其實這個局面 b 介表看來,馬家轟惠 一番好意, 這個局面也許不會,馬家轟轟烈烈,好意,你不必多

得擔心呢?」 天下第一莊那個不知?有甚麼事值 俺不 懂 你 的 意思

寒鬼祟祟地進入院中 寒

午我沒有走,你儘管下

灰,他走後 如果明天正

五五

公子請放

心

明天正

馬五

碰了

鼻子灰,

還有比這! 名言 『刻薄成家, 轉身走了出去,道:「王 王來 馬繼芳唏嘘了 也許你是懂得的 順送到門外,不禁暗暗點個更不足為人道者……」 ,理無久享。』,這同人 陣, 王來順,

枕摸人信內下出影藏,

就自枕,一切

進來

道

「王來

王來順

, ,

你還沒

來順

出了那封信,匆匆看畢,又放影閃了進來,不一會,就自放藏在枕下,然後外出查更,一,倚在床上,把剛才看過的一深夜,馬彪在他的小院落臥

放枕一一臥回下個封室

夫人上吊了 馬彪都趕到? 頭 約是凌晨卯時末 聲。「四大天九王」及總 後內院, 而且已經嚥了氣 原來是二房馬 內院傳來 管

嗎母然,馬 親已去世 馬步青趕到看了 馬繼芳愴然道:「 爹到 現 在還 四 神色木 不出 覺走

> 僕慌慌張張奔來 人是活夠了 《是活夠了,要走要死,誰也 教訓我?走的人是見異思遷, 馬步靑冷峻地道:「別」 ·住!」馬· 個 也 9 9 女擋死你

「莊主 ٠, 三夫 他不 人人也 也好,

1. 大青臉色一颗 四兩個老婆,岩下点 一兩個老婆,岩下点 ,他覺得有,走了也好,

在哀號,馬馬 「我娘不是自己吊死的!」 這小子還有是 長凌亂 頸上沒有 《凌亂,要死的女人,一定會把《上沒有勒痕瘀血的現象,死者「甚麽?」 馬步青上前看了一下 逐有點心機,他嘶歌 为五正在檢查死者的 

出。 步青臉色陰冷, 入客廳中 、繼芳的 不錯 「四大天九王」和馬總管也尾隨臉色陰冷,略一呻吟,匆匆外 然後把她吊上 娘也是同一 這是先遭內家重 ,故佈疑陣 死法的 匆。 一手擊 外馬

個人只要對另 本莊內有奸細 來的 有奸細,」吳 馬步青道人對了脾 的烈

趙姑娘不像 一來順是

找理由來袒護

烈兄弟四位 「况且 能完全聽人擺 本莊戒 以二嬸和二 也分 備不 可 三就來 謂 · 」馬彪 屬的身手 不會武功 ,道: 也就

底內奸。 权人,根本是不可给但外賊若想潛入,却一個巡更的部下, ※道…「 是不可能的,必是臥潛入,神不知鬼不覺部下,人手仍是有限「莊院太遼闊,加上

「王來順的 四四 嫌 疑最 九 王 的 9 我蕭 總一 以山 爲道:

也是個疑問!」也是個疑問!」 是不是 是和 出走,

面 面上不動聲色,我要讓<sup>4</sup>,他冷漠地道:「從現在馬步青點點頭,風流兢 他在夢 們知道,總算醒

自己整理得乾乾淨淨的

,馬上的人跑進來,一見到但午時未到,一騎快馬被汗天下第一莊的厲害!」 伕孫 :「啓稟莊主 一夜未歸 他說二位 回子見被料理 不利 到 汗理 沒有回過大點 馬水水水

十天前曾 驟 來過 然色變 他 \_\_ 道:「老 直 沒 有 

但 當天傍晚時分說有事外 !二公子回來立即 外出回

V 56

來順

道:

「三公子

俺是個

只想和你

聊聊

事

嗎? 0

繼芳

,王 眞正飽讀詩書 道:「馬家

粗

,早 回回 來去 , , 聲言當天一 定趕 回天

人,第份 是在三兩天內死的 威望第一 元·現在該 是武功第 莊 0 和上一次,財命 的項

多敬起烈 自會氣極而怪叫。 曾氣極而圣中,
如今一連串發生不幸,少斤両,如今一連串發生不幸,,日久天長,幾乎弄不清自己有來。他們受武林中人的畏懼和崇來。他們受武林中人的畏懼和崇來。他們受武林中人的畏懼和崇極,忽然「哇哇」怪叫知道這件事後,忽然「哇哇」怪叫知道這件事後,忽然「哇哇」怪叫知道這件事後,忽然「哇哇」怪叫 少斤両, 召來「四大天九王」和馬彪

靠,那就是敵人未必在本莊之:「由此可見,小姪的推斷比較可必須派出高手四出找尋,」馬彪道糧行,現在還不能肯定其失踪,但 內靠 「大叔,繼祖和繼業兄弟 之可道但回

吳烈道:「莊主,不知道你馬步青道:「你派誰去找人? 们的實力,然後再本不能不使人懷疑,對 後再來一次決定然,敵方是在分外同時發生這種外國方是在分別,不知道你有

一二公子,不論是否找到,明 是烈說:「莊主,這樣好不好 與烈說:「莊主,這樣好不好 與別說:「莊主,這樣好不好

夜前必須返莊

,這件事辦起來就 如今老四去了, 行,你可以含蓄時 這件事辦起來就順 老四去了,老二和你可以含蓄地表示 馬步青點點頭, 步青道:「事情仍按照 老三上了吊 一意見, 二馬彪時

正午她還沒有走,老五可以下逐客客氣,趙姑娘答應過他,如果今天趙姑娘,那是昨天的事,說話很不道,這件事辦起來就順利得多了。」 令。

點關係。」

本得有關連,和『

「有問題, 「不管是眞是假,罩住她,馬步靑冷漠地笑了笑 個人有問題,一定和本門的,當然也不能使她疑心,如一管是眞是假,罩住她,別 和『魔拳』也可 能的如别 扯武果讓道:

馬彪 \_\_\_ 怔 道:「大叔的 意

天內便知分曉 馬步青揮揮手道:「好歹三五

邱 森也沒有回來。 馬家老大和老二沒有 的 萬找 振到 江, 和找

意問住 趙 超雪娥和王來順,馬姆姆雪娥和王來順,馬姆爾姆會堅決要走 馬乾脆 被 靑 攤 却開馬 不不審留

又是夕陽無限好的時刻,態度和藹。 兩天過去,馬家眞是危繼 9 9 馬家眞是危機四 作 認 眞伏

9 西 天

只剩下 來後上順院血 院血

臥無底論 對馬家的不幸有甚麼看法?」 抓頭皮道:「你問俺 9 俺 問

姑娘……」

懷疑甚麼?

們會 找到行兇的人! 天我

在後院靈柩處和馬小台音长引力了馬家的主力。馬步青也不早睡,雪娥和王來順暗裏被監視着,吸住 ,爹對不起你們 0 住趙

嗎?」馬小怡洋 對方只 道:「以大哥 是爲報仇 二所而 和來

的住處。 小姐,找俺有事? 魔室內走出來, 直來到片, 馬小怡眼睛紅腫地 王自

底的兇手,她黯然道:「王來順論如何,這不像個深藏不露在此馬小怡冷漠而幽怨的望着他,「馬小姐,找俺有事?」

小怡道:「有人懷疑 你 和

「臥底?甚麼叫做臥底?「說你們在馬家臥底!」 馬小怡切齒道:「總有「臥底?甚麼叫做臥底?

爹, 夜之後,馬家刁斗森嚴, 現在不必自責 都太狠毒了你們。」

些對 方不論有何 道理

太過份了。 不算是甚麼 不算是甚麼,只是對你們下一代則步靑神色悲凄地道:「對爹來說,,可沒想到對方用這種手段。」馬,可沒也知道,早晚會有這一天

誰能輕易得手? 萬等人的身手, 善善 且 當今武林中

破 「來者 不 可見是謀 而 是以各個 定 而 後動 擊

個護院走了過來道

「莊主, 馬步青神色一變道:「是不是 四夫人她……

四

夫人有消息了?」

主出去見她……」 四夫人,她的態度很怪,叫我請莊道:「小的剛才在莊外巡邏,遇上 「是的,不……不……」那漢子

人? 「這……」馬歩靑支吾着。 看 錯

主有仇似的,她說在三人,只是小的看出,四蔡京道:「小的怎 等莊主。」 四夫人 怎會看錯 **介的柳林 林** 

「爹,你還是不去的好,由我了我,像她那種身手,再加上三五了我,像她那種身手,再加上三五可,而她也算定我會去的,不要說可,而她也算定我會去的,不要說

步青道:「放 心吧 9 小怡

只是他們葬身之地風水不大好,就大天九王」之二,也都如法炮製,了,其次,仍自己 你的, 身相 一發出陣陣的問信你剛入此 老二和「四 尖秦雷

自

下了

偽道 ,還情有可原,你在中原武林中,偽善之輩,他們三人用此卑鄙手段道:「鍾文啟,原來你是一個隱惡馬步靑面孔抽搖、扭曲,切齒

表有仁俠之名,居然……」 素有仁俠之名,居然……」 無步青所以能名震環宇,馬家莊號 稱天下第一莊,還不是以各種不同 的手法偷藝,盜取了各派的不傳心 法,集成一本『百家心法大全』,你 素有仁俠之名,居然……」 此,鍾某才聯絡同道,防患未,整個武林必將仰承馬家鼻息,果假以時日,將無人能擊潰馬家補短,使馬家的武功突飛猛進,

你都能收買, 俠義之士 段即 你還能有甚麼壞事 使除惡務盡 別自 濫殺無辜 鳴清高 , , 優壞事做 絕不該 \_\_

道:「馬老 你不 一 覺得自

何必和老賊 施時間 」道:「老鍾 , 動 手

,「雙煞」雖有怯意,兄弟二人一條心 ,同進同退,幻出一片刀牆,但馬 ,同進同退,幻出一片刀牆,但馬 力立即沉重起來,在鍾、雷二人分 由後側攻上時,谷氏兄弟已被無儔 罡氣震出三步外。 這四人中以確下了 頭之利。 中最弱 本分 的兩 不 就 瞬間晃動了 在刺 手 谷撤 ,中 , 網 心也和 幾個部位低吼聲中 谷龍 

下馬步青五十招。功最高,但是如果

立即開闢出三五個照面 一個小屠場 方圓三丈枝幹橫

,莊內已是天翻地覆,我勸你,還路上等你,何必作困獸之鬥,再說你的兒子、小妾和夫人,已在黃泉你的兒子、小妾和夫人,已在黃泉 是自絕了 只要除去其中之二,剩下步青盡力抑制一腔怒火,」吧!還落得個全屍!」已是天翻地覆,我勸你,

四人中任何,任何一招家心法之秘 何二人, ,只要除去其中之二,為步靑盡力抑制一腔奴 人式, 外 是赤手,他已 攻出深得名任 任他

的 高 牆 門 莊 親 道去。」 不使用的兵双去,似乎小題大作沒有背叛大叔之心,大叔帶着輕了莊主,」馬彪道:「如果四 兵双去了 輕易不用的雙戟 你不必去了, 這一說, 馬彪道:「小姪決定跟大叔 !家裏多一個 要 馬步青就不再堅持帶 如果更前我還沒有多一個人總是好的 以乎小題大作了 大袖 一甩

樹 潮濕

人影,在二十一 馬步 在二十丈以外,也没索,就發現了少靑進入林內,必 他沉聲道:

臨行前馬 護院告訴 为。天下第一莊-於他四夫人在此西 於他四夫人在此西 要見他 生 死存亡: 使他未 存亡就帶馬京伯死

有濃烈的霉味

和腐屍的臭味

「是貞子嗎?」

,却知道莊內更是危機重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了,他倒不「嘿……」笑聲乍起,馬步

一丈七八 \*

大鶴臨空般

,

已越過了

事到如今何

必

和

磨牙

咱

動手

他哂

:「鍾兄

在今 步青冷

何買賣, 施效顰。 的手法很高明。 ,都不拖泥帶水,在一莊莊主,近數十年 做禮尚 在年來往 作來 是

東任

Щ,

,作了一番安排,然 馬步青在前面交代了

番安排

然後

去取

他蕭

吳烈和

在我 會

事 

的, 1來之前

之前,千萬不可力

大警

森地

道:「朋

友

你

, 必

是『麻衣客』鍾文啟 馬步青冷 哼一 聲, 道 原

谷倫。 人影, 擒鯊。秦雷、『點蒼雙煞』 人影晃動, 田 危,各自報名:「『東,四周又出現了三條 谷綱

三衣 人為伍,聽說你有個女徒,化名、客』素有俠名,想不到今夜與這「哈……」馬步靑狂笑道:「『麻

何等人物嗎?」
「不錯,」鍾文啟道:「老風流 趙雪娥,那女郎 那女郎正是令徒了?」

吉和,加少馬變上 馬變上那小生四個 馬步青還是摸不透 以及馬彪特在趙雪娥中 

得明白 「馬步青, 示だ 弗 事 , 到 不 你如 忙 今 今,我該讓 今,我該 ,你道

生還之機 聲, 有 向 只都 沒有機 飛天 死第中酒 ,落 殺 條 (路可走) 「大田瀬川 9 濁喘 

不發風 能 森 準的森四 ,無儔的反震動力壓向沿岸確地攻向預定的部位。 的重重光版 牆 ,雷 自 交 口馬步青身-件兵刄都 上寒

熱胸震 笑死片 Ú 他 的喘息機會, 。」鍾文啟發出一串 朋友們 記住!我們不能 的要給 低累他 的前被

,聲時韓道 暗···知堡 來了……」馬步 「鍾文啟…… 知他是誰 幹些見不得人的勾當……」 年前……馬某收拾魯 是誰,剛才聽你!有個蒙面人趁火打 明你早就打着俠義 

話 在場 客」鍾文啟 9 沒有人相 道:「馬 信你 的鬼青

衣 性 鱼 , 已 受 內 。 ,只有鍾文啟好些內傷,秦雷嚥了兩只要方折騰了盞茶工+ , 口夫 但一襲麻 「雙煞」

> 勝敗, 下 而馬 那種虛偽卑鄙的作風的人,但馬某敢作敢 「鍾文啟, 馬家是垮定了 馬步青雖 馬某自承是個 然略佔 0 \_ 爲 他嘶 9 罪 不孽聲 爲風 屑 重 : 論 只

\_\_\_ 馬步青雙臂猛絞,一樣不如你?」 樣不如你?」 鍾文啟道:「 道:「老夫問 心 無

但 但他們搖晃着站起來,一雙煞」谷氏兄弟及秦雷

小人,居然, 往吊納世 『麻衣客』之外 

深深

, 中 , 而 牽 本 斃護 蕭 ,而使趙雪娥在略受輕傷之下,中牽制,使吳烈和蕭一山腹背受,本來早該結束,却有一個人在蕭一山帶着數十名護院對付趙雪馬家莊中已經拚上了,吳列嘆了口氣,悄悄出林離開現場。 使趙雪娥在略 一般人。 一般人。 吳烈 人在雪 ,受 力敵暗娥和

得不往後院護 而馬彪對馬五R 而馬彪對馬五R 蕭一半 棺的 16,馬家僅的棺柩,姐並在及馬小怡市 有弟表 的二示 實人,

將得 手 吳烈中了 山夾攻趙 似雪娥 尾即

> 裡!」 外的狗賊 到現在才 馬

先 尾主知, 上,道吳

救 震出 子麻木 4想上前是,却抽 , 却路 援雪冷雖

青的 七 入護院羣 倒車 了連 中步

「好 「馬總管…… 好!真正歸順我馬彪的站;你不能殺自己人啊……」馬總管……我們是你的老 老部 站 到

和失 吳烈搖晃着 原形 9 道:「狗 向 「狗賊……吳烈

顧已砸爛 馬彪 彪單戟掃出 , 吳烈的 半邊頭

連夜運走 馬彪 對 ,事後我那七個 即的護院正要生,事後我自有重賞。本莊的錢庫,馬上對七個歸順者道: 馬上裝車

一身重 孝節 臉色凄厲的 馬繼芳出 , \_

彪知 ,道 你內 這賊 鏢列 個是 力蕭 大身事方刻米邊你,,

之後會留: 妹 你劫 「馬繼芳 9 可 再 **冉到後** 不聰明,現在我 的活口?」 說政保 你我過 的收這 弟拾場

,馬家的人除了岩下貞子,全都用,可以一併處理。」馬五揮戟撲去你不必多費手脚,只要你自信能行竄了出來,馬五切齒道:「馬彪,這時,馬小怡與馬五也怒吼着 戟 0 用去行 ,着

止 弟 你不行· !」馬 小 要阻

時最深 一不彪 一個,况且是在4个露,馬五又是馬尼這些年來,暗点不來了。 失去理性 的中少

下中 「亂點鴛鴦」 「惡賊,我」 抬, 暗 手戟蓄 身暴力 五漲于 世民地倒失,大震聲

揮戟 馬繼芳也 我和你拚了 沒有開 着 9 //

所以 那 而 就 點由 這獨女另眼看待。這獨女另眼看為以為人物。這是因為她聰明之大的武功最强,馬家也在這檔口,手足向母所生,兄弟間

放倒他

劇毒的 且 心 0 對 這一器 直對成 **直深藏不露的暗器织**對付自己的堂弟、妹 及的檔口,他不在我 很妹乎

方之間 另 幾乎 9 \_\_\_\_ 伸手 在兩 伸手接住了兩支鏢個人影疾射入場, 枚「蝎尾鏢」出 落在雙

是忘了自己的身份吧?」沉聲喝道:「你這是幹甚 趙雪娥早已站 是幹甚麼? ? 起來 會

藝馬 :「他奶奶的,這是今來人正是王來順, 兒 兄,你就沒有更 心管,俺就不信, 险,可不能被馬彪 更; 除了這些 \_ 拿 一手破壞咧一 手 的 絕毒 活玩!壓道

V 60 拾。· 雪娥一眼送 馬彪岭 聚蒜,惹我惱火連5一眼道:「王來順,i 心彪臉色一變,冷冷 冷地瞥了 你你 一起 少在 收我趙

> 佬 不 條 家 被 術 看 機 魚 你 (m) 作知道你會思述, 作知道你會思述, 作知道你會思述。 看看?難沒你會兩人你這就不 舞道俺這鄉兩手,為甚一,只剩下這一,不對啦, 爲甚 巴麼兩馬

候唐雪 娥 王 這更 沒有 變出乎馬彪意料之外 是開想到 , 玩 玩笑逗樂子的 "她厲聲道:「 時小趙

住氣咧 冷在芒手 絕活 中,抖手射出,發出鳥溜溜馬彪另外二枚「蝎尾鏢」早已 兒 !俺不過是想看看馬總管來順道:「小阿姨,妳沉 的扣 的不

付起值了了幹自此錢一二甚 下道:「一支鏢,然 大擺出院而去 就 就可以奇貨可居咧!」 口的堂弟妹,好了,到 來順 5. 一定弟妹,好了,到那時人人知道是馬大俠用以數十年後會變成古董,追東西並 人人人 然後把四 伸出 一馬 [支鏢在] 到親那 手續你 , 並中夾這 畢時以 ,候對提不掂着是

浴是才恨血,可這 ,他顯然在隔岸觀火,可能會栽在馬彪的毒煙人還是感激這人,沒馬家兄妹互視一眼, \_\_\_ , 於 常 沒 有 他 , 次 有 他 , 場但剛該

妙 剩 着未 未動勢 大趙 雪娥有 知的 道不

> 馬彪力馬 小怡 和馬繼芳再次撲上 9 和

迎面 唐 走來 雪娥剛竄出 想不 不到你是個出歷,趙雪娥暗吃一整剛竄出馬家大宅 爾驚 王 爾道來

但,

趙

們真是爲武林除害,目的已達了回去知會鍾前輩一聲,如趙雪娥的身子已飛了出去。一拳砸出,看來,是那麼平實一拳砸出,看來,是那麼平實

達如

果

步

實

還記 我 ,」王來順 雪娥道:「爲達除奸目的,當初你怎麼說的吧?」 你們 道:「趙 爾反 爾在 姑娘 先 妳不 總能

超雪娥道:「為達除奸目的,是不該職着我收買馬彪,由此可見以他們及身而了,不該波及無辜,是至馬五也多行不義,兩手血腥,甚至馬五也多行不義,兩手血腥,是不該職着我收買馬彪,但是,仇債應以他們及身而了,不該波及無辜,與他們及身而了,不該波及無辜,可以權宜行事。」 的見, 應腥辜青

家的女兒迷住了 「你胡 看 你 八 成是被馬

走。明哲保身還不太晚!」說着回頭令師『麻衣客』的為人,及早回頭,如果妳是聰明人,不妨暗中期,如果妳是聰明人,不妨暗中期 使她家破人亡的人, 「也許 馬小怡很 豈能作 可 人 頭頭 觀雪此是此是 就,察娥非是

明應該用在甚麼地方的看法不同而本是聰明人,只不過,他們對於聰「雲龍探爪」襲向王來順的背心,她趙雪娥咬咬牙,長身出手, 而聰她

\*

人馬彪拚 形意出 見,衣衫幾乎全被鮮血濕透。問,衣衫幾乎全被鮮血濕透。節,他倚在院門外牆上,右臂已即,他倚在院門外牆上,右臂已能的藏技也暗暗驚心,要不是兩態的藏技也暗暗驚心,要不是兩態的藏技也暗暗驚心,要不是兩影的藏技也暗暗驚心,要不是兩影的就功,出乎馬出結果,馬小怡的武功,出乎馬出結果,馬 小怡兄 

不足院 見印, 衣衫幾乎全被鮮血濕透

「馬步青·····你自己罪有應得·····但是禍及子女····死不瞑得·····但是禍及子女····死不瞑得·····但是禍及子女····死不瞑得·····但是禍及子女····死不瞑之後,被「東海擒鯊」秦雷的分水刺之後,被「東海擒鯊」秦雷的分水刺之後,被「東海擒鯊」秦雷的分水刺之後,被「東海擒鯊」秦雷的分水刺之後,被「東海擒鯊」秦雷的分水刺之後,被「東海大」秦國之一,

竟 分 身 , 現 一的

別再趕盡殺絕!

,却有難 不如未知 不如未知 柳林中,他覺得拚下去雖能取 有難以脫身的危險 馬彪早已看 來, 他的 亦不證 命 令 到 去辦事 明他 溜 定會 而走 馬 , 勝死

追了…… 落入 馬氏兄妹突見馬步青的慘 馬步靑呼叫道:「小 側院中, 攻八戟 馬小怡嘶聲呼着 騰身上了 ,怡…… ··· 着牆 別要頭

過的護院已經走了, 狀,同時悲呼着奔 馬家共存亡。 馬 彪正要越過偏院脫出 時悲呼着奔上前 , 留下的都 9 曾經 馬家 願動搖之

心,他有自己的打算,掉照,現在他對「麻衣客」等人只忽見馬氏兄妹並未追來,立 院馬家的儲藏寶庫。 ,他有自己的打算,掉頭奔向內現在他對「麻衣客」等人已失去信 立即停下

來,馬彪吃了一驚 「馬總管!」有 人自花木蔭中走

生在世,一 的媚笑,低聲道:「來順老弟迷信自己的武功,他忽然擠出 這裡庫中有數不淸的奇珍異寶!」 「又……又是你!」 一下,轉眼之間成巨富不爲名必爲利,只要你 馬彪已 ,一不 心人臉再

麼?還不是爲了賺錢?」 俺過去賣胭脂花粉是爲了 馬總管眞是有 心人 , 就這 甚 樣

事不宜遲, 聰明人 馬上就去!」 一點就通

忙 ,馬步青現在是凍麻了

> 顧及身外之物腿的麻雀。他的 人住用飛 ,事道。 道:「剛才, 」王來順托着四支淬 再作發財夢不遲 那就證明你有資格作俺 决定還給你,只要你能 9 俺要這玩藝兒也 雀。他的兒女也沒 你老兄賞了 咱 們先 沒有 毒 不 俺的談時 合接甚四毒這間來

貴, 還是先辦正經事吧!」 「老弟,這又何必 呢? 時 間

,如果你接不住· 走解藥咧!」 「準備了!」 馬總管 道:「俺必何 能讓你帶心須聲明

高人,何必拿我閱過苦功,他苦笑。馬彪冷冷一次 功,他苦笑道:「老弟,不如對方,用暗器,自己 何必拿我開胃!」 笑, 用 他以 弟, 你是 自己曾下

支,其中一支仍戳在咍叫不妙,用戟砸飛四支蝎尾鏢交叉飛針 戳在 射而 \_\_\_ 他 支, 他 出 左閃 腿開馬

一拳砸倒 打千斤墜 里來 但他 ,順 顧 又比對不得中標 一步,被身掠向牆

,如他能不死,下次 彪此時無處可去,以 ,王來順不殺馬彪 未遲 然後 他身上 必 次 的 因爲他知道馬 去因 再 

他這種作風爲他自己招來不少

樂 趣是他 是一種人不欠我是一種人不欠我

7,我也不 图 图 得很

之下 右臂 惡夜終於 是在 來說,失去

時,一個護院報告馬小台 和果討厭夜晚,或者懼怕黑暗有全力保護馬步青,其他事都無法 顧及,甚至於王來順沒有走,他仍 住在西偏院中也不知道。 住在西偏院中也不知道。 住在西偏院中也不知道。

的姐時, 时小屋子裡 明,用個叫 個叫王來順的人還在西偏院個護院報告馬小怡道:「小 0

,你去看看。」 『能和『麻衣客』有點關係,繼芳馬步靑道:「這人大有來歷,「這……」馬氏父子三人相顧失

過手 他是罪魁禍首!」 :「雖然昨夜在 示 ,但馬家幾乎遭遇滅門之禍,雖然昨夜在緊要關頭他出現經一不,我去!」馬小怡冷漠地道 援道

慘禍的主謀者是『麻衣客』,他是扛死的却是你們的母親和哥哥,這次但是,到現在我還沒有死,代我而終身不能談武,就是死了也應該,年的所作所為,不要說失去一臂,「小怡,爹想通了,以爹數十

們能活到現在嗎?」馬步青道::「所作能活到現在嗎?」馬步青道::「所中輕人,也可能是被他利用,如果年輕人,也可能是被他利用,如果不順的。名叫王來順的者正義的招牌,達到他謀奪本門的 恨!」 這年輕人和我們E 以爹認爲 9 冤家宜 馬家並沒有深仇 解不宜結 仇大

,馬家必遭滅門之禍!」 **馬小怡** 來 西 馬步青做過不道:「整個武道:「整個武的,聽到屋

可能被馬小怡迷住了 另一人道:「據雪娥回 0 報 你

子是殺我叔叔的仇人 人。晚輩當初表示過,只有岩盡殺絕,還說晚輩是反覆無常 『百家心法大全』迷住了不算丢人之事,而前辈 「晚輩如被馬小怡迷 宗過,只有岩下貞 輩是反覆無常的小 迷住了,居然要斬 所前輩因被一部

打算要

與整個武林爲敵

皂 如 白 前 果武 武林中有 晚輩也不會同流中有識之士都和你一個職人工作 流一唬 合樣人

齒 道

出一步,老賊趁機是 一步,老賊的身手不在 一步,那怕只是 一步,那怕只是 一步,那怕只是 一步,那怕只是 一步,那怕只是 一步,那怕只是 一步,那怕只是 一步,那怕只是 給迷住了,小 種文啟哂然 種文啟哂然 ,要不,也不會知 放哂然, 是君子之腹,你 恐怕只是想化 你在這一个 你在這一 宜這夫這然,檔以個不 以口小鐵是

色? 這個

「岩下 用題, 麼道:

V 62

方 式 讓 她

除了 她 , . 你 沒 有 殺 馬家的 任

山願 人?! 奉獻 貞子 妳能原諒 的 口 換取 氣 俺似 \_ 似乎 的 一個有力/似乎俺殺! 的妳 靠甘

卑鄙下流 冷 峻 地 地道:「 你個 無 比 恥 鍾文啟 的 賊 更

是值得的!」是值得的!」是值得的!」 一而下 而馬彪 了滅門之禍,看來嘛,妳們第二次捲土重來,馬家謀已完成了大半,如果我馬彪也必和他們在一起。 妳來來,在 的嘛 父 

自方小 負位怡 嬌揪戟生住砸

吧!」一髮 要不是父兄在危急中,她會!」一鬆手,馬小怡被震出門吃死魚,馬小怡,回去仔細相「俺要那樣做很容易,可是養的嬌兒,差點被氣得吐血。 會門想用

告訴父兄 她淌着淚 離開 並 人有把這一

三晝夜在 上緊張中渡過,「麻木 剛衣

> 武附過 林

烱烱 站在門 犧王與了,要她牲來數,如一考 首 ,順 果 慮

7月外三五高手前來 2人物,總不至皂白不分,數十高手是他胡吹, 9 9 但武 是他林

的約道 當然, ,智取和力敵,概是樣你有把握嗎? 雙管 齊

來

才

俺的臂道林多大猜威,人人人全 性猜想,鍾文啟會以為7 時威名仍在,敢來的一連串 道人物,並未親眼看到4 外人來,以免利益外溢 外來,以免利益外溢 了全』和馬家的基業,經 了全」和馬家的基業,經 了全」和馬家的基業,經 了一種,他既然旨在 取會以為武林除害係的一連串不幸,所以依的一連串不幸,所以後的一連串不幸,所以後的一連串不幸,所以後的一連串不幸,所以後的一連串不幸,所以後的一連串不幸,所以後的一連串不幸,所以後的智取!」 爲依爹 一黑武太法

> 餘的報名 的 人償 事全由俺 邀 全到部時 一人承當-列在院--中,已不許 其死以

辨法 一定能成 嗎? 鄉

巴

,她知道這就叫着「見一無险你這血賊!」冷厲地瞪他一眼她含淚道:「事成之後,我一套,妳不信可不成啊!」」 無除作

莊一裝

芳及馬小坐在棺前太

海文華、常少華和華常文華、常少華、常少華、常少華、南國、秦雷、「兩面」 華 有共

白陵雷 I道上學足輕的苗威剛是 三人都, 是金 秦

上的佈置勝足 說現式

得她的父兄 传機是否你 他機是否你 而且不時指指那些棺木 或者 **父兄悲忿地對來** 如 在精神 極 順 度悲哀 恍惚 說 人訴說甚麼 中 中 隱隱覺 馬家 輕易 不

,不久王來順出現· 來鍾,秦二人激烈亞 回去。 儀和鍾 只是馬 交給華山 在周海看信時 文啟和 小怡却未集 秦二 但被王來順 掌門人周海 人互交 秦雷也 中精 而 「兩面書生」郭 限色 而且 暴 在搶着說話 陣急擋退了 撲向馬

以馬家又 馬家又 第 五 二 「 国 爲明顯 不爲也 是鍾大俠寫給馬總管的 確是武林公敵, :「馬莊主, 不擇手段 原來是這麼回事!」 幾乎 殺劫應到此爲止 ,這種行為實為正人君子所擇手段,斬草除根,用心至俠寫給馬總管的,要他作內級劫應到此為止,但這封信 招致滅門之禍 按你過去的行 但你殘了 在本人 一臂 海 肅然 爲

「武林 這件事的起因 位雙方意下 循相報, 林中是是非非,雖然難「武夷二叟」老大常文 報,不知馬莊主和鍾位就此罷手,也不希 如何呢? 9 至爲明 大常文華 也不 顯, 希望馬家 希望鍾 斷 ,道:

常氏昆仲顯然是誤解了 道:「周掌

暗算

鐵拳交寫

「不,那是因爲,得對馬家有些內疚?」

**一身泥漿時** 爲,當我第

我次

這

個約會……」

一年後再日

她那 見

冰别

冷而

入午夜夜色之中…

毅然轉身出屋而去,

沒

(完)

「小怡,一年後」

靖宇

爲甚麼?

是不是總覺

就對妳……」

於利用 已甚 青之有今日 古云 息事寧 馬彪作內 物先腐 , 完全是咎由 小而 應 也是兵家党 电自取 秦兄 也既家常

此 息事 告辭了 凡 事都 海 也是整 有其 後果 拳 如 , 在下 如 能 從 莊 莊 9

阻我們 王來順 馬繼芳 馬氏兄妹要攔住 七條人命浩劫就如 阻 海和常氏兄 道:「王來順 難 止了他們 浩劫就如此。 **」鍾文啟** 弟等 你爲甚 一筆勾銷了 啟和走 離去 去後雷 | 麼欄 | 內院

馬家就是想自認倒楣 秦二人也不會罷手的。」就是想自認倒楣,不再追究 小怡 !」王 你是說他 來 • 順 :「現在 們還會

能多出三個 被人發現了 于礙脚,待會上於門暫時妥協是怕周海 當然 一次是錯 待會去而復返 個 秦二人 海等 等人作品等人作品 壞 事 梗底 ,事

『武夷二叟』,似都與剛才臨去時老夫觀顏 馬步青連連 年輕人有此經 頭 驗實在 察 色, 郭儀 友 觀察

> 激?只有一點她? 來順第一天來此 當 自

實自馬彪手上奪回的西?」掏出一叠廢紙 [更左右,去] 侵返,是不見被王來順擋; 叠廢紙晃了 一道 復返 是爲 由的 後面 一晃, 這件 心法 相事 進 繼 佈

廢紙掉落 擊去搶那東西 地上 打個跟 左右

只怪

護院已

出魯,但却 她總覺得這四 是自 有個

全」早已送還給馬步青了。實自馬彪手上奪回的「百家 大其東位

天色太暗 去搶那東西,王來順打個時,常氏兄弟如餓狗撲食,4大色太暗,反正臉紅對方4 對方也看

出如風 已迎面砸 常氏兄弟現在 常氏兄弟突覺上當,都拳,廢紙被拳風震飛, 《不及,「吭」,一怔之間, ,急退回頭時等,左上半身TR老二嘶呼撲-,「蓬蓬,王 王來 都 是」兩聲中擊中1 王來順突然彈和 都無意禮讓,如 王來順 聲 擊或退都被打不,漫天 電似的由於剛 ,常老

清是恨還是 王來順奔向內院時,護文啟把王來順說得單純了些 常氏兄弟

切踢出 繼芳和鍾文啟 小怡在 你這樣做值得嗎? 9 0 秦雷 道:「唐靖宇 ,鍾文啟被王來順 一時無法脫身 來順落於院中時 值不值得是我的事 在苦鬥 ,爲了 到了內 書生」郭儀 被五 已經支持 擋 一住條, 馬 個 條爛魚 護院 ,現 纏不馬在把

辜者一道走!」 這次回來,我T 鍾文啟等 我要你和馬家死去的 人去而復返 完全

院把常氏兄弟的屍體扛入院 薫心之下, 賴「武夷二叟」 三拳,其中 鍾文啟心神 擊落 牙床塌崩 垮得這 分, 拳把他的 沒想到 麼快 刹那間便被 0 他們在 , 當 兩 中 开全 利 擊時 個 中 護慾依

鍾文啟跪在地上 脊骨寸斷 身已無法

起

、勢已去 但是 怡 郭儀竄上 也突然一段 邊戰邊移向牆 當「兩面書 一牆頭時 聲慘叫 撒下 一蓬白粉 唐靖宇已 郭 議自 , , 而牆 知

道:「妳和妳師傅 手段 攔住了正要逃 樣 去的趙 陰險 用页功 石功險雪已灰夫毒娥到



中止怡有哀在

一號

竹的沉

寂

「在我答應你

條

我知道

計會履行諾言……」是我到了末了,你

個我也相信

天還沒有亮,日

已穿胸而過

\*

V 64

不

我要作妳的眼睛

平的堅

靜仇地

我會來接:

等

也不

把我

「我要走了

能成聲。

「無論如何

個盲

迷戀的部位

唐靖宇拍拍她的

也不屑…

今以後

公孫偉,就是唯錢是問的殺手,血劍則覬覦「天下第一劍」而向西門派 神君誅殺, 上文提要: 似是爲各派報仇 、西門玉剛、鬱五正等師徒,被 白無門白無神君因濫殺各派高手 但其實三血一魔的行爲古怪, ,被一魔看見而將白高手如賽諸葛、徐子 如血披肩 無

在一自稱是司馬嫣然的女子之手: 西門金剛索寶劍,他推說賣給夏侯山莊,血劍便追踪而去, 寶劍却落



冷劍自刎身亡 聲。 鳳?

「你知 道?」黃衣客吃了一驚。 你自然就

是李克鳳了。 「她既自稱是張婉蘭

林後一輩中有數的棘手者。 派掌門人「九華一劍鷹」的高足, 江湖上也有一定的名聲;同是九華 黑衣女司馬嫣然冷冷地道:「你說 是武

光明的手法劫奪『天下第一 不到九華堂堂正派,也會用這樣毫不 劍 還將

們的。待師父接掌神劍之後, 告武林: 李克鳳急道:「我們不會嫁禍給他 路上失物 失物,人人皆可得之劍是我們從劫鑣者手 可得之, 就會正 中搶回 九華

他僅得四肢發達, 大漢咧嘴傻笑, 「還謝姑娘剛才手下留情。 但這時誰也不會 九華派三人同樣感到,因爲他身上同時射 麻 再當

只得殺· 自己無法不予以反應。人要殺你,他。殺氣宛如撞球,對方一球撞來 ,精光大現,像箭一般似要直:現,黑衣女本來無神的雙眼已突 也許他也是被逼的 前一般似要直透破神的雙眼已突一翻逼的, 因為他一出 你

**蔬衣大漢目光** 一寒:「你就是李克

李克鳳、

禍嫁給江南霹靂堂……」

我半 論 給他聽幹甚麼?」

的殺氣

「你究竟是誰?」黃衣客暴 111 出

張婉蘭人稱「九華雙飛」

却繼續道:「想

得神劍後,聲威定必大振 司馬嫣然冷笑道:「你將這些話說

李克鳳一聽果是, 不禁窘了 臉

上也不禁紅了

年來所遇見最值得交手的 

「白無神君驕傲 司馬嫣然道:「白無神君呢? 自 滿 死不

足

已看出此人來歷? 張婉蘭朝司馬嫣然道:「師姊 , 你

「當然!」

「他是……」

君的一魔。」 「他就是兩月前在江南搏殺白無神

又再驚呼出聲 「『三血一魔』 中 的 魔?」張婉蘭

司馬嫣 然 此 話 音 落 便 E

何况現今竟被他得悉九華派権道,九華份屬正派。正邪本不因為她已無話可說。一麼 謀? 一魔身屬邪 奪劍不兩 的立計,

撿個現成便宜,效那個甚麼「螳螂捕 「鎮遠」的鑣手偷來, 玉的寶劍亦有興趣, ,黃雀在後」? 魔現身 當然已 她辛 怎可輕易讓 表 +辛苦苦才從 3示他對西門 \_\_ 蠷 魔

但由於相貌奇醜 .由於相貌奇醜,自己也不欲涉足她是「九華一劍鷹」最得意的門人

,所以江湖留名 反不及兩個師

擊即 十二成功力 明,所以司馬 道 魔的 7,毫不保留 然這出手 武功 在花巧名 詭異處 氣

遠」八名鏢師的奪命刀法。 柳葉刀 魔撲擊過去!半空中寒光閃動 躍而起, 從腰間捲起 正是殺了「鎮 樣向

看來已自覓門戶 就,看來可會高於尙輝! 華派以劍法稱著 ,徑闢新里程

人當然不可能是一魔。 輝就是「九華 劍鷹」,但說這

人在他身 在 容易才不被司馬嫣然劈倒 如風刀光下 提青鋼劍 亦撥草現身 正是人稱冷酷無 魔閃身轉步 說話 身

劍人雖無情 看到好 武功還是

應是和 一魔同 敢 大意 血劍 道 照面便是 職其形 一媽

冷笑道 :「你這厮也配使劍?

覺手 見他怎樣下 話未說完,李克鳳和張婉蘭也不 來 怎樣出 奪去 本。再看清

V 66

楚時 分為兩截的斷劍拋在一邊 只見他把劍狠狠地 抝 並將

武功之高 當下 李 顯然已 人相 匪夷所 顧駭然 的這 地

血劍

鳳差點連舌頭也伸出劍鎭江南』荆大雄大 「本月前在江 連舌頭也伸出 南 臂的 一百 血劍?」李克 削了『一

功亦形同廢去 百 招內 分勝負 這就是玉翠崗 荆大雄 \* \_ 役的武

不容李 血劍竟和 、張二人不驚駭莫名 魔聯 上了手爭 7奪神 劍

希望只有是師父,「九華一劍鷹」最好面對如此强敵,二人現在唯一的 便是立時出現, 相救徒兒

魔的相鬥已起了變化 短短一刻間,司馬嫣然與

僅 刀 是 嚴格來說 努力地如 何 一魔還沒有出 閃避司 馬媽 然的 手 快他

但 馬媽 然眼見場 中又多了 個

人一急躁, 手下不禁急躁起來 魔便動了

就是他的拿手好戲 他根本無須用武器, 空手 入白刃

竟然 「啪啪」兩聲, 哪啪」兩聲,司馬嫣然兩柄柳葉刀只見他就在層層刀影中穿掌而入 一下子便給他手掌夾住

柳葉刀其薄如葉 內掌根· 本 甚 難

> 雙掌夾, 何况雙刀開展在外 ,手法豈只快那麼簡單 下子

雙掌翻動 馬嫣 魔攻出四 四時 一棄十刀

六招裏面 一共變

最多 1,司馬嫣然這十六切手法旣繁複,多變化 將一魔整個身軀罩住 八看得目眩眼花 就 六招 輕柔 眞 舞 靈活 羣 的花 蝶掌式

沒沾着, 着他那 自己十 司馬嫣然 十六招厲害殺手便都落空了·看,甚至不見他怎樣東躲西與可馬嫣然十六招連一魔的衣堂 ,避裳 跟

一魔却只還了一招

林羅漢拳中的一式。 至是武林人士差不多 很平凡的 一招「金剛伏虎」 人人會使的 那 少 甚

步風 司 着體 然 一早就避到三尺開外,但平凡,但勁風却大得驚人 後踉踉蹌蹌地退了幾避到三尺開外,但拳

把聲音 打 牛?」空地忽然又多了

聲音多了 人却不 多了

何時已追到這裏 萬勝槍、 夏侯戟 夏侯柔三人不知

魔哈哈大笑:「想不到萬老總也

奪者 特別的來得那 的味道 麼快 , , 劍在那裏都引來大堆爭看來神劍倒似眞有一種

槍等包圍 背上黃 九華派 司 包袱拿得更 嫣然已退至李 三人的處境兇險萬分 被 一魔 緊 血劍 張二人身邊 時形 萬勝逆

落脚處 只是萬老總幾十 九華派輕功雖然 夏侯戟冷笑道:「不 年 出 山衆,但總歸有個十的追踪經驗到家

爲諷張 刺 看來他們非但追到 **则,一聽便知他** 宋李等人的來歷 很 所 到 不 (以夏侯戟語) 而且已看 所帶出

萬勝槍亦不禁嘆道 應行此手段 :「九華派分屬

一魔又哈哈笑道: 是已將你們視爲與我一道啦 ·「萬老總的意思

內功已是勝過我 萬勝槍虎目 [轉向 他:「你能隔

拾你 「但正邪不兩立 我還是要首 先收

「這人讓給 我 。」是血劍冷峻的聲

一挫你的喪門劍。」 :「萬勝槍 他當先 名震兩河二十 在 魔的面 年 我早前 欲道

已經出手 「好!」萬勝槍吐氣開聲 喪門

他的出手是名副其實的出 手 喪

門劍一離鞘,竟是脫手飛出,直斬血

後與敵俱亡的一招,沒有人想到他一 這一招便是萬勝槍獨門劍法中最

認爲他一出招便是拚命! 他人已老邁,魄力不夠,誰也不會 一來,還有一魔窺伺在側;二來

喪門劍一脫手飛出,他的劍亦迎 偏偏血劍却似一早料到。

已到了夏侯戟的身邊, 劍同時上了天! 了夏侯戟的身邊,夏侯戟腰間的接着他也不知用了甚麽身法,人 劍碰劍,「嗆」地一聲巨響,兩柄

麻木,人再也站不穩,一屁股坐在地,不但鮮血直湧,而且一邊身子登時, 長劍,竟被他拔了出來。

一招定輸贏,血劍出手果然與別

回地上,直插入土中。 這時喪門劍和血劍的青鋼劍才落

忽然沒興趣爭這勞什子了。」說罷竟自 麼『天下第一劍』也不過爾爾。 中揣出一封書函,扔給還在地上的 ,殺人利器,甚麼也一樣, 一魔哈哈大笑道:「當前這兩柄名 我一魔

劍,但我見你們打得那麼辛苦,我也 「萬老總,有人寫匿名信叫我來奪

> 草叢中,轉瞬不見了踪影。 不想要了。你好自爲之吧!」 邊說邊走,豪笑聲中, 人已走回

一魔的樣,從懷中扔出書信, 血劍冷然看了場中人一眼,亦效 取回地

的。 也奇怪,彷彿只是專程來打一架似這兩個武林魔頭來得奇怪,走得

司馬嫣然見機不可失,緊抱黃包

耻劫賊,往那裏走?」 萬勝槍掙扎着爬起身,大叫:「無

司馬嫣然也不打話,一掌便朝萬

更含內勁,身上掛彩,一時還未恢復 萬勝槍已上了年紀, 血劍那一劍

竟然擋不了司馬嫣然這一掌。 「蓬」地聲如破革,萬勝槍胸口硬

受一掌,身形連帶一滯。 李克鳳大喝一聲,跟隨而

二十年的「鎭遠」總鏢頭心中還是雪亮 送而出,一劍又洞穿了萬勝槍右肩。 中拿着剛從張婉蘭那裏取來的長劍遞 :自己雙肩琵琶骨已被人洞穿,此生 雙肩劇痛不用說,這位雄霸中原

一陣悲痛,萬勝槍大叫一聲,立即暈 這本是江湖人悲慘的下場;心中 休得再在江湖上舞刀弄劍了。

司馬嫣然等,先去看視萬勝槍 夏侯柔見狀,不及截擊

> 頂輕功,不多時全部消失影踪。 着劫來的「天下第一劍」, 劍」,用他們的絕

劍和兩封書函,一陣風刮起, 用手一抄,抄住其中一封 地上留下的僅是斜插地上的喪門 夏侯戟

「天下第一劍已托萬勝槍護送途中 信上只有兩行大字:

,可速奪此無價寶。」

所以才突然退走。 \_ 或許他們已看出自己可能受人利用 人挑撥一魔和血劍來趟這渾水,現在 另一封信上字迹全同,顯然是有

派的氣焰,斷送了萬勝槍的武功! 料不到他們的退走却增加了九華

也不禁一片茫然…… 華派三人;夏侯戟扶着萬勝槍,心頭 地。可惜勾魂爪勾不回早已遁去的九 夏侯柔咬牙切齒,一爪扒了在

五月廿一,晴,中午

的勢力,在焦園亦是十分雄厚。路,離夏侯山莊不遠,所以夏 離夏侯山莊不遠,所以夏侯世家焦園,從西路進入山東的必經之

人,手下無數,所以連夏侯山莊的人處勳焦老太爺就是焦園中最受敬佩的 也不敢惹他

焦園正如其名,姓焦的最多, 焦

過着平靜的生活,沒有人到 和和氣氣,一片與世無爭的樣子 焦園的人亦不會在窩裏鬧翻 焦園的人日出而作 , 日落而 無 園 生事 歸

正是風和日麗的好日子。此刻,雖是中午,日頭却不猛烈但平靜總不會維持太久的。

焦園外黃泥大道上出現了三騎馬

三騎馬都是劣馬, 馬上騎士山

夏侯山莊莊主獨女「火爆鐵爪鳳」夏侯人一眼便認得出,兩男一女,女的是 另外是她兩個兄長--夏侯戟和

右盼,似在等甚麼要人到來會合。 他們三人在路口勒住馬匹,左顧

果然,嶺東那邊蹄聲得得,又馳

頗有一派之主的氣概。 左首一人滿臉慓悍之色,灰衣長

一臉敬色。 右首的是護院裝扮,對左首那人

衣人一拱手,護院裝扮的人却下馬向五匹馬會合後,夏侯三兄妹向灰

顯然他正是夏侯世家的護院

下了馬,先打個尖。 夏侯柔與那灰衣人則在「明華酒家」前 護院逕自分道而去,他們走的方向是五人商議了好一會。夏侯剛與那 向着焦園最多客棧的街道。夏侯戟

以在平時至少也有七、八成在座。 規模大的酒家,而且信譽一流,所明華酒家」在焦園中算是字號老

中飯時候,所以已將近滿座。 今天趕路來的江湖人不少,又是

甫 知 道「明華酒家」有他們要找的人,人夏侯戟三人好像早已接到情報, 不由分說,便往東南角撞

,但正點子走不脫便是走不脫。 這下子可驚動了酒客,擾攘一番

抬上酒菜一併搗爛。 吃喝得正酣暢。夏侯柔的勾魂爪已把 二人;他們和陪座幾位武師打扮的人 東南角確然坐着李克鳳和張婉蘭

起了身,瞧着顯然來者不善的不速之「乒乒乓、丘」,正在談笑的人全部

地自懷中取出一對黑黝黝的圓球。 一副討回公道的樣子。灰衣人則靜靜 然後他說了一句:「我就是任 夏侯戟向李克鳳二人怒目而視

任原,當今霹靂堂的大護法

,正是要他們還個理由,起碼賠個不霹靂雷火彈,這次他和夏侯世家聯手 的來意顯然清楚,李、張二人旣盜去

和他們喝酒談笑的其中一名武師打扮 珠子却朝着天, 人排衆而出,滿臉傲色,負手擋在 可是這次不用李克鳳二人應付 。他人雖站在夏侯戟等人面前 一副「眼高於頂」的

「無論你們是誰,都要滚開!」

V 68

敢這樣對夏侯世家說話的人, 「吓?」夏侯柔火爆性子又來了 江湖上

的確不多見

還是夏侯戟懂禮節:「這位兄台怎

武館的名稱!」此人依然連看也不看人 「你就是瞎了眼,也應該聽過焦家

過一間在門外寫着大大一個「焦」字的夏侯戟入鎭時,依稀記得曾經經 武館;看來此人是從那裏來的了。

「焦家武館的主任武師是誰,你們也應 此人見對方不答話,又冷笑道:

「『血掌』焦七就是我!」那人傲慢 「焦七?」夏侯戟皺起了眉。

夏侯戟道:「據說你會學過西藏密

總算在江湖上闖出了萬兒。」 宗的『血手印』?」 「不錯,加上九老太爺栽培, 本人

焦九老太爺便是焦處勳, 焦園的

九華小賊便得死!」 七、焦八,你現在不閃開讓我們捉拿 這次輪到夏侯柔冷笑:「我理你焦

蘭也作出即時反應:「你叫我們九華小此言一出,不但焦七惱怒,張婉 此言一出,不但焦七惱怒

人之危,殺傷萬老總,這種所爲, ]危,殺傷萬老總,這種所爲,人「不是嗎?用卑鄙手段劫鑣,還乘

女的瞧女的不順眼,一劍便削夏侯柔 「吓?」張婉蘭這邊廂忍不住了

夏侯柔正是要她出手,「呼」地人 枱,板欖反彼張婉蘭劈跌。

夏侯戟喝道:「好!動手!」說罷

七後面還有另兩名武師,一個赤衣虬 一個面白無鬚。 李克鳳面前正有一個焦七。焦

,明眼人都知道是特製竹劍。 柄匕首;無鬚者名李義,背上一枝竹 明眼人都知道是特製竹劍。 赤衣者名黃海,腰帶掛着三十六

上。那招「劉海洒金錢」的飛刀絕技便使 黄海先出手,夏侯戟一拔刀,

歷堂是江南的暗器世家。 任原是霹靂堂的首席護法, 可惜他忘了還有一個任原。 而霹

任原大袍一展,三十六柄匕首全

然後夏侯戟的刀中途轉向,

將黃海的腦袋切了下來 與此同時,張婉蘭發出一聲驚呼

就要去夾攻夏侯柔。 剛吃了一記夏侯柔的連環腿。 李克鳳見師妹吃緊, 脚步一錯,

因爲她的劍被夏侯柔雙爪勾出外門

李克鳳倒踩七星,剛好避過。 「嗤」的一聲,夏侯戟一怒擲刀

「李克鳳, 來接我的『雙鳳 銀

重重戟影,如山壓到 李克鳳人未站穩,夏侯戟已舞起

> 鳳,出手再不容情。 備雁翎刀。 擲刀之後, 盛名既久,雙戟不輕易使用,另外夏侯戟以「雙鳳銀戟」成名,不 加上恨極李 配過

急處,銀光閃動,兩條戟眞如雙鳳 舞,也是一種極厲害的兵器。 「雙鳳銀戟」名副其實,

飛 到

遮下攔,盡是被動招數。 佔了先機,手上一柄劍左撥右擋, 李克鳳知道厲害,無奈被夏侯戟

蘭替了下來。 那邊廂,焦七一雙血掌已將張婉

藏「血手印」並不是鬧着玩的! 赤紅,進手不離夏侯柔全身要害。 只見他雙掌翻飛,掌心呈現一片一

不得將焦七一雙手立即勾下來。 狠狠的正殺得性起,勾魂爪舞動, 夏侯柔杏眼圓睜,柳眉倒豎, 恨惡

任原,看他是否準備出手。門戶,如臨大敵,神情緊張,只瞧着 餘下的李義,緊握着竹棒,

偏偏任原負手觀戰,似全未將他

便要與李克鳳雙戰夏侯戟。 的張婉蘭,「不甘寂寞」,劍花挑起,反而是吃了夏侯柔一脚而退下來

武技。高手,身兼黃山 功」,一堂的首席護法,反而是「外派」 類。但霹靂堂沒有所謂甚麼「獨門武 任原的武功,原屬於實而不華 這時,任原出手了。 、江南十二連環塢的

的突然向李義砸去!不知從那裏拔出一柄鐵槌,沒頭沒腦 他並不是直接去幫夏侯戟,而是

招凌厲猛攻,兀自脫不了任原單槌籠 、「白虹貫日」,「蘇秦背劍」、「月裏穿 ,回身反打,一枝竹棒「毒 、「雙龍入海」,「二鳳穿花」一連六 李義大驚,連忙錯步避開漫天槌 蛇出洞」

五劍,竟將任原逼退了一步。 地拔出了竹中長劍「颯颯」連聲,一連 李義一 咬牙根 ,竹棒一 挫 ,「噹」

一聲大喝,先磕後壓,先揚後挑,李大笑,單槌一緊,將劍勢阻住,接着 義的竹劍上了天。 「原來你是點蒼弟子!」任原 一陣

外,頭破血流, 說,手却不停,單槌再度砸下。這次 李義閃避不開, 「點蒼劍法,不外如是!」口中在 腦漿迸裂,眼看不 給槌風震出了三丈開

已立即到了背後 義慘死,心中一凜, 焦七正一掌逼退了雙爪 不防任原的槌子 ,忽見李

「血手印」反來抵擋任原 焦七突受夾擊, 急忙移步轉身

Ń 心已經中了夏侯柔一爪,立時狂噴鮮 前。焦七沒擋得任原幾招,「嗤」地背 可惜瞻前不能顧後,顧後不能兼

印」拚着殘餘氣力,直印夏侯柔胸膛。 「好惡毒!」焦七轉身,一雙「血手

> 金光一閃 夏侯柔倒退三步,手一揚, 七道

道:「七步追魂針? 焦七慘號着,手撫胸口 掙 扎 着

夏侯柔冷笑道:「讓你死在追魂針 算是便宜你了一

伸 拚個同歸於盡。 焦七臉色大變, 一雙手,向夏侯柔走去,想和焦七臉色大變,顯然異常憤怒 她

至七步之外。 夏侯柔冷笑, 一個倒空翻 9 已退

悉數歸天,也不得不停下手, 懼地看着夏侯兄妹和任原。 上風的李克鳳、張婉蘭二人眼見同伴 雙戰夏侯戟, 本來已佔得 充滿恐

夏侯柔只問了一句

事情, 她還有太多想不到的東西,想不到的帶他們去起回西門玉的神劍。只是,她知道李克鳳與張婉蘭已無法不 「『天下第一劍』在那裏?」 在她想不到的時候發生

同日。黃昏日落

以夕陽的餘輝正好映在他臉上。房間的床上。這張床恰好對着窗, 萬勝槍面對着夕陽。 所的

> 和妻兒一聚天倫之樂,走在路上的人在既是傍晚,大多數的人都返了家,園中人本就日出而作,日落而歸。現小的江湖人之家。然而這裏很靜,焦 自然是少之又少了 妻兒一聚天倫之樂,走在路上的人既是傍晚,大多數的人都返了家,中人本就日出而作,日落而歸。現的江湖人之家。然而這裏很靜,焦的江湖是家輝客棧,一間不能算是這裏是安輝客棧,一間不能算是

> > 夾着微泣,看得夏侯翟心也酸了。世家斷送半生,眞是造物弄人。」苦笑

「我不怪你們,這本就是命運的安

遠」副總鏢頭公冶力金。

「是。」邊說邊開了門,正是「鎮

「是力金?」萬勝槍低問

二人相對無語。這時門又響了

「總鏢頭,我有話說……」說着望

威震中原的「鎭遠」總鏢頭會,晚間只宿在鏢局裏面,又有 寞? 他沒有家,沒有妻子, 鏢頭會如此寂園,又有誰想到

沒入山 這個階段? (山中。他的一生,豈不亦是到了萬勝槍望着那紅如火的殘陽即要

出了去。

「力金,

何事相告?

了望夏侯翟

夏侯翟會意,拱了拱手,就告辭

鳳 他並不怪廢了他的血劍或李克

門上上了栓

公冶力金沒有答,

只不

□ 身在

「你不放心夏侯翟?

今天的到來只不過是遲早的事。

太爺那裏,現在連夏侯剛和畢護院都消息傳到,傳夏侯戟他們找到了九華川,他們安排我們在這裏,剛才却有此,他們安排我們在這裏,剛才却有

他早在多年前預見今日的結局

樣名 ,一世事業,豈不是如流水輕烟但丢了鑣,而且丢了武功;一世 15丢了鑣,而且丢了武功;一世英他苦笑着問自己:一個總鏢頭, 消失而去?

他並沒有多想, 因爲有 人在敲

「這些我都知道了

·」聲音也嘶啞了

我們爲自己打算的時候了。」會給餘下的保鑣費予我們嗎?現在是「試想想,如果他們得回神劍,還

總 萬勝槍滿臉悽苦,只得强笑道:「萬老進來的是夏侯翟。他一眼便看見 餓嗎?

光抑或是反射的陽光 萬勝槍眼中 閃着光芒, 不知是淚

「萬總鏢頭……」

「不必說了,今次我爲了你們夏侯

總鏢頭的令符!」 公冶力金大笑道:「你乖乖地交出

換來的是一陣默認 「你想我傳你總鏢頭之位?」

也打算傳位給你,想不到……」 「你即是說現在不想給我啦?」 「哼!力金,本來你不必逼我 9 我

伏在門後

公冶力金一招奪命

,立即轉身

破口大罵道:「我寧願給猪給狗給老鼠 ,也不給你這個烏龜王八蛋!」 「我……」一陣怒意升起,萬勝槍

喝喝

,你已今非昔比,不要隨便對我呼呼去臉上唾沫,眼中露出兇光:「總鏢頭」

重要信義二字……」

「這樣的話虧你說得出來,

你忘了我平

「呸!」萬勝槍一唾沫噴了過去

是怎樣教導你的嗎? 江湖行走

最

忘記,我現在隨時也可殺你!」 烏龜,我是王八,但總好過一個廢 !」頓了一頓,又道:「而且你不要 公冶力金不怒反笑:「不錯, 我是

境和十年前相比又如何?」

由得得意道:「萬老頭,今日你我之處

公冶力金見萬勝槍氣上顏容

9

:「好,公冶力金,我服了你!」 了良久,才緩緩吐了口長氣,苦笑道 萬勝槍臉上靑一陣,黃一陣,過

,你記得嗎?當年你要我當衆叩上你才肯收留我在鏢局中。哼!萬老不不是老金光上人追殺,三番懇求

「嘿!當年我窮途末路,給東海無

這次萬勝槍連話也說不出了

「不如說你貪生怕死!」一句話也

公冶力金雙目射出恨火,併指如

響頭,此侮辱十年來我常記心頭!」你記得嗎?當年

你記得嗎?當年你要我當衆叩十三 才肯收留我在鏢局中。哼!萬老頭

幾乎戳到萬勝槍鼻上。

「你想怎樣說便怎樣說吧, 不過我

說了出來便要饒我一命。」

公冶力金想了一會,點了點頭道

好,快說令符在甚麼地方?」 「在鏢局密室中。」

解當年之辱?」這些年來,我極力培育你,

還不能消

。 恩歸恩, 怨歸怨。」

……」萬勝槍激動過度,說不

公冶力金冷笑道:「有仇不報非君

甚麽?况且後來我不是內疚於心嗎?

「力金,當年的胡塗事你還提來作

開了它自然見到!」 「那間密室?」 裏面石櫃有一石匣子,打

公冶力金奸笑了起來:「萬勝槍

都抖起來了 算你識趣,但我不能留你在世上!」 「你……」萬勝槍臉色大變,全身

公冶力金不等他叫出聲, 一招「泰

> 山壓頂」使出,水磨鞭要了他的命! 一個至死不信被人一再出賣的冤叫。 萬勝槍臨死前發出的慘呼,就像

房門,察看究竟。 夏侯翟聽見慘叫,果然飛快撞開

後風生,閃避已來不及了 怎知方見到萬勝槍屍身, 就覺背

在何人手下也不知道。 侯翟登時腦漿迸裂,肚皮開花,連死 了另一招「橫掃千軍」,上下夾攻,夏 同是「泰山壓頂」,不過同時加上

意狂笑起來。 公冶力金一學撲殺二人, 不禁得

笑聲中,顯得特別刺耳。 「嘿!」驀地一聲冷笑, 夾雜在狂

去。

住 備 磨鞭舞得風雨不透,將全身要害護備,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將一雙水 問:「誰?」說着人已作出最佳作戰進 狂笑登時停了,換轉的是緊張急

「哈哈哈!」冷笑更大了。

子 怒罵着,一脚踢開了窗戶, 就滚出了萬勝槍的房間, 那跟尉了窗戶, 一 「哈!老子牽你出來!」公冶力金 到了院

在冷笑。 果然院子裏正站着一個人,兀 自

出來的幽靈,不知要來索誰的命。點光芒下,這人就像是一個由地獄中 夕陽還未完全下山, 在最後的

> 孔。一雙深沉的眸子在帽後閃動着毒袱,一頂馬連坡大帽正好遮住了臉來人一身蔴衣,披黑披肩,背包 蛇般的光芒,顯得說不出的神秘。

冰 「孫欽?」這人的聲音更冷得像

的。 他十年前的名字 公冶力金的臉登時變了。這本是 , 此人是不應知 道

不到竟會如此忘恩負義-遭金光上人追殺,投奔萬勝槍, 「十年前關東大盜孫欽得罪無名派 想

多了 公冶力金奸笑道:「你知道的事太 我不能留你在世上。」

公冶力金再不打話,人已衝了過 「你殺得了我?」

招來了 聲,左手鞭「朝天霹靂」,右手鞭「立劈 華山」,一上撩,一下壓, 千軍」、「下墮流星」連續四招攻擊,連 人家衣衫也沾不上。公冶力金大喝一 「霸王舉鼎」、「雪花蓋頂」、「橫掃 使出殺手神

撩到了自己褲下。「立劈華山」更糟 一鞭壓上了自己天靈蓋。 可惜「朝天霹靂」撩不中 人家, 却

誰?」 着最後一 公治力金慘叫着, 口氣問 :「你……究竟是 摔倒在地,

答的回答。 「你這種人死有餘辜。 」不算是回

「你……誰?」

V 70

「你究竟想到80%。」 與你合謀劫奪神劍,是報恩!你旣不

V 71

手 後 是沒有怨言的。 公冶力金苦笑着 氣,他已知道他死在這個一魔 終於咽下了 最

院現身 時,「九華一劍鷹」正在焦家大

着馬三步夾兩步便可到達。 焦家大院離「明華酒家」不遠, 華燈初上,焦園裏也起了風 騎

這裏是焦九老太爺焦處勳的住宅

門兩邊各掛了一塊紅匾。 至少要兩名大漢才推得動。門側放置至少要兩名大漢才推得動。門側放置至少要兩名大漢才推得動。門側放置至少要兩名大漢才推得動。門側放置至少要兩名大漢才推得動。門側放置 稱爲大院,果然有一定派頭。

右邊寫着:凌雲風嘯天雷猛虎騰

左邊寫着:撼地山搖蓋世英雄本

家」五個大字, 的鑲在門前。門上更大書「山東第一對得不夠工整的聯,却煞有介事 完全不瞧夏侯世家在眼

「好大的口氣!」夏侯戟看了不禁

者,顔容落拓的李克鳳與釵環散亂大院門前。他們馬後還縛着兩個帶 原與夏侯山莊護院畢星影已到了焦家夏侯戟、夏侯剛,夏侯柔連同任 ,顏容落拓的李克鳳與釵環散亂的 路

張婉蘭。

劫鑣賊!」 們也不知道這焦九老太爺也有九華派 們也不知道這焦九老太爺也有九華派

樣? 衝進去?」 夏侯剛一看兄妹 詢道:「現在怎

人。 ,一身錦衣長袍,頭戴金銀高冠的老鬚髮皆白,然而精神奕奕,臉如重棗,門後走出八名紅衣大漢,擁着一個

「焦九老太爺?」

「你早知我們會來?」 老夫早已久候。」

足回來,請各位到後堂議事。」 「『九華一劍鷹』就在堂內等候他兩名高 焦處勳捋鬚而笑, 似答非答

意 妹不禁異口同聲,心頭不由得有點怯 『九華一劍鷹』也來了?」夏侯兄

「九華一劍鷹」尚輝!

又害怕。 八十州,江湖上個個都對他又尊敬 這七個字近二十年來,威震江 南

,也不死!就好像五大門派掌門一樣,永遠不敗就好像五大門派掌門一樣,永遠不敗 可以說他是大俠,也可以說他是

帽、華山、無名。 五大門派 就是少林、武當、峨

他們人多勢衆, 高手如雲, 而且

中。

終屹立不倒,形象始終活在人們心人,終會一死,但聲望與精神,却始代代出能人,輩輩出英傑,其掌門是

出一點,便送到左首一張客桌上彈,竟將茶杯平推出去,半空衆人,接過其中一杯,忽地用8

1去,半空中不足

敬各位一杯吧!」焦九老太爺也哈哈大「這裏沒酒,就讓老夫以茶代酒,

,所以他們也永遠不敗 沒有人敢去挑戰五大門派的掌門

崛起了九華一脈。 但除了五大門派,近年來江湖已

鷹! 九華派的掌門 ,便是「九華一劍

大院內等待夏侯戟。嫣然,九華派的高

嫣然,九華派的高手,竟都在 紫人知道他的武功也不弱,加 這樣露一手,目的不外邳

奪「天下第一劍」,以增加聲威 也許正因爲他們新興, 便企圖劫

放李克鳳和張婉蘭了

夏侯戟、

心下清楚,這時再不能

的人來對質。 劫鑣者來自「九華」,並請來了霹靂堂却行藏敗露,被夏侯世家的人知曉了 誰料人算不如天算,劍雖奪到

轉彎抹角,不贅言砌詞,只求盡快解酸合業門發落!」江湖人說江湖話,不直尚掌門是一代大俠,根本不信會派使弟劫奪他人寶物,現在雖然活捉兩位高足,但也不敢擅自處理,特押來位高足,但也不敢擅自處理,特那來位高足,但也不敢擅自處理,我敬萬兩黃金買下的『天下第一劍』。我敬萬一樣,是代表家父討回我們用五數學,是代表家父討回我們用五數學,是

現身以擺平事情,似乎便不可能了 到了這個時候,「九華一劍鷹」不

了端坐在內堂主人椅上的尚輝。 夏侯戟想到這點時,恰好便看到

决事情。 轉彎抹角

的紅光,更顯得精神奕奕,神采飛的紅光,更顯得精神奕奕,神采飛白,臉色紅潤,襯上半禿額頭上發出,眉毛也變白了,五寸長髯更雪一般年紀已不少,腦後只剩下稀疏的白髮他生得高頭大馬,身材魁梧,但 揚。

回來,已在

夏侯戟拱手道:「不敢

我豈不是要多謝夏侯賢姪了?」

,已在活動手脚時,才道:「護送小徒星影推來的師弟妹,並且解開了綑縛星影推來的師弟妹,並且解開了綑縛

位夏侯賢姪,看到你們眞是好!坐下 ,坐下,喝杯茶!」 然後他就發出一陣淡亮笑聲:「幾

馬嫣然 他的手一擺,端茶出來的竟是司

焦處勳不待她將茶分放給夏侯家

輝沒有嗎?」說罷手一擺,司馬嫣然非何家之物,甚麼黃金五萬両,我第一劍」,該當何罪?何况,那劍也以出胡言,誣衊他們偷你家甚麼『天中出胡言,誣衊他們偷你家甚麼『天 一劍』,該當何罪?何况,那劍也原出胡言,誣衊他們偸你家甚麼『天下 「你當然不敢!」尚輝忽地沉下了 誣衊他們偷你家甚麼『天下 ·「對小徒無禮,還 司馬嫣然又

拿出好一叠銀票

司馬嫣然手上的銀票如雪片般飛起 第一劍』之事!」尚輝隔空掌力一送 「咄!拿去!不要再理甚麼『天下

伺左側,夏侯戟又可以幹甚麼呢? 派不得,若不肯就範,九華派高手圍 成交。以後夏侯世家怎樣也奈何九華 侯戟一收下銀票,這場强逼性買賣便 情况變得顯明不過了 尚輝 上

客殺死,『天下第一劍』流落在外,九門編。例如甚麼夏侯家三兄弟被劫鐮的命運,只要你們出不去,故事任我擔保外面絕對不會知道你們將會遭逢 華派掌門輾轉獲得……」 拿走銀票吧!不然這裏大門一關,我拿走銀票吧!不然這裏大門一關,我

上好幾次。 如果目光能殺人,尚輝與焦處勳已死 「卑鄙!」夏侯柔銀牙幾乎咬碎,

意料中事!」一道極冷峻的聲音自樑上 「尙輝本就不是好出身, 他卑鄙是

向上方彈去 「是誰?」尚輝低叱一聲 9 一指已

「滋」的一聲指力破空而出 , 顯得

面的人却輕飄飄的落了下來 「篤」地指力射中橫樑。原本在上

青衣青劍 血劍!

V 72

夏侯戟與夏侯柔當然認得他, 數

> 招打敗萬勝槍。 9 親眼見他以

使事情出現轉機。 寄託在他身上,希望他能制住尚輝, 不知何解, 兄妹倆忽然都 將希望

果然血劍還有下文。

夏侯战争飞动。心向佛,騙得老掌門傳位給他,這樣心向佛,騙得老掌門傳位給他,這樣的人甚麼事做不出來?」

聽也未聽聞過。
用了很多法子掩藏,以至夏侯戟等連顯然很不欲別人知悉,這些年來想必顯然很不欲別人知悉,這些年來想必 夏侯戟等恍然大悟,但血劍又爲

然全部說中他們的要害。 血劍說話間,尚輝連聲乾笑,

「血劍,爲何你要來趙這渾水?」

血劍冷笑:「不是你叫我來的

「寫匿名信叫我前來奪劍的,不是 「胡說!我們河水不犯井水,無端

你嗎?」

尚輝脚下。 夏侯戟聞言立即從懷內拿出一魔 「匿名信?甚麼見鬼的匿名信?」

> 血劍高半個頭。 夏侯戟才發覺他的確高大, **尚輝這時才站起身,緩緩撿起信** 甚至比

寫過這些信,相反,我也收到 尚輝匆匆一看,怒道:「我從來未

**封信。一封是夏侯戟剛給他的** 封信。一封是夏侯戟剛給他的,一封聲,大堂圓枱上被他用飛刀釘住了兩 他手一揚,寒光一閃,「奪」的

同樣是那兩行字,同樣的字迹!

魔聽聞也想做無本買賣,神劍出手可家人共爭神劍,尚輝欲援九華派聲威不對頭了。他覺得好像暗中有人挑撥不對頭了。他覺得好像暗中有人挑撥 唆使他們到來劫劍。 賺一筆,所以都給那人看中了動機

呢? 然而 那人本身的目的又是甚麼

變。 變。 血劍極冷的聲音似不會因任何事而改 「無論如何,我今次找定了你。

我不會放過。」 「我久欲與你一决高下, 這個機會

「你想就在這裏和我決鬥?

與他交手。」 的嗎?我最喜歡在對手最得意的 「有何不可?你剛才不是意氣風 時 候 發

你! 「血劍,別人怕你,我尙輝不會怕

「我知道,你不用說出來

道這一戰勢不可免。 血 劍這句話一說完 ,夏侯戟便

機當場。機當場。 I來的殺氣——他已急欲要血劍他已感到尙輝那一股自雙目中: 中进 Ш

樣 血劍 的劍氣亦已籠罩全

機,急叫:「阿柔,速到後堂搜劍!」 夏侯 戟知道這時是千載難逢的良

他一說完 ,「雙鳳銀戟」就 朝 焦處

勳身上招呼。

跟他纏鬥三、四百招 弟合戰這焦九老太爺, l戰這焦九老太爺,無論如何也可他知道夏侯剛就在他身邊,兩兄

嫣然 手 ,他們的對手是使柳葉雙刀的司馬與此同時,任原與畢星影亦已出

然面對他們根本不能托大 任原用鎚, 畢星影用槍 司馬嫣

「九華一川県」で、一台攻起來,饒你是連環鎚」,二人一合攻起來,饒你是桃花槍槍開;任原擅使獨門武器「鱷吞桃花槍槍開;任原擅使獨門武器「鱷吞 「九華一劍鷹」最得意高足, 畢星影綽號「桃花槍上槍」 也應付得 應付得

柔宛如瘋了一般,使的全是進手招數的李克鳳、張婉蘭連忙截住,但夏侯 甚爲吃力 夏侯柔搶入後堂,剛鬆動了筋骨

,二人竟擋她不住,給她衝了進去 這時血劍便刺出他的第一劍!

使人躲無

招便封住了對手的去路 他的可怕不在快,也不在狠,没有人能形容「血劍」出手一

可躱

有缺點,問題是你是否來得及發無論如何嚴密的劍招,總有破綻

正是以擅於把握機會爲因的 能掙扎到今時今日的名聲和

能硬 劍出手第一招,他一看便知不 但他身後明明便是主座屛風

趙 於是他只有一個方法 他也用劍,但劍僅得二尺四寸 敵所必救! | 圍魏救

劍 比氣 一 般的三尺七寸長劍短, 則顯然盡聚前半截 而 血 劍的

的弱點前强後弱。 一招使出,他便看到了血劍

, 弱一點 至整體看來,只是一系 當然 很快便被下一招的「前强」彌補 嚴格來說,那也不算甚麼 血劍的招數是連綿不絕的 下一招已繼至,所謂「後

, 好 好 长 好將其劍招的弱勢隱藏在强勢之中能一路「强」下去的,但血劍正是能這也可說是血劍的厲害處,沒有 人難以抵擋

寸短,一寸險,正可以在最險要的關擇其弱而攻之,而尚輝用短劍——一 既存有弱勢 理論上便可

尚輝瞧準血劍劍氣的散結點就在

尖後兩尺的某一點,所以當對方 刺來,他也一劍迎上去。

先刺血劍腰腹,好像要與他同歸

早斃於其劍下 血 他也瞧準血劍 ,讓尙輝刺中腰腹時, 賑準血劍可以不理他, ,尚輝

可能不分神一顧。一念間可决定不理 劍忽然改變方向,擊在血劍劍尖後二 但就在這一念間,出手已慢了。 問題是腰腹是要害,受人襲擊不 **尙輝便把握這個機會,** 刺出的一

尺處! 「叮」!火花一濺,血劍的劍赫然

斷成兩截! 尚輝的劍 勢不斷 9 反刺血劍咽

老,劍已斷,就算是好好的站在這裏招才是他的殺手神招,莫道血劍招已 也未必接得住。 他的眼睛已露出勝利之光 , 這

盈 能合輕靈與穩重為一。虛刺腰腹是輕 ,突擊咽喉則是重手法 九華派的武功, 經過他改良, 己

血劍一招廢掉萬勝槍,他也能兩

間分出 對手不同而別論的。 對講究機會的 勝負本是常態, 人來說 那是不用根據 , 一、兩招

下,這穿喉一劍如何避過?削斷了兵器,必然震驚不小, 血劍眼見自己一招之間,竟給人 驚之

有時死了 倒好 總好過生不如

死 場中一個令他完

爲尙輝的殺手一招竟然被他用最巧妙血劍並沒有死,也沒有中招,因 的方法擋開了

一招擊斷的一截青鋼劍彈飛而出 「叮」的復又一聲, 本來被尚輝前 9

時竟剛好撞在尙輝的短劍上。 這一撞勁力大得驚人,尙輝的劍

半截斷劍亦激飛而出,「奪」地直插中就在這一刹那,血劍手中剩下的

二的斷劍,一半擋敵,一半傷人。 讓他擊斷手中劍,反而利用那一分爲 尚輝想 也想不到 血劍竟是故意

噴!

將 翻出三尺之外 9

全意料不到的變化却發生了

這

招登時歪了。

**尙輝小腹!** 

之變化,立時使他受到前所未有的挫他人本已在不利位置上,這突起

斷劍插中氣門, 尙輝登時鮮血狂

血劍已不用殺他 冷冷地看着這手下敗殺他,相反,人早倒

其他正在進行的厮鬥中,也發生了驚人自後堂拍掌大笑而出,與此同時, 大法,飛劍一擊!」

人的變化-

戰到酣處畢星影却突然掉轉槍頭, 槍刺在任原身上• 司馬嫣然本來雙戰任原畢星影

這夏侯山莊的護院 任原慘叫一聲,不可置信地看着

惑不解,因為畢星影刺倒他的同時亦然而,他臨死前看到的更令他大 用極快的速度一指點倒司馬嫣然! 他既不是九華派的卧底,爲何要

殺他? 真正的身份是甚麼? 一切問題任原已來不及解答,死 此人顯已非眞正的畢星影 他

神已到來召喚他…

也好不了 後 的他攻出十二指! 一個翻身,倏地向身在圍攻之下不了多少,畢星影放倒司馬嫣然 與夏侯戟兄弟相鬥的焦處勳命運 這十二指並不是殺手 ,不過焦處

侯兄弟的兵器上送 勳要閃避這十二指,便得將身體往夏 慘叫連聲,夏侯戟戳了 焦處勳兩

夏侯剛則一劍刺中他左腿。 但焦處勳倒在血泊中時,亦親眼

看到夏侯兄弟受到「公平」的對待

夏侯剛劍斷人傷, 夏侯戟的戟招呼到自己兄弟頭上 哼也沒哼一聲,倒地不起! 夏侯戟自己身中

人互相厮鬥,突然發難,用極快的手 刻之間, 畢星影利用衆

法,擊斃任原,打傷其餘四人。

後堂出來的那人又拍掌大笑:「好

「『天下第一劍』就在這裏,你們要

人。」 進了門牆,後來更成了掌門的繼任屠刀,立地成佛,可堪造就,就讓他 九華派老掌門感他意誠,以為他放下將他全部積蓄捐獻九華山上的佛寺,初在福建做無本買賣,後來不知如何 在福建做無本買賣,後來不知如何 血劍一沉吟,記憶着道:「尚輝最

江湖的血殺! 處,高手受制,

難怪他扮成畢星影,

他到處劫竊採花

,龍騙到同來的,擅於易容改扮

便是信你鬼話才落得的好下場!」

西門金剛笑道:「我沒有說過甚麼

的詭計去自相殘殺,躺在地上這些人

血劍用冷笑截斷他:「我才不中你

!」西門金剛淡淡地道。

功夫!杭州血殺,我們又見面了

血殺!假扮畢星影的

果然便是以指功聞名畢星影的人,指力到

自己拿好了

的小人便可雀躍得志!」記是時下人的通病,所以像尚輝這樣像你記得那樣淸楚的人已很少了。忘 西門金剛恨恨地道:「好!當今還

血殺道:「你很恨他?」

似乎爲他所制;在他手上的一個黃包

倒的夏侯柔、李克鳳、張婉蘭三人,

狐疑地問。

在他脚下正是剛搶入裏面,業已軟

後堂出來的人並不是空手出來的

尚輝 釘上的兩封 匿名信

「信是你寫的?」血殺看着,

充滿

些是甚麼?」說罷伸手一指柱上剛才被

「沒有?」血劍不怒反笑:「那麼這

「哦?西門金剛?」

血殺聞言目光一寒,盯住來人:

然不再是蘇州虎樓掌櫃的裝扮,他此「不錯,是我。」西門金剛此時當

似已恢復西門世家大員

本來負着的手也放開了。

「西門金剛?」血劍聞言心中一震

居心何在?」

「你挑撥多方人馬爭奪這勞什子

「是我寫又怎樣?」

正是人所共爭的「天下第一劍」。

全部生意的你道是誰?因為他而被人作幹活的你道是誰?給他出賣,吞併 趕出家門的你道又是誰?」 幹活的你道是誰?給他出賣, 「我爲甚麼不能恨他?當年和他合

血劍 聞言也不禁訝然:「就是

西門金剛用笑聲代替回答

殺也始料不及,起碼在蘇州虎樓初會功其實也不弱於尚輝多少,這點連血

心何在?居心何在?哈哈哈哈……」

西門金剛臉上突然堆上恨意:「居

這一番狂笑聲震屋瓦,表示他內

當不上西門山莊當家的主因!」 爺會和人合伙幹無本買賣,這就是你 血殺恍然大悟:「西門世家的大少

所得作爲上九華山的見面禮,此後一 便是助長恨意、加深怨毒的泉源 逐出西門世家,這種此消彼長,通常反,西門金剛却因此東窗事發,竟被 帆風順,甚至當上了九華派掌門。相 目,尚輝吞併了西門金剛,並將吞併 當年的「兄弟」,因意見與私利反

發跡的? 他是怎樣才當上九華派掌門「你們為甚麼不問問他,他當年是如何 西門金剛大笑,笑得悽厲絕倫: 夏侯世家,佈下這個爭奪神劍的妙局 使尚輝在爭奪戰中受到攻擊?」 血劍道:「所以你便要借助我們和

> 傷,我也要令他身敗名裂! 尚輝,得意地笑道:「即使他不爲人所 血殺道:「你又料到尙輝和我們

西門金剛看着業已無反抗之力的

定前來奪劍?」

夏侯世家也不會重金買下 眼裏…… 江湖上甚麼正統分配,素來不放在 「哼!他賊性未改,你們也非善類 何况,神劍的確值錢, 不然

算怎樣處置他?」 血劍看着尚輝道:「那麼你現在打

西門金剛吃吃笑道:「你們走後

肝來送酒!」 我會將他慢慢用刀割碎, 最後拿出

「可惜!」血劍長嘆一聲

「可惜甚麼?」

後也不會放過他們。這些我都不喜 麼多人,我相信你爲了滅口, 私仇,用的手法又太過卑鄙,連累那 不喜歡被人利用。你這次利用我來報 「可惜我這人有一個毛病 我們走 就是很

德?怪我卑鄙?怪我傷及無辜?」 道:「惡名滿江湖的血劍也來和我講道 西門金剛不置信地看着他, 失聲

雖狠,但却還是有選擇的。」 「盜亦有道,你最好清楚, 我出手

情,轉送給你!」說罷拿起地上神劍我想留給自己享用,現在不如做個 殺兄……這裏有漂亮娘兒兩個, ,『天下第一劍』你盡可拿走,至於血 西門金剛道:「你我並無利益衝突 本來

V 74

在血劍與血殺之間的地上

很令人討厭,但他面對這江湖上人人「不錯,正是我。」西門金剛笑得

聞之喪膽的「二血」,

毫無懼色

雙目已佈滿恐懼,彷彿末日經已降聲音中充滿怨毒,而且同時發覺尚輝血劍和血殺不但聽出西門金剛的

血殺盯住他手上的「天下第一劍」

『天下第一劍』,

又將它賣給夏侯世家

「武林傳言被西門世家追殺,盗去

時便看不出。

就是你?」血劍冷冷地問

射到了躺在地上半死的尚輝身上。

笑聲驟然停住,西門金剛的目光

一我的目的便是他!只有他!」

外的身份。 時錦衣華服,

輕輕一擲,黃包袱就落在場中,恰好 西門金剛當然察覺到這個變化,

的?」

蘭 又手指軟倒在地上的夏侯柔與張婉 血殺 張婉蘭人本美艷

男 但論姿色也有七分一 人心目中的首選;夏侯柔人雖火爆 西門金剛見他目光轉動, 知他已 是

大歡喜,我們各得其所,將來還可能經心動,復又拍掌笑道:「這種分配皆 後室傳出,西門金剛一驚轉身,便見 再行合作, 一個頭戴馬連坡大帽的蔴衣人緩緩 「你得意太早了。」又一道冷語從 發大財,分女人

「一魔?」

殺自相殘殺,讓你可收漁人之利。血的對手,便想再用神劍挑撥血劍與血的馭劍大法,便知道自己也不會是他 劍不中計 人我最看不順眼。」 「你剛才看到血劍擊敗尚輝時用到 你又以名利籠絡之,這種

麼?你想要甚麼儘管出聲,何須出言 刺?」西門金剛皮笑肉不笑。 「原來是一魔兄!你嫌分賍不勻

:-「本來這等人死有餘辜, 魔看着地上的尚輝、焦處勳等 不過你的

居心顯然比他們更毒!」

居心不良,有謀害及利用我之心一魔冷笑:「我不喜歡的人, 「是又怎樣?」

常只得一個下場。」 「我不懂得馭劍大法,不懂得用氣

> 怕我。」 , 使斷劍也可半空轉彎, 你不必

「我們又何必……」

「廢話少說,爲你自己的性命

在大帽下堅定如鋼,尖銳如矢。 一魔斬釘截鐵, 雙沉沉 的眸子

「哈哈哈……」西門金剛突然又狂

起眉來。 「有甚麼好笑?」這次連一魔也皺

的廳門外立即傳來一陣咳嗽聲 說完,右手即一彈指,原來通往院外 「哈哈哈…… 你是逼不到我的。」西門金剛話 :幸好我早有準備 0

人的目光落在進來的人身上 鮮血披肩,四尺長刃常掛腰 滿臉病容 走路不忘咳

嗽

女孩子

岑凱倫著

血披肩

間

我先殺了他!」 了血披肩,有誰想殺我, 麼?」西門金剛得意地道:「我早僱 「和你們這些人打照面 血披肩就給 我會不

到血披肩手上:「這是酬勞 他。」西門金剛戟指 他手一揚, 一張五十両 魔。 你給我殺 的銀票擲

一同笑了。 如雨笑聲爆發,這次是「三血一

,加 上

魔

其餘二血,笑個不停;咳聲夾住笑聲 血披肩沒有如言出手,他只不過看着 西門金剛這時才察覺很不對勁

> 的聲音更難聽 西門金剛聽來, 比利刃磨在骨頭

錯誤眞要命。 一魔道:「西門金剛 這次你犯的

西門金剛不能說話了

魔』本就是同門 而且還想挑撥我們自相殘殺 血劍道:「你 ,就想利用我們爲 竟然不 知 我們爲你知道『三血

做

金蘭之約。 ,最驚人 血披肩咳聲不斷 :「我們都是魔教中人 但說 数中人,有数的話最尖

因爲你已經是 你已經是一個死人,不能再洩露血殺道:「我們現在說給你知道,

任何秘密

能在「三血一魔」的聯手下逃出生天! 輝都已經和死人沒有分別。沒有人 門金剛雙目盡是恐懼,他忽然 一刻前尚輝 的心情 現在他和

於拔出劍 下爲恩怨情仇出生入死。西門金剛終 江湖中人,本就是要在刀尖劍影 - 天下第一劍!

直傳到他心底, 現已將他送上了末路 劍當然是寶劍 那裏 一泓寒光, -因爲一抹心

冷心魔 多少江 湖人斷送其 (全文完)

環球出版社新書介紹

岑凯倫

緣,易求無價度 四折:若有緣則 利兩就,惜命犯 HAAR

岑凱倫著

各大書局、超級市塲、屈臣氏、萬寧、 香港電視服務站及各星島中心有售。

使人 雖然也· 戒嚴 穿着 事 幾天來 有屬於知客 也知 五台山 1上在戒嚴狀態 類 的 的 和 道 職事僧 尚把守 的

裟,

處在戒嚴狀態 身綠林亡命之徒也 眞眞正 林人士都來瞻禮 有人搗亂起見 因爲是住持 正英雄豪傑固然很多 因此 大師圓寂 此中龍蛇混集 整個 爲了 五 台 各地武 一 提防 但出

團聚不成兩相殘

乘此機會 樑子 之期已屆 口雁翎刀打遍天下,難免與人結依三寶之前,闖蕩江湖二十年, 在半路出家的 明, 個是是非非的 時也懺悔 何况這位 這措施是對的 如今他七十高齡 武 昔日殺戮太重 住持大師若定和尚是 林高手 他過去數十年的 武林同道前來瞻禮 難免與人結下 武林 恩怨纏得難分 ,自知圓寂 ,在他未皈 本來就是 打 樑 算

皈依我佛難還俗

品蓮台 別戒嚴, 圓寂大典之際 台山 各派之上的巨 的僧人 與世長辭 而五台山 要知道若定和 典之際,若定和尚剛坐上九,誰知就在舉行莊嚴肅穆的僧人,俱薈萃於此,施行特上的巨大門派,所以南北五上的巨大門派,所以南北五 宣佈自 所自己今天未時一刻 原,若定和尚剛坐上 1 未說到 尚是當代武林高

> 鮮血冒出 上,頭頂面 眼前毫光閃 上,突 、 枚三角 山,把他身上穿着的錦緞架 原面門以及胸前背後,立時 似三角稜芒射在若定和尚身 股風 如 來 亂 出

麼暗器也不能將他擊斃的,持大師練成金剛不壞之身, 但是就在這當兒,他尖聲駭叫道 遲,那時快,大護法靜音和尚身形叫:「捉住兇手,捉住兇手。」說時 瞻禮的各門各派武林人,也齊護法、十八代弟子大吃一驚, 住持大師圓寂了。」 起,已凌空躍到九品蓮台之上 這突然而來的襲擊,不但四大濡染上了這斑爛的血漬。 二護法木鐸和尚道:「不 寂。」說着飛步 也齊聲大 怎會在 無論甚 上前

去。 這個時候圓 已魂離驅壳圓寂了 也冰冷得沒有一 果然沒有呼吸, 但是用手一探若定和尚的鼻兒 點兒溫 再摸 沿温暖,証實

「本派弟子不得擅離崗位, 此時,三護法立山和尚高聲喝 護衞大雄寶殿的十 秩序,人人搶步上前,可站在大殿兩旁瞻禮的武林 若定和尚死訊傳出 瞻禮的武林道 步上前,可是就在瞻禮的武林人也亂十八代弟子亂哄哄不但負責 , 杜絕兇手 務 朋從票 道:

不武, 峻 和回 原 教,冰句 下以 至各威說動 門派猛得。 人各的 , 門氣分

,位立洞恨 師傅活活被 高 義與 (家師 有 香

**監督門下** 第 協

> 山少 0 I禪兄之法旨,少林少林派的務本禪師的 林也 派合 願十 鼎道

以示衷誠 門里!」說可要之交, 類之交, 類之交, 謹代之並 了一 聲學 義和合 不尚飛 截出劍容是亦 ,腰爲辭刎振

吧 匡 大 像 看 後 , 看 ,咱們就往佛像去寶殿,既然三派武林寶殿,既然三派武林 寶殿,既然三派武林 項上打出暗器,至今 有得很清楚,兇手是 立山和尚便一字一句 ,實頂 咱殿上 一句的說法 一句的說法 一句的說法 去 索輩 兇仗離來道度 手義開佛:之

極手之往尙了,就木,。,上上手他快在鐸率 但。衝中們如此、先說 快條而去手撲,隨掌將 ,黑躍 ,,出眼其門腰 動影奔一便,前後人人間作當大樓將不一, 矯然雄輕立僅條却靜刀 捷是寶烟山避黑不下拔之兇殿的和過影料、出

軀此法 騰,看 空立得四 市山見大 起和他護 , 尚之法 緊大廬及 骚·吼山 点派 黑聲面掌 影,目門 之高,人 後大儘都 ,的管是 飛身如無

> 看正 弧 你樑 逃, 到大 那叫 裡道 ?」 戒該 刀死 劃的 出兇 半徒 個

下極臂便,式刀刀身。悲血將同,一,甩 豪淋立 也模却出說 樣是「白鶴掠 家,從二丈多立山和尚之右臂動立山和尚之右臂動 和一和一也 尚這尚刀前 來, 的一生 ,面 截,招口前而這 的 立斷刀式刀所這條 正山,光毫甩用一黑 樑和半一無出的口影上尚截閃二之雁雁, 跌痛斷,致招翎翎翻

,管快 救 務接, 得 一少 本 0 禪巧擧 林 師急,便事手便 以立將門 破山立人 穴和山務 點極生,眼中 法厥儒手

、 頸知, 凌恰 空使在那 力,報和黑招間峨 ,這仇若影劍趕帽 ,劍尖抖出耀目花,不下於立山石定和尚有過侧期期 「金鳳點頭」是上,手中長劍剛術「金鳳點頭」

劍妙影 鐵三領得這 掌尺高了樣 李一个一招 飛,身不劍 一次,但這次,天下有 一一巧黑林

> 血 , 了刀就,把掌 ,三個被刺死,陳屍地上,了出去,十八代弟子四個人刀出,竟然打從大殿的就地一個打滾,施展出「旋,但他雖然受了重傷,並是把這條黑影從高處擊下,只要拍出,擊在這條黑影背後 泊之中。 ,陳屍地上,倒微八弟子四個人欄都不打從大殿的正問人人,並未斃的工門。 後 9 斃截門雁命鮮登 於他撲翎,血時

粉黑鐵 寶 物蝶兒。」 一樓烟 一樓烟 一樓烟 一樓烟 、這兒的 一。面 連殺 出 似 高 的當兒 聲 叫 道:「兇 19崖奔-手這去大 是條。雄

兇手,因此,粉蝶兒之名不脛而走壁上繪畫一隻粉蝶,表示她是殺人陌生,因爲她每次殺人,照例在牆陌生,因爲她每次殺人,照例在牆下,妳爲甚麼要害死我師傅?」 木,人木鐸像,鐸 各 星 和尚,厲聲吆喝道:「粉一羣鳥兒的追了出去,特各自施展出「陸地飛行」輕、武當派掌門人呂重修眞這一叫,大護法靜音、一兒。」 0 9 是:「粉蝶兒去,特別是重修眞人等重修眞人等 走人牆 不

傳 來但 遍 是 傷目 無踪 湖 見聲一,即源 由 於 她她妙 儘面 管追雖的之

去衆處邊爲是趕汗功,口 ,人可,他靜的淋本山氣 下們音人瀉領徑逃 

追兵形 。的將衆免雁逃

六爲衆孝鬢豐定二人雌 洞衆人的邊頤和十才虎 之人俱表簪,尚七看負雖 一下酷都不示着最一八得隅然

> 毒手。」 無怨 9 不 · 該 在他圓寂之時

(M) 他 到五台 加秀五台 和若不 姿手保非兩他到態扣。,個,五 1. 住一地 爲 把三角 不,能來,然知爲, 他 是 右 快 手 **季高** 作雁顆招仇世,笑以 的左不是你刄趕道理

李 修成正果,故能預知,若定和尚是敦品歷,若定和尚是敦品歷一指道:「妖女,岂一指道:「妖女,岂一相道 

光耀, 般這地揮 無異他

> 神威 勢迫 不 禁 叫 道: 李 前輩

後退 靑 合疾 誰 9 也飛如知 抵的箭 擋峨, 擋峨,未不帽疾說 住劍點完 這法李, 一已合嗤 刀練飛的 之到胸一 勢了膛聲 ,爐 , , 跟火儘刀

花雨角、粒三角、地區 出在動 , 勢 中 的 幾 一 業 中 的 滿十, 天八那

柱 哎 克無法 的 多柱 哎。 道, 唷 口 子交聲抵掌迎稜苟際 , 頂個 也空 時前金不 有 像後, 背山及長 躱劍 倒避 人,倒 也

命 鳴却 粉呼已 靜 ]發覺他魂歸於 離人上 天前 扶 9 早月 他

,再暗 有器立 會大概當使死林兒 。」說着仗劍直奔過 · 居重修 招緊似 建鐸招 出手之狠 投足之間 議、, 以刻在 ,務將 知本粉接過後扔眼 道禪蝶連去難了中

> 兵去去粉双, 媒 粉蝶兒之三名 兵敵雁長修刀角 連條厲 成禪害 一杖, 砸齊 了上 般過前

也各自拔出丘也各自拔出丘

當派掌 像後此可一面時以 我們報仇,那時我們衆人都防不 一頭負隅的雌老子,其他之武林人 各自拔出兵双,衝上前來結成了 各自拔出兵双,衝上前來結成了 各自拔出兵双,衝上前來結成了 各自拔出兵双,衝上前來結成了 場大牆,三面掩來。 如果在平原曠地上,粉蝶兒尚 地大着輕功本領往後逃去,無奈 以仗着輕功本領往後逃去,無奈 以仗着輕功本領往後逃去,無奈 以仗着輕功本領往後逃去,無奈 時此際,她處在捨身崖的邊緣, 一頭負隅的雌老子, 咆哮如雷。 一頭負隅的雌老子, 咆哮如雷。 一球上,粉蝶兒尚 一球是的邊緣, 一球上,粉蝶兒尚 一球是的邊緣, 一球上,粉蝶兒尚

勝防了。」 提我們報仇 生龍馬活 也連

心人刺上,口杖一,背所捉戒一 背,痛入。 選了,一 為主修眞人,一 所靜音、木鐸二 が蝶兒背 刀碎性子, 粉 身以烈 直把的芒背

, 打進 躍了, 身的 一劈 跳胸

領武斯骨,落探搶 崖花視教她 靜這 千直祗音出崖和此 好禪,往外不可由 旁,要練成她這樣 一個一拳,這才縱身 要練成為 樣,聲是,的到人 的當道粉不如崖們 一邊忘 本今 身用

成我大了師叫 即兄真氣,不為所後起之秀,不為其難了。」 就在此時,就在此時,就在此時,就 0  $\vdash$ 然前聽 然,大學體別木 師些鐸 兄回和 就來尚 活,高 不給聲

肢過跳聽 得 得稀爛,加 处挺直,杏花 此崖之前下了 或上 血黄靜了這 肉的音毒才 模僧和手猛 糊袍尚,想 成,面於起 一衣如是粉

了故一 此拳 把,從 集這 帝音和 一看 生來 之功, 胸力顯 膛於見 打這粉 得一蝶 稀擊兒這

自本,過本 的師使心師爲 田是眞貫惜搶 真拚氣注以救 了運在自垂 斷轉靜己死 用送, 音的的 以十保和田音 人功殘的眞和 力生百氣尚 ,,滙,, 奈把務穴透務

> 命在不傷鴨靜絕者 ,狀眞傷 鐸氣, 位一和血仍有

禍大五 護台 法山五呼止的受 本台 武派山死態氣太 也 也蒙受巨大的"和尚的懷中。如道行,終於一一宗慘劇,不堪一宗慘劇,不堪一宗慘劇,不堪一宗慘劇,不堪一切不能帶動他只知道行,終於一個事情, 災個僅

樣木稜樣稜? 鐸芒,芒 和贵人 尚忽然道: 《人正在哀悼· 小死祟和! 悼都若李 死深定合 難深和飛 妖女怎样者之際 妖 入三 角 

千 仞 泥了她必 然死 在

不來活能。 該 我師傅的道:「」 :「她 圓要 寂取死 也回是

來騎的佛 。馬,門 到現的務收沒,木懸務 深在規本發有可鐸崖本 深谷去將這件血程就快交未時了.
規矩,當下點點有這件袈裟,我師用是僧人,當下點點有這件袈裟,我師用是僧人,當下點點 點點 血 當 頭 袈快 然 道 ※ 打 知 取發 一道 回人是這

堂時 着即道 來。」 上過却山 , , 不的六的來 了體許而飛的人 陳久去身武物 上士, 馬不都 少是沿,遠

就放,。 是等候是大殿

定先找連這和擇血連件

看件找而見血遍來 踪不我騎 跡但們人 也沒數馬 沒有人飛

殿連三血們的但明爲 走拔 寶,子把你她不明都

遭, 顫來也深掌 , 找谷門但 ,人說 晚,回體血崖江湖 間蝶雄,裟,的 , 兒寶這,找武 一未殿麼自遍當

也都同 目 魂道 出如粉殿 話務蝶中 來本兒的 , 禪的武 倒師,林

時眼屆人 將看去得 有這,馳 啦 袈蝶輩! 裟兒, ,的各

, 另叫是 我外道已 因報位師回 爲復武傅事 蝶條 兒臂 件就同能目 日 血得道成前 袈協 , 殮沒 找山 裟助我,有 就我們各這 我和 在們要位件們尚 她找杜武血報縱 身回絕林袈仇聲 上血粉前裟是大

果說行三一時刀所一,她道個命上事杜。出天寶手一法用點而以:連,取,絕 行天下,而他老人家一手雁翎刀法,若是一手雁翎刀法,若是一手不放,而他老人家一手不放,看太高,一手不放,一點老衲就懷疑在心一點老衲就懷疑在心一點老衲就懷疑在心一點老衲就懷疑在心一點老衲就懷疑在心一點老衲就懷疑在心下,而從來沒有聽聞她不會看一人,而從來沒有聽聞她不會看一人,而從來沒有聽聞她不會看一人,不會一樣一樣,事有疑问,不 出天寶手一法用師下前雁模無的 師 門 是 草 吴家手定型,心地行 ,巧和蹺右和,師爲的師尋决能件取 兒這活身件和 因肯橫依這年之她這歷看

一老禪 師 和 你老你怎么 四果呢? 會將兄 魔弟 頭齊 夾聲 纏問 到道 我:

呢?我聽得莫名其妙:師問道:「你老人家到師問道:「你老人家到師是我們 , 到然 如底的 在是對 1五里 8 霧說禪

這才明語 務十 本八木 禪 代鐸 師 白了 崖 9 本 子尚 9 你一叫禪 昭 打算坐在 人師 · 后 三 一 大 堆 素 在 籃 當下 個 堆 也猜 繩 , 道子索 不叫

下懸崖去是不是?

下若弄墮師

師明霧說

,前等同關定得五鄭

那那,决,何施,任粉是此條裡旣不對况展我何蝶石, 路 會五她輕看 出與走的 不是?」 間 必地悉行故飄但不草 是 9 往向勢 ,兇 , 的是到 祇如

雄領小台大, 化, 找此意自, 在上的長, 寶高路山師已爲照她中, 然木場闖年十不

務殿絕都的圓經內理之因解更鐸各關紀歲但務一

,有層寂奇醬,途果鈴不、位東都,你本神僧人,怪的千,,繫知禪武,比也如禪

大本路五定然不找而道主,山,湖們年人

師查 駔 她好 之 歹 上長辭的圓客 之來龍去脈 之來龍去脈 我 寂之際行 ,粉 爲蝶兒 和 |麼在若 , --追根 定 問 去

也...「老 他呢?咱 有頭 等 咱

然能

多由

鐸隱 和秘呂世 自的 繩子 這

懸崖 石垂果 之離不間地出 , 將近 百 尺 ,所 啜隱,

總索全拿了: 我得到頭緒

出叫,

師緒時

來木亦不

。鐸未能

和可回

聲

怔 Щ, 的這過他拔這 哭了不劍麼 師搖 再 辨垂 手登時 ,下 是一 意一

FI

「燕子穿簾」 精純深湛, 精純深湛, 縫, · 有權 有權 指 權 兩,裡功 着躍招等

六,上臥 (平和,了無慌張之態, 理來,初時聯了一戶 原來粉蝶兒一手握著 原來粉蝶兒一手握著 原來粉蝶兒一手握著 原來粉蝶兒一手握著 原來粉蝶兒一手握著 原來粉蝶兒一手握著 是他已看見草叢之處有 原來粉蝶兒一手握著 是他已看見草叢之處有 是中, 一個 動斗,斜刺 是來, 一個 動斗,斜刺 是來, 一個 動斗,斜刺 是來, 一個 數子。 人 面翎着 ,對刀血 却一委袈裟 一墳 在,

悲平進 泣和來但 本 0 , , 見 9 9 她但 務 仍旋 本 然即禪 繼臉師

向袈殺 9 手禪 悲 知 內牢 情牢粉 複的蝶 ,着 本當這刎 殺也 禪合件頸 了不 師十血自

要 自我

> 翎刀 這 。說 就是 罷 , 我 用 指却 一老 指命 委的 棄東 地西 的

雁

非一了情家 ,,出

萊 親 現 在 我 的 姓 我 這 曉月 海是母,

· 使 使

使洞

起 來 9 定 大師 是 我主母

立刻定是 切蝶兒喉嚨已斷,題以外,快給我將寶劍收止,一下多門人呂東上是武當掌門人呂東上是武當掌門人呂東上是武當掌門人呂東 老 家 唯顯收人重務風 

歸 冬站修造位 旁 聽 聞 此 話 9 立 刻納

上彭師 毀夥 繼 續說 了航 ,因爲航 海的水手 说道:「若 海 行,定

變萬化的雁翎 上了他,傳他蓬萊武 到膠州灣去 我主母貌醜 丞故,看他英俊, 「隨流水漂到咱們」 他便棄了 大風 生了 尤其是千 **我主母** 這條船

因而雙目失明,是我協助她渡過凄道是他失足墮海溺死,痛哭流涕,而,我主母還不知道,祇 **蓬萊武功** 歲月, 撫養粉蝶兒成 她

又皈依三寶, 大師。 海上又刮大風 「事情就是這麼凑巧 , 這個負心人彭 在江湖武林 在江湖武林上闖出萬兒,而且這個負心人彭卓,仗着蓬萊武,我主母聽聞船上之談話,才上又刮大風,一艘大船飄到山 台山 的掌教方

俗和我主母夫妻團聚。
於中,但他藉詞已入空門,不影中,但他藉詞已入空門,不是婦團聚,重聚天倫之樂,母是婦國聚,重聚天倫之樂,母是婦學之 「主母又驚又喜 在方丈室找到 主母渴 五母渴望 曾偕 不肯 還 同

度日 就靠粉 片的隱居在這 主母又誓言嫁夫從夫,山,後來粉蝶兒發現這 我主母又不肯重 奪貪官污吏之錢 之意早就要大鬧 員官汚吏之錢財 ,這麼多年歲月 所以痴 **旧岩洞**, 心

型蝶兒就誓言 四主母不依

已來不及了 弑父不孝,所以自刎墳前,我裟從崖上回來,說已爲母報仇 「剛才她突然拿着 件血染架 搶担

一宗武林慘變,# 若定大師 却已自刎 務本禪師及呂重修眞人兩人聽 這才恍然大悟 粉蝶 兒雖然有弑父之罪 推源禍首 雄寶殿行兇, 9 知道粉蝶 理曲在 但 這 兒

妳悄悄離 過世了,你 母杜曉月 地生活下 社曉月一 個眼色 所以這 開這裡, 妳用不着自刎了 的 生已了,如今她母女已 秘密便是,過了 兩位武林高手 便即對冬梅道:「妳主 你可 以自由 ,互遞了 自

說完之後, 務本禪師和呂重修

母報仇兩年主

烽

江煙

小起

族

促

這

湖 四

兒

女走 外

在

起

,

他 成

小桶這對

西門丁著

萌愛意

偏

時

她

自

的

未婚

夫正

出

現……俠

血

爲

國

流

情淚為

洒

萬寧及各星島中心有售 各大書局 \ 超級市 場 屈臣氏

當他知道陳淵即是老漁隱之子,以及老漁隱臨死情况,急,遇到沱江人屠,細訴之下,沱江人屠聽說老漁隱已死, 似夢見宮女, 到天嬌消息,豈料尋找陳淵懷念小娘子天嬌, 夢幻似謎, 豈料尋找了數月均無下落, 中兒全而一弑,不 **湮沒**而一 及而不爲人知 兩人都不終 兩人都不終 在巫 他不甘心, 抑或不想使人知道的 宣 或不想使人知道武林中有女此中真相,是爲了冬梅的安本禪師與呂重修眞人兩人秘 山 周圍尋找 「將這發現告訴問」回到捨身崖上。 知。 弑父慘 醒來又向巫山 **师發生。這是武林人知道武林中有女** ,是爲了冬梅的安 悲慟不已 劇 自己却常 希望能 也就漸漸 全文完 別 江 岸 沱 雲燕

說他身上已承傳了其父的「上古神功」之功 並教導他施展之法…… 神龍細訴秘中情

奇情哀艷故事

裂石 警告你 駝子的駝峯不但刀槍不入, 乃是由 開 而是骨碎 江 淵 山,被他撞中了,你不是斷駝峯不但刀槍不入,而且能,休要被他的駝峯撞上,這由這駝子把關,娃兒,我可由這駝子把關,娃兒,我可由我把守,這北邊的大道 「金駝子叔叔!」

,急忙告訴陳

淵

在迷迷糊糊中,

上文提要:

甚麼撞我? 沱江人屠的淚早已晒乾了 那晚在岷江野林中, :「我又不犯他惹他 **惹他,爲** 敢

情已是晌午時候了,雖說是艷陽

走,萬事甘休, 「娃兒 娃兒, 一陣 沱江 ,你試從他身前過去 奔馳, 你就知他厲害。」 人屠呵呵 兩人身上都已見了 你若敢往東 笑 , 嘿嘿 說道:

江湖中人聞名喪膽,沱陪末座,名頭可响噹噹 但今兒可不同了 中有細,這金駝子可 戒懼害怕的 ,心下 而且是眞粗獷魯莽 蜀中四霸天, 陳淵若是今日之前,他倒是信 -自然而· 已 何况 知 生親切之感, 知他爹輸給他的不优,而今,得到沱生親切之感,豈會 這金駝子雖是敬 而且是能自生反 一者金駝子乃父 亦會 7.不但性烈如火 沱江人屠是粗 當眞是令

文外

極,甚至能辨得敵友被攻時候,神功眞是 當然 那自是 功眞是神 心懷敵 功 意 神奇之 被

着 身去, 以子侄之禮,上前相見,已知他是嘉陵漁隱之子了 頂破了 陳淵恭 雙大眼 敢 淵那裡肯信 的竹笠, 情蓋在金駝子 **%身施了** ,不是眞睡着了 ,只見這金駝子買上的,是 9 禮 相見,當下走近之子了,如何不 , 道:「拜 的 瞪是

心想:旣叫沱江 :: 駝叔 人屠作大叔

駝叔 難道叫這金駝子是小叔不成 便衝口而出 0 , 聲

他不 理不睬,竟如不聞 那知金駝子兀自瞪着大眼 9 對

覺, 鼾聲, 也不聞 且慢 而且熟睡得打起鼾來 且熟睡得打起鼾來,其實不原來這金駝子瞪大着眼睛睡 這是甚麼聲音?敢情是

楚宮賞賜無價酒

睡着了 陳淵心中一樂, 也不怕被人暗算。 心想: 這倒不

上當的? 有細 忽然心中一 一駝子 粗獷的只是表面而已, 中 ,也相同 他已見到聽到了 動:沱江 是假裝, 人屠粗中 誘 說 那人 不 晚

子必然 金駝子另一 若是假裝, 走前 兩 步 那眼珠 想走去

知僅是走得兩步, 啊呀!

痛腿 人 抽了 鞭 痛如刀 割

沒有動彈 每枝,横在道上看時,只見對 行他慌忙縮身。 上,而金克地上横着 金駝子分明

在瞧可 金 金 舵子臉-蛇子的 派 着 金 駝 上 眼 子 走 。珠沒 子瞬沒 轉眼留 不,心 轉原脚,本下 當就然是 眼 盯要

不起知頭 去來陳淵 不 無牙 人, 忍 9 連着 沱江 痛 人不 屠整播

絆

9

軟得也不 回 小邪事? 不能反照 ,那樹 上 眞 彈枝 是邪 起細 有條 來得 ,示 這能 紅掀 紅開 的 褲 這脚 鞭 管 是 怎柔 痕

下自疼痛。 不自疼痛。 。 可 不是

同功陣地喲知橫再時了劇,!,在往 · 他 在 前 他 地 前 那 痛 知提 看 上走淵 霍那右起跨的, 地還脚來過樹這一站的的大學 已 揉 左脚 分瞬信 不,上,這 ,右瞬小眼 進 總 類方點地是反退 反算陡脚間心瞧 他然仍,,着試 ,個 一着啊那那着 , 輕

爲 了睡了 側天的夢, 

> 出 來 躺 在地上: 神懶腰,嘿 9 兩腿自然 出了

也能 \* 樹 大 沱江 內家 金駝子 必 氣 功了 已 枝 距 達 功 夫 丈到 得的 適 情是 控山會 門裂 一打不 石警 脚牛明 告子牙 ,開 , 自 自 自 加 來 素

不過是裝好 假作不見不一咬牙兒, 就被他 有多痛 心中,得功 情不 倒 夫 睡 抽了 敬 , , 豊 當 會 他是 · 是 瞪 心鞭 

踪

,望地又望天,登 驚疑得左望右望, 9 只見道左 石坡 ,知嘿他 個,棚立 、就是不 、就是不 、就是不 、就是不 。 、就是不 。

好下低旺材 , - + 的, 那甚段那 至 用 有 道話畝一來見 , 村處薪黃 熱兒頭 ,,果 童嬉戲,不樹,不 供戲 路的樹又不成

> 遮人 , , 甚至可遮那是再好力 雨也 , 不 因過 枝葉極是

信邪 0 難 痛 白日 瘤 9 眼 說:「 可 偏 不邪

無聲要他影有跨以 ,如 耳一又 實 , 代個 横在 前走 睡 何 着了 上 搓 却揉 偏 痛 來其駝

樹時飛的 枝旋一跳 那 , 如那 那 來 , 起來 , 金駝子 落旁輕 霍 可 , 的的地不 一一是 7 萬 万 萬 万 萬 不 一 樹 破 手 不 地 一竹,能 匝笠只假 9 倒, 聽裝 一 把 登 竟 呼 了

適 那 那破間 飆破 笠也已 竹 樹上

竟會突然失了 踪

, , 果然去 :「有 子膽 , 敢 若闖

珠子

異,那 無異 往他如邊 他只 那道果然的 , 驀覺 若 時風 ,實子 處不

了一時鳥有 兒 之間,枝葉落穴蓋骨亂飛。如雨落,落了如雨落,落了

· 像是呆少,竟是呆少, 就是, 住了,一 陳 淵 眼,睁得不能 不信眼前的 不信眼前给

翻容你 過我這

----

關

,

世

不是陰溝裡

抽 也不抽 別 聽遠遠 抽 痛他 倒 駝 陰溝裡 峯 的 孩兒才是真然好了個哈哈 駝 峯 刀 0 船

「原來是你這屠戶! 那 金 駝 子 大 ii ,一摸 鞭, 反而 不僅 搞叫 聲 叫 槍不入 道

必然存身 上, 恁地 。,鞭

皆 再 逼 上 說 已罩 到 情 出 面 ; 在那 了 這 前 ,,得撞 撞就不是 來 怕竹把右 被笠那臂再 金 去下。周, 是巫 袋陳圍手 淵十中 是必若數竹 大把從丈笠

有之命故 , , 只非 許是 阻 他往 東 不山斷 許楚大 傷宮樹

撞

而

知 兒 以沱 鞭江 人 還 鞭屠 呵 以呵 脚笑 還道

不 要 踢 他 駝 峯

單去 起滾魚 着 來名 竄了

更槍, 駝生山只以, 十絕 可不豈子反的因腿沱八技 上沱還江跌,那脚,也 金駝子地 大,說 奇,非 一想: 不子友 的, 說非 會 陳的施 傷駝是甚但旣小淵 駝 他奉父麽能然腿便奉衣指輕,是上衣功

中邊在竹敢駝 腿力那倍威想呔惱袋上出這的他試入可也應 加些有一 , 兵 中 騰 身 自自轉勁惱制若刃,身然生膻。,去他,黑, 心半眞那!金

也勢 上騰他 頭,騰 下 自 外 翻踢脚 落個 樹正踢 旁着出 了,, , 確就

V 84

脚起也那。身站知 來立他 ,不的 倒穩脚 痛,尖 得但痛 陳就如 淵地折 -- 9 然雖 直 跳竄然

霍故也地看感 淵 脚痛 子抓特 !, 怒 怒吼駝的 一子 駝 聲身 短 峯……竟 是 臂

向獨知丈陳似長外 淵巨腿了那向來到 靈 金 之 拐 像 駝 子 ,如向 五逾陳滾 指閃淵竄 箕電遙出 張,空 金 一本 9 已整抓已在 頭那那兩

「駝子 飆 那能躱閃, 休得無禮, 閃脚到 就在那場 沱 江人员那瞬間 屠 , 跳 喝 一的 道股 股陳狂淵

淵身。 個 身子 只 又聽明己就明 屠戶,我和你沒冤,你 駝子哇哇怪叫,道: ,已落下沱江人屠來。 又就地一滾,退了回-聽啪的一聲,人影條! 很聲! 你竟幫! 去晃 9 9 陳 金

他不但 不謝沱幫 想我江我屠 想教了 屠 你你呵 這 , 駝

我, 作過你子問竟你練這也不 金你斗竟 若不是這娃母,倒怨起我來 姬早若 公開主 睁命抗 (主的命令不恐人道:「你這麼是這娃兒初恩」 衡的花這 道 說膽學吃

不上淵 神說 ,淵的功 甚 心 這 你 豊 能 場 麼? 是看他駝背 一腿,何祇千的 一腿,何祇千的 一腿,何祇千的 一个的駝峯 天下江 楚 倒 宮指 會的陳

盛何 优他是小子· 定宫的上古神 一 (聽說過有活着做了子,何况巫山林),從不停 實是生平僅見 巫山楚宮 從不傳外-的 小 子,人胡

屠呵呵 笑道:「你可 知

道:「不 難准 他往東, 他 中就

,,看 眞 是一跨两 是一跨两 是一跨两 是一跨两 是一跨两 身丈橫不 側有跨得

無影

慶笨拙! 的 就子,怎一种,你是傅聞中生你是傅聞中生物,你是傅聞中生物,你不是傅聞中生物,你不是傅聞中生物,你不是傅聞中生物,你不是傅聞中生物。 怎不 會 尤只 令其不

陳 ---這

> 量起 情是 **怎會走起路** 着來,

年 輕看 的時 這娃江 0 兒 人屠 像誰?我是說 道:「駝子

漁說 |麼人?| 見年輕 金駝子 计時候! 的 老漁 眼珠像要 兒 9 我是 突了 端的,出來

他駝背笨

你有眼 沱 为……」 呵 呵 大笑 道:「算

人 雖 且 的 沱 江 了老漁 少年兒 蠢無 比 少蠢 金駝子 是那能離開巫」 是那能離開巫」 是那能離開巫」 是那能離開巫」 是那能離開巫」 是那能離開巫」 主為了 説道:-「 上古神功2 一你香烟, 面 爲 大笑 淚 

古漁明 神 兒 9 哪小楚金 功 姬 大和尚的社会主是無塵, 公主為一人 見,一旦…… 一段脚,道:「常 一段脚,道:「常 故的主,后常

一的 般大眼 人流 屠海下 接 却沒哭出。如沒哭出 口 道 也像沱江 已從 金駝子

氣

異受盡 那時老 湯 還是楚! 毛漁兒渾身經脈必寸 就會派雙成或小玉姑 定姬公主對老漁兒的 就得自斷經脈。自 監 酷 , 尋訪 到 一寸寸斷 姑娘 的恩 小公主 下 典 ,手 9 9 9 無,否這老

公主,只 他死了 陳 淵 地轉天旋起來,跪倒。 定事然一聲,似晴天打了非死不可。 上古神功,又已尋訪到上古神功,又已尋訪到上古神功,又已尋訪到 到了 9 9 而不 小且僅

踪跡 0 9 ,只 大沤 倒 在地覺 袋只 人地轉轟 只那 9 大哭起來, 麼一晃 0 9 9 便無影 ,打刀 成個 無踪

之魁,駝高梧簡子 蜀 直走 

, 道圓出 ):- 「駝子 給 陡然· 數丈左近 

斷了 「這 香 娃 燈 , 非 死 再 不 無 可 人 傳 老 宗漁 接代

「你明白 就 好 , 」沱江 人屠道:

> 走膻中、轉巨闕.... 我一時興奮,竟教. 我一時興奮,竟教. 我一時興奮,竟教他如不會施為,本來還可愛知他參已把上古神功原 9 這 、,他不

誅我高知說 我金駝子若對人為民事兩手過頭,為我知,」虔誠肅就道:「你不用說 0 金駝子滿是淚 ,」虔誠肅穆,你不用說了, 入洩漏了 痕的 皇放這 面 下午午 滅上笠有肅 天,,你,

靈這屠蓋娃若 頭 9 兒不用 沱江 說 口 7. 不用死 道 用死, 人屠 也 我被土相 を 在下 在下 戶中,高 先人我學 製道江手過天,人過

跪,道: 命的交情,恁也 陳淵好不感 陳淵好不感 后地至情不 原漢子,不 原漢子,不 原漢子,不 原 至愧兩 性 和個 他多是是 一過醜

人死不能復 大死不能復 · 凄凄慘慘,时 拜了一拜 「說得 親人了。」親人了。」 、, 又好

得復生 屠 道

,你也別 女人肯做 呸! 心 兒 那 有

五世要忍不住啊!」 「我也沒有,」沱江人 整望金駝子,又望望陳淵 有兒子,也沒有哭,雖然是 有兒子,也沒有哭,雖然是 有兒子,也沒有哭,雖然是 有兒子,也沒有哭,雖然是 一個頭。」 再侧人滿說叩了屠面沒

「再叩… 個 敬敬 個頭? 又,广

頭其 故 為基麼再叩一個「再叩……一個 叩陳 了淵 一不 個明

來到來 啦江 樹, ,老

是爲且 這我哭

:- 「這

下,別傷心,這兒子你也有份啦三,別傷心,這兒子你也有份啦三,別傷心,這兒子你也有份啦一人不敢情是岷江神龍,不知何時來到發,三人竟皆不覺。 我以為你,原來都不是,却是得好不凄凄慘慘的,三人你以為得好不凄凄慘慘的,三人你以為得好不凄凄慘慘的,三人你以為是是甚麼話?陳淵心說:「可好,我成了衆人的兒子啦。」」。 「是甚麼話?陳淵心說:「可好,我成了衆人的兒子啦。」」 「是是甚麼話?陳淵心說:「一個想起他爹死了,原來峨嵋但想起他爹死了,原來峨嵋不在人世了。本 , 本 一 必 也 樣 也 優

過

淵 人 屠

都一

不怔

兄之可神 如老眞龍 可原是至情至性 可沉是他 可沉是一个 更弟 明,如手如足的父女,何况是他爹的生营是至情至性,老吾老是不够然相! 是这情至性,老吾老是不是我们的一个我们是他爹的生命。 如手如 前好 ,又屠 友 以及 兇 如人

天嬌 人 楚 姬 江神龍豈有 ,入 非靠 靠農架 三人巫 沒金四 份駝霸 不山

大只剩下了三人大只剩下了三人 的子天 來來來 岷 江 水來,我们人居道 道:「娃 們我們 有與 人的 , 兒兒

且 是 四 人 \_\_ 齊 口口

上這個缺兒 少了一個, 流見的神功 原見的神功 、老漁兒死 中離把眼淚 ,,死一 了抹 自何况 9 9 由這四點 娃霸頭 他 補兒天道

「岷江

無首,任你們取我腦袋。」 「呔!」沱江人 與了上古神功,若有洩漏, 除了我們四人,都無人知道 解江神龍啊了一聲,忙不 是傳了上古神功,若有洩漏, 三,住口!」 無兒首傳 (漏,神龍) (知道這姓) (如道這姓)

漁兒

, 人 胸 不 矮 挺 3 不由、矮了 由 得 一多駝得 不截高,怒行有個 頭 壁, 遗, 贵, 會挺爲 輪胸任 到,他 他比把

顯揚梧高 是老二 在等高大江 我等高其待, 待,嘿 誰這 明! 屠 况老眠,用挺 排開神已胸 行口龍把 1,值度 記世 是 起

殺萬,,口漁淵駝乾得山才終,兒面子的 得山的 才把拉 和眼岷沱淚江 苦 爲 援蠻渡老陳金抹

「血成」「鳥」 且河 江 成 」沱江 人屠道

是蜀 已是遍 中爲 來羞 體鱗傷。」 一次川了,可憐的老漁兒 四大川了,可憐的老漁兒 小蜀中萬千生靈必然塗炭 ,蜀中萬千生靈必然塗炭 ,蜀中萬千生靈必然塗炭 ,黃大是我們去 鳥

龍面色 個,爲甚至 見見掃了 麼 眼 哼 一說 哼兩 步? 聲

> 稱老霸漁 朝稱尊,苦鬥三日三夜。: 一夜。」 却爲了

袋……」 立 巨靈 沱江 說了 重誓 9 掌 屠 我們 奉老漁 亦 揪下駝子的W老漁兒為拿,我是已在楚姬公主不可有愧色,道: 面 腦不面

宮神

功神

Ē

道

9

害臊…… 是老漁兒指 金 駝子 點 不了 你 早 臣, 」成了泥,二 不不

四個公主為何有大恩於四霸天了,而且得免蜀中一場浩劫。只聽岷江神龍哼了一聲,說道:「若以身手高龍哼了一聲,說道:「若以身手高龍哼了一聲,說道:「若以身手高龍哼了一聲,說道:「若以身手高龍哼了一聲,說道:「若以身手高龍哼了一聲,說道:「若以身手高龍哼了一聲,說道:「若以身手高龍哼了一聲,說說那有進無出的楚宮大神之事,他有了老漁兒,而且准許老漁兒有所是一個大事,所以一個大事,是一個大事,是一個大事,是一個大事。 而 們低龍 姬

把神 他

,對知 不僅你們,我是和楚姬公主為了西 江 也這要以才尋 為中心 兒 ,們 甚神 至功要只

> 7遺訓戒律 得死 主鱗也不 0 ,,老 上 ,知 道 原 來 當 漁用。

麼要救他?」 花 得 遺 不 人 屠怪 好了 眼 也是那 \_\_\_ 死", ,又爲甚 ,

神功真力 魚兒療傷 「我不是說楚姬 金駝子驀地 0 , , 但他却故爾從 裡 不權 \_\_\_ 小知體 化公主 拍 大腿 西神也 9 ,道:

示主力却:: 這來不 然功力 這就是了 知岷 大增。 待 對老漁兒說明待到要尋訪小公共,更不知如何發揮,不知如何發揮 老漁兒 重 主揮過 傷新癒 , 出 楚神老 以姬功漁 指公威兒 竟

這

才對

加

, 也只是我挑闕 也賁了起來,分明在體內滾動只見老漁兒眞氣運行之處,連是甚麼功夫啊?眞還嚇了我一我無意中撞見了,我當時一怔挑,道:「那日老漁兒在運功挑,道:「那日 老漁兒在運功 動連一怔功眉 ,見轉 不航跳 說肉,這被一巨

吐 露 道也好 口 氣 9 否 則這 ,才 有對 朝我

> 你們 ,他 記 説 説 説 道 ・ ・ ・ 了對他我 公主條也 自然是瞞着 只命不 有 ,明 原是原 感激 激是他為 老

見補上的性命 神功 姬 公主 他 馬 四 霸 天 之 表 9 , 不 僅替 且 岷 增 老江 長漁神 他兒龍 首 9 而且傳 而且傳 傳了 

不易了……」 木施展出神功來, 未施展出神功來, 不易了……」 ,才又繼續說法 神龍又逐 是較 你兩人要。 們自以爲功夫 們自以爲功夫 

 定江人屠和金駝子瓦 以爲是楚姬公主下達的命 完往東,不許他進入巫山 兒姑口, 東,一 岷江 又道:「小玉姑 神龍 9 爲 甚 \_\_\_ 擺手 進命 娘 巫我 山們傳阻 ,阻令止 你們這 小人 真娃翠開

嘿!進 「若是楚姬公主下 愕然, 入了就 東 9 而是把 岷江 見有合 神 達的 達的 周田去的巫山, 四命令,那就 一个,那就 一个,那就 一个,那就 一个,那就 山嘿就:眼

都見 岷江 · 豈會讓這生 白了

再明 白 不過了

「你臭美,」沱江人們要發現我可也不易。」何人家稱我岷江神龍?就有也不易。」 :「你這人屠戶難道 我若隱着身形 神龍?神龍見 不 知 首 道 她 爲

一心在這娃兒身上,小翠姑娘,人家若不 會有人恁地大膽 沱江人屠 道:「只 早已 情 發迷

現你了。」 電影 ,一心在這時便是那小翠姑娘 來情翠薦迷, 自是那扮作 陳淵一怔, 歌 臉 兒登 妓 的 不是夢見神女的姑娘,意亂時紅了,小

切聽體 得 ,那臉兒如何不紅透了,想到今日在江邊醒來,應枕蓆,而是…… 過兩 人的言語 9 分明已見 尤赤 到其身露

原來是小公主下達的命令。娃兒和你一席言語,我才明時一句小公主,我尚不明白答,繼續說道:「那小玉姑 では、できてであります。 見和你一席言語,我才明白了一句小公主,我尚不明白,徒、繼續說道:「那小玉姑娘吃、「概江神龍對沱江人屠不睬也,羞得他恨無縫可鑽。  $\sqsubseteq$ 待臨走不

「你胡說 |金駝子道:「小 -達命令 0 公

岷江神龍道:「你這主初返楚宮,豈會下資命 曾 · 是爲了承繼傳生 搜尋小公主的T - 晚也要讓 有律 受過公主 公主出動了一 和讓鄉 三江 駝子 那位現 誰四 主教,馬馬都五道

> 然只瞞着楚姬公道了,這娃兒那 着楚姬公主及雙成這娃兒那還有命在 姑娘 9 此 , 好顯

旦拜 光 大 地 , 沱江 自然便是駙馬爺了 而且愛重情深 小公主和 這 (姓兒不但) 笑,說道 小公主

好 岷江 神龍 也透着興奮, 道:

那巨靈之掌,而且自那巨靈之掌,而且自 小公主的夫婿理成章,而且是 我們的頭兒了。」 ·公主的夫婿,從今而後,也就是住成章,而且傳了上古神功,又是不但由這娃兒補到老漁兒位,順不巨靈之掌,而且拍了兩下,道: 「好好?啦,這! 益之掌,而且拍了兩下,道·好好,」沱江人屠搓起手來,,這娃兒……這娃兒……」

「不不……」 「不不……」 「不不……」 「不不……」 「不是來,何况眼前三人皆是不起來,何混眼前三人皆是不是來,何况眼前三人皆是不是來,有若游絲,而且或專者腰上被人戳了一下,耳聽聲音,有若游絲,而且或專者腰上被人戳了一下,耳聽聲音,有若游絲,而且或專者腰上被人戳了一下,耳聽聲音,有若游絲,而且或專者腰上被人戳了一下,耳聽 

朱 海姑娘相 陳淵打了 識 個 , 曾把冰凍 的因 朱梅先

> 說一個不字。 翠來「入夢」,那 條長長的劍疤・ 對他的愛情的 幾乎殺了 讓他 救了 他 與 那還了得 奇妒皆! 而 不 僅是 今 性 臂 如 烈命 9 還 火, 那昨 7的天嬌 還再敢 留下

天化日之下 這岷江老三5 遊龍 駝子之下 而且功夫身手 沱江 駝峯更令他膽 幻影移形 老三爲何叫 乍隱還 9 巨 絕可環不可現 岷江 寒靈

然說神頭,可 豊可 **岬龍又已經站在眼前,像**與,可不是真像眼花了一眼前又一花,陳淵廷 不 娃兒晚了 , 沒移 拜見……」 動過一 - 辈, 般, 旣作了 ,說道:「雖,像甚麼也沒 一般,怎猛搖了 頭兒

生怕這 9 白一陣。這岷江老三誤會了,臉上紅一只叫了半聲,陳淵慌忙住口, \_\_ ,

岷江 龍又道:「 來來來 9 我

乖你的,何

的?

人屠的心 

神陣

新站着。」 電腦之掌抓住了,道:「娃兒,你 是靈之掌抓住了,道:「娃兒,你 是靈之掌抓住了,道:「娃兒,你 能受他們的大禮,不料慌忙閃身, 能受他們的大禮,不料慌忙閃身,

仍當他是娃兒 病,更言出紀 城江神龍在鹽 神呔 ·他成了甚麼語 靈之掌像 恫 兒 嚇 , 豈有恁地對待 鐵箍 這 一頭 一樣戶 下兒 樣 , ,

口口 金頭 聽沱江 人 屠喝 道:「駝子

他拜了下 , \_\_\_ 岷躬涯 駝子! 去 球 拂標 一頭 , 駝子 9 9 竟也 滾 也對兩矮

,不閃不避,受了神龍三拜。 挾恫嚇,心下着惱,反倒揚了 挾恫嚇,心下着惱,反倒揚了 被他戳得疼痛,而是把柄已蒸 沱江人屠了 怕他不 7後要受他要7後要受他要是因為腰上 見 放開

話作宮挑手。了會了, 、屠虎吼 天眉開開 搓着胳膊, 的 想間 聲... 全在這三人 心想:「要入巫 頭 兒 9 輪到罷 不 却揚了 怕他 你起 身的沱 們 ,山頭 ,兒 不我 沱 聽旣楚

頭 「輪到……我 啦! 9 但我是你們

頭兒 豈不是又拜 甚麼話?受了 還 他 們? 他們 拜了 的跪 等拜 於

岷江 神龍昂然又點 頭 道

公主爱然生的 命令,阻止也上下,而今竟然 跡遍 海 巫 神雲 冬 農架 明 知必在 竟是 來 夏又 凄 雲 風 而夜山封苦至, ,山,巫 , 百 竟 院 一 就山任 日 下繞是,他來達,不踪踏,

我你叔禮,

我,

多拜

,駝

要你

爲

9

今

宮

門

深

似

小不以

右

时心下一沉 所呼!」 脚再穿一個宽

窟窿

讓

眉 麼?雲縹緲 遙 聲嘆息 望遠 山隱隱 雨濛濛, , , 怎不苦臉, 愁山

深劍事 妬傷

神首

後, 峨

這是那裡啊?

聽說過陽世間有陰曹地府麼?」 笑 「陰曹, 說:「姪兒, 地府 事 , 你沒聽沿 聽說過一人屠呵 

大夢」, 神龍多叩了一個預 神龍多叩了一個預 神龍男叩了一個預

「原來這是酆都

華 ,城 ,天府之國,城市之中,如 來實人烟輻輳,好一個 「原來這是酆都。」 埶 那響都 五年糧足 個熱鬧的

了,像聲真他僅

。再無,是而才

他去得陳

, 生死, 生死, 是呼喚也

不知有爹,便给 不知有爹,便给 不知有爹,便给 不知有爹,便给 一样 一样 一样

無塵大

掛師

9 9

, 塵緣了了,離間, 像他爹嘉陵漁經

世樣也

酆人故說生 時有 羅無常 常 邇 作山 去知客的鍋 日 有 -鬼之說,其一個人 多 久 有 

外而 一知,不由 被人家送出 他不想到

> 來「入夢」 不 自 1覺避

原來以往之事 以,不用 他說 9 9 怎 昨 ,

金非忽臉 和你分個勝負不可。然沱江人屠吼道: …「駝子

中有細,倒付要小看了他。
相魯不文,只怕也和人屠一樣,
聽,我金駝子怎不成全你。」
輕,我金駝子怎不成全你。」 |駝子呵呵笑道:「敗 元面前出版軍之將

樣,粗

:「大叔,駝叔……」 不 可, ',兩虎相爭,必有一傷,忙只道兩人是說功夫上分勝負 忙道

「原來……是鬥酒?」

的符號 賞筵 就所 

是遠山隱隱,只不過簡單幾 不間 大酒家走去 簡單幾筆, 簡單幾筆,但乍然一見,已酒家走去,只見門外墻上,江人屠與金駝子已向道左的 雲縹緲 雨濛濛

> 畫名 巫 宝山雲雨,已 眠江神龍點 陳 淵 讚 嘆 道 ]現墙上 :「的 上,便古今書 是 神來

岷江 神龍 功絕倫 可小得 而了

畏。 差遣,服 是武是了 , 驚 ; 便他 ,非是威逼,而是感恩,甘受是了,四霸天爲楚姬公主服役陳淵怎會不肅然生敬,心想: 女的手筆 還僅是小玉姑娘 娘

\_\_ 岷 個 行 是 太多了。」 , 你 尚不

知

,莽 ,這必是近朱者赤。 弃的江湖中人,有時竟出 來怪沱江人屠和金駝子 陳淵如痴如呆,一時 有時竟出 口,思 這樣魯 之間

對巫 Щ 簡直是的 心神 生的奇 往詭 , , 

、見沱江 好像是心 才隨岷江神 心照不良 屠與 金 龍 走到 駝子 宣兩 竟都沿 入酒 沒後

他中擇麼人

那拜

溫香

又到娘,,的天

疤的

,她,已

, 對

,火,

何

况那

但磨本

留雖

下一次 然他

\_\_\_

桌間忙 9 9 美穿四句言 佳往剛語 性解,已擺滿了性來不絕,眞個: 」擺滿了 (職滿了一張大圓)(工具)

和 金 僅是 個都是汇帳江 神龍 怔! 連沱江

了進來。店家親自捧着個 最影後 陳淵 個托盤 盤,戰也走出了 因 戰 兢 忽見 兢 走

還

是

\_

11

,

口

知

不

責

罪我

岷江神龍

道:「旣賜玉露

9

們竟

, 屠 竟 爲 竟皆垂手恭立 首 9 三人轟 然一 0 一跳 聲, 9 站了起來

上,爲首為 放在桌上 那店 一,從不開口: 領 露價值連城 道:「那公子 賀 0 的面 爺 前 命 9 ,竟然開 下V 我親自治 送來口盤

覷雅 座 0 的門關 躬身退了 留下出 四去 人, 面隨 面相那

道望個的那?之時首自 之時首 地辰領 他補了 前 才 更 光天化日之下個了他爹位,成员 發生之事 無 \_-位, 人家怎會 爲 首 不四領 外到霸賀 知一一天

「好險 种龍 地 臉上 也 ,幸是未說出不敬的上白一陣,又紅一日抹起汗來,沱江人 抹豈 百一三種陳 一陣,又 深淵大吃 鷩, 一人屠 的話來 層目 

> 兒在 \_\_\_ 溜那 竟縮 轉 金駝 口 吐出 來 的 舌 個

的 長 吸了 冷 汗

縮身 , 沱江人屠便已搶了四」一手奪過。駝背身 7.不待岷江湖 4.了一下額-1.小罎子。 駝背身 神龍 個空 矮 ,睁 只開一眼 0

9

, 是膘 你整陳 沱江 們說 公主 主,岷江老三,金沙駝子一眼說道:「今日若來的人屠兩隻怪眼奇光暴射, 我們還會不 會活着坐

這 裡 衝着兀自在發楞的 陳淵 9 唱了

到來 小小 长塔工 五一切了 水去無踪 才得數 數月 0 9 神 不僅聽 9 龍 ,竟已光天化日之下,不得,初入巫山楚宫龍點了點頭,說道: 到 9 而且必已見

乃是神尼的弟子,你當了,你當 風境 尼錯了了了 小年 之 你忘了 口 下紀 氣 無塵大 輕功早已 我 苦笑道:「三 這小公主 師的 甘 拜臻 拜化兒

沉 ,天嬌 心 , 他的 但 天凉 嬌了 尋訪了 而 且 數在 月下

頭勁 9 9 由於心中一副 身 9 邊

我們?」 「三叔,對照 岷江 同我前往峨嵋 我有 自你發現-你一直

动, 贵公主 工 峨身 向跡訪 後 楚 如公主 , 在 你 現 下 你 爹 了 你爹, 現了踪

的破廟?

小公主也遠遠地跟踪,擒回峨嵋,我也遠 擒回 峨嵋, 我 也 遠遠跟 踪 9

你錯在了 「那麼,」 何 · 三叔,我要知 ,三叔,我要知 那麼,」陳淵 到知道 過白質的 帝是 城

神 道小翠姑龍見他興 興 ·好教你! 好教你! 得歌,

陳 數 他而怪 怪原 歌便 妓所

以背相向了 他明白 天 嬌

無影無踪的天嬌

我有一句話,你得我们神龍急促之極,恐心中一動,霍地站了 

「你會問人」 你會跟踪我們傻曇,我可不敢豆可失去,故豆可失去,故豆可失去,故豆可失去,故豆可失去,故豆可失去,故 我們,可是發現了,可是發現了,可是發現了,可是發現了

至 一無塵大師 把 你 挾 在

便是小公主。 那扮作公子的是誰?!

苦尋了 9百了,不怪玉明,顯然是為他數月的天嬌,不怪玉明,顯然是為他 **一般小**公 一般小 公 不 來 便 那 歌 便 那 歌

> 見?在那兒見過啊? 前,多熟悉的背影,像是! 感熟悉的背影,像是! 育影,他見2、啊!以背2 過現相 在他,在他, 那眼那

來 來 9 睛 也 亮了 起

每當他情! 綿禮, 意天嬌 香香 在 香時,竟他懷中, 竟當 次 他 天, 竟

他深入神農架 9

知,霧不山 那溫柔,如果一次 禮只雲 無刻用出 。,裡天 不,嬌 要多謝, 唇口 兒 粗 獲魯莽 還閉 你首 這領 娃 养的駝子, 是兒。」 小公主豈

只迷麼遍一離?了

可次的但

姑梅

娘姑

。娘

朱梅姑娘把他埋水,若然天嬌姑娘,若然天嬌姑娘,若然天嬌姑娘,那麼有意無意 朱念 主主既江子了下知人, 達是屠最岷江 公見別上 就是說,亦 玉你皺 賜露的了 ,,嘴眉 就,瞞着楚姬公,竟忘了兇險; 頭 了兇險, 道··「駝

公公

又豈僅 娘必 雙成道 姑

在天他,尚,當,

,的,描

國烈焰,也 日 一 日 對 他 已 對 他 是 對 他 是 對 他

天娘

峨興

不他深如影朱相能感處一子梅見

專

朱性心

姑傳得 娘令更

躭心 ° L 令 我

, 有她

眼掩續了。

心,,

中那乍

, 真然

最是敏銳4

的,,

別她

來情

在眞

師,

邊山

除了佛

佛教名·

那山

會,

高

傅峨到神,

驀

E 姑道,主轉翻是三 娘是那,過江甚, 岷如楚楚而來搗麻 敢 楚而來 搗麼 敢 沱 富且,海人情江 姬宮且,海人? 何姬宮 你人 主下晚不差楚足屠,也容點姬是呵 縱依楚尋湖傳龍 百宮訪四人, 人,小岷 那順的到海 雙,位小都公公江

這娃兒 飛 何要小玉: 

> 的,里做令 戒却來手, 不?可知 命我們 律 那就是……」 上小他他 古傳下。 來深百暗

睛

9

直

嘴

舐小

抿了

能無賞

直

代了 任 示 務 許 人活 使着 傳出 了來 宗 \_ 朝 接完成

娃兒……」

大了,道:「當眞,老 題大了,道:「當眞,老 還是公主的特施恩典,多 還是公主的特施恩典,多 是公主的特施恩典,多 是公主的特施恩典,多 是公主的特施恩典,多 是公主的特施恩典,多 

用心,快· 民是這玉露難得岷江神龍也端起 快快飲了 ,我們怎不體?這玉露難得,何一神龍也端起了! 阿 何 况 河 酒 碗 是小公主 的公道

,我們飲了酒, 說道:「還是你 「說得是,」沱」 雙成 說 ·」沱江· 甚酒 心姑巫麼 知娘,装聾 是你岷江老 ,快快地把, 是你岷江老 , 怕入兒兒頭

,一 駝 別 個 子 比桌

> 江 神 竟已 坐

把那

雅

座四

一外都

掩 楚 金 麼? 完 你 公 漢字 類子 類子 有多少男女成姑娘 個行 道 腦事 袋?」

樣性但淚了兒但 情有痕 一,一 一, 一 , 我 岷 是 他就是 他就是 他就是 是 他就是 人點我姬 非可雖 如是不下我領神 我假知到們,閒 而且,以 而且,以 而且,以 而且,以 

爲 叔 都 人 , 一 竟 一了甚 一好生感 一般話? , ,中可

中事,我们和 神 不敢過問。」

龍,難 完成? 姬公主

·「說得是 丁小心翼翼

是, 別馬爺作 是, 已捧起那 二小罎。」

,道:「說得 一壺,今日章 一壺,今日章 一壺,今日章 一壺,今日章

**[賜了兩次,都不 是赐了兩次,都不 是是,今兒可沾你了,把一碗推到他 了,把一碗推到他 一聲呵呵,宛若 一聲呵呵,宛若** 

不年你他玉轟

,的面露雷

就範, 見袁天罡,但仍然刹不住衝突,程知節和田當動武先比術法,二人都是各有千秋,不分勝負,李淳風 袁紫烟也和宇文成都計議 上文提 佈置了長安居, 要: 對付袁紫烟 等候李淳風來臨 9 估計 人商議 ,經過爭論不行 人商議,李靖建議 對方的實力 李靖建議李淳風和袁天罡合 雙方都部署了武力作後盾 當動武,兩敗俱傷,才不李淳風答應三日後帶她去 用和 , 李靖趕去請袁天罡 ` 育了武力作後盾, 戰之間逼李淳風



:「留守侯府的勇士們,都是非凡,但也充滿着憂慮的告訴田當,說高興田當能在短短兩天中完全復元萬興田當能在短短兩天中完全復元 :「留守侯府的勇

宇文成都道:「你要留在這裏休養 不着再休養了 田

就是應約赴會之期

力盡復 明日

刀劍鋒利 可是白白送死的事。 命懸瞬息, 文成都 體能未能 復

無傷疼的感覺,國師療傷方法的神無傷疼的感覺,國師療傷方法的神無傷疼的感覺,國師療傷方法的神無傷疼的感覺,國師療傷方法的神病。 一 整着田當的保稅的國師致意,大愿不言謝,只有永銘肺腑,這兩日恩不言謝,只有永銘肺腑,這兩日恩不言謝,只有永銘肺腑,這兩日恩不言謝,只有永銘肺腑,這兩日恩不言謝,只有永銘肺腑,這兩日恩不言謝,只有永銘肺腑,這兩日學着田當的背影,宇文成都心學着田當的背影,宇文成都心學着田當的背影,宇文成都心學者田當的背影,宇文成都心學者田當的背影,宇文成都心學有數是,是不過程的目空四海,真有些當之下,過往的目空四海,真有些當之下,過往的目空四海,真有些當之下,過往的目空四海,真有些 「真的全好了 當道:「屬

了一劍刻沒成去 仅有正式交手,仅成就,絕不會在4 氣大夫 夫, ,真要放手一戰,最大,我已感受到他發 歸 於盡 但我 就 E那拔劍相 找之下,我們 可是他劍海 是 他發出 最好 的 和的 結他强的雖上的果打烈片然的

下如中啊來非了! 來了 非她親自臨 「明日 天下英雄石田當吁口 勿怪國 。」蕭雨道:「如若對方多,可惜十大副總領只來了,如告十大副總領只來了 赴會履約 口 臨陣,咱們就很難應 國師要親率征騎北-雌盡歸入唐公李淵的 工 氣 ,道:「想不 上的不 應 付,府到

来的武士,就是"一个",原幾個程知節那樣的人物,原咱們四個。」蕭雨道:「如芸龍手虎鬥,可惜十大副總領 師 在側 0 田 當道…「有 場大劫難

何可 慮?

趕來 「大概就是要等待 「他們再三拖延。 對 付國 重蕭 道:「國 師 的雨 高道:

師在側,天下無意下丁下有國袁紫烟生出了無比的崇敬,大有國復如常,使得田當的內心之中,對兩日內,使他重傷的身軀,恢 術法精湛,沿田當沉 兄不用多慮。 料想無 人 陣, 脱與匹敵 感國對恢 蕭師

蕭雨笑一 笑不說話了 還能說

爲,蕭丙 的敬服和信任 蕭雨還無法對袁紫烟生出絕?談下去,就難免起爭執了, ,就難免起爭執了,因當已把袁紫烟視若天人 對因

處查看 座。 宇文成都却悄然跑上二樓 店小二悄然行了 二樓景觀復舊 過來 9 食客滿

位 :「滿座了 0 我帶你到 櫃上找 找個座

是大有來頭! 敢和留守侯府作對的 人 自然

店小二接道:「甚麼東西

「那籃花。」 恐怕已經丢了……」

「在在在, 」店小二道:「我去

取來。 「不用 9 」宇文成都

店 小二道: 帶帶 我 去看 一下就成一把拉住了

店小二帶着宇文成都 9 行入了

花在桌上,鮮艷依舊大掌櫃的公事房裏。

便 香。 心 證實了 呢? 雪的 。心中忖道:「不是障眼法呀?實了花是真花,也有着芬芳的花 宇文成都仔細的察看了 真是神奇得很啊!」 的花朵綻放 怎麼能開出四 ,也有着芬芳的花釉的察看了一陣, 在太原這 季之花

直吟 心裏是越想越怕,冲着店小二大掌櫃眼看着宇文成都望花沉 心中暗道:「

V 92

麼好的花色景物,你要搬入房裏,會已一個人在欣賞過癮,為甚麼不中難得看到的花色啊?」心中念轉中難得看到的花色啊?」心中念轉中難得看到的花色啊?」心中念轉去。」

了侯

府的車馬

他們自有坐騎

和蕭雨

`

田當

辭謝

都

感驚異

9 兩個

—天半月無法下床的低重的刀斧之傷,是個人都已經和好如初如粉對望一眼,彼此

田

「當和程」

知

馬好

隆冬寒風利如刀

9

乘車總比乘

女了。 新零造化之能,是特別意然因的敬服,是 新意紫烟的敬服,是 宇文成都 能,是位存在人間的仙世的美人,竟然眞有着 搖搖 看看就好 又加重了幾分 頭 道 ):- 「不用 0 心 中

親來迎接。 , 李淳風果然

,點頭微笑,那頭微笑,那頭卷著田當一眼

道··「我 那年輕人

馬備 敢情早已把袁紫烟等 蕭雨 但遣走了 5 田當 一 一 行 的 人去 來

要,都算好了,蕭· 整務凌雲和劉飛鵬· 基格凌雲和劉飛鵬· 袁紫烟選擇了 可 願 和 , 紫烟 輛篷車 共 乘 低 車 整

道:「先生 風 也好恭聆雅教 道:「老 所願也! 朽也正 不敢請 想向 姑 爾 娘討 番李淳

益。 上了第二輛篷車 袁紫烟揮揮手 巧兒和蓮兒登

应。 外有車 ` 有馬 9 車有三輛 叫柴紹。」 和望着蕭雨 和望着蕭雨 知秋,雙 限量。 重傷 衛知 醫學的療傷神術 人見面分外 人見面分外眼紅之慨,那年來,程知節瞪着田當一眼,仍是程知節和那個年輕人 0 雙方面果是都有着超越人間在,却是全部復元了,一葉

店門

+

[副總統領,棄俠就官,前途無可名的劍客。」柴紹道:「現在是宮 「在下蕭雨

,唐公的幕府中,能人不少?」正在待機而出。」蕭雨道:「看起來 「柴兄龍潛深淵 柴紹微微 笑 ,道:「亂世英 虎隱 Щ 崗

笏奉天朝。」 聲 9 道:「萬邦袍

交談。 現出互忍的風度 話不投機了 ,相視一笑,不再,但雙方都還能表

> 迸逞機鋒 篷車中也在交談 9 溫言笑語

紫烟道 烟早有個心理準備? 「先生等的 否透露 人,已經到了 讓袁 **議袁紫** 

人 他絕不是老朽請來對付姑娘 言遊說之嫌?不過, 鑑定論,老朽此時多言 李淳風道:「以姑娘之能 「見面在即,何不 姑娘請 小忍半日, , , 難免有讒
, 難免有讒 的心 高

那種不休養個

他們都受了

十很

高人!晚見就不如早見了 何妨?妾晚此番北上 袁紫烟微微一笑, ,就是要會見 道:「是又 0

人隨護

,

大有

很深厚,」李淳風道:「不知「姑娘小小年紀,道基 那位仙長?」 「家師已飄然遠隱 , 現在何處 一个師是

妳這 丈是否相信呢?」 :「妳師父如在, 妾晚也不知曉, 「當然相信。 麼逆天而行了 也許就不会 」李淳風 」袁紫烟道:「老 會准許

止 回 顧了 袁紫烟 眼 欲 言又

風波。 妾晚想坐息 如是話不投機 袁紫烟淡淡 , 笑, 也許會鬧出 心許會鬧出一場,今日會見貴友笑,道:「老丈

「非同 人的悲苦, 「姑娘 不能意氣用事! 天下大勢 快樂。 」李淳風道 關係着

方法?使他回心轉意,以仁愛治理天和。」袁紫烟道:「爲甚麼不換個「霹靂手段,血流漂杵,有傷

逞一 道:「豈可 江 時之快。 山易改 拏蒼生萬民作賭 本性難移 注李

行運行 烟道:「這件事最不可恕。」 「天意既有定數 ,怎可加. 力干 應該讓它自 預。」袁紫

退 「術法論深淺 「流入意氣之爭了 , 不論老少 老朽告 妾

晚不送 又是個不歡而散的局面

倒是初次見到

她常住終南山上

9

這等景色

「姑娘,夕陽雖

然好

烟閉目而坐 車馬急馳, ,真的運功調息起來。 加 快了行速,袁紫

馬 記 9 指示着隨後追踪而來的大批人字文成都沿途留下了約定的暗

正在恭候芳駕。」 延的氣派,」李淳恩 氣,只是茅舍竹籬

路,也許他們早已備好

]許他們早已備好酒筵」李淳風道:「老朽爲

**师好酒筵,** 「老朽爲姑 一種長安宮

只是茅舍竹籬,少一

,却聚集了山

八上川靈

馬車停下 山時刻 0 已是晚霞絢麗的夕

**旁小石山,小山**中 處很美的所在,大 翠色。 旁 袁紫烟啓簾下 日中松樹成林,左臨汾河河岸 車 發覺了是 一片右

寶兒那種,非山川靈原

「妳們已經認識了

」李淳風黯

「深山育俊鳥,

茅屋

出

予育出袁,

靈氣所聚,如何能孕育

人間絕色?」袁紫烟

歎息

特景物 方 0 京物,也是一片一在黄土高原上 一片充滿着靈秀的地原上,很難見到的獨 地獨

齊全, 至,潺潺流水繞山掠,大不過三五百畝 轉 9 9 , 但却有峯壑 , 但却起伏有

,道:「誰害她傷心千迴苦……」袁紫烟臉上泛起

以盈盈十五之年,

承受了人間至

罪該萬死

是相襯眼底間 這地方的 色間 , 一小 又 存 图 美 , 一種壯偉相 , 就像是經 加快腳步

Ш

李淳風呆了

,一呆,

沒有答話

向前行

托河過后

奇趣

較別處溫暖,小山下,長紫烟靈敏的感覺, - 定然藏 算是元凶之 嬌百媚小佳-白媚小佳人情天抱恨句適當的話來作回答 低,李淳風· 奇,害那個 一

帶着蓮巧 人追隨着袁紫烟 動 們雲留 · 着蓮巧雙婢 ,未得警訊 佈等 宇文成 劉了飛四 在小 

大大学 (1) 大学 (1) 大学 (1) 大学道:「夕陽無限で (2) 大地一色的奇 (3) 大地一色的奇 (4) 大学 (4) 大地理形勢,才地

色的奇景,

古人不

9

才抬

,

幻化出

有熱泉。

山下

眼 前 0

而開立, 0 是 個 @丰容俊朗的年輕-解門早

見過袁姑娘 李淳風 0 移 兩步 , 道:「李靖

讓李忖塵 客靖思, 0 9

然一笑道:「好苦命的寶兒啊!」 一般怒色 皇上的江山,當眞是飄搖在,從那尋得如此衆多的高人也是位俱有道法的人了,唐難得的是,仙風隱隱,全無難得的是,仙風隱隱,全無動,暗道:「好一個俊美人動,暗道:「好一個俊美人

1個從衛

彎曲小徑通幽

游,候駕多時,姑娘請。」欠身思,人却抱拳一禮,道:「三元思,色直逼袁寶兒。」李靖心中,艷色直逼袁寶兒。」李靖心中一好美的姑娘,靈氣不輸張出

山,當真是飄搖在風雨中得如此衆多的高人助他,有道法的人了,唐公李淵,仙風隱隱,全無俗氣,:「好一個俊美人物,更恕「好一個俊美人物,更」

多謝李公子。 虚禮貌, 道過謝

前行去 院中竟然有花 過謝,才舉步向」袁紫烟沒有忘 ,

也干出

現是剛剛栽種不久。 該開的全開了,花魚 該開的全開了,花魚 色排 有的 0 列有1 緻 

袁天罡,見過姑娘。」 化作春泥亦護花 ,老朽

抱拳作 ,緩 緩步由茅舍大廳中迎了出來,一個身着緇衣、白眉白髯的老 禮

讓它們再開一次柔,栽花迎客, 十當胸 「紫烟少不更事 再開一次吧。 ,口中唸動咒訣,舞展一次吧。」一 次吧。」一雙玉手內,是何等風雅的事。 雙手揮 要手揮散器。

被一陣微風 吹 以起,重上枝頭, 書上枝頭, 書 盡似

復舊難以 不禁爲之動容 色大變,李淳風 0 落花容易 , 袁天

廳中 紫烟却 嫣然 笑 3 直向茅舍

個田 人當, 緊 更是如經歷了一切繁隨身後的宇文成都 場夢境 都 和蕭 雨 , 整

衣袖 宇文成都嗯了一聲,開個,低聲道:「將軍,請問 一下宇文成都的 請啊!」 學步急行

入廳 中

首坐位分明, 廳 示 示意宇文成都坐在她的左,袁紫烟早已在客位的首席中對擺着兩條長案,主客坐

何處措? 否則 , 宇

蕭雨 , , 田

當傍着宇文成都坐下。 蓮兒、巧兒坐右側,
 文成都眞不知該如何處措

沒知 袁天罡 客已入位, 大 主人也緩步入座 , 但却空了個主位、李靖、柴紹、程

李淳風點點頭,道:「二公子不能讓客人久等!我們上菜吧!」 袁天罡看了李淳風一眼, 一家來他還不是請來對付我的人 四守時,這 李淳風點 點 袁紫烟目 一點調 遭, 掠李靖 怎會誤了時 暗道: 道: 0 <u>\_\_</u>

節接續站起,問道:「似是忽然想到了甚麼, 李靖站起 身 道:「我去接他 柴紹

V 94

公子去!

重傷, 隨後就到。」 道:「二公子途中遇襲 命俺敬德先來通報一聲, 聽 一個響亮的聲音 ,身受 他

像一股黑烟般 「世民的 聲到人到,黑面修軀的 傷勢 9 如 衝入了 何? 尉遲兄保 大廳之

可 駕有責, 棄主先走?」 「俺說不來的 」李靖神情冷肅的道:「怎 但二公子 念念

,敬德不敢意不忘約會時間 步。 敬德 幸好還未開席 不敢違命 9 ,血染前胸年輕人 命, 只好先來 一定要俺先來致

着 0 快步衝入了 上去,扶着那血染黄袍的年輕袁天罡、李淳風、李靖等齊齊 個頭髮散亂 廳中

背負着他趕來。 公子心急約會, 秦 瓊大 喘息幾 暈倒在地, 受傷後放步奔行 口 氣 - 9 叔寶只好 道:「二

着馬不騎,背着人 爲甚麼不先替二公子包紮起知節怒道:「秦二哥,你好 八趕路?」

「三匹馬都被刺客殺死了。 「馬?」秦叔寶苦笑一下 道:

如 1,我想秦二哥也不會這麼笨程知節呆了一呆,道:「原來

問道:「我陪李

啊!

由前胸劃過,以靖撕開了衣袍 來 顧不得禮貌了 衣袍 ,鮮血仍然不停的湧出袍,只見一道傷痕斜斜體貌了,救人要緊,李

緊抵在黃袍人的背心上。 袁天罡左手扶着傷者 9 右掌却

了,有勞久候,抱歉內!包太 青衣童子已捧着葯物、熱水,行入 聽中,李靖以白布洗去傷口血跡, 摩神人似是還未完全清醒過來,口 李淳風敷葯包紮,剛剛包好傷口, 李清風敷葯包紮,剛剛包好傷口, 本,李靖以白布洗去傷口血跡, 李淳 ]風取出 一個玉 瓶, 倒出

位心口如一的君子。的事,不是能裝作得出來的,是一致歉意,心中果然是擺着這件赴約日能出聲,意識還在恍惚中,就先 出意外,怪不得你!」却不能不開口了,緩緩 心中却在忖思:他人 一甦醒

向 她謝罪。 「二公子,我扶你去房中休息 客人 (的事, 李靖會代二公子

就時,以 袁天罡顯然暗中把功力 道:「不不不 已泛現出血色, 世民如何安心 李世民原本蒼白 初度會 緩緩睜 静 開 了 輸 入 了

> 光轉動 裹? 9 接道:「袁紫烟姑娘在那

「紫烟在此 0

候了 搖搖顫顫的行近木桌,李世民掙脫袁天罡和李 道:「世民慚愧! 拖累姑娘 李靖的 久到雙

倒在地上了 傷口 他體能未復 竟然立足不 9 長 穩揖 大禮 9 下子跪

傷勢,我可以等你兩天。」公子,紫烟沒有怪一呀!先請養息 了過去,托起了 袁紫烟右手 伸出 李世民 氏,道:·「二 一股暗勁湧

下海風,接道:「兩位先生,它幾杯。」李世民目光一掠袁天它幾杯。」李世民目光一掠袁天 接 道:「你來了,世民心·入座吧!」目光轉到李靖 中好上 高,我罡飲

袁紫烟一直靜靜的坐在位置

,冷眼看事態發展

,這時刻

, 上

緩緩說道:「事

麼? 道:「二公子 」右掌緊握世民一隻手,一起:「二公子,真能支撑得 李靖扶着李世民行向席位 傳遞過去。 股住低

世民很快感應到這股深厚的情意 那是李靖苦修的眞元之氣 傷疼減輕了, 精神振作了 。李 體

位 似定下了心 到此刻, 對望一眼 袁天罡和 ,步入席

能也大大的增强了不少

他們發覺了李靖是真的已被世

輔佐之 那種民 心 胞物與的胸襟征服 9 生出

V 95 呆呆出 袁紫烟有點失常 ,

望着李世民

袁紫烟才發覺了因 發覺了 亂髮披臉 ,混亂的 待他亂髮撫 他就是 湯面 9 血 

動民 種神韻已在隱隱流 的 所有 身上 的 時 注意力 聽 露 得砰 都 投 然注 一聲震

, 衆一目 寶摔 轉 注 倒 發覺秦叔 資站立

瞧不 是 他那股神色不 是個身受重傷的 是 他有意的 動的氣勢 掩遮 完全

之處

大灘鮮血耀目

「二公子,佳賓在座呀!」前撲,却被李靖一把拖 「叔寶!」李世民站 拖住 9 道要:向

淚 五二寸骨柄,刀刃全都盾入力, 对竟然不知道他也受了重傷。」 李淳風站起身子行過去,程知 李淳風站起身子行過去,程知 不爺呀!左肋上一把短刀,只 天爺呀!左肋上一把短刀,只 我竟然不 ,

把撕開了 節已搶先抱起了

這是痛徹 肺 的大傷 9 秦叔寶

> 竟然能忍痛不發作 地民服葯包傷, 世民服葯包傷, 是 如山岳,直至量倒 如山岳,這至量倒 如山岳,這至量倒 ",送他入茅 英量清談

變叫 還要裝作得若 秦叔寶不是不痛 無其 , 不事,神情一 不不

不豪 佩 服也不行了 社的擧止,他 程 宇文成都 知節手握骨柄要拔刀 他自覺無法比擬 也 看得呆住了 **以** 整道:「跟 拔刀,却被 ,這 想 種

我李來淳 絕, 吁 尉遲恭 口氣 道 手探在秦瓊的鼻息間 …「李 先 生, 叔 寶 氣

風伸手

擋

住了

,

低

得太久, 李淳 0 風 耗盡了元氣。 微微 \_\_ 9 道:「他忍

將軍,秦將軍氣息未絕呀!」程知節的身前,伸出右腕玉指,輕之禍?」袁紫烟擧步一跨,人已到 耐 英雄 物 怎會有 不 遲輕到測

「真的 啊 在秦瓊的鼻息之間 瓊的鼻息之間,呆了一呆道尉遲恭再伸出黑大的手掌, 氣息未絕 口 眞是忙中有 按 錯

「你這黑大個子

雄氣概,是何等的倒在地,未叫過一個在地,未叫過一個然穩 , 跟看着李成如常, 眼看着李 就不先就袁袁

來 想 到來 坐在那裏未曾動過,忖道:「紫烟端坐客位首席上,好像一 生說她不是好與的人物!看來果坐在那裏未曾動過,忖道:「李紫烟端坐客位首席上,好像一直紫烟忽然不見,轉頭再看,只見紫烟忽然不見,轉頭,站在身側的 雖是聲音極微,袁紫烟還是聽了事情,但却嘟嘟噥噥的說了出他是個粗豪人物,這本是心中 他是個粗豪人物,這本是心到了坐位上,眞是一個妖女」單,明明站在身邊,一眨眼 但袁紫烟沒有計較。 9

有 下 來,擧起酒杯,道:「世民 ,擧起酒杯,道:「世民三生李世民盡量使激動的情緒平靜

新也要一些時間· 多留兩日,不爲白 集了山川靈氣,青 談 止住傷勢 兩日,不爲自己,爲伊人 有話,我們明天再間,才能隨血氣行開爲自己,爲伊人,靈,袁紫烟也想在此地,袁紫烟也想在此地 有

「袁姑娘說得對 他確實在强忍着傷痛硬撑 語道破了 李世民不禁臉 9 你傷到內腑 0 上

留 李靖道:「何况 不 日,不用硬撑下去了 能喝酒

起身子向後行去。 退!明日 再爲袁紫姑娘接風

出大廳 柴詔和尉遲恭, 隨護身後, 退

燈

「二公子,休息去吧!

『况,袁姑娘又答應多,也不宜進食葷腥。』

恭敬不如從命, 世民 。」站告

袁天罡歎口 氣,

道:「眞是

次波折多變的晚餐,上菜吧!」 天已入夜了,大廳中早已點 起

「宇文將軍 ,是不是我們的

途中截殺二公子?

私下 出手? 解釋了可能的誤會, 未得國師之命, 也表明了 誰 敢

步行了出來,接道:「我們絕不少有了出來,接道:「我們絕不 懷疑到姑娘頭上。」 敢 緩

國師的身份。

手狙擊。」 :「不是大軍截殺 不是大軍截殺,而是三兩個「甚麼人下的手呢?」袁紫烟 而是三兩 高道

衛之下,傷了二公子,」袁天罡 「能在叔寶、 敬德的 鞭 鐧 道護

:「當得是絕頂高手之稱了 菜, 四 李靖臉色微變 是別開生面的宴會 個青衣童子捧着木盤, 1,人各 奉

是看出一些門道了。掠李靖,道:「閣下 份酒 9 偏是袁紫烟不肯放過 擺在各人的面前 道:「閣下閱歷豐 0 目光 富 9 想

証據不足,不敢妄言 「談談何妨?」袁紫烟道:「太 「隱有所感,」李靖道:「只 0 是

原郡中,眞的是藏龍卧虎? 「江湖之大, 上李靖

道:「又何止太原 一郡呢?」

。」抱着秦 叔 寶大步女士, 嚇了 奔咱 入老 廳程

·敢妄 我也 出的 衫頭 等 也盡那現 美麗 頭笑顔 楚楚 樸 的 口 厚 身體人可人 動 憐

她在 响着袁紫烟 9 使

勵李世民

練兵備戰

逐鹿天下

9 9

兩

的主意,

論起來叛國

作

李淳風

也

在

這

件事情擔憂

新當。」 無妨啊?因: 「李公子

了 以 而 惹 起 的 因 去 只 管 說 出 法

風

波想

袁紫

陣啊?

厭詐吧!

個

都是

胸懷

:「李公子

知

清道

言…

說過

証據

不

足

不

了高

人麼?

「還有

?紫烟倒想查它個大學有勝過留守侯府中

中幕下

不易了

|袁天罡

石

語

「這……」李靖搖搖頭

9

沉

默不

」袁天罡道:「二公子

去消 散了 中求同胸懷的 , 免機

沒 心 有 翼翼的避免破 人說一句 句 煞風景的話 壞了 歡宴的 9 都 氣 在靜

事實上呢? 大家都在想心事

好先吃飯了

旣

流 類 類 類

, ,

那就只

燈道

談。例是名

但袁紫烟、料是结

心中想的是挑足精選,燒的味

宇文將軍市中兩位於

等地為

先袁

師準

敬國遺

國師準了燈

和備侯夜

處斷他干預天機的事? 袁天罡. 無 法預 測出

**寧**,要不要 李淳風呢? 袁紫烟呢?

就是天機

记 兩個人一

充滿苦澀

· 天機

人定

李靖

上勝天的機會,星,八機,人

同

他

· 畢竟不易。 預,會別出

差錯

誰不 也不能為 她的敵人, 人,單, 手。單打獨鬥 9 三個人

出李世民遇刺事情在想,飯後的挑發

他認識秦瓊肋

,裏問那

題是

,是否應該說出

來

當然就

知

道了刺客是誰

合的機會, 會錯 明過今晚,再

說吧?又覺得愧

來

3大事未必有益

2 , 9

袁不

- 但現在還沒有興兵對胸懷磊落的人物,雖然也無法事先計議,畢竟也無法事先計議,畢竟正無法瞭解李淳風和李正無法瞭解李淳風和李 保留了 如被烟似 如被她步步逼迫。然烟似是已經瞧出 **远**,只怕是很難有所 些出了他心中隱密,

覺明亮 茶童子 酒菜用罷 剔亮了 9 四換 [ ] 蓋燈火 9 9 室兩內個 更奉

刀。」

双得他血透衣袍,秦叔寶肋李靖兄請教,甚麼人行刺李世 道:「挑燈夜話第 袁紫烟 口 茶 目 題 光投 9 肋 世紫 向 裏民烟李 插 ,向靖

的大厦,真是啊!何苦一,竟然會找上長安的一一,竟然會找上長安的不知來,小姑娘術法精太平盛世,却不料半途太平盛世,却不料半途太平盛世,却不料半途 應該是干預天機常 應該是干預天機常 袁天罡 預天機當問罪呀?怎麼會罡心中奇道:「第一題, 去,二公子眞有 \_\_ 見面就 讓 人擺 在那

麼? ,不也是你們約請來對付我的人,道:「他是我手帕姐妹的好朋友「當然關心。」袁紫烟嬌笑如花「當然關心。」袁紫烟嬌笑如花「袁紫烟姑娘如此關心二公子 9 9 人友花

也未完全把自己置身事外! 回答得既有 匹 両 撥千斤 的 奥妙

海了?」 「旣稱姐 你的朋友是誰呀?」李靖道 妹手帕 交, 想是情義 深 加

熟了?」 :「第 「新交情深不 一美女袁 寶兒 質兒,想來你們 -廢公!」袁紫!! 烟 們 很道

面。」李靖道:「這 「在下是久 其名 一次袁大國 9 緣 慳 師

是可人的袁寶兒,為情付出,還有那身在長安,心留大僕氣息,給人一種可以信賴可敬的英雄人物,也帶着濃厚胸懷,尉遲恭,程知節, **两,低頭情淚濕衣** 忍受着千般委屈, 出 太賴 濃

明靖

的的

手段法

2 9

也

這等

爭勝之心消滅了 在不停的改變。 在不停的改變。 殺

逆, 是出

兩 自

人是罪

魁禍首啊!

實指望步罡行

法,

使天機運行

促使暴君楊廣早日淪亡

表面 一場殺戮。 這餐飯 吃得 很平

海,開創個太平成世民黃袍加身,佐使暴君提

氛 小

中殺出

個袁紫烟來

湛,霸氣萬千

暗作 .估算。

來哉? 技住了將領

2 2

賠了

將傾的:

袁紫烟如何

**清**奇術

因為袁紫烟是一個可以受至少應該保有了七分勝算,更至少應該保有了七分勝算,更至少應該保有了七分勝算,更

三人會齊 就非常的應該是最

出深言

V 96

風之約

的氣勢,為叔寶重傷落淚,已感受他領袖的魅力,透發風範,使人心折,尚未和他之約,充分的表現出君子重之約,充分的表現出君子重之約,充分的表現出君子重之的,有人心,,自己愈然不可以,其一時,

顯修

都法

道

天罡

李靖

但都明是

希望能在挑

找出

雙方

的 燈

李淳風

V 97 害怕報復?還是別有所圖?」 紫烟道:「爲甚麼不 人殺傷他, 就不談寶兒說世民!甚 你早已心知肚明 願說出來,

說過 得又急又氣 這番話說得太重了 証據不足 臉色 一變, 說了 , 李靖只聽 ,道:-「我

「意却未亂, 「還是老詞 只是聽得有些難耐罷 啊!」袁紫烟 道:

齊向李靖看去。 甚麼就是不肯說出來,了,李靖明明已猜到何 李淳風 袁天罡也都感到奇怪 何人行 四道目光 刺 , 爲

你却連殺他的刺客都不肯說出來何等器重,拿你當手足同胞看待桌子,道:「李藥師,二公子對 這那裏還有一 這時, 回來入席的 點朋友味道?」 · 一 二 公 子 對 生 別是恭 你拍

素來佩服你,是 ,接道:「 要害呀!」 接道:「現在還暈迷不 「秦二哥肋 爲甚麼不 程知節正由內室走出 報, 這 中插刀 -肯說出· 李靖啊! \_ 次俺可· 來 下醒啊!這 也看不 旣 俺老 知 刺 客

,歎 而且 就把我推成衆矢之的 李靖沒有發火 聲, 臉色復常 道:「只不過 9 氣也平了 不 但 厲害呀! 沒 有發火

袁紫烟吃驚了

把大事化 一一一一一个 以息衆怒, 但事情擴 從 是一個大將之材 容 卸 重擔, 迫的思慮應對 這個人 他又能突然 **遮**對, **心**突然的 **八**不忍屈 關要

, 難 錯 犯 :「言重了啊! 錯了, , 心頭轉念 ,何不說個明白呢?言有所本口重了啊!李公子,旣知衆怒心頭轉念,人却嫣然一笑,道 也沒人怪你呀?」

作飛刀傷人。」 可能是龍、虎二路可能是龍、虎二路可能是龍、虎二路 「越套越緊了 龍、虎二將。」李靖道:「我刺傷了二公子和叔寶兄的, 中角刀柄--可作兵器 不說就誤 9 作兵器,也可上雕有一個虎,我只認出了 會更

就插了這麼四柄虎頭匕 遲恭道:「那個大黑小子的 的大個子和我惡鬥數十合 「那就不 會錯了 于的腰中,一個又黑又

自己了 遲恭自己長得旣黑又高 人是大黑小子 廳中之人個個都聽得 但大家都强行忍住了, ,活脫脫像是在駡丟又高,口中却說個都聽得想笑,尉 沒有

笑出聲來

:「你要仔 敬德兄 李 想,那個黑大個字婧神色肅然的說

,還有甚麼特徵?」 你要仔細的想 想 那人左頰下不尉遲恭沉思 思了一 陣 個大黑痣

有

個大黑

面還長了一 撮毛

口 「虎將燕可 的虎叉。

虎叉震脫出手 撃在 但却分量很重,我 他虎叉之上, ,比起 般 的虎叉短了

臉上泛現出憂苦的神色 「真的是他們了!」李靖歎 氣

視的敵人!」 淳風道:「在叔寶、敬德 還被他們傷了世民, 虎二將是何方神聖 是不 衛 可 可衛」輕之李

未得他的允准,兩人决不敢擅自護從中的二人,虬髯客規令森嚴「龍、虎二將,只是虬髯客的四 動。 「這人就更可怕了 一李靖 嚴四道 行 , 大

子了?」程知節道:「虬髯不派他們 即道:「虬髯客在那裏

自求速死 來!」李靖道:「不可貿然行 「他如想殺你 你 動

本領、武功,俺老程怕過誰枱盤,俺老程不懂,但如論麼?妖法奇術,詭奇難測, 這倒好,你 「世上眞有 、 李靖和袁紫烟全都駡倒好,一句話,把袁天罡 一句話,把袁天平 如 此厲害 論眞實的 的 不 了物

虬髯客不會術法

」李靖 :「他用

, 都未能把他的里, 我一連三鞭

「他如想殺你,你一合也!俺老程找他先鬥個三百回合!

人

但他也

節劍機術法 ,但就他 就是他那個樣子 心天生神力驚人不要逞强,就質 要電的 他是劍客 ,客 就算他不 了,你也抵抗不八,力拔山兮氣机算他不用快劍 飛行絕跡,出 飛行絕跡

髯客的: 金蘭, 李淳風 知 事 八人默然未語 尉遲恭 袁天罡都 他和 电影他談過 結虬

程 看他說得認眞 節 心服李 0

劍仙了?'」 該是傳言中 ・「李葯 但 傳言中馭劍飛行,瞬, 葯師說他飛行絕跡, 但袁紫烟忍不住了, <sup>(</sup>行絕跡,想 () 也未接口 瞬息千里的大學,與一笑道

見過他揮劍一擊 一的威瞬鷹隻武力間, 客就不 隻高飛 行 「不知道,我沒有見過他馭劍「不知道,我沒有見過他馭劍 「不知道,我沒有見過他馭劍 知し

事? :「大黑子 程知節 聽得呆了 相 不 相 一呆 信 ! , 有低 這種道

家就只好! 信,但出自三元李藥師的口中比鷹飛得快,這種事,咱家本 : 7 飛 數十 丈 ,來 咱 不人

人恩怨未清逼鬥展元仁。此時江青嵐從死谷脫險趕來,走向展元仁和搏殺洩憤不可,天狼逼鬥黑衣崑崙,要索回坎離丹,公孫無忌仍以私眞相。但雙方之會變成劇鬥,三眼比丘因徒兒幾乎被天狐殺害,故非兇手,誤會了十八年,現在才消除,全賴黑衣崑崙在會上協助,弄清 文提要 天狐失言說出是殺死聶五娘的兇手,展元仁被誣是崤山之會本質起了變化,析城雙兇原是應邀助拳,

解舊怨共釋誤會 結新仇難辨是非

劍尖劃的

,「快去!」去字下面

9 還

個箭頭

,

指向山下

敢情就是公

棵古樹身上

0

,是用

在,

渡自己上崖的 目光一掠,

樹身有字跡、崖頂上那裡是

I 藤牢牢地縛在 人 上那裡還有人

,

升,離午時也不遠了。他心急如箭的究是何人,因爲此時太陽業已高孫堡方向?他無暇考慮救自己出險 唔!那指標所指

緊張的時候。 獨角獸公孫無忌雙劍膠着 身之際, 身形起處,飛也似往山下撲去 一次 \* \* \*

江青嵐覩狀大驚, 嗆嗆連響, 已是不及。 只聽公孫無忌嘿 化作片片碎 兩人手 鐵握 要想把兩 5 一聲輕哼 散落 地斷上劍 躍 而 解 , , ,

起,雙腿連環踢出一 八臂劍客一聲敞笑, 雙袖翻飛

V 98

招閃彩手四,百,。拚掌封 比震碎 剛 簡以 间直險象互見 以快對快,人以 門才比劍,尤 才比, 變 見人尤成連, 影為了拍 奇亂精徒出

,右掌潛運功· 也存心硬接他 蓬然輕響 右掌潛運功力 激戰之 右掌 展元仁見 兩條人影 觀準 - 八臂劍· 掌 對八 迎着 方突 劍客胸口以不單, ,霍地分開。 着擊出。但 是以不避不閃 突起疾進,却 侧客胸口疾劈

夫,

翻上岩石,不由原

長長

的舒了

口

插翅難飛 果沒有這根山

,但此時有了

开,更何難之有,片刻,但此時有了這一點 展山藤,他本領再大

片刻工藉也

直線上升

氣只是往上疾竄

百

| 丈懸崖

在耳邊。江

青嵐連頭都

不

□

蒼老聲

音並不太高

像就

就說老殘問候!」

9

遇

E

崑崙老

豁出了 穩,厲嘿一聲,立即一提丹田眞四五步之多。刷!公孫無忌才行站穩,展元仁也被對方掌勢,震 身子 公孫無忌吃八 疾向八 命的打法。 震得連退了 凌空躍起, 臂劍客撲 则客撲到,這自是工即一提丹田眞氣一提丹田眞氣一提丹田眞氣一提丹田眞氣一提丹田眞氣一提丹田眞氣一次一

樣黏在 雙掌倏然從胸前 四掌似分而 如掌相接, 臂劍客豈肯示弱 似分而合 難分難解。 如擊敗革, 翻起 和方才斷劍 • 迎八

L超過兩人的總和 折內力,自己要確立 陣當眞快若閃電 如何出手才 人身邊 9 不好?因爲這 不敢出手, 手嵐

都是具有數十年

樣硬 交修 一、螳臂擋 ,只怕就要鬥個兩敗俱 擋車?但如果讓他們這 擋車?但如果讓他們這

聲:「大家快請住手!」運「離合神功」,舌綻春雷 再也顧不 得利害 急得 0 大驀地 熱血

是以輕輕一揮,居然把八臂劍 時,而且揮出力道還要不偏不倚, 時,而且揮出力道還要不偏不倚, 時,而且揮出力道還要不偏不倚, 也練的乃是崆峒無上絕學「離合神 也,有接引化解之妙。 , 在方雙這 內力不繼,也微微顫動, 恰也發得正是時候! 看來平淡無奇 ,非當場殞命不可。 往兩 , 凝立的身子 () 一方真氣消耗 一方真氣消耗 一方真氣消耗 是時候!兩-

四掌,倏然分開!八臂劍客和公孫客和公孫無忌如膠似漆黏在一起的是以輕輕一揮,居然把八臂劍 用,誰也

三步,身形搖晃,注目瞧去。 時突然感到有 不由心頭同時 一股無形 股內力 震。 向左體 各自

臉色劇變!

生嵐哥哥的氣,等的瘦小個子———
中期一次,一閃而等 高震也被江 就走了 條黑影 ] 青嵐這 0 去影 一楞, ,簡直像一顆殞星,奇,雙足一頓,颯的往廳一楞,紛紛停手。突然一然,大家不知來了甚麼這一聲春雷似的暴喝, 所以他 逝 直 那是面 他一現身,她的有關。

「蘭兒!」「蘭兒!」「蘭兒!」「蘭兒!」「蘭兒!」「蘭兒!」」「「蘭兒!」」「一下山找尋。至於應邀赴崤山水連袂下山,主要原因,就是爲了江靑嵐離開析城之後,蘭兒哭鬧了江靑嵐離開析城之後,蘭兒哭鬧了大狐我,乘隙逃下山來。

天身 廳外 獅 夫妻雙 不過是適逢其會罷了.下山找尋。至於應邀: 下散的聲音,却 閃電般往廳外 看女兒才一停手,就往 那會眞正是助拳來的? 聲「蘭兒」 **於她身子** 他們山 就往

快追?」

色的眼 天狼 上神 處,身形立即破空而起。 上飛起一絲痛苦之色, 鮮神,打柳琪臉上掠過,は 驀地 雙

派, 派淵源極深,大家不,不得不停住身形。 ,大家不准再因細故有住身形。「秦嶺崆峒兩斗,三眼比丘心中一怔

「小子,你滿

\ 違拗我大師 間立,瞪目喝

.煞有介事,可知老夫並非好欺公孫無忌獰笑道:「小子你倒 :「小子

掏出天痴上人所贈佩玉

**猶豫** 金光烱烱

暴起, 截着江 傷和氣……」 「黑黑」 你滿口胡言,看老夫先了江青嵐話頭,厲聲喝道

八臂劍客也趕緊右掌一豎,蓄勢以他鬚髮如戟,倏地揚起右掌。

伯令諭?」

江靑嵐依然凜然而立

之輩。」 說得煞有介

江青嵐並沒作答 右手從懷中

,飄入大廳:「老不死

的道:「公孫無忌 你總該

得不識?不由 不識?不由心中十分狐疑,暗是天痴上人隨身佩帶之物,他獨角獸公孫無忌瞧得臉色條變

工青嵐朗朗一笑,正待回答,小子你從何處得來,不准隱瞞。」「不錯,這是恩師隨身之物,相難道這小子當眞遇見了恩師?

是恩師之命!」 「公孫師弟,姓江的說得不錯忽聽一個洪鐘似的聲音,接口 道: 9 這

開外,廣額濃眉,生出於的紅臉禿頭老者。 一大家循聲望去,E 兩道稜光畢露的雙睛, 「大師兄!」 者。此人年約五旬 一個身穿白夏布長 去,只見大廳中間 生相威武 烱烱如電 , 尤其

無忌 三眼比丘沈師太 0 獨角獸公孫

「哈哈! ·閔老哥也趕來了

屋散人抱拳道:「祁老哥也在這裡翻天閱長綱了!他獨立才」 翻天閔長綱了!他凝立不動,然是秦嶺系天痴上人的首徒,抱拳招呼,聽他們的招呼,此王屋散人高踞上座,此時 , 此人當 ,向王

「展老哥請 [頭向 崤 八臂劍客頷首道 山之會 知原委, 9 大家就 原是

連忙

臂劍客聞言喜出望外

**湿病公孫老哥兔** 冰無忌長揖道: 長綱冷冷 怔 道 …啊!

怪抱拳

兄弟求之不得

着又向公孫

道:「上人洞矚隱微

3

不

「適才冒犯之處,

還請公孫

多

隻手翻天閔長綱雙目如電

瞥了江青嵐一眼

兇之人, 閔老哥高 長 的道:「嘿嘿! 0

出暴 江射 湖,從未收徒, ,說道:「兄弟十八年一八臂劍客猛吃一驚,目-八,却是展老哥的傳人。 ,閔老哥……」
如十八年來,退一驚,目中精光 退

隻手 掉 兄弟四個弟子之命,總不能派絕藝,難道展老哥還要不話何異掩耳盜鈴,這姓江的 · 国自子之命,總不能白何異掩耳盜鈴,這姓江的身何異掩耳盜鈴,這姓江的身,緊接着厲聲說道:「展老手翻天驀地仰天發出一聲裂

麼吩

長

綱沉

派掌門空空兒老人

臂劍客忙道:「上人還有甚至空兒老人。」

尚有一語

煩展老哥

股老哥轉言b

:冷

,免傷兩家和氣。」 三月之內,親手把! 秦嶺第三代門人,E

親手把兇手

居然敢在終南

《手把兇手送上流馬子人,恩師要貴掌門人,恩師要貴掌門人,恩師要貴掌門別在終南山行兇,然仍聲說道:「貴派經

雲門殺害

免傷兩家和氣。」

驚奇的

有如此狂妄之人,

查明此事。

閔長綱冷

嘿

聲道:「展老哥

十八年未返師門,敝即奉掌門大師兄令諭

如此狂妄之人,兄弟自當面報掌十八年未返師門,敝派門下,旣即奉掌門大師兄令諭,退出江湖奇的道:「兄弟自從誤傷聶五娘奇的道:「兄弟自從誤傷聶五娘

,就是江青嵐,心也 ,殺死秦嶺第三代弟 , 爱 F 武功,但 並非你 別表哥不可誤會,他 別表了。 中弟到一一 中一怔,忙道:宋子的行兇之人,也難跟兄弟學

江靑嵐忙道:「師傅,弟子已過幾年武功,但並非崆峒門下。」「閔老哥不可誤會,他雖跟兄弟學

何?姓江的已承認了,展正式列為崆峒門下。」 代他隱瞞? 八隱 展老哥是 哥何必

還不

置信嗎?」

臂劍客道

行定

不過此事容展某面謁掌門

湖掌門,

再不

「兄弟因奉恩師面諭閔長綱又是一陣冷笑

憤

憤

出的

(奉告展老哥的)

臂劍客不 這到底是怎麼一紅 麼, 一沉 回聲

門牆,弟子正要向師傅稟報,請前:「弟子數月之前,巧遇大師道:「弟子數月之前,巧遇大師工靑嵐噗的拜倒在地,口中事?快和老夫說明。」 大口中

V 100

門下。」在終南受害的四個問手,不過兄弟可以表

傅恕罪

還是

四位高足被人殺害,然然掌門大師兄另有吩咐,然掌門大師兄另有吩咐,然掌門大師兄弟前別別,當下 臂劍客展元 青嵐說話神色 唐下點頭道: 為下點頭道: 為下點頭道:

,目覩慘劇而只在弟子之手, 閔大師兄門下四位高足 目覩慘劇而已 嵐依言 ,弟子只不過適逢其會2下四位高足,並非死依言站起,正容道: 0

說着 ,就把當時情形 9 . 詳細說

錯不成?」 「此事乃老夫親目所見, 隻手翻天閔 長綱大聲 難道還有

焉得妄指 並非目覩 聲道:「閔 1就是小弟6日就是不過是和少道:「閔大師」 弟所 小師 傷

誰來? 「那天除了 你 兇睛暴露 小子逗留山上, 是兇睛暴露, 盛怒的 還有 道::

面翻決那 就 不可能在三兩招之內難道是……不會!以對 :「閔大師兄怎知 四個 弟子, 以她 齊 動 除了小 (殺死,一 就把隻手 就把隻手

閔長綱厲聲道:「你說 9 那

甚麼人?」

知道 的 一青嵐冷 ,和閔大師兄 冷 的 道:「可 樣。」 惜 小

若非恩師面諭 閔長綱氣得臉色鐵青, 老夫面前, 今日就叫你魂斷掌 你敢使狡獪 喝 道

眉 再 軒 疾言厲色, ,傲然說道:「那也未必。」 青嵐年輕人 那還忍得 血氣方剛 ,不由 9 見他 劍

柄木劍 頭的黑· 的黑衣崑崙摩勒 憑空插口 小師弟你要得! 那正是假裝賣藝老 。他脅下挾着

厲聲問道:「爾是何人?」 隻手 翻天電般目光,突然暴射咧齒而笑,大聲喝采!

我?」 啊! 啊! 閔 大先 生是在 問

上 倫 摩 斯

**的便是** 道:「區區人稱黑衣崑崙摩黑衣崑崙瞥着閔長綱,慢條

令高足遭人殺害一節,在連忙攔道:「閔老哥,達地攔道:「閔老哥, 之前 旣 之後,自當親率小徒,上流雪既有吩咐,容兄弟稟過掌門,小徒自然脫不了關係。不過足遭人殺害一節,在眞相未明 在眞相語 再 起衝突 和未明 霆

隻手 兄弟自然信得 展老哥

好說臂 那麼兄弟就此告辭 客微微 道:「閔

回

攔到身前 嫗然 件未完的事呢?」 聲震耳大喝, 王屋散人臉露獰笑 姓江的小子 青影乍 你還有 業已 疾

一條人影隨聲搶出,那不是黑甚麼事情,糾纏不淸?」,你不是說拍屁股就走的嗎?又有哈」,有人接口說道:「咦!祁老頭 臂劍客陡 正待發言 付。他不知自己爱徒的别不絕,和自己大師兄齊名是難惹,但身前的王屋散停罪了這許多魔頭?隻手 ,驀聽一聲「哈

衣崑崙是誰?

王屋散人臉上微微一紅 9 怒道

失身份 骨 咧齒笑 相 淸

不得擋橫 又 然脅挾木劍 齊挾木劍, 小師弟 , 着江

忌, 不由心中一門等,不是崑崙門下?」 王屋 心中一陣納罕聽對方稱江書 青嵐爲 為小師弟 爲小師弟

是以雖然碰了一個軟釘子,依然可 是以雖然碰了一個軟釘子,依然可 是以雖然碰了一個軟釘子,依然可 不是以雖然碰了一個軟釘子,依然可 不是以雖然碰了一個軟釘子,依然可 不是以雖然碰了一個軟釘子,依然可 不是以雖然碰了一個軟釘子,依然可 不是以雖然碰了一個軟釘子,依然可 不是以雖然碰了一個軟釘子,依然可 不是以此, 放過?

毒冰輪削料 王屋散人道:「削毀輪上兩個輪削斷了?該死!該死!」 衣崑崙聳聳肩道:「啊! 把

倒鈎。

突然大笑起來 「哈哈! 哈哈哈哈 0 !」黑衣崑崙

份上 老夫? 王屋 才饒你三分。」 要知老夫不過瞧在崑崙老人屋散人怒聲道:「你敢輕視 ---「你

下, 一个,這也值得小題有三十六枚倒鈎,削毀了兩枚,有三十六枚倒鈎,削毀了兩枚,?兩兵相接,難免損傷,毒冰輪頭名列六絕,怎地氣量如此狹頭名列六絕,區區怎敢輕視六絕中!了不起!區區怎敢輕視六絕中!不過區區感到奇怪的,是你不黑衣崑崙道:「啊!啊!了不

知老夫的毒冰輪乃是…… 王屋散人哼道:「小 …「小子 你 焉

咱刀所們實製, 們小師弟的七星劍削斷了兩枚倒寶劍,都無法傷它分毫,不料被製,專鎖敵人兵器,最鋒利的寶黑衣崑崙接口道:「萬年玉根 倒被寶根

> 9 9 我你就 你心 疼 兩

保崙 「還在劣徒身邊。 存 忽然問起削斷 王屋 心 更感奇怪 散 中微 微 怪,這就沉默的兩枚倒鈎似他搶着說出 就

你丢了, 黑衣崑崙咧齒笑道:「怕 這就好 5 立即問為

不

!她肩頭

有點抽

動

敢情在

的道:「這

牽着馬匹,在廣 質劍客身後,立

七廳外伺候。

,着

早有堡丁

黑衣崑崙摩勒

然回

,咧齒笑道:「

道…「展」頭望着

尚有要事

須

,在廳外

算不算數?」

門下還會打誑不成門下負責賠償你表接着又指一指自了 負責賠償你毒冰輪, 自己鼻子道 削損你毒冰 難道崑崙 …「崑崙 輪

" 可黑 , 可黑 ,

快驢雙陽

出羸

「叫了聲

猝然問道

的話 的是問 9,如果超過三月2:「好!老夫就投 ・老夫就 ,相

崤山之會,表面上雖由天痴上推百善,好從拱木覓靑燈。」 ,你現在可以去找找了!自古人,你現在可以去找找了!自古人會,却逆風傳來:「哈哈!小師電捲,奔出老遠,但黑衣崑崙的那匹驢子,早已風

推百

這個你儘管放

聲道: 會監察 如數

問道 就怕

我保證還你三十六枚倒鈎就不着管,啊!咱們也以三月

王屋

「崑崙門下削損害」「還會打誑不成?」 展元仁》 大俠,小師弟 大俠,小師弟 大俠,小師弟 大俠,小師弟 大俠,小師弟 大俠,小師弟 大俠,小師弟 大俠,小師弟 大俠,小師弟

奇是江

枚對 斷也 鈎不 ,可曾保存對?這也容 

散人似乎不信的道:「你

「哈哈!」黑衣崑崙指 - 靑嵐

[崑崙門下?」王屋散人越聽越驚|的小子明明是崆峒門下,怎會又「崑崙門下削損毒冰輪?這姓

誰說不

老夫依然為

落的幾戶山 墓地了 家, 再過去 下 面 9 云,就是紅線。還有疏疏落

就是紅線歷茅屋 所?江靑嵐驀覺心中一 松林 然 掩 ,那以前是沒有的 姑娘摒謝 映 相思刻骨,恨不得人是奇怪的動物, 離墳塚不 銀月在天 塵緣 陣狂跳 遠 9 廬守之 n。 新蓋了 他目光 一不腳

下就飛到她身為下微現躊躇。 現在茅屋在望 刊她身邊。 时候,相思刻骨

婆,他强捺花 麼好?腳步 麼好?腳步 ,衫然。 重腳步 然後向茅屋板 。先向墓前恭恭敬敬跪拜了一番,他强捺着緊張心弦,整了整長一步接近,醜媳婦免不了要見公好?腳步顯得異常沉重,但一步好,和五萬是到了她,該說些甚來,不知道見到了她,該說些甚來,不知道是到了她,該說些甚 門 走去 他故意放

墓地徘徊了的耳朵。何知 丈之內 來 暗想: 9 何況夜闌人 以紅線姑娘 靜 都該瞞 自 的功力 定會聞聲出 自己又在 不過她

豈不太嫌冒於 慢地垂了下 靜悄 熟了?江靑嵐擧 悄那 的 知 巴巴 連燈 來 直走近板 火 起 也 沒 右手 了起來 屋內還是 難道她 又慢

但是腳下 ·却又不: 拾離 開 心 隨身佩玉,閔長綱不得不向師傅面南遇害,江靑嵐又出示了天痴上人常。還不敢驚動天痴上人。。如,還不敢驚動天痴上人。如,還不敢驚動天痴上人。如何大觔斗,邀約展元仁赴崤山之一個大觔斗,邀約展元仁赴崤山之 會,了斷過節,也不過只是個人恩一個大觔斗,邀約展元仁赴崤山之後來獨角獸公孫無忌在田王府栽了到十八年後,要她女兒自己尋仇。 讀諸人無法包庇,才等因為聶五娘本身犯了滔 客展元仁當年誤傷穿簾 弟子此 的消體 事。」 另有深意

怨會一後到天燕,個來十大聶

十八十八

養嶺諸人無法包庇

被泯崆州

翻天

四個 未能

誤會

但

雙方揭開過節,

敢

作

殺却

而更趨尖銳

一張玉臉也脹得通紅,麼另有深意,不由心中下一張玉臉也脹得通節, 「弟子愚魯, 黑大俠那兩句…… 紅,囁而之中一言 嚅 陣線, 道動:, 動說,甚

到然手要面陳隨南 正兩送崆之經身遇 面派上峒詞過佩害

兩派之間,已由個人恩怨,演變送上流雲嶺之言。這麼一來,顯崆峒派掌門人妙手空空,親把兇之詞。天痴上人一怒之下,才有經過,中間當然也免不了滲雜片經過,中間當然

州 拱 語? 木的 木覓青品的道:「 臂劍客忽然「唔」了一聲,他「隱語」兩字還沒出口 ~「自古 燈 9 難 道她 湿沒離開潞是沒能用為一聲,自言自己以出口,驀聽

穿簾燕聶五

娘

來的江湖上掀起一場軒然+中間,更介入了天狼、天紅死在天狐遲琇的白眉針下•

天狐

,於

,使是

大波

不僅如一不僅如一

之爭。

上掛 又不敢貿然插 青嵐 絲微笑 聽 9 ,只見自己恩師於心頭一陣狂跳,2 臉但

是以只是手控韁繩,跟在馬後,青嵐因恩師仍然不是和自己講話 帥 她隻身犯險 感恩圖 報,自然是個孝女。 紅線姑娘 盗來金盒 9 無非對 女 ,話江 督

你知道紅 北山

線站

娘尊堂墓

地

隱寓百善孝爲先 八臂劍客一部就 嵐,自古人間 聲 推百善 敞 笑上 9 9 自說 然道 是

墓,長伴靑燈,想不到她果然並未覓靑燈,明明是說紅線姑娘廬守母,只聽八臂劍客續道:「好從拱木,只聽八臂劍客續道:「好從拱木 離開潞州 0 \_ 未母木來

師謎 甚

策馬疾! 本要趕! 被這第疾人裡三行 俗,心急如何。 江南学門。 江南学門。 江南 箭屬劍

一恐州處防, 外找了地,他

的地方,情形自然 一條人影,不! 一條人影,不! 然。 ,一及

V 102

公孫堡居然還另外替江

靑

堡丁手上

仁眼

看

接過

江青嵐也不

- 再客氣

就把自己經過

娘鼓既自 以起勇氣, 仍然來了, 何 何刻 輕 不見 聲 其叫着:「紅線出 別他好一刻。咳-姑他

克我? 裡面依然沒人答應: 9 難道她不

个是因爲屋中無人,而一驚,却感到好像有點一聲,板門應手而啓--一聲,板門應手而啓-而點!扣 是不江處 一種奇場,「呀」

石 有間相 一娟秀端正 娟秀端正的字跡:「顯妣。江靑嵐目能夜視,早已看一張板桌,桌上還供着一間小小的客堂,中間靠一想了想,立即閃身而

但釜甑生塵,好像已有多日不曾使窄的厨房,雖然收拾得十分整齊,向左邊一扇小門走去。那是一間狹裡了。那麼她人呢?心中想着,就裡了。那麼她人呢?心中想着,就在民夫人之靈位。」 用但窄向裡的

一江說出,提 ,目光瞥處,宛若娘的香閨了,但當一間奔去。那不用

紅線姑娘曾 經

住過的房中

依然遲來了一步,人去樓空。,以為這一次定可見到了她,那知雙鞋子,一件衣服。自己滿懷興奮 以爲這、除了一下 衣几 模之外 沒有

玉人何處? 她……她已經走了 !茫茫天涯

腦海· 中浮起 「善自珍重」!這句話 9 又從他

,身軀搖晃,手指於 他摸着懸在自己 冰的 冷唯腰間 他不知道

接着一個沙啞際。驀聽屋外電 正當他失 而來,妳!接着一個 娘,咱們北海七星,不遠千里一個沙啞聲音大聲叫道:「紅鸞聽屋外響起一陣桀桀笑聲,上當他失魂落魄,昏沉迷惘之

上,劍眉陡豎! 對,不由把一股怨氣 的?他覺得自己這 的不由把一股怨氣 江青嵐忽然想到紅姑娘無這口氣分明是尋仇而來! 不由把一股怨氣全發到來人身他覺得自己這一猜測,越想越海七星向她尋仇,才故意避開去,難道她早已得到風聲,知去,難道她早已得到風聲,知

你們嘗嘗厲害! [厲害!他迅速退出房中管你七星八星,今晚就 叫

> 功行全身,手握劍柄 一條人影 9

射 他快!

狀古怪的大漢。 **門動,隨** 來自己身前身後, 江靑嵐心頭微凜 隨着自己飄落! 立覺四面 身穿黑色短 站着 微風颯 9 縱目

自一個怪人,向自己一時終羅棒,把自己圍在中間 呔! 太爺們 以!小子, 一陣打量,一根黑黝黝 你居

在少爺眼裡。」
是北海七星?憑這點陣仗,還沒放勃然大怒,喝道:「住口!你們就不會人工線,不由

早叫紅線出來,憑你這點螢火之光傳,北海七星,中原誰惹得起?趁狂得比你年齡還大!回去問問你師嘿!小子,你是何人門下,口氣倒嘿!小子,你是何人門下,口氣倒不少爺眼裡。」

,到底有甚麼要事,可先向少爺說,不過你們方才曾說不遠千里而來「小爺何人門下,憑你們還不配問工靑嵐劍眉軒動,敞聲笑道: 0

倏然向門 外

人家也 不 黑色短襖,形 是七個突睛鈎 是一個突睛鈎 是一個突睛鈎 是一個突睛鈎

不難爲

也想替人賣命?」

站在左邊的

一個怪人厲喝聲

… 你敢

『辟雷鐲』,自可無事。 奉命行事,只要紅 右掌突然揚起! 「老二……」爲首怪 事,只要紅線乖乖獻笑道:「太爺們千里而 千里

上來止

名相索,敢情是一件寶物,心中想得到,北海七星不遠千里而來,指說的「辟電鐲」是何物?但這可推想就的「辟電鐲?」江青嵐不知他們所 你 江靑嵐朗笑一聲道:「別多費唇舌!」 左邊怪人又厲聲喝道:「小子不由脫口問道:「有何用處?」

落? 2:「小子,你說她不在這裡?為首怪人驀地目射精光,急急 ,急急

難道你們不想知道紅線姑娘的下江靑嵐朗笑一聲道::「哈哈!

快說,她躱到那裡去了?」問道:「小子,你說她不在 你該先回答少爺所問 江青嵐凜然而立,徐徐的道: 。 \_

好!"辟雷鐲」乃北方水星殞石,兇睛翻動, 寧笑道:「有你的爲首怪人從喉間「嘿」了一聲

想不錯,紅線姑娘離比的到紅線躲在那裡,越發起是順?但從他們口中工情量不懂他們的 此他去,果然 想相信自己猜 一再提

再接太爺 羞成怒 一掌試試! 一掌被 一聲:「小子」掌被人引開,一 ,不 你由

找她!」 吳道:「少爺從崤山 突道:「少爺從崤山

崤山趕來,也正在一心頭,陡的仰天厲一心頭,陡的仰天厲

怪 人道:「老二 要送他

至也不過如此,憑自己已足可對付 工靑嵐試過一掌,認爲北海七 到鬼門屬 但不解的是紅線姑中就有恃無恐起來

有點名

一團寒氣,

居然向自己急撞而來

勢勁力猛

方出手,正想試試他們功力,「離合神功」佈運周身,此時一江靑嵐飛身出屋之時,早

一哂,

門意料之外,站在江青嵐右側的怪們意料之外,站在江青嵐右側的怪們意料之外,站在江青嵐右側的怪們意料之外,站在江青嵐右側的怪人,冷不防自己老二擊出的掌力竟會直撲自己,趕緊身形一挪,向旁會直撲自己,趕緊身形一挪,他一晒,右掌閃電往前迎去。不!他一時,右掌閃電往前迎去。不!他 自以爲是,想到這裡,又大聲說道故?那麼今晚索性把事情攬到自己故?那麼今晚索性把事情攬到自己以她要躲避他們,難道其中另有緣 落?.\_ :「少爺也想知道,你! 自以爲是,想到這裡, 以她要躲避他們,難道其中另有只在自己之上,不在自己之下,但不解的是紅線姑娘的武功 姑娘下落 還是要問『辟雷鐲』下忍知道,你們要問紅線

怎說?」 聳然動容 句話 , 目射奇光的道:「此話 , 果然聽得爲首怪

果想知道『辟雷鐲』下落,紅線姑娘下落,少爺無可 江 青嵐朗朗笑道:「你們要問 問到少爺

,量自,

自從

,敢情其中大有蹊蹺! ,敢情其中大有蹊蹺! ,姿勢相同,有若在等 動過。腳下不丁不八, 似的,站在一定位置上 跟着自己飄落之後,就 正位置上 以的,站在一定位置上 以的,站在一定位置上

就好 個怪 再

・ 丁不八・ 温定位置上

斜

命抱始

有若在等待

風掃過

江青嵐

\_

人打 像

倒是最恰當不過。」 「你知道『辟雷鐲』下落?」

再稱 他「小子」 爲首怪人也竟然客氣起來 , 不

酬告 說出『辟雷鐲』下落爲首怪人道:「只要 江青嵐很快的應道:「當然! 首怪人道:「只要你 自有重

V 104

令似羅

道:「北海

中閃電掠過

來也不過爾,其實也不過

得証語 的道:「北海七星面前,可打為首怪人似乎又未能置信,江靑嵐傲然道:「那倒不必。 可打 不鄭し

你是無條件肯說『辟雷鐲』人從未打過誑語。」 江青嵐微微一笑道:「少爺對 下落麼

爺身邊!」 實言 《言相告,『辟雷鐲』就在區區少江靑嵐輕鬆的道:「這個自然

「你們算得了人嗎?」那老二道:「小子你敢打誑 人嗎? 0 L.,

邊。 南去,這東西也許有用,你帶在身「江相公,你行走江湖,如果到江隻非鐵非石的鐲子,當時曾說: 己下析城山之時,石嬤送給自己 江青嵐大笑聲中, 驀地想起自

迅速從懷中掏出鐲子,隨手一出來騙他們一騙?心中想着,這鐲子尚在自己身上,何 喝道:「不信你們瞧瞧迅速從懷中掏出鐲子 一場,如何不取

晃 爲首怪人厲笑聲中, 「就是這個!」 伸手攫來! 突然身形

自己一騙,居然信以爲眞。他星原來並沒見過「辟雷鐲」,此 子套入左院 然早 然後右腕 

> 真如電光石 為首怪人攫 酸麻 膀接實,兩條人影 电光石光,迅速絕公里人攫來左腕格出。 後退了一步 各自 ! 這 倫 ·這一動作 一震得右臂

根修羅棒,就像在鐵桶中上下攪動 起等不停,使人發生錯覺,好像自 是修羅棒,就像在鐵桶之中。七 棒寒風凜然,分向七處要害襲到! 行。不! 修羅 行,同時動作 與然直豎, 四到原來位 他微微

我虹掣電,盤空飛舞,向外暴張!出,七八道劍光,同時漾起。但見出,七八道劍光,同時漾起。但見酒,「通天劍法追魂八劍」,應手而 ,還是第一次碰上。心頭一凜,趕三絕,而且以一敵三,但這種陣勢工靑嵐雖然會過武林六絕中的,一片勁風,無窮壓力! 正好把北海七 七 ,向外暴漲! 但見

這份劍 小子 變! 你果然有點門

頭劈下! 爲首怪 人「道」字未落 招「泰 山壓頂」當 忽然欺

(未完・二十)

還有宮裝大小姐紫衣少女, 上文提要: 宋小飛和浪子包天來到千杯不醉樓, 雲已在座, 還餽贈八道大菜,兩大壺美酒給二 身旁還有臥龍堡的巴十

立見後面只有退出斗室。

道矮牆

牆外甚是

包大膽四下

一望

空曠

,心想:「媽的

這

對狗男

俊袍拔的

皇上 皇上,隨着這

,在兩名大臣及 , 立即

立見身穿龍

拔的年輕人

的簇擁下

從幃幕之

一位英挺

女八成是野合去了

包某倒要開開

內龍行虎步而出

羣臣早已跪伏在地

,三呼萬歲

女採蜂賊,跟踪追出 燕雙雙 結果紫衣少女以五百両獲得,馬上離開 出場, 亮出戒指 ,紫衣少女請入花廳,徵詢戒指的眞僞。 底價二百両,價高者得, 宋小 

竟如何?

當即越牆而過

投入蒼茫夜色

只有豆腐大俠獨自

人仍挺着

立未跪

0

豆腐大俠宋小飛在宮裝

少女的

看得入神呆住了。

這

並

非他有意輕慢

9

一眼熟

而是他

眼界

,看看千嬌百媚

的床上功夫畢



看

不

允炆是也 很快便認出

0

賢

,

不知

乃應文和尚

廢

引領下

面只想着一同。宋小飛 是朱棣還是朱允炆 奇花 事? 7花異卉, 數不盡的朱紹 盡的朱欄玉階

件事

畫, 宮殿矗立眼前 過曲橋, 一個個都是內外無好警衛尤其嚴密,長馬 前,宮越長廊 宮燈高

且有文武官員環 殿內的陳設更是 氣勢非凡 立在旁,

容

道

是

的

止步道:「這是

道

足此處的

確切

語未語 宋小飛望了宮裝少 突聞有 個爽朗的 女一 聲眼, 兩白的

呼道:「皇上駕到 0

鑾寶殿 高手。 未見皇帝老爺的影兒 只是

弄來這個神秘所在?究竟爲 和無心 皇室的氣派 寶座之上 觀看這 這位 ?為何 空空 · 長長的 一座巍 朱皇帝 緻 的 要將自己些,心 華 確 嚴然金 也 與 一排明巍 衆不完的 何己底裡 並 高欲 那裡? 「歡迎 置 面前五尺許處方始 腐 大俠 0 「在雲龍 「本俠是想知道 何許人也。那年輕人則是初識乍見 禮遇有加, 這位跛腳皇帝對宋小飛 兩名大臣也是熟面孔 個是應能和尙楊應能 個是應賢和尚葉希 允炆正 歡迎 一個座位 飛並沒有坐, 行至朱允炆

落座後特地賞了

豆

十分器

連說了

兩

聲·

「剛剛才新建不久。」「是以前便有的建築?」

究的人 僅僅看到一個模糊的背影到達時兇手已去,由於天 道:「可知兇手是誰 廢帝允朱炆 想了想, 由於天色太黑 ? 道:「朕

由的精神爲之一振

追根

究竟是那一個?」

覺得很陌生。」

「視線太差,難以分辨」

「會不 會是那個施展魔音 的神

\_\_\_ | 那一點?」 可能是 可 能 不 是 但

魔戒神珠已被兇手得

,如 是想, 五百両銀子買下千嬌百 :-「所以 英雄所見略同 ,望了平燕公主朱綿绵縣所見略同,豆腐大块 ,公主不 惜 大俠 巨 住死 資綿 燕 ,一亦作 雙 耗雙肯

· 「神珠的歷代主人,相信都不無公主朱綿綿抿嘴一等子?」 燕雙雙確已具備 此都 是 條絕道

件。」 「公主以爲真的魔戒神 色佳人,... 神珠 有

「這個可能性絕對存在 可知此女的來龍去脈? 0

0 「另有  $\sqsubseteq$ 「正在全面調查中 事 併調 查

會善罷甘休 很簡單 的身上追查父皇的下落 截 會啓人疑 當宋 時 綿輕 9 ,一定會想盡辦法從你人疑竇,趙家的人絕不,木匣之內若是空無一宋大俠被北趙、黃鐵虎架, 黃鐵虎輕聲細語地道:「道理

竟有如此雄厚的財力。「赫,眞想不到,

和

尚

萬歲爺

力雄厚

而且實力也不

大俠道:「可

有具

事

一體的

狂雙,全

應賢和尚葉希賢道:「聖上不

,數不清的王公子弟在爲她苦妹朱綿綿,文武兼修,才瞻主笑容滿面的道:「不舞這一對兄妹很會相互揄揚捧

才錯

一揄揚捧

本俠一聲用的感覺 一聲覺 章。 覺,最低限度事後也該知會 別此,在下仍不免有被人利 ,語冷如冰的道:「就算事 ,語冷如冰的道:「就算事

主要的原因是爲了追趕一個人。」 朕確有非是之處,却也情非得已 「追趕那 允 放歉然一笑, 道:「此事

「東張張人龍。

行招士,

八買馬

歡迎宋大俠加

共同對付反賊朱棣。

豆腐大俠未置可否,目注那年

業已康復?」

在下

- 想知道

飛望着跛腳皇帝朱允炆

, 尊駕的內傷是否 跛腳皇帝朱允炆道

林好漢

湖豪客居多,

,其中不乏

原上量了,本俠尚有一事待,便搶先截口道:「楊大人別把豆腐大俠不待「駙馬爺」三字出责到」「自

葉希

賢一本正經的

是些甚麼樣的人物?

飛愕然道:「還有死

士

大俠肯死心場地的追隨聖上

9

馬 要宋

應能的話更明白。「只

就是現成

的……」

身懷絕技的武林高手。

查話口

題扯遠了

楊應能補充道:「皇上禮賢下

知人善任,

目前仍在

八我們的

臉不悅的道:「你要查甚麼事?

有死

屯有雄兵十

萬,

另一

個秘密

所在養

難求

是啊,

這樣的如花美眷

謂百

世

入龍門便身價百倍

應賢

旁猛敲邊鼓

和尚也在一知道將來會

將來會便宜那個

0

她

瘋 貌

應能

尚楊應能道:「在南方

魔音之戰 曾親眼目 「在曹山附近 D睹那一場史無前例的神光曹山附近一度狹路相逢,,是他,追到沒有?」 [賭那

目? 曾 見到那個神 到那個神秘人 的緊 廬 **瀘山眞面** 道:「可

「有。」「事後曾否與東張再度碰面?」 聞其聲 未見其

「在那裡? 「當時張堡主的情形怎樣?」 [後山窪內

可能是張人龍死後第一個宋小飛有理由相信, 「已被人開膛破肚而亡。」 個到達現場口,朱允炆很

大小姐想以

小

旳那位平燕公主朱綿綿小姐想必就是和尚萬歲鷖「哦」 一聲,道:「這

何居心?」

「純粹是爲宋大俠好

「爲本俠好?甚麼意思?」

便打擾

當當

時宋大俠好夢正

酣

,

實在

「第三天夜裡。」

聲?!

放一

頭猪在豆腐裡,

不

知是

的那位平燕公主朱綿

「是我哥哥,

也是太子,

聰慧過-

武藝高强,

, 與宋大俠堪稱瑜亮 有萬夫不敵之勇,論

吐出了三個字:「朱瞻圭!」

宮裝少女銀鈴也似的聲

音道:

年輕人風度絕佳

雙拳

抱

便告復元如初。

是幾時不告而別的?

悦色的道:「離開合肥後不

應文和尚朱允炆端坐

如

故

,和

久

樣說來 爺口

的採蜂賊 注意及此,早已命人徹查,大概很 朱允炆肅容滿面 甚麼事?」 一下燕雙雙是否肆虐徐州 的道・气跃已

回話 俠來此,究竟爲了何事? 快就會有結果。」 「主要的目的是想聽宋大俠的 小飛沉吟一下 道:「邀本

示 「回話?在下記性欠佳 請明

朕重登 九五 之尊。 「希望宋大俠能投效寡 助

朱家的家務事。」起,小飛乃一介武 懂得朝中大事,更不想過問你們「小飛乃一介武夫,微不足道,「啊,原來是爲了這事,對不

色,葉希賢不死心,換了一個回絕,全場之人齊都一怔,面朱允炆的要求被豆腐大俠 指着朱綿綿道:「公主的姿色如 個角度

若天仙。 宋小飛不假思索 立 道:「美

「機智怎樣?

出出 類拔萃。

示 會輸給百花公主 吳 小 雲

的身份 「這樣的絕色美女,又是公主 「彼此不相伯仲,難分軒輊。 , 宋大俠應該知曉, 一定會

\*

咂

嘴唇道:「公主貌美如花

9

0 走在一條不辨東南西北的馬路又坐上了那一輛神秘的馬車。

上

邀宋兄前去作甚?」
那位大小姐到底是誰
此喝西北風,一等就 ,你這人眞不夠意思,你他媽一照面便大聲嚷嚷道:「喂, 千杯不醉樓後面的那條小巷。 歡樂窩,大鬧紅羅帳,害咱家在你這人眞不夠意思,你他媽的身 告別 果見浪子包天早已候在那兒 到達徐州 一等就是一夜半日 時已是翌日午後 宋小飛立即奔往 豆腐

俠則不 人 歪 並非陌上小草, 路邊野花 包大膽的話像連珠炮, 人家大小姐可是大有來頭之 疾不徐的道:「浪子,別想 豆腐大 0

姐到底是誰?滋味如何?

公主朱綿綿。」 「廢帝朱允炆的女兒 平燕

「是甚麼人?」

道不同 「真正要找本俠的 ,她找你幹嘛? 是個正牌公主, 是她 難怪味

失去的江山。 「希望宋某幫他打天下 奪 回

「願以朱綿綿的終身相許。 「條件想必不錯吧?」

> 狂使 0 數不清 的 王孫公子 爲

的確具有令人瘋狂的充足條件。道:「這一點本俠完全同意,欠 :「這一點本俠完全同意, 這話等於是吃了 豆腐大俠瞄了 平燕公主 開心果, 公眼主, 喝下

眸歡 一笑,雙頰飛紅 喜湯, 朱瞻圭不以爲然 朱綿綿覺得十分受用 9 

可是 宋朋友却似乎無動於衷不瞻主不以爲然,挑眉道

「美人當前,豈有不想一習並不想一親芳澤。」 格理 , 問題是在下根本沒 (有這個資一親芳澤之

「這是爲何?」

「這好辦,退掉就沒事了「因為本俠業已訂婚。」

能 做這種無情無義的事。 「不好辦,人無信不立,本俠

大人大量,一只退婚也可以,就 不 應能 和尚楊應能插言道:「不

未婚妻料想一定會堅出也不敢享齊人之福,可的道:「這樣未免 想一定會堅决反對。」

勝地道:「宋大俠的未婚妻想必是 一位才貌雙全的大美人吧? 平燕公主終於開口了 嬌羞不

宋小飛的答覆出乎大家的意料

蓋羣芳 宋小飛笑笑道:「可 ,我若是你,絕不拒絕。」 惜 本俠

「怎麼?你拒絕了?

差不多。

是腦袋有毛病? 之交臂,豆腐,你是吃錯了藥? 的好事,可遇而不可求 「傻啊,太傻了 這 種人 , 怎可 還失兩

事 附勢,更不願過問朱家醜惡的 「簡而言之,是本俠無意趨」 家務

辮子? 快說有無捉住千嬌百媚燕雙雙 道:「包大膽, 不待浪子開口 別把話題扯遠了 ,宋小飛接着又 的

到。」是小辮子,連人家的一根毛也沒捉提起來說多惱人就有多惱人,別說打采的道:「媽的,別提了,這事 包天堆下一張苦瓜臉來, 及別這》捉說事 無精

是說把人給追丢了? 豆腐大俠吃驚道:「浪子

着 走進一戶 「是啊,親眼見那一 人家 ,結果却狗屁也沒逮稅眼見那一對狗男女 對狗男

「只有天知道。」 「跑到那裡去了?」 「正是這樣。」 「燕雙雙突然失踪了?

公主瘋

之外:「迄未謀面。」 住那裡?叫甚麼?」 大概在她家吧。

現在爲止,在下仍不甚了

說在前一

面

師徒

我望,

,我那位未婚妻想師徒一向特立獨行有一句醜話在下願到,各位最好不要

抱太大的希

小飛環顧

好聲

不道

定傳

「這就奇了 你宋大俠乃是響

清楚的· 跟噹一的 豆腐大俠從容不迫 位連姓名、知 女子貿然訂婚? 、貌相、住址都不會做這種糊塗事 

期之內男女雙方便會正式見面全權做主,他老人家已經决定情是這樣的,這一段婚姻係由 時這個謎團當可迎刃而解。」 見面,屆次定,近

定會助寡人一臂力。」

便可立刻提出退婚之議,或者要求「如此甚善,見到你那位未婚妻時廢帝朱允炆鄭重其事的道: 她退居偏房。

断待大家的,盼能認真考慮,幸勿又搶先道:「不必代她答允,非常歡迎須替她拒絕,總而言之,非常歡迎位未婚妻爲寡人效力,朕絕對不會位未婚妻爲寡人效力,朕絕對不會

好事別 爲 馬 馬 俠務必要格外珍惜 主另眼相看 應賢和 人擠破了頭 ,此乃前 9 尚葉希賢 又蒙 頭也得不到世修來的福 一旦失之交臂 道:「 ,宋大 難 , , 這願得公

再說 別的指教?」

「如此

,在下

想就此告辭

朕言盡於此

0

吧,

眼前和尚萬歲爺是否還有

豆

腐大俠道:「以後的事

以後

「請便。」

就會鑄錯千古

燕公主朱綿綿馬上隨後追了上來宋小飛一抱拳,轉身就走, 道:「本公主送宋兄出宮 「再見!

本俠自去即可 「謝了,不敢驚動公主芳駕 「宋大俠有所不知 此乃 ,機你密

自己根本出不去。 「哦,既然是這樣 就有勞公

重地,關卡重重,若無人領路

主了。 「請!」

的的一 的那五條命完全一樣,精血盡失而的那個年輕小伙子,死狀與前幾天一條人命,死者正是陪燕雙雙離去一條人命,死者一是陪燕雙雙離去

「又是採蜂賊的傑作? 「採 包大膽頷 蜂 飛的臉色一 賊就是千 首道:「無可置疑 ·嬌百 變再變道 媚燕雙

雙雙不在現場?」 在 點兄弟可不敢打 包票

「千杯不醉樓呀。」「可以去找她問。」 荒郊野外。」 死者陳屍何處?」

燕雙雙便辭職不幹了 「包某去問過了, 0 打從 昨晚 起

,的肩膀,道:「走,氣得宋小飛直跺腳, ,我請客。」 咱們去喝

見

半日包某只吃了半個饅頭,聽正有此意,道:「好啊,喝酒是疏解惱怒的好法子 喝酒是疏解惱怒的 頓就太對不起肚皮了 再這,不一包

腐大俠邊走邊說道: 到 吃喝 邊說道:「可以向巷外走去。 腸轆 知

燕雙雙去向何方?」 「聽說是往北方去了

> 「去北方幹甚麽?」「由去了北方。」 「追千嬌百媚燕雙雙 他 們 也懷 疑燕雙雙是 的動向又 如 何?!

手中 「更懷疑魔戒」 神珠已落入此女

去,的確大力 脗合, **加合,宋小飛緊一位絕色女子,** 無論如 魔戒神珠的 的確大有可 何一 百 的 媚燕雙雙這個 燈 緊鎖着眉 這與市 定要查 能 如說神珠被 頭 井後 個 百 年前是

「爲東張報喪運屍 你去北方幹甚麼? 0

「張夢月是張人龍的女兒 也就是去會張夢月?

「受人之託 「不怕小辣椒吳小雲吃飛 忠人之事 醋?

本俠非去不可。」

「這是甚麼時候的事? 昨夜今晨 豆腐,小辣椒在找你呢 曾親自

兩次。」 「浪子 你怎麼說?

實話實說 告訴她你去赴

V 108

包打聽聞言吞了一口口水,

咂

V 109 :「糟了,糟了,這一來事情就更宋小飛聞言臉色大變,跳腳道 黄河也洗不清。 燕公主朱綿綿的約會去了 煩了,小雲必會醋海興波 2000

進

,多一個朱綿綿尺所子也一次是不同人,對女人包某是專家看法。「放心,對女人包某是專家

會產生危機意識,會對你用情更專「此乃經驗之談,多一個對手 兄何敢如此肯定? 豆腐大俠半信半疑的道:「包

抓得更緊。 「事實上却似已離我而去

一個毛頭小子巴十 情別戀。」 個毛頭小子巴十八 「這是假象, 等人物,怎會看上,故意表演給你看 ° \_

「當然是真的 ,屢試不爽 0

至今乃身分下月与身份,是是那個鬼之音,殺人的兇手無疑正是那個萬穿雲堡的八十多條人命乃死於魔 至今仍身份不明的神秘人。

管家翁駝子緊追不捨。 是以 ,打從曹山開始 9 便與老

秘人的確切行踪。 就在附近不遠, 到山東臨沂,種( 可是,事過半月, ,種種跡象顯示 ,却始終無法掌握神煙種跡象顯示,此獠 已經循線追

> 無意間 , 與 位姑娘不

期而遇 横身一攔,道:「姑娘好生面善加引起了萬喜兒的莫大興趣,趣其秀髮如雲,插滿了各式鮮花,一 我們好像在那裡見過?」 髮如雲,插滿了各式鮮花,更知是身懷絕技的武林高手,尤姑娘淸麗脫俗,輕功絕佳,一 「是見過,」姑娘淡淡 ---笑, 趨前 道

:「在曹山 萬喜兒驚「哦」一聲, 0 端足了堡

主西萬萬喜兒,別號紅娃 主的架勢,大人大樣的道:「本堡 姓芳名?」 姑娘 尊

「噢,是百花公主?」 「本公主吳小雲。

第 飛齊名,被武林同道譽爲少年英豪飛齊名,被武林同道譽爲少年英豪 人的百花公主吳小雲?」

「如假包換!」

「好極了,紅娃正要找妳。

「打架。」 「找本公主作甚?」

「就是這個意思,打架!

「打架?」

處致命要害之處。 次十二掌,劈向吳小雲至身十二兩隻小手快如閃電,瞬息之間便 絕不是虛張聲勢,而是玩真的

打這種莫名其妙的糊塗仗 種莫名其妙的糊塗仗,擰身退師出無名,百花公主當然不願

> 我們沒有仇吧?」出丈許,疑雲滿兩 疑雲滿面的道:「紅娃

既然毫無瓜 葛 , 那 你

爲

簡單的說是爲了報仇 0  $\sqsubseteq$ 

「旣知仇家是誰, 就不該

「甚麼原因?」 「找妳當然是有原因的 0

「有人告訴我, 「爲何要拿本公主當試驗品?」

「我們已經打過了 0

0

娃萬喜兒可不答應:「尚未動手過 主字出口 ,就欲掉頭 離去 , 紅

怎知本堡主無法旗開得勝?」 百花公主吳小雲笑容可

也沒錯。」

「找誰報仇?」 那個施展魔音的神秘人 0 再找

的道:「是想拿公主當試驗品 0

找本公主?」 「可以去找豆腐打架, 幹嘛先

「小飛大哥沒有輸 「勝敗如何?」

本公主。 包準

招,

功力 約在伯

「沒有恨吧?」

本公主瞎胡鬧。」

穿雲堡主紅娃萬喜兒正經八百

敗神秘人,報仇雪恨。」豆腐大俠或百花公主,就有希望打 如果能夠贏了

「那我們也不必打了

:「本公主與宋小飛的

打也罷。」

自然也很難在本公主手下取勝,仲之間,你既然不是豆腐的對手 紅娃吃了 ,秤鉈鐵了

不;

然的道:「不行 非打不一 可 0 斷然决

學。 「勝負之勢甚明, 又何必多此

妄下斷語 「笑話, 「豆腐的前例已一 尚未正式開打 0

,請勿

之我已非昨日可比。」 時也, 彼 時也 今

功力莫非又有精進?」 「怎麼?數日之隔, 萬堡主的

招! 「有無進境 **\rightarrow** 試 便 接

交手便把百花公主给索掃、罩、套、綑 無路,欲逃無門 同樣快速無比 這娃兒不僅口 而且 綑 想不打也不行 且齒一犀 給困住了 硬功夫 一出手就拿出 一出手就拿出 一出手就拿出 迭出奇招 欲避

佈蘭下花 這才有還手的機會 命かり 一道花網花陣。 一道花網花陣。 ・ 菊花、芍藥相繼出手打出, 起先不免手忙腳亂 十招之後

娃的困 花功絕不 , 戰況陷入膠着的困仙索亦非凡品 論功力 輸宋小飛 宋小飛的 豆 確防吳小 得獨到之

龍騰虎躍 冤起鶻落 分分合

雙方始終勢均力 百花敵 人爲

「你認爲誰 可 以 教得了 本

公主方

略佔上風。

難分

直至百招之外

9

門下 「娃兒資質甚佳 , 老夫願收 歸

真像是變成了有生命的東西見萬喜兒的困仙索彷若靈蛇

主。」 大夢去吧, 憑你還不夠資格教本堡 活見鬼 做你的 干

層天

虎虎生風

欲一鼓作氣,將吳小神出鬼沒,佈下了層

雲困

死 羅

却被百花公主每每以

妙的

身法連破險招,脫出重圍

吳小雲再度反擊,

打出

少說, 處找你。 喜兒接着又怒氣冲天的道:「 言歸正傳, 挺胸膛, 搖一搖朝天辮 小爺爺我正 在到 廢話

夫何事?」 神秘人眸光一閃 9 道:「找老

「查問一件殺人兇案。

個大

第

四朵鮮花最妙,凌空來了

奇巧無比的插在紅娃的

立將紅娃的困仙索打亂打散。

狠!

猛!三朵正中目標

四朵玫瑰花

去!

命是不是你幹的?」 「西萬穿雲堡的那八十多條人

得更大,狀頗詫異的道:「娃兒何 人?怎知此事?」 此話 出,神秘人的眼 珠子瞪

寡,

出

認

甚至放聲大哭一場

,

場

中淚光盈眶

然而

勝負已明

喜兒臉色大

三,還沒有來得及 百兒臉色大變,眸

中的情況已有了

變化。

在大家的面前

有人宛若幽靈鬼魅般突然出現

依舊黑巾蒙面

身份不

0

:道:「好,很好,小娃兒胎聽神秘人陰陽怪氣的聲音大

的現任堡主萬喜兒, 紅娃恨聲道:「小爺乃穿雲堡 萬百齡之子

萬年靑之孫。」 神秘人陰惻惻的冷笑道:「真

想不到, 「神秘・ 穿雲堡當年還有人劫後餘

案是否你的傑作?」 9 你還沒有說這件血

否認。 「見眞人不說假話 9 老夫無意

一直未曾開言的翁駝子怒溢雙

「老夫神秘人。」 『老夫神秘人。」

姓 「駝 子是想知 道 你 的 眞名實

「毀滅穿雲堡, 「沒有這個必要。 你 到底用的是

是你的葬身之地!」

仇比山高,

恨比海深

復仇的

還錢,你的末日已到,

足下黃土就

你想得倒

萬喜兒聞

美!殺人償命,欠債

甚麼邪功?」

「魔鬼之音?」

爲何要下此毒手?」的道:「我們萬家與你何怨何仇 穿雲堡主紅娃萬喜兒暴跳如雷

仇 亦無恨,原因非常單純。」 神秘人輕描淡寫的道:「旣無

竟不惜犧牲他人性命?」 「爲了稱尊武林,獨霸江湖 「有屁就放呀。 「甚麼?爲了在武林中稱孤道 0

須淸除一切障礙。」 「豈止是西萬, 「當然 「你認爲西萬對你構成威脅?」 , 爲了一統武林 尚有東張 就必 ` 南

北趙。」 「那爲何單單對我們西 萬如 此

偏愛,拔得頭籌?」 「此乃地理位置使然 「這麼說你是從西域來的?」

「待南巴、北趙、 「打算到那兒去?」

决定坐鎮中原, ,以便號令天東張毀宗滅

「匹夫納命來!

開一輪猛攻

出口便即發瘋也似的虎撲而上,展己的功力是否神秘人的對手,話一怒火在胸中燃燒,紅娃那還顧得自

毫不遲疑,雙掌翻系 也立即投入鬥圈。 大敵當前, 翁駝子深恐少主有 早將江湖規矩置諸腦後 暗力激盪 當下 中

狠 快。 0 翁九如鐵掌如 困仙索奇招百出 Ш 9 9 \_ 掌比一 招比 一招 掌

池半步。 主僕二人阻隔在五尺以外 主僕二人阻隔在五尺以外 主人,輕描淡寫的隨 一股剛猛的力道洶湧而一揚,輕描淡寫的隨手 却絲毫也奈何不了 輕描淡寫的隨手一 神秘人, 9 難越雷 出 揮 將 僅

一個方位,乍然騰身而是火更怒,正面攻擊無功。 仙,要捉鬼道網羅, 要捉鬼降妖!」 喜兒可不是省油的燈 道:「困仙 索今天 起 ,馬上換了 天不困 睹狀更

人全身十處致命要害。(未完•十二)行突破,長驅直入,揚掌攻向神秘,連發十二招,將神秘人的暗力强,離發十二招,將神秘人的暗力强

的毛發技术宏

藝,堪稱武林史上第

9

定上第一人,只 能有如此高超

道:「你可惜

V 110

甚麼?」

紅娃萬喜兒截口

可惜未經名

人指點,

未拜高

在那艘渡船-弄那的飯時間??

她心愛的

人兒

宋子玉又

「聽說小天山那座天尊廟的天尊菩「娘病了,」林靑霞幽幽的道:

兒爲什麼叫沉沙湖? 裡盡在思索着一連串

的陰霾。

的笑容突然消失,蒙上一層憂戚

「姑娘要去小天山?」老漁翁臉

舟子因何會將船

已在那湖對面的那座小

保佑我娘早日康復

**隆是挺靈驗的,打算去燒香許願** 

1 幽怨的上水座小天

她靜靜的 體的情影

站在湖邊,

已有了頓

問邊向四週打量。

「怎的沒見到渡船?」林青霞邊

水異常清澈

,

清澈得映出了

長氣,緩緩; 山背後沉下 ,緩緩地轉過身來。飛過。林靑霞吐出一口咽後沉下去,歸鴉聒絮打如

、草帽,唱着漁歌

的

「來晚了,來晚了 「申初光景。

漁翁喟

「姑娘是什麼時刻來到這兒的?」

關注的目光投向林青霞,

道

哦!」老漁翁拈鬚頷首

霞一提羅裙,走前幾步,福了一福老漁翁正好打從她面前經過,林靑 道:「借問老人家…… 個蓑衣

開眼打量了她 「姑娘是迷了路?」那老漁翁翻

客棧,

宿一夜也不方事的

。」林

未正,姑娘要明天才能過渡了 天只有兩次,一次在辰正,一次在 然道:「從這邊往小天山的渡船

「我方才在集子上路時,見着

霞說着轉過了身子,將目光投向

的平青

湖心, 喃喃地道:「好平靜

這個 名兒 9 」林青霞又福了 己 經叫 幾 百沉 一福 年沙

前往小天山,不知什麼緣故,竟在的兒子載了一個外鄉來的少年客人道:「那不一定啊,半月前周寡婦

湖心翻了船,兩個人的屍體前往小天山,不知什麼緣故

到今

今天

還沒有尋找得到呢。」

道:「小天山 「哈哈! 四面環水 四面環水,彷彿蓬萊老漁翁和和氣氣的笑

仙島,人要是長着翅膀, 就不 必 乘

想問問 瞪着眼。「老漢也不知道 「這個……」那老漁翁摸着腦袋 這兒為: 林青霞搖着頭道 什麼叫 做 心沉沙

舒適的。靜的湖心

水,乘船過渡也一定是非常平

老漁翁走近一步,

壓低了聲音

道:「前往小天」「再請問・」 Щ 9 非要乘 船過渡

船過渡了。」

道

2:「那天湖上敢情是起了風淚,强忍住悲哀,故作淡然地提起這件事,林靑霞幾乎要泫

也不 來想到…… 知 上那兒去找宋大哥告警,要設計陷害宋大哥,小

腿跑得很慢, 林青霞冷哼道 宋大哥已經被人算計學道:「你這小子的

徐吟風楞了楞 道: 「青霞姊

莫非說笑了?」

算計宋大哥的是什麼人?」 霞氣呼呼地道:「請告訴我 「鬼才有心情跟你說笑 想要 林青

徐吟風慢吞吞地道: 一說出來

利的飛刀 字,就如打從她口 就如打從她口中吐出了一她?」林青霞用力的吐出 出這個 ---柄犀

怎會令她如

平靜的沉

一遠遠傳來

帶着非常的恭敬

「小弟一十八歲。」徐吟風語氣

心上人宋子玉的影子,凝注,平静的湖水似乎

老漁翁萬福

那老漁翁走了

林青霞仍然對

年紀?」

上仍冷冷的道:「你這小子有多大

哼!」林青霞心裡受用,

表面

「多謝指教!」林青霞第三次向

妨到那兒去投宿吧! 個老婆子專門侍候女客人 馬家老店還挺清淨的 「姑娘今晚難免要在集子

店

僱 夜

這沉沙湖邊有何貴幹?」

千手神偷徐玄的愛兒來到了

。」語氣冰冷不

遜

「哦!」徐吟風緩緩的走向她的

9

面

絡套

身披金絲氅,

身披金絲氅,姑娘莫非是林微笑道:「腰繫紫玉玲瓏絲

家溝的靑霞小姐?」

過頭

聽說誰家舟子弄翻了還不會見過沉沙湖起

沙湖起過風浪,

「唉!老漢活了這樣

把年

顯地流露了挑剔的意味去。語氣是平和的,而

而神色間却明

也紀

唉……」一聲長長的嘆息

老漁命

客氣地拱手報出姓名。

一請教姑

在下徐吟風,

」那青衫

少年

是醋意大發,自然會火上潑油大哥和靑霞姊訂了婚事,沈小雲正初想宋大哥想得瘋了心,一聽說宋霞姊想必也聽說過梅嬌那小娘們當 啦。」 是醋意大發 娘梅嬌。」徐吟風悄悄地說道:「靑 「和沈小雲同行結件的是 小紅

在徐吟風的臉上,慢條斯理地問題未,突然,她那同意 林家溝了?」 搗鬼!」林青霞惡狠狠地啐了 「哼! 原來是這兩個臭娘們 趕問光一們去道盯口在

沉沙湖?」 「也虧你的 3 你又怎知 我來了

,後弟

披星戴月地趕,總算見着了。 道:「方 道:「方才青霞姐說,宋大哥了!」徐吟風猛地叫了一聲,接着 小弟一聽說妳來到這兒,連忙又「靑霞姊的手下告訴小弟的啊 「靑霞姊的手下

,我還被蒙在鼓裡。」林青霞一宋霸沒一齊過渡,趕回林家溝報今尚未尋獲,若不是跟他來的鐵 你抓 往小天山 知道那兩個臭娘們怎麼商住徐吟風的手腕道:「徐 「半月前宋大哥打這兒乘渡 在湖中翻了船,屍首 個臭娘們怎麼商量 來 弟 把信 牛至

們提起宋大哥的名字,才留了神,好人在商議什麼,到後來才聽到她隔壁,起先小弟也不曾留意那兩個賢客棧,正巧和那兩個女人住在貼賢客棧,正巧和那兩個女人住在貼 聲音太小,商議些什麼,小弟不曾們提起宋大哥的名字,才留了神,女人在商議什麼,到後來才聽到她女人在商議什麼,到後來才聽到她 姊, 洗脚水啦』,梅嬌接着說道:『小 『哼,這一回宋子玉可要喝老娘 聽得仔細, , 讓那姓林的丫頭當 對負情漢子千萬不能手下留 最後祇聽得沈小雲說:

手上猛的用力 林青霞氣得咬牙切齒

「靑霞姊! 葭姊!小弟的手腕要教妳捏斷「哎吔!」徐吟風苦着口臉道:

「是啊!整整走了半個月

V 112

暗

句信

覺地來到了她的身邊

又似乎暗含譏笑之意,

因而

解小弟和宋大哥有着一

。」說到此處時,

天以前

徐吟風的嗓腦

吟風的嗓門

青霞約莫有一 負手立

三丈之遙

抬頭

看

那是

個靑衣少年

於湖

邊

英姿挺拔

,

離開林

然

深深敲動了林青霞的

心

跑來這沉沙湖來,該不是爲了要去

神色和藹了一些,「我來問你

倒該叫我一聲大姊。

林青霞

,

你

小天山燒香許願吧?」

雖是喃喃細語,

却是音

當那

究這個青衫少年,老漁翁走之時

如今却神 林青霞還

吟風面前道:「追我何來?」

「噢!」林青霞一

個箭步躍到徐

前提過小弟,因而青霞姊還不了「宋大哥也許不曾在青霞大姊

弟是爲了追靑霞大姊而來……」

眉尖深鎖,神色淡黯的道:「小

「唉!」徐吟風徐徐嘆了

— 口

氣

林青霞搭訕着向那青衫少年走了過 位兄台也是外鄉來的吧?

家旅店之中, 偶而聽到有人在暗

V 113

湖掀起一陣驚濤駭浪。」去投宿,我姓林的雖然當了去去投宿,我姓林的雖然當了去 霞笑駡了 「你怎的 湖心裡翻船 却要教這一向平靜的沉 如 此不濟事 呀 手 ... 林青 沙

山?」徐吟風追在後面問道 宋大哥爲何去小天

林靑霞邊走邊答道:「慢慢再

刀

大哥的屍體至今尚未尋獲麼?」 「靑霞姊, 「怎麼?」林青霞猛的刹住了 妳方才不 是說

又想着了什麼?」 ·風的臉上。「你這個小機靈 回過身來,目光直楞楞地盯 在去

這沉沙湖附近察訪一番。」中恐怕大有文章,咱們得仔細地在中遭了那兩個臭娘們的算計,這內 中番 子顯得異常明亮 言又止,最後還是沒有說出心得異常明亮,她嘴唇蠕動,幾在這一刹那,林靑霞那一對眸 在這一刹那,林青霞那沙湖附近察訪一番。」 只是向徐吟風招了招 我們也該進鎮 手,

火,林青霞和徐吟風一先一後地疾里之遙的盤龍集業已亮了燦爛的燈

步向集子的東邊走來

突然 夥 人攔住 他們 的

很單薄 得獵獵作响 薄,灰褐色大衫在晚風中拂動,時令已值深秋,他的才? 分 面孔約 在莫 春色中顯得異常 11十來歲,一張

柄, 各人腰間都 1人腰間都掛了一柄大刀,手握他身後一字排開四個短裝大漢 如臨大敵

異之色, 是怎麼回事?」 林青霞雖感意外 目光冷冷一掃 9 道:「這 · 顯露驚

可是林青霞麼?」 那中年漢子冷冷的道:「姑娘

點頭 「不錯!」林靑霞惡狠狠地點了

天尊廟燒香許願,這是怎麼一回言道:令堂有病,所以要去小天山而林姑娘方才在沉沙湖對那老漁翁「令堂早就在五年前過世,然

表面上却依然逞强地道:「你管不林靑霞暗暗吸了一口長氣,在

林姑娘不 尊活菩薩?」 小知道天尊廟內供奉的是了中年漢子冷笑了一聲:

她楞了楞道:「嗯!怎麼樣?」 對方的話 中年漢子抱拳微微一拱 使林青霞頗感茫然 道:

此許下吧!」 聽到對方的名字 那徐吟風不

道:「尊駕就是奪命菩薩潘天尊? 林青霞也微微退了半步 振聲

「難道還有誰敢冒天尊菩薩的

名?」
「失敬!失敬!」林青霞恭 老漁翁的言談只不過是信福了一福,「方才在沉沙! 若有冒犯之處,尚請恕罪。」 開 恭 邊 河和敬 , 那的

宋子玉乘舟前往小天山的目的朋友就不該打擾在下。不知令去明的朋友想必應該了解,在下眄中的朋友想必應該了解,在下無與外界隔絕,鄉民不知內情,武與外界隔絕,鄉民不知內情,武拱拱手答禮一番。突然語氣一河 不子玉乘舟前往小天山的目的何次大小界隔絕,鄉民不知內情,武林中的朋友想必應該了解,在下旣不的朋友想必應該了解,在下旣不的朋友想必應該了解,在下旣不好,不知內情,武林中事,那麼,就不該打擾在下。不知令夫婿

我不知道。」 林靑霞眉頭一蹙, 搖搖頭道:

「姑娘不會不 知吧?

方臉上,「尊駕是否明白宋小玉翻快。」林靑霞突地將目光移注在對實,爲此還使我倆鬧得極不愉之前,我雖再三盤問,他也堅不吐之前,我雖再三盤問,他也堅不吐

祭,重蹈宋子玉翻 人稱奪命菩薩,唯 不妨就在 特此移 標 船 在

落湖,屍骨無存的覆轍恐姑娘過渡之際,重蹈

姑娘有什麼心願

「在下潘天尊

像是在下在湖心玩弄了手段 天尊菩薩不會在暗處放冷箭 9 聽妳口 氣 在下 倒是 9

追查宋子玉翻船落湖的原因。」 林青霞很快的接口道:「只是娘一件事,姑娘前來》》 在下還要請教姑

徐吟風投以一整很和氣的拱手道即 「請恕攔路打擾之罪。 」潘天尊

倒沒有必要去

會,

道:「子

很快的消失於蒼茫的聲。」潘天尊回頭一 頭一

想不到是如此和氣多禮的人。」「傳聞中的潘天尊是個殺人惡魔 「靑霞姊!」徐吟

名號是如何得來的?」「你可知道他那『奪命菩薩』的

認識。」 徐吟風搖搖頭道:「不 -----不

店中,想起來了吧?」晚上咱們倆都是宿在金台鎮的高陞 道:「小兄弟的記憶力 「嘿嘿」 眞壞 聲如 悶雷 , 前天

幸會!」 袋, 道:「原來是查大哥,幸會,「哦?哦?」徐吟風猛地一拍腦

, 如花豹 有甚麼話說?」 「俺查豹的眼裡不揉沙子, 風的右腕扣了 花豹露爪般閃電探出,將徐吟姓查的粗壯漢子突然手腕一翻 個着實, 7,這回還 還

準,不但出自名家傳授,而且還練,查豹這一手擒拿法,真是旣快又平穩地坐着,而她心中却暗暗吃驚 到了爐火純靑之境界。 林青霞雖是聲色不露 , 依然是

: 「查大哥 手。 風像是痛極了 有話 好說 9 開道

管, 因而冷冷的道 徐吟風與她同坐: 道 · 工 「 怎 麼 可 に 大 素 霞 不 能

查豹氣呼 的 道 :「他偷了我

林青霞的 語氣已經軟

林青霞望着徐吟風問道:「可 「在望月居客棧的馬厩中

有 必要對他施展殺手的 如果沒有踏上小天山 放是 也沒 的

釋道:「我又不敢如此猜測 「尊駕誤會了, 林青霞連忙解 0

14. 不集的拱手道别,1 問道:「這位日出日光突然向

道:「在下徐吟風 徐吟風立刻上前 0 \_\_\_ 搶着答

「千手神偸徐玄。

朋友啦, 的夜色之中。 雅手,整代我問句 個候

湖,但盤費又帶得不够… 徐吟風苦着臉 小弟心想早日趕到沉 頭 道

罪 子不懂事, 着查豹笑道:「壯士請放手 「丢人!」林靑霞駡了一 冒犯之處 由我代爲賠 句 冲

遲疑地問道:「姑娘是……」 吃軟不吃硬莽漢,當即放開雙手 「林靑霞。 看將起來 那查豹似乎是一個

失敬! 「哦,紫玉仙子林姑 娘 9 失

說着,就要轉身離去。 ,馬兒還在,俺查豹牽去小兄弟是林姑娘的朋友, 忙起身拱了拱手, 馬兒還在, 俺查豹牽走就是 說查豹是莽漢,他倒知禮, 7朋友,一切不究,道:「既然這位 連

的黃蟹。 這時, 店家正送上一盤熱騰騰

敬一杯謝罪。」請留步,這位小 林青霞起身挽留道:「查壯 這位小兄弟少不得還要奉

,未必能將這畜牲牽走,這位小兄兒可有點劣性,偸馬的功夫不到家 弟的台甫如何稱呼?」 拱拱手重新就座,道:「俺那 「那就恭敬不如從命了 」查豹 匹馬

「小弟徐吟風 0

高手,虎父無犬子,神偸徐玄的令突然振聲一笑道:「嘿嘿,果然是

他!」是,是, 恭作揖, 道 「小弟知用」徐吟風 罪 何勁的! 不打

集子 迎面就看見了馬家老店的招不過刹那間事,二人就進了

紅木 桌椅板 , 模發光, 使人看了舒那老漁翁說得不錯,

生氣啦,

**飛啦,古人說得好**「青霞姊,」徐吟

5、活人不論死吟風笑道:「別

水

眞是氣煞人也。」

竟連我也瞞着,

到頭來叫人滿頭霧

人世,你也不該大哥屍體之前,不 小徐子吟 世,你也不該死呀活呀的去咒哥屍體之前,不能認定他已不在子方才還提醒我,在沒有見到宋吟風的鼻尖上,冷聲道:「你這味雨寶一根玉也似的指頭戳在

V 114

人過……」 「怎麼,青霞姊? 「住口!」林青霞大吼一聲

服

準一 道:「是要一間,還是.... 一人之間的關係。不禁遲疑 「二位辛苦 」店家上來迎着 小店有潔淨 乎 地 拿的

然向你施殺手。和善慈祥,却答

却算計不到

他何時會突,外表看去

「他爲人佛面魔心

9

小弟不知

「哦?你不知

道他

住在湖

中間

這位姑娘要的 間。 

面…… 這 位姑 是, 娘 去 」店家連連哈 到 上 房 淨 淨 腰 手

是件基質

甚麼了不起的天大機密事兒

「唉!別提那個死鬼了

|顯得異常煩悶,道:「不.失!別提那個死鬼了!」林

知青

「宋子玉大哥知道吧?」 「從來就沒有聽說過!」

林靑霞一 擺手道:「別忙 , 先

店家的殷勤就顯得有些不 快些去張羅吧!越快越好 「是,是。」店家連忙退去 ·尤類專有些不耐煩!」林靑霞心情不好, ∘ ∟ , , 道對

樣漢去引, 地來理了只 了十來雙好奇, 但却相 雙好奇的眼睛,她也懶得靑霞一個姑娘家,難免吸,店堂上已有十來個食客 座頭一 個粗

好意的笑容, 冲着徐 吟風道

有這

回事嗎?

郎還有甚麼話說?\_ 吟風靦覥地道:「見笑, 見

都沒有空閑說話了 饑 腸轆轆,

一時的幫手。 私心中却已暗暗打算讓查豹作她人的名號,也不知其來歷,而她以不弱。雖然在過去不曾聽說過 從方才那一手擒拿功夫也 她發覺查豹是個性情魯直 林青霞却在 可 窺人觀

必是海量,再來一下四丁點滴全無,林靑霞笑道:「查壯士點滴全無,林靑霞笑道:「查壯士」。

放辭肆。 。「尤其當着紫玉仙子之面 「量淺 當着紫玉仙子之面不敢,量淺,」查豹連聲推

不 一轉。「查壯士以往可曾和不好了!」林靑霞很技巧地「行道江湖,貴在豪放,肆。」 過照面?」 和宋子話

「千面俠宋子玉?」

「俠字只是虛名。」

,「請恕 卒。」 說 一 的喜酒? ,「請恕冒昧,幾時才能喝到二位卒。」說到此處,查豹的語音一壓冉說俺在江湖不過是個無名小「心儀已久,可惜緣慳一面,

怕今生休想了 青霞神情黯然地說道:「只

> 眼睜得溜圓 「這是甚麼話?」查豹的一雙豹

於半月前在湖心翻船落水 徐吟風在旁接着道:「宋大哥 遇難

「是的。」林青霞憂戚的 「沉沙湖?」查豹反問了 一句 0

曾撈獲屍體。 :「我就是爲收屍而 來 9 偏偏又不殿的點點頭

不致於輕易沉溺,這如鏡,怎會翻船,即 令人納罕不解 「俺一根腸子通到底, 查 ,縱使不解水性,落水之後也,怎會翻船,再說宋大俠功力的話,沉沙湖四面環山,波平的話,隨身通到底,不會說轉彎 這……這可 , 才緩 後 終 的 道 有點

可 是人呢?」 林青霞喃喃道:「我有些狐疑 查豹反問:「那舟子呢?」

救人,也可自救,照說不會溺斃,得水性之人,落水之後,縱使無力得更高,「舟子以水爲生,必是識得更高,「启就怪了。」查豹一雙濃眉挑 看來,他二人還沒有死。」而且,兩人屍體都沒有尋獲,救人,也可自救,照說不會溺 「也是下落不明。 以俺

「若說有人能將子玉活生生的擒去林靑霞頓了一頓,才又接着道: 我又有些不信。 「托你查壯士之福,不過……」小,他二人還沒有死。」

姊, 星了一天的路,有些困乏,小徐吟風突然站起來說:「靑霞 天的路,有些困乏,

弟要回

明天一早到我這兒來。」 我和查壯士聊一會兒, 青霞擺擺手

徐吟風點點頭應是 然後又向

水人情,還漂亮些。」
你仍然可以再偷回去,乾脆作個順果你眞看上那頭畜牲,俺要回來,呵笑道:「小兄弟,送給你了,如

一番 「那就謝啦!」徐吟風打躬作揖 ,然後辭別而去。

娘與徐家是世交?」 查豹突然壓低聲音道:「林姑

「既然如此,

姑娘同行結件?」 那小兄弟怎和林

,就該在那兒等待偷馬賊,怎會走實心眼兒倒是挺細的,俺在望月居實心眼兒倒是挺細的,俺在望月居就完之後,查豹神色凝重地道 略的叙述了一遍

店歇息去了 會見,別忘 記去

查豹揚掌在他肩頭上一拍,查豹說道:「那匹馬該還給你。」 如呵

「俗語說,

初

生之犢不畏虎

「從無往來。」

林青霞略作沉 吟, 就將其中原

到馬家老店來等呢?」

宿馬家店,更無人知道徐吟風要找除了那老漁翁之外,無人知她要投海中在這一刹那閃過了許多疑問,「噢!那就怪了!」林青霞的腦「是有人教俺到這兒來的!」

何會知道的?和老漁翁談話的內容,潘天尊是如她,還有,當時湖邊靜寂無人,她

的答案。 內中必有蹊蹺!這是林青霞唯

句話 查 豹緩緩的說道:「俺心 礙於交淺 率 裡有 出

不敢在我面前玩弄花樣 林靑霞沉聲道:「那 小兄弟的言行堪疑。 0 小子相信

「此事不宜妄動聲色,由俺監視那 地說道:「我去望月居找他問問。 用,還是防着點的好 那位小兄弟年輕識淺, 「林姑娘!」查豹伸手阻攔 林青霞霍地站了起來, 0 容易受人利 氣呼呼 ட

小兄弟行動, 「查壯士……」林青霞欲言又 就可知端倪了

止

查豹也不再說甚麼, 飲盡杯中

酒 ,離席揚長而

棧之中?」 「林姑娘!

「不錯。 更深之際 青霞冷笑一聲, ,二位談了些甚麼?」 道:「夜靜

「那可記不起來了。」 二人不約而同的 搖頭, 道

不到隔墻有耳,走漏了風聲。」教我林靑霞作未過門的寡婦,却 林青 妳們 商議如何計算宋子玉, 霞道:「待我提醒二位 想好

崽子出來對質!」 ,說話可得有分寸,妳教個龜孫兔根的胡亂挑撥,林姑娘,紅口白牙聲大叫起來:「天!這是那個嚼舌 二人先是一怔, 接着, 梅嬌尖

人算計的麼?」 心,千面俠宋子玉是那樣容易被咱們可沒起那種心,即使有那種 小雲也搶着說道:「林姑 娘

水, 「在平靜無波的沉沙湖翻船落 正是中了算計。」

翻了宋子玉過渡的那條船哩。」
翻了宋子玉過渡的那條船哩。」

宋子玉落水遇難的情由?」是是非人,也許可以在他身上查出誰告訴妳這話的,來道是非者,便誰告訴妳這話的,來道是非者,便

不是木板間隔的鴿子籠 客棧在洛陽是一等 是聰明人,不妨想想看,聚賢 「林家大妹子,」梅嬌接着道:: 的頭 在上房 一家 **》**, 聚 又 賢

士言重了 |了,相助之情,我記下就是青霞深深一福,道:「查壯

道:「這話是誰告訴妳的? 沈沈 小雲緊逼着的問

逕自向後進走去 向遠遠的店家一招手

龍集上作甚麼? 道:「沈小妹子, 二人怔神許久, , 咱們還就在這點人, 那梅嬌才冷點 盤 聲

還不能走! 沈小雲搖搖頭道:「可是…

色茫然。 「爲甚麼?」梅嬌挑眉 證眼

「咱們不能背黑鍋」

那可不行!」

那可不行!」

我就非得逼那丫頭交出傳打圓場,我就非得逼那丫頭交出傳

"若不是妳一個勁兒地扮笑臉, 傳

甚麼?」 ,是非 也不好受,何必難爲她?沈小雲笑道:「林青」 、黑 黑白,總有分明之日,急,何必難爲她?正如她說

必有古怪 她又怎知 怎知二十天前我倆在洛陽東性,若是林靑霞在憑空猜忌!」 梅嬌喃喃道:「這內中

閃,進來了 帶她上房安慰 門 一穿綠 給咱們 就雙雙嬌聲 兩個 年輕女人 姊 妹 極 聲 媚 ! 得鮮明 正想着店家 <sup>米</sup>間潔淨的 <sup>物</sup>奪目,一 ,口 她 倆影 樂禍來看熱鬧的,林姑娘可別會錯來,無非是聊表心意,倒不是幸災來,無非是聊表心意,倒不是幸災不大哥湖心落水遇難,少不得要在宋大哥湖心落水遇難,少不得要在宋大哥湖心落水遇難,少不得要在宋大哥湖心落水遇難,少不得要在 甚麼話? 兩個遠道而來的稀客哩!」

林青霞沉

聲道:「梅姑娘這是

二人又相對

一視

9

齊聲道:

上房

0

進店

穿紅

「店家

綠正是宋小玉的過去情人風月娘子了左脅下,搭上了紫電劍的把手,了左脅下,搭上了紫電劍的把手,差一點氣炸了肺,右手不禁地探進 沈小雲

意。」

劍,未必能夠探詢到別出現,其來意經不心頭消失,她明白. 更何况 · 未必能夠探詢 和 一 一對方。 以 陣衝動很快 不 到 她眞單 這的 地無自信能 異實的情况,是納 是 不 人 此 是 不 人 此 。

雲妹子,

話可別給我說準了

「瞧!」梅嬌又在火堆上

澆油

而倒反咬一口,好像是妳沈小雲弄人家不但不領妳這份弔喪之情,反

玉入骨,巴不得他早死。」話倒說得漂亮,誰不知道妳恨宋子話倒說得漂亮,誰不知道妳恨宋子

低下頭去 對方却不打算放過她,小紅她已存心避開那兩個眼中釘。 根地挑着往嘴裡送 娘

不是林家大妹子嗎?」 · 腔:「喲,妳看看·

也開口道:「一到盤龍集就陣香風飄到面前,風月娘子

米,冷冷道:「真巧!」 青霞再也避不過去,緩緩地 M姑娘,真巧啊!」

句話要請教二

敲不

話不說不明

,

有

起身來

沉聲道

一位!」

子林家大妹子不歡迎咱們 梅嬌尖聲尖氣地道

林青霞接着問道:「二十天前

却未答話

梅嬌和沈小雲不禁互相一視

觀的聚賢客棧之中?」 咱們到 識宋子玉, 小雲皺着眉 屋裡去聊吧!唉, ,就不會有這些煩惱 是去聊吧!唉,若不是 數着眉,道:「梅大姊

插竹着籬一,一 支招魂幡, 籬上晾 幢茅屋臨湖 晒魚 · 隨 一 風 飄鴻前 7前空地上四周圍以

哀 默坐, 幾乎使她忘記了 悄悄 : 悄地叫了一聲:「周老太使她忘記了自己的憂愁和悲,這情景看在林靑霞的眼中內一燈如豆,一個老婦人向 轉過身來 怯生

生的望着她

的事 ,柔和地說道:「是那個翻船落水「我姓林。」她緩慢地走了過去生的望着她,這一 女子…… 的

了呀,妳難道還要……要我這孤獨嗦地說道:「我……我的兒子也死背脊頂上草壁才停了下來,抖抖嗦瘦的身軀戰慄着緩緩後退,一直到 老太婆塡命?」

是個老練的舟子, 青霞盡量將語氣放得柔和 妳不覺得這件事有點奇怪麼?」 「周老太太 沙湖平靜無波 妳會錯意了 怎會翻船的呢? 以,妳的兒子又 停柔和一些,道 會錯意了!」林

老婦人楞了 喃喃道:

他 不是滋味倒是真的,却已成過去,他和妳訂親 更談不上設計陷害了 未 、、說我心頭

推呢?」 花樣,玩手段?林大妹子,那 花樣,玩手段?林大妹子,那 之人必定是另有用心的人,那人是花樣,玩手段?林大妹子,那傳話根本就沒有聽說過,又怎能預先耍「再說,宋子玉去小天山,我

風告訴我的 上心頭來, 查豹對徐吟風的評語 不禁脫 道 語也突然湧

「每上4」「一個的,幹嗎信口誣陷?」!咱們姊妹倆和那對賊父子無怨!咱們姊妹倆和那對賊父子無怨!

絕不會無緣無故地爲咱們姊妹倆栽展,而且爲人還算正派,聽說那獨大學古怪,徐玄手癢愛偸,家敎却雲皺起了眉頭,沉吟道:「這事怕雲皺起了眉頭,沉吟道:「這事怕

沈小雲沉 林青 人利用……」語氣 成姑娘可認識方才那當人利用……」語氣一頓·B霞喃喃道:「莫非那少 姑 漢,小 子接子

天? 之 古 不 接口 和 那『神鎖 白 猿 查 鎖 九金

手法看來

想必是『神経

「以他的擒

中拿

V 118

小雲點點頭道:「不錯

「確是有些古怪 就是翻船落水

人前往湖 麼?

日都有香客。」老婦人歇了歇喘口 無為生,近年來,才抽空擺渡送朝 無為生,近年來,才抽空擺渡送朝 無為生,近年來,才抽空擺渡送朝 就到這裡,老婦人的眼淚又如斷線 就到這裡,老婦人的眼淚又如斷線 盛 「常有的 除了十 小天 冬臘月 山的 一 一 大 章 中 天 章 朝 一 本 是 靠 捕

本 大海出一幅羅帕,遞到那老婆子的 就在這一刹那間,她顯得異常 就在這一刹那間,她顯得異常 了一滴悲戚的眼淚。 就在這一刹那間,她顯得異常 就在這一刹那間,她顯得異常 就在這一刹那間,她顯得異常 就在這一刹那間,她顯得異常 就在這一彩那個,她顯得異常 就在這一彩那個,她顯得異常 大海出一幅羅帕,遞到那老婆子的落下 不為出一幅羅帕,遞到那老婆子的

手掏锅,

, 一接過了 一提過了 閃避 即把 即使林青霞懷有戒心也扣住了林青霞等腕。也不知住了林青霞手腕。也是却閃露 

無法語 無法抽回拔劍,急切中,左手一彈青霞不禁大驚失色,右腕被扣,已,怎能有如此高深莫測的武功?林一個湖邊漁婦,又是上了年紀 點向那老婆子的腕脈 左被政事,?

八一雙白 查九天年已過五

生來

查豹的粗漢子, 「我方才在馬家老店遇上 缓也占了 「這樣說來可就對了 「這樣說來可就對了 「這樣說來可就對了」 「是非是查九天的兒子?」 林青霞心中一動 一振 個聲名道

盤龍集是爲了甚麼?」緩緩地點頭道:「可不 點頭道:「可不知他 們沈 趕小 來雲

啦雄神 畢集 態非常之輕鬆 畢集,這一下可又有熱鬧看態非常之輕鬆。「風雲際會,是 看羣

肩,道:「他倆的行徑似乎介乎於 「很難說,」沈小雲嘲弄地聳聳 只不知他們兩人的行為如何?」 只不知他們兩人的行為如何?」 以小雲道: 作,只得轉過臉去,向沈小雲道: 只得轉過臉去,向沈小雲道:中感到十分不快,但又不便發林靑霞聽見這種幸災樂禍的話

正肩

風一一位且林青霞晦 「那查豹倒像是個血 回旅店, 9 我要去問問徐吟,忽然又振聲道: 性漢子

林青霞點, 一种嬌插口 :「怎麼?那龜孫

在集點 果上,不過,兩點點頭,道:「 也到了盤龍集上o 不

了一生地 讓那 0 青霞的 中指在光然毫不

以 應 她 不再妄作掙扎一百霞自知遇上了 凝神强勁 聚氣的氣 ,手

約四旬的大男人。
那裡是甚麼老婆子,竟
臉上撕下了一層薄薄的

美湿沉 術傳生

- 必!」聲冷如 臉上毫無

表情

交易 我 就是這 走這樁

以置我於死 地?」

問想知道的甚麼事?駕的功力看來,倒不 | 倒不像是吹牛 是吹牛, 尊 請

枉

在? 「宋子玉前往小天山的目 的 何

其實,

「不想活了?」話聲中

他的手

的客人?還是……

口油 「是客人 ,今天才 到 +

你去稟報 西 跨院的『黃』字號上房 「哦! ,不待老眶 哦! 是徐公子 小順 他 住 在

「站住!」來客輕叱一聲, 牆壁往後院溜去。 一一里暗暗地 小二其中的 已經暗暗地沿 着店

己會去找,十両銀子拿給夥計打酒的麻穴。一回身,冷冷道:「我自沒說話,那管筆已經點中了店小二次站住了,輕輕一碰,那店小二就站住了, 喝 出揭去在

被那兇神惡煞的來客用點穴法將他的店小二也不敢動了,他們可不願的店小二也不敢動了,他們可不願 們「釘」住在那兒 老賬房和另

沒 「黄」字號上房的門板上彈了兩 睡眼惺忪的徐吟風在門口出現 來客進了 西跨院 一彈 輕 門打開了 輕地

本來面目,原來她是林靑霞 右手已摘下了遮陽帽 露出

」徐吟風叫嚷了

9 我兒子的水性極

妳兒子經 常載送客

如依然沒有鬆手。如依然沒有鬆手。如你然沒有點的中指在1 程 院 脈 上 彈 了

應驟變和青霞自知

竟然是的抬起右 一面手 個具,

尊駕能否亮個字號麼?」 氣,冷聲道:「好巧妙的美

我一件事,放妳一命,就是這「不行。」冷冷地一搖頭,「如談交易,先請放手!」「想和林姑娘作一交易。」「那麼,目的何在?」 0

「如探囊取物!」

實,她說的也是實話。「不知道。」林靑霞一 口 回絕

妹子一句話,走 走! ·回旅店吧!」 時聽林

冷燈, 這才 氣,半空中飄盪着一具屍體。 林青霞沉吟了一陣,挑亮了油才和沈小雲雙雙離去。 眼痛悻悻地瞪了林青霞一眼,

,悄沒聲息離開了這座建在沉沙湖殺還是遭人殺害,連忙吹熄了油燈她已無暇去查驗周老婆子是自原來那周老婆子已經上吊了。 邊的小茅屋

擺擺手 \*

低,面部全蓋在一層陰影底下。 提標手,示意店小二熄燈關門。 這客人一身紫衣,頭戴篷草遮 一個客人走了進來。 這客人一身紫衣,頭戴篷草遮 一個客人走了進來。 帽沿依然壓得很 頭戴篷草遮 却有

臉? 連忙走出了賬房的櫃枱 低聲笑道:「客官辛苦, 打 老賬房見多識廣, 尖? 還是 先 到 上房洗手净辛苦,是先用 神色一凝

擺手 流:「打擾!我要! 枱上,頭沒有抬起 錠白花花 我要找 ,的 聲銀

却依然陪着笑臉。 然陪着笑臉。「是找投店」」老賬房心頭雖然有些發

腕

「我的確是不知道・ 林靑霞咬牙忍住了緊。 我先廢掉妳的右手…… 9 信 不信 痛 由 你! 道

動,一把衛馬未落,兩 那中年漢子的喉頭 一把鋒利的匕首,已,兩條人影飛快竄進 接着

,雙足一彈,人已自後壁到一聲嬌叱:「放手!」 出 人已自後壁裂縫倒飛不及猶豫,驟然放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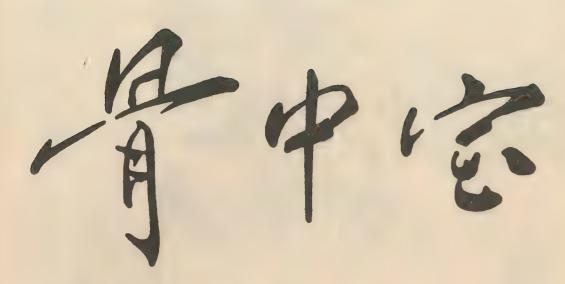
w間已拔出了紫電劍 林靑霞的右手一旦 垃 恢復自 9 待追 由

大妹子,妳還不明白窓大妹子,妳還不明白窓水小雲收起了上一次小雲和梅嬌。 速之客是林青霞意想

理嗎? 妳還不明白窮寇莫追的道雲收起了匕首,道:「林

吶吶道··「多謝相 :「只要林 洗 林靑霞面上有些訕訕 刷,洗刷,兔崽子交出, ,洗刷,也就心滿意足怎是子交出來,把咱們的冤林大妹子將挑撥離間的龜林大妹子將挑撥離間的龜材大妹子將挑撥離間的龜別一多謝相助,容日報還。」電面上有些訕訕的感覺,

却還沒有人敢說我是個毒婦人。沈的在江湖上的名聲是毀譽參半,沈小雲道:「林大妹子,我姓「這……」林靑霞似有猶豫。 「我和宋子玉那段霧 水情緣早 姓



活血驅風止痛好

寧神固本

婦女之寶

60 峨嵋藥廠榮譽出品 各大藥房有售

總代理:萬德藥行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文咸東街88號地下

電話:5430503

你難道存心要騷擾

環球出版社精選介紹 决戰前後 雨集 陸小鳳 雨集 (陸小鳳傳奇③) (陸小鳳傳奇①) 全套港幣 \$50.00 全套港幣 \$50.00 (陸小鳳傳奇②)

各大書局、超級市場、屈臣氏、萬寧及各星島中心有售。

V 121 包天, 上文提要: 更愛上師傅姘頭, 姦汚她 余抱香被姦汚而懷疑小熊和

的女兒徐小珠立的,在客棧發現小珠留字條,追出不見,見李悔因掩芝把寶藏都挖掘了,趕去見小魚。魚得水見過菊夫子的墓誌銘。是他 幾乎喪生,幸李雙喜受傷得白芝護理好,白,被她捉住,他又用花言巧語逃脫,他色膽 司徒勝, 張鑫第二次

也無與倫比,其他小過錯就微不足我們都十分感激,這份愛國情操,

這十

億両對南明太重要了

魚得水等人一震,

果眞如此

李悔道:「白姑娘,妳的好意

配

「我馬上就要妳知道配是不

白芝「格格」笑道:「你不配!

護白芝而被小熊的火器炸傷……的女兒徐小珠立的,在客棧發現小珠留字條



得妳·

魚得水冷冷地道:「這可由 白芝道:「我改變主意了

到一招就制住了-山太重要了。但:

本來小熊也不會那麼差

,

他是

[太重要了。但白芝往外一衝,不這十億両對這風雨飄搖的破碎河

魚得水正要放下藥物生擒白芝

甚麼意思?」

白芝道:「魚得水

你這話是

魚得水道:「白芝

放

下

也不會交給你們的。」我就是把這十億両銀票丢到水裡

「你憑甚麼命令我

告訴你

爱字竟是 需, 不屬于李闖, 你本就應該全部拿出來, ;本就應該全部拿出來,以助軍 贯于李闖,當然更不是屬于妳的 魚得水道:「這些民脂民膏並

別以爲我開玩笑。

李悔道:「白姑娘 小熊,別人不會難爲妳

妳放心一

放了這小子,我還不屑宰了他

9

我會要他的命,到了郊外,她往後退着,道:「別跟

到了郊外,我會

目前 「誰最順眼?」魚得水道

多。」
我一個女人怎麼花也花不完這麼順眼,說不定我會送給他們,反正

悔留下,

他要迂迴,追上生擒白芝

不能讓她帶走十億両。

「魚大哥,爲了

大明

你就遷

「你要命令我?」

甚麼不對!

「她無非是討好你 「怎麼遷就?」

3

這也沒有

「覆水可以重收嗎?」魚得水已

誰都有資格命令你怎麼作。」 「對!只要是大明的忠貞子民

下來。

就點。」

經走了

李雙喜雙目赤紅, 這才知道

他是剃頭擔子一 頭熱

十億両反而換來了至大的羞

撲向白芝

他要把她撕成兩片, 然後由兩

只有這樣 才能使他解恨

或者, 即使如此也不能使他消

個美好的女人, 前程似錦

現在他終于懂了她的意思, 所以她想

離開這個世界吧?

地道:「要我殺妳,門兒也沒有 「你能不殺我?」

「我當然能不殺妳, 也許比死還要厲害。

藝兒……」 小熊驚道:「妳簡直不是個玩

當然就是

臉殺機的李雙喜

他

一直不停地打聽

他易容成

到她的前面去

他當然可以追上白芝,

而且繞

白芝見無人追來

就放了·

熊握着兩件火器大聲道·

妳如不留下那十億両銀票

妳信不信?」

條 這工夫白芝正在得意地笑着 影自樹上瀉下 由於是施襲

這人當然是魚得水 立刻取得

不

白芝木然地道:「沒有想到會

李雙喜道:「妳絕對想不到是

他們却一直未能認出他來

清廷的「巴圖魯」多次和他交臂

大約看了一下 果然約十億両

最少的票面也有五萬両 ·還踢了

「你當然是唬我!我是個爛女

「你以爲我唬妳?」

白芝道:「我不信!」

這脚一。 脚自然是為她解穴的

的意思?

「莫非十億両已經不在妳身上

「你李雙喜難道猜不出這句話

「甚麼意思?」

「快是快,你仍然遲了半步!」 「的確够快!這也是幸運。

白芝已經能動了, 可是她還仆

在地 她恨魚得 未動 她幾乎想死 9

但

她「格格」笑了起來

,他上前抓

値十億両。」

妳

一両

因爲我是個爛貨

以不

要殺魚得水 ,她還差得遠

両同歸於盡嗎?」

「這就對了

你會讓我和十億

比殺 失意的滋味,不久之前 躺在凉凉硬硬的地上,品嚐着 他還要厲害

也不領情。

說

銀票呢?」

有十萬両。」

「你宰了我吧!我身上全部所

,必須陪我三夜,不然免談!」:「回去告訴魚得水,要這十年

眼看她揚長而去

熊「呸」地一聲唾了一口

要這十億 億両的 , 現在她等於窮光蛋 她還是十

「妳要不

-要臉?」

白芝道:「有甚麼了

不

起?

, 0 我要永不休止地報復……」

突然,她凛然楞住了

你是怎麼來 ,當初 你 她的身後站着一個人。

未出三招,白芝被制住了穴道。

她身上的銀票

左右

臨去留了十萬両給她,

人對不?」

妳還以爲自己是個清

她絕不自絕,她要報復。 只不過, 她還有其他的方式

這女人怎麼會變成 ]頭道: 她嘶呼着一躍而起:「我要報-萬與十億相比,簡直不能比雖然魚得水爲她留下了十萬両 雖然魚得水爲

連 他本該是這十億両的主人 個人和十億両銀子有密切

他關

伽』算得了甚麼?太平公主的『萬聲

白芝「格格」笑着道:「『性愛瑜

信

是?」

很欣賞他的

妳是自動送給他的

5『性愛瑜伽』是不 2給他的,妳下賤,

李雙喜一字字地道:「鬼

「被魚得水搶去了

其餘的呢?」

愛給誰,就給誰……」 作妳今生的生活費, 我以自身的危險得到這十億両 「笑話!李闖是李闖 共赴國難!」 「如果我看着滿清的『巴圖魯』 「誰最順眼,我就給誰!」 魚得水道:「留下一百萬両 ,連李雙喜都不順眼了吧?」 魚得水道:「妳要給誰?」 其餘的全部留 我是我 :「在

身上有十億両!」

她挾着小熊退去,

魚得水

白芝道:「妳懂甚麼,

我現在

辦起事來, 『耆婆方』等等,他無所不通,所 『鎖陽功』 簡直就不能形容了 、『玉房秘訣』以及 。以

他的動作 如風 也如瘋狂的野

這動作是十分明顯的 他 一手抓住了她的一 隻脚踝

片變成四片,而八片……

除胸中之氣 也正因爲如此 ,及至看到她了

無懼色而停止了行動

,銀票已在魚得水手中,他却一點現在她又覺得對李雙喜太不公平了

她不想反抗 她的雙肩

並非怕李雙喜

居然能視死如歸。

藉他的手, 也許比他更悲絕,恚恨, 這猜側八九不離十, 他一字字

「是甚麼方法。」她顯然並不相

「我要砸塌妳的鼻子 ,撕去妳

白芝「格格」笑着,

□

你很吃驚是不是

小熊呆了

娘要是不和你爹上床

還重要的

上澆上 隻耳朵, 在女人來說,美容原來比生命 白芝突然色變 一盆開水。 戳瞎妳一隻眼 , 在妳臉

了。 去抓她的頭髮,這一次她不再等死 「原來妳也在乎這辦法。」再次伸手 RT雙喜得到了答案,狂笑道:

婦敗遜 李雙喜道:「妳原來是個淫百招內是不會有决定性的成李雙喜猛攻狠打, 白芝雖然稍 她疾滚三步 一躍而起

有其他戶頭? 「是不是除了我和魚得水 「你怎麼說都成。

,

還

秋色? 「怎麼?你以爲只有你們二 X你姐!還有多少?

肥 李雙喜越恨就越是無法速戰速心的瘦的,數不淸。」

人都在抓你, 中原已無法立足了,各方面的白芝道:「你還是逃到邊陲去 「要走,也要先宰了妳。 我是你就馬上走。」

「不見得吧!只可惜殺我 「妳胡扯甚麼? 看看四周! 的

> 的「巴圖魯」。的確是四面楚歌個人,不須看第二眼就知道是 ,不須看第二眼就知道是清廷李雙喜這才發現,四周有七八

隙處疾掠。 李雙喜立刻停了手,向左邊孔

頭向右,仍被擋住 李雙喜不想就擱時間, 「想跑?」立刻有二人攔住 立刻掉

也不幫。 白芝慢慢向另一邊走去, 她誰

走! 一個「巴圖魯」道 ٠ 「姑娘 慢

案。 的 人能及時找到他,以便逮他歸道:「謝謝妳絆住了他,使我們這漢子顯然是這八人中的頭子 白芝停下道:「有甚麼事?」

也不是爲了討好你們 白芝道:「不必謝我, 0 我攔他

必然…… 「姑娘若肯去見我們的王爺

間……」說完就走。 白芝道:「我目 前 沒 有 時

刻包抄而上 這頭子抬抬下顎, 另外三漢立

來姑娘是名人之後。 白芝撤棒迎戰, 頭子道:「原

頭子道:「王爺更會喜歡!」 白芝道:「名人之後又如何?」

歹

那邊的李雙喜所接下的三 大約只能支持五七十招。三人加緊攻擊,白芝有點

還被其中一較厲害些,此 掌 此刻已有些招架不 人蹴了 一脚 9 掃了 住 個

入場。 就在這時 ,

這兩人都蒙了 面 , 人拿了

刻傷了兩個「巴圖魯」。

份。
用齊眉棍的,大概是怕洩露了身作兵双的是「惡棍」宇文彪,他本是不數喜絕處逢生,知道拿小樹

耗子 人 闖王死後,

只不過他們還念舊情 ,人人喊打 ,

頭子冷笑道:「妳可別不知好在我眼中一文不值。」

白芝有點吃力

忽然兩條人影飛瀉

另一人使的是一對護手鈎根小樹,看來是剛剛拔起來的 由於兩人來得突兀,算是施襲 0 0

這兩人過去都是闖王身邊的 \_ 個 自然是「魔鈎」龐大元 紅

救李雙喜 肯捨身

,是爲了獲得他們的一招半式武林中人很豪爽之故,其實他之豪爽林中人很豪爽之故,其實他之豪爽

他們也變成了過街

三人當然不會戀戰 傷了

見了 了架,他們逃不出我們的掌心 我知道他們只會飛了鸚鵡飛不部下要追,頭子道:「不必追 再看看白芝, 也在這混亂中不 道:「不

白芝失去了 十億両並不十分

\*

魚得水不領情 視她爲母狗

樣的女人 事實上,她的行為的女人,她受不了 刻 , 白芝在酒樓上獨酌 ,她的行爲如 何呢? 9

在是微 且已喝了五六斤花雕 五 不足道的 六斤花雕在能飲者來說 9 實

經夠多了 在一個不太善飲的 女人 9 却已

她消極、 她對自己說過, 頹廢而又偏激 她要無休止

報復魚得水 現在,就來了 機會

幾乎佔了半 這酒樓上下幾乎滿座此刻是晚膳時刻, 0 數, ,而且還有兩個熟面幾乎滿座,武林中人體時刻,天還沒有黑

是李悔 這兩人 9 \_\_\_ 個是小熊, 另 一個

只不過他們並未坐在 \_\_ 起 9 而

且也易了容

「反正閑着也是閑着嘛!」 她下流 這些下三濫男人更下 一個輕薄男子道

流。

走了,不過各位千萬別忘了,我仍走了,不過各位千萬別忘了,我可要,一時半刻也分不出勝敗,我可要人說葷話,那是了不起的。他們以爲在這場合能逗一個女 人說葷話, 1味,也 別的女人 我可要 時瑜亮

走了,不過名( 一大聲叫「好」!有人大笑, 一大聲叫「好」!有人大笑, 一大聲叫「好」!有人大笑, 一大聲叫「好」!有人大笑, 一大聲叫「好」!有人大笑,

此人生了一雙鼠眼,精芒四射,正濺了少許在臉上。他回頭一看,見自後面潑來,那漢子一閃,仍然被自幾面一下。

把酒潑向「豹子」高登。

「豹子」已有備,當然是潑不中

餓死事少,失節事大!. 匀字……聰明人,這年頭,已經不是『婦人不是』:「對對!姑娘是

我又何必獨守空幛……」

守婚約,和李闖的女兒粘在一起

白芝醉眼惺忪道:「魚得水

不

杯步,

· 一人,道:「姑娘,小可陪妳喝·七八歲背着戟的青年却搶先了但這人才走到一半,另一個

一個二

,鮮哩

酒樓上下一片嘩然

,

甚至有

們先行交易, 是一代名捕『一

擇吉開張

9

都已經

嚐我我

姓大名?

白芝道:「好::

好!

不

知

高

驚得呆了

樓下的人也都擠到樓上人有點不對勁。

要不是酒已過量,

那就是這

女

「在下『豹子』高登……

然差

不多。

高登和蕭非還在動手,

兩人顯

浮的諂笑走了過來。的三十左右漢子端着杯子

她很濫?

此言一出

立刻有個

油 9

噙着輕

代名捕『一把抓』的未婚妻,她又舉杯道:「各位同道,

杯?」醉態可掬,更加迷人。

毒

莽莽武林之中,

又有幾人知道

白芝對於兩人的搏殺視若未

一位同道願意和本姑娘喝幾就在這時,白芝端着杯子道:

兩人近身相搏,這一手旣狠又讓過一抓,一膝砸向豹子的外腎蕭非也不是省油的燈,一甩肩

也會找男人,我和他較上了!」嘛!永遠也不會涼,他有女人,由芝不以爲忤,道:「被

我窩

瞭解的

該管這些閑事

9

魚得水自有

\_-

天會

看出他們

的特徵。

由於白芝對他們太熟悉

仍可

如電

的?

式,對待她可能有效些?她罵她都沒有用,也許以輕蔑的 這幾個君子知道這種女人,好內,也不乏正人君子。 方打

他們作出嘔吐的聲音和狀態

白早已解除了婚約 樓,李悔大聲宣佈 , 然後和 小

成全魚得水

處護着白芝。

而他却不信。 他却不信。之後她以爲,她不那次她發現白芝不貞對魚說了

> 正因爲 白芝的臉 如 她曾經以臀部擋

却救了白芝。 她的臀部被小熊的火器炸傷

白芝却一點也不領情 現在李悔不 要不,至少她的臉會受傷 再 原諒 0 這 個 女人

居然在這大庭廣衆之下,說出這些,幾乎是人盡可夫。這還不要緊,白芝却說得十分下流,她自己很濫车悔和魚得水之間淸淸白白, 居然在這大庭廣衆之下 下流話來

這可以猜到她的心態, 她旨在

教訓她不可 這一手十分刻毒,所以兩小非侮辱魚得水,也是自暴自棄。 可

白芝不在乎地道:「怎麼?要 到了郊外,兩人攔住了白芝。

小熊道:「想跟來看看爲魚得水找場?」

不是還有更下流的?」

白芝道:「你眞要看?

「妳以爲我沒見過女人……」 白芝道:「膽子夠大嗎?」

悔以前更大膽露骨些。出了溜光水滑的玉腿,這一手比李出了溜光水滑的玉腿,這一手比李 「叭」地一聲,白芝的褲帶斷了

「豹子」高登伸手就抓

有我在 ,沒有你

着就要上前坐到白芝對面。 蕭非 「原來是你這亡命徒 道:「你 給 的份兒!」說 我滾得遠遠

郎』蕭非!

那漢子齜着牙, 厲聲道:「你是何人?」

道:「『拚命七

那

不過是宋儒

以理殺

調

他的動手真像豹子一樣, 其疾

這種葷話

有幾個男人不愛聽

到最緊要的部位。當然,即使沒穿內褲, 也看不

有妳這麼一個外面看來人模人樣 却沒有四両重的賤貨。」 輩子作過甚麼缺德的事?居然 熊立刻背轉身去道:「白 R

不敢看哪!真差勁!」 白芝格格笑着道:「這麼嫩

李悔道:「人要臉,

白芝, 得起妳死去的父親嗎?」 白芝道:「對得起,因爲我爹 妳這樣當衆侮辱魚大哥,對 樹要皮!

嚴都不要了?」 這輩子也沒作好事。」 熊道:「一個女人起碼的 鱼

務——傳宗接代?不是爲了解决性分莊嚴,心中只想着神聖的任妳娘上床玩那箇的時候,他們都十「甚麼叫尊嚴?你以爲你爹和 慾?」

直不是人!」 「這……」小熊大聲道:「妳簡

他才不是人!他是魔鬼!」我的十億両,又無視於我的 白芝一字字地道:「如果魚得 1両,又無視於我的存在,我寧可不是人,他搶走了

她嘶呼着,聲嘶力竭。

此

刻白芝又提上了褲子。 她撤出了「乾坤棒」。 小熊忍無可忍,撲了上去。

小熊不敵,李悔加入。 搪不過七八招 白芝以

之入骨。 清兵入關,殺戮太狠立刻就傳來了慘呼聲。

畢。 三屠」死者也有八萬人, 「揚州十日」殺人五萬,「嘉定 一個月才清理完 ,溝渠血 水

仇 都是漢人所永不能忘的 血

的 的, 他們也們也就 才這 知道 有意幹掉這幾個人。當然 兩件火器都是威力强大 套當然是預先計議好 ,這樑子是結下了。

的道具 他們 上經常帶有一些玩花梢

在衣破之處,看來像是遍體鱗傷上撕破多處,然後把一些紅汞水 自然不會被發覺的 在煙 硝泥塵瀰漫時玩這一套 處,然後把一些紅汞水塗在火器爆炸時,趁機在衣

也是

觀念,爆炸之後,就會聯想到必一樣,只不過人類都有先入爲主一人爆破的有焦痕)。汞水和鮮血也,,因然不能這次不幸的主因。 然不 必主也不同

八回來。 已是這麼晚了,因 在此同時, 晚了,仍不見李、次,魚得水十分躭心。 0 熊

李悔以身擋白芝,炸傷了 臀

> 這兩 ,却不想死在

恨李悔 她以爲魚得水瞧不

起她 和李悔有關

小 熊要追,李悔道:「小熊白芝力攻兩招,向林中 ,算了 掠 在

酒樓上會說出這種話!」 小熊道:「一個年輕女人,她現在已經不大正常了。」

前動不動光崩折車等了能說出來。」李悔道:「還記得我以能說出來。」李悔道:「還記得我以 「當然不會忘,像要獻『寶』似前動不動就繃斷褲帶的事嗎?」

的

,忘了打出一拳,會有反震之力, 到了她自己,很多人都會犯這毛病 或自卑。她本要醜化別人,却先傷 或自卑。她本要醜化別人,却先傷 是在報復魚得水,骨子裡却是自虐 上世,自己,很多人都會犯這毛病 打得越重反震力越强。」

是不是由於妳是李闖的女兒?」以前妳消極秀是 熊道:「妳這話很有道理 原理,

了咱打到 咱們必須動點腦筋,才能脫身打他幾下,忽然低聲道:「小熊,到妳的褲帶繃斷了……」李悔正要小熊道:「以後只怕再也看不

原來四周有十來個「巴圖魯」

却並未撲上

李悔上前踢了小熊一 但是

「這個也死了……

爲首的漢子道:「死

的

也要弄

的心脈,道:「似乎已經死了。

個「巴圖魯」上前一試小熊

另一個去試李悔的腕脈道:

奶奶是誰?」 而且還有點挑逗的! 且還有點挑逗的意圖! 小熊還她一 但 沒有 打到

回

她 0

辱娘?, 反撲 辱不颇

四周的 人就 隱

多 此後兩人挨 打的 次數

件東西,互切最後兩人 \_ 分 各

往林中去了,快追呀!」 聲道:「跑了!那賊女沒有死

躺着兩個人,一動也不動了濺瀰漫,稍散之後,隱隱可 看來兩人已被炸死

來匹馬

人以「蟻語蝶音」交換意見

破碎

血漬斑斑

而且還動上了手 ·你以爲姑 辱狠,聲

,對妳這種人還有甚麼侮辱不撲道:「李闖的女兒,一個賊小熊打不到人更加氣惱,立 立刻

贅?

「我是賊女, 你是地痞流氓!

方。

。當然,那是不能太久的。他剛才閉住心脈,瞞溫衆人走後,小熊坐了起來

瞞過了 起來

對

0

0

李悔在

的

這工夫忽然有一

女沒有死,逃一個「巴圖魯」大

「轟轟」兩聲巨震 泥塵烟硝飛 見地上

個

立刻就有三四個向林中疾撲。

那知林中飛出兩個雞蛋大小的

。但一發現馬鞍上已經沒有人了

看到李悔逃走的人只有那一

四周的十來個人走出來,

一 固 也 要把 小熊 弄到 鞍上去, 頭 回去,我們走人!」

子道:「帶他回去幹甚麼?不另一個也要把小熊弄到鞍上去

累頭

侮婆

小熊屁

停下

歇息。

他要暗暗跟着這些人

0

爲首的道:「能帶回一

平西王』也少不了咱們,可以兩面領賞了。王爺的道:「能帶回一個李闖

但李悔也挨了一掌。股上狠跺一脚。 再砸小熊一拳 越來越

有賞,『平

賞,『平

互相擲出。

或者傷重

林中牽出十 還自

走近一看 兩小身上衣衫多處

東西 人語音未停,已經是「轟轟」大曲於火器丢得頗內行,很低 有人大喊:「快伏下 已經是「轟轟」大震 火器!」

了。 不 上成就 魚得 水道:「姑娘必是徐小,這也是很公平的。

珠

魚得水道:「莫非姑娘就是『菊 這女人也沒有點頭 八人也沒有點頭。

總站 要讓在下知道才行!」 在院中不說話的吧?妳要如何魚得水道:「姑娘不會來此 ? 只

「嗆」地一聲,長劍出鞘

她 非普通的鋼劍。 她的劍雖非上古神兵, 大概也

寒芒似水,耀目生輝 0

夫子』,也看到終南山中『菊夫子』 魚得水道:「在下也正在找『菊 事實上魚得水正希望找到這個 就是要掂掂他的斤両 這就是答案,不是要殺了他

的名刀。 魚得水不敢托大,也撤出了他

據墓誌銘上記載,且可能爲『松竹的墓,原來『菊夫子』已作古了,根 「長虹貫日」 兩人互視了 會 , 她使出 \_ 招

魚得水道:「莫非姑娘以爲是這女人又微微點頭。 這是劍招中極有氣派也最見功

力的一招。 「嗆」地一聲 9

立刻變招 刀劍接實,雙方

招式取勝。 這女人不作內力較勁 似想以

師

門幹

此後每接一 招 \_ 式 9 刀劍都發

出「錚」一聲 這是玄奧內力的發自內而形於

外的表現。

不是絕頂高手 是辦不 到的

因爲刀劍未接實也能發出聲音。

他三門絕技之下 三門絕技之下。其他三門,他都水可以體會到,這門武功不在其水可以體會到,這門武功不在其

那樣子。 改變了很多,可是魚得水對她還是 部之後,魚得水對李悔的看法已經 他不能先睡, \_

些事,

定要等他們回

夫子』的哲嗣?」

應該不會是太荒腔走板的人

0

魚得水以爲這女人在二十以上

如年紀或出身貴賤等等

漢人恨

不 來 多,想逮他們的人很多。 他 知道 刻李悔和李雙喜差

影子在窗外一晃 突然,魚得水看到一個淡淡的 尤其是巨額懸賞,使人垂涎。

聲 就 像一塊棉絮落地,寂靜無

甚至可以說這是鬼魅

,有影而

人,

可以說正中下懷。

有何意圖?

「菊夫子」的後人

至少他已弄清了一件事

9

這是

這女人微微點頭

「菊夫子」的後人兩次窺伺

無形 廷的「巴圖魯」,也不是李闖身邊的魚得水有一種預感,這不是淸

黑 道人物,

梅』三人中的一人施襲所害……」

隱 臉全部蒙起,手握帶鞘長劍 , , 頭隱

魚某幹的?」

的神 秘女人 他以爲,這正是上次驚鴻 0

機? ……」這女人要是能出聲就不 姑娘兩次窺伺 ,有何可

會蒙面了 魚某和姑娘有過節嗎?」

在二十歲以下。 「……」這女人 的年紀應該不會

語言 ,能自這無聲語言中,去體會人類的身體往往會有一種無聲

瞥 動 的? 「莫非以爲是魚某的 這女人不點頭也未搖頭 魚得水的師門也是「松竹梅菊」

遠的「松」齊名,享譽武林 白芝、余抱香和這個女人, 四絕之一, 「四絕」的下一代,有魚得水、 和白雨亭的「竹」及南宮

可見「師父領進門芝和余抱香却差得很遠 人」話是有道理的。 ,修行在個

沒有努力 未付出 心血 , 就說

四十招之後, 至少「梅花操」不輸別家。 對方出手越來

兼併了「菊」的武功,都可稱霸 這就使人想到 五 魚得水以挨打的特 5. 对了,任何人到,其他幾家爲何 0

技消耗對方體力。 對方擊中他三五招拳、 不再打擊他 掌及兩

是想試試他的能挨的功夫。 他相信對方吃到了苦頭, 主要

**隱覺得** 退了兩步, 「嗆嗆嗆」連接三刀劍,魚得水 對方未竟全功。 對方也退了兩步, 他隱

魚得水分神,這女人「一鶴衝天」就在這時,小熊和李悔回來了 一拔就是兩丈二三,越屋而去。 也可以說也許未用全力。

武功越絕 輕功也是一流的

魚得水追上屋頂,

那女人已在

魚得水有點慚愧 一輩中的翹楚。 中人都捧他, 說他是年輕

就知道,一百五十招內不敗就很不自負些。但是今日和這女人交手,他自己固不敢承當,却也不免

這公平嗎? 「四絕」之三要學「菊夫子」的武

,居然也有他在內

手。 「敝開公職不說, 無得水道:-「止是. 「撇開公職不 我就是『翻天 你是誰?」

清又高明多了 魚得水心頭微凜 此人比任大

武 前清軍未入關, 此人在 中原

二三十人之中,仍有中原高想不到此人竟是滿州人,林就已經有點名氣了。 仍有中原高手。 相

両 銀票?」 聖道:「魚得水 你身上 有

如 上大,你若獻與多爾袞王爺 聖道:「大淸的大軍入關 得水道:「有如何? 沒有 又

交

外。」
上下一心,把你們滿狗趕回關給史可法史大人,也許還可以全國無得水道:「我若有十億両交無得水道:「我若有十億両交 國

喬聖一 「你們人多就一 ,你們三個人成嗎?」 指這二三十 定能成嗎?」 人道:「 姓

兵 待會一大 喬聖道:「試試看如何?」 你們 們身上有火器,可退追一有機會,你們二人就溜水以「蟻語蝶音」道:「李

此並不太難。」 李悔道:「你呢? 道:「以我的身手 離

V 128

李悔道:「我們一起走, 這就

大。 人人可以得之而學之,2 一切,以爲人已作古,2 (可以得之而學之,予以發揚光),以爲人已作古,沒有後代,只不過魚得水並不知道「菊」的

就成了 只要不是以他的武功去作壞事

是甚麼來路? 小熊道:「魚大哥 , 這個女人

猜想必是『菊夫子』的後人 魚得水道:「我也 不 0 知道

「十之八九是她。 李悔道:「是她?」

「那她就是小珠了?」

李悔道:「那她用 「當然。但她沒有肯定地 的劍 術, 點 正 點

頭

是『菊花天』劍譜上的劍法了 「大概是的。」

之後,我會落下風,或者落敗魚得水道:「估計一百五 「是不是很厲害? 一百 0 \_ N。 這 招

爲甚麼要稱之『菊夫子』呢?」 他人的志氣,你未免太客氣了吧! 女人似乎還沒有全力施爲 小熊道:「魚大哥 , 你這是長

0

爲花中四君子,也有人以『松竹梅魚得水道:「『梅蘭竹菊』被稱 大對吧?」 菊』稱之爲歲寒四君子的。」 李悔道:「男人稱『菊夫子』 魚得水道:「『梅蘭竹菊』被 不

來比喻也未嘗不可 魚得水道:「男人的節操以 菊

走!

圖魯」已經撲了上來 但 工夫任大清和 七 八 個「巴

不 少高手, 差距仍懸殊 三十個人對三個 固然其中有

的冤魂報仇 他們 魚得水和李悔手下絕不留情 要替那些死於清軍屠城之 0

有 四 人之多。 ,死於魚得水刀下的已

個 死 於李悔大摺扇下 的也有兩

怎麼專踢這個部位?」 0 他捂着胯問道:「他娘的 小熊未傷到 自己反被踢 , 你

衣領之中 對手竟笑了起來 小熊趁機把一件火器丢入 此

**喬聖大聲道:「快到水中去……」** 起了火, 此 離此約半里處有一小溪, 大叫大跳,衣領中冒着 衣領中冒着烟 也許

是小河 火勢更旺 此人向溪邊狂奔 , 但在奔行 中

傳來了哀號聲 結果還沒奔到溪邊人已倒下

兩件 也被蹴了兩脚,小熊一怒,「巴圖魯」,在十招內被砸了 可惹怒了 又掏出 其餘 掌 的

他往人多處 \_ 丢 「轟」然爆

> 落地金 有爭執 春花落,爲報詩人仔細吟! 詩 歐陽永叔却駁斥此說:秋花不落 云:黃昏風雨打園林,殘菊飄零 魚得 李悔道:「菊花到底落不落?」 。這好像是說菊花也會謝落 水道:「古人爲此事, 宋朝王介甫有 曾

煞;待與秋風戰一場,渾身披着黃門百花發時我不發,我若發時都嚇風中」之句。」魚得水又道:因而想風中」之句。」魚得水又道:因而想風中」之句。」魚得水又道:因而想不可不過古人也有 領羣雄的朱元璋能寫得出來。 金甲。』這種豪邁之風,也只有 統黃嚇

李悔道:「菊花到底落 不

理。

問 小熊道:「魚大哥, 你眞有學

你們怎麼這麼晚才回來? 魚得水 小熊說了一切 道:「這只是皮毛而已

居然墮落到如此地步!」 魚得水臉色鐵青, 道:「白芝

票 她當然憤恨在心 李悔道:「你搶她的十 - 億両銀

開

不可,不可放走一個人……」他們有多少火器,今夜非生擒他們 李悔本來還不想用火器 喬聖厲聲道:「兄弟們 慘呼聲此起彼落, 9 這 管 麼

來是非用不可了 一手握了 一個 目標是喬

聖

手却是浪費 她知道炸喬聖 不容易, 但炸庸

方疾退挫身……」東西已經丢出。 「蟻語蝶音」道:「魚大哥,向左後 的攻擊 却以

大,幾乎骨節鄒要发了引发大清等六個人的攻擊,所受壓力太大清等六個人的攻擊,所受壓力太大清學,與各個人的攻擊,所受壓力大大,幾乎骨節都要放了。 震 慘叫四起。 退再一 挫身,「轟」然大

死了五個 這是威力最大的 一個 , 至少炸

就連喬聖也受了傷,

任大清的

肉 門牙被炸掉三顆。 **喬聖也眞夠狠**, 臉上 身上血 仍然

敢退了 揮着巨鉞瘋狂地攻擊,十分可怖 部下見他重傷不退 ,左手還被炸掉二指 , 也就無人

仍是大有可為 精神,即使吳三 如果明軍能有這等悍不畏死的 即使吳三桂引清兵入了 ,光復河山指日可

魚得水道:「人總要有起碼格

怕還沒有完 小熊道 :「魚大哥, 這 女人恐

你們利用苗奎的火器傷了『巴圖魯』 的,今後可要小心 苗奎和『巴圖魯』都不會放過你們 魚得水慨然道:「由 \* 一些了。 她去吧!

魚得水和李、 熊二人往南方

去

十億両, 億両的魚得水來了 剛離開那小鎮不到兩天, 十億両銀票要親交史大人 山野突然有人大喊:「身懷 夜半

動靜 連喊三聲之後,魚等四周有了

魚得水大爲震驚, 道: 不妙

有人搗蛋 李悔道:「是白芝的口 音 0

的「巴圖魯」,這很明顯,任大淸又,另外有二三十人之多,全是淸廷,另外有二三十人之多,全是淸廷 投靠了清廷。

其會剛好走到這兒 這些「巴圖魯」只怕也不是適逢 0

此集中的 必然是白芝先透露出口 風 在

目光逼人, 「巴圖魯」,此人生了 魚得水?」 2逼人,道:「你就是『一把抓』圖魯」,此人生了一張四方臉,說話的是一個四十五六歲的

待

身上 能動手的 個 了的火器只有一個了,李悔還有 (手的,還剩有十二三個。小熊 現在對方除了死的,重傷而不

丢出火器,全部 『巴圖魯』隨時可能來援, 魚得水道:「好吧! 李悔以「蟻語 身上的火器已不多, 起撤退如何?」 蝶音」道:「魚 道:「魚大道、「魚大 就 往河 邊

方向撤走 0

又來了五 那知就在此刻 騎 0 , \_ 陣奔馬聲

悔丢出了 目人物, 就在他們勒住馬正要下馬時不知,可能和喬聖的身份差率悔一看這五人,必然都 一顆 安下馬時,李 哈身份差不多 必然都是頭

也有兩匹馬被炸死 「轟」地一 聲, 有三人翻落馬下

聲响起,又有五七人倒下 李悔的最後一顆又出了手,「轟轟」幾乎同時,小熊的最後一顆和 三人奔向小河岔

剛來的五 有兩人雖受了傷

只不過在他身上又多了兩處傷痕 喬聖和剛來的輕傷二人加上另 兩顆居然並未把喬聖炸死

(未完・

外五六人窮追不捨

廣西玉林牌

### 正滑水



打扭傷,運動後肌肉疲勞,風濕酸痛均有特效。搽後能迅速鎮痛,消 腫去瘀和旺盛局部血液循環,促進新陳代謝,消除疲勞,加速痊癒。



總經銷:仁泰公司 電話:5713173 國貨公司•葯行有售



## 留盒粉

烏髮駐顏•健脾和胃 滋養補血•强腎壯身,



經銷處:中慶國產葯品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北角健康東街25號

電話:5632251-4





### 中國健靈減肥茶 Chinese Kipling Keepfit Tea

特選中國名茶,

貴重藥材提煉,

純粹天然製品,

宮庭御醫秘方,

不須節食挨餓,

更無腹脹肚瀉,

旣可品嘗甘露,

兼能祛脂減肥。

#### 宜利藥品公司 宜利天然保健品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沙田火炭均背灣街26號-28號

富騰工業中心1814室

電話: (852) 6015715 傳真: (852) 6918344

#### 功效:

清除內熱虛火,

固腎活血養顏,

加速脂肪代謝,

常飲降脂減肥。

# M&A CO. M&A NATURAL HEALTHCARE PRODUCTS CO. LTD.

ADD:FLAT 1814, FO TAN IND. CENTRE,

26-28 AU PUI WAN ST., FO TAN, SHATIN, H.K.

TEL: (852) 6015715 FAX: (852) 6918344